



风云雷电

梁羽生小说集



## 第一回 芦花荡黑夜惊魂

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翠袖围香，蛟绡笼玉，一笑千金值。神仙体态，薄幸如何消得？回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待金鸡消息。义胆包天，忠肝盖地，四海无人识。闲愁万种，醉乡一夜白头。

——念奴娇

这首“念奴娇”词，相传是梁山泊的首领宋江所作，送给名妓李师师的。稗官野史，或属无稽；豪杰美人，已垂不朽。

这年是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兴定四年（公元一二二二），梁山旧垒，早已瓦砾无存，水泊风光，唯余荒烟蔓草。百年前一百零八条好汉的雄风，徒供后人的缅怀凭吊了。

凉秋九月的一个黄昏，芦叶滩头，蓼花汀畔出现了四个人，这四个人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但他们却并不是来凭吊英雄遗迹的。

第一个是洛阳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青河，第二个是他手下最得意的一个镖师方震，第三个是崆峒派名宿、“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第四个是他的师侄杨大熊，曾经做过锦州节度使康元粥的“护院”，人如其名，脑粗腿短，头大耳长，走起路来，像是一头蹒跚的大熊。

日落西山，天色阴沉，水泊上弥漫着薄雾，岸边长着丛丛的芦草，人在芦苇中行，视线模糊，辨不出哪是雾，哪是水。抬头望去，梁山群峰，如剑、如就、如虎、如猩，如展翅的雄鹰，如扬蹄的骏马。夜幕降临之际，面对着这些奇形怪状的山峰，越发令人有点提心吊胆了。

烟笼水泊，天粘衰草，雾覆重峦。这四个人小心翼翼的探索前行，好像害怕在芦苇丛中有什么怪物，随时会扑出来将他们攫去似的。

他们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尤其是号称“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平日在江湖行走，只有别人闻他之名而丧胆，按说这芦花荡虽然是极目荒凉，他们也不该胆怯的，但此际，他们却是禁不住一颗心卜通通地跳！

他们在害怕什么呢？

原来他们是来赴一个神秘人物的约会。这个人的姓名来历，他们毫无所知。方震和杨大熊曾在这个人的手下吃过大亏，但也没有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

眼看天色就要黑了，老镖头孟青河说道：“敌人若是埋伏在芦草丛中，倒是防不胜防。我看咱们还是多走一程，走到山脚下才歇息吧。”方震苦着脸说道：“只怕走不到山脚就天黑了，那人来去无踪，我、我、我——”不知他是为了顾全面子还是实在为了太害怕的缘故，接连说了几个“我”字，牙关格格打战，底下的话就没有了。但他的意思却是大家都懂的，是怕走夜路，恐人偷袭。

“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心里偷笑，“方震也算得是个名武师，怎的害怕成这个样子。他是在虎威镖局中坐第二把交椅的，如此看来，只怕这位孟老镖头也是徒有虚名了。”于是他开口说道：“方老弟不必担忧，咱们有四个人呢，我不信那厮就有三头六臂。”

他的师侄杨大熊颤声说道：“师叔切勿轻敌，那、那厮实在太过厉害，我、我也有点害怕走夜路呢！”

胡轩皱了皱眉，说道：“你们怕走夜路，那就走快一些！”其实他口里

虽说不怕，心里也禁不住有点发毛。那个来去无踪的敌人的厉害，无须他的师侄多说，他早已听得许多人说过了。

一阵风吹过，芦苇簌簌作响，孟青河悄声说道：“小心，好像有人！”此言一出，吓得方、杨二人连忙伏在地上。

胡轩哈哈笑道：“孟大哥，这里鬼影子都没一个，哪会有人？咱们莫要自己吓自己，弄成草木皆兵！”

孟青河精于“听风辨器”之术，心里想道：“这分明是夜行人伏在芦苇丛中爬行的声息，我怎会听错？可笑这个胡轩在称崆峒三煞，却是并无实学，妄自尊大。但他不肯相信我的说话，我只好独自提防了。”

心念未已，忽见胡轩把手一扬，喝道：“鼠辈想要偷施暗算么？给我滚出来！”

原来胡轩是故意装作不知有人埋伏，好让对方不加提防的。他骂别人“暗算”，其实别人未曾出手，倒是他先行发出暗器，暗算人家了。

他发的是三柄飞锥，锥头乃是用毒药淬炼过的，见血封喉，厉害之极！三锥同发，中途分开，分袭在芦苇丛中埋伏的三个敌人。

只听得叮叮几声连珠密响，三柄飞锥反打回来。随即只觉一阵腥风扑面，芦苇中洒出一把砂子。有个苍老的声音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尝尝我这夺命神砂的滋味！”

胡轩闻得腥气，知是毒砂，慌忙发出一记劈空掌，斜跃数步。只见芦苇丛中跳出三个人，一个和尚，一个道士，一个颊下有三绺长须的中年汉子。那胖和尚打落了胡轩三柄飞锥，毒砂则是中年汉子所发。

那和尚打落了胡轩的飞锥，大怒喝道：“妈巴子的，你就是那个什么黑旋风吗？鬼鬼祟祟的算什么好汉，吃洒家一杖！”声到人到，说到一个“杖”字，那碗口般粗大的禅杖已是照面打来。

胡轩怔了一怔，不知和尚说的那个“黑旋风”是什么人，但已知道这帮人并非他的对头。禅杖业已打到面前，胡轩无暇分辩，而他又是一向凶横惯的，心里想道：“这秃驴居然比我还凶，且打下他的气焰再说！”拔出佩刀招架，只听得“”的一声，火花四溅，两人竟是功力相当，但因那和尚使的是搯铁禅杖，沉重得多。胡轩磕不落他的禅杖，佩刀却损了一个缺口。

中年汉子双手齐扬，毒砂又向孟青河等人洒去。方震人甚机灵，早已一个“懒驴打滚”，滚入了芦苇丛中。杨大熊行动迟笨，尚未发觉毒砂飞到。

孟青河脱下头上戴的一顶毡帽，只见他身形疾起，“啪”的一掌将杨大熊推开，右手拿着毡帽一兜，就像磁石吸铁一般，把那一把毒砂兜入帽中，身法手法，端的是利落干净之极！

那和尚杀得性起，禅杖一招“夜叉探海”，接着就是“龙顶夺珠”“青犁耕地”，一连几招凶猛之极的招数，恃着杖重力沉，杀得胡轩不敢硬碰，只好步步追闪！胡轩暗暗吃惊，心里想道：“哪里来的这个秃驴，如此厉害？气力大也还罢了，这杖法我也未曾见过，不知是哪一派的？”

杨大熊给孟青河一掌推开，不由自己地跌出了三丈开外，重重的摔了一跤，摔得浑身骨痛。他是练有金钟罩的功夫的，摔得腰酸骨痛，不由得火起上冲，跳将起来，气呼呼的就嚷道：“孟大叔，你为什么打我？”

孟青河不理睬他，却向那中年汉子说道：“阁下是石家庄的哪位庄主？”

那中年汉子也正在大声叫道：“好一个千手如来收万宝的接暗器手法！来的可是虎威镖局的孟老镖头么？”

此言一出，孟青河立即叫道：“胡大哥住手！大水冲倒了龙王庙，都是自家人！”

走得更近了，双方都已看得清清楚楚，孟青河哈哈笑道：“原来是石家庄的二庄主，幸亏我认得你的夺命神砂。”

山西大同府的石家庄乃是地方一霸，在武林中也是大大有名。石家共有三房，男女老幼一百多口，成年的男子也有四五十人，人人都是身怀绝技，即使挤不进一流高手之列，在江湖上也是足以横行无忌的了。

庄主石错，以绵掌称雄，尝自夸平生未逢敌手，旁人不知真假，但却的确没有听说他输过给什么人。二庄主石元，以暗器争霸，曾经在一日之间，连伤八名黑道的高手，震撼江湖。黑道自道，听得他的名字，都不禁有点惊心。三庄主石攻，则以六十四路紫金刀法驰誉，生平也是罕逢敌手。

绵掌、暗器、刀法号称石家三绝，尤其以暗器夺命神砂最为狠毒，沾上一点，就会全身溃烂而亡。

此刻他们遇上的这个三绺长须的中年汉子，就是石家庄的二庄主石元了。

石元指着那个胖和尚道：“这位长白山的黑龙大师，新从关外来的。阁下大概是崆峒派的名宿吧？”

胡轩心道：“原来是关外高手，怪不得我竟看不出他的门派。”说道：“不敢。在下正是崆峒派的胡轩。那个傻小子是我的师侄杨大熊。”

黑龙禅师唱了个“喏”，大模大样他说道：“不打不成相识，刚才贫僧多有得罪，施主莫怪！”

石元接着说道：“这位是归元寺的玄经道长，孟老镖头想必是知道了的。”

孟青河道：“闻名已久，幸会，幸会。”这个玄经道人似乎是个“三锥也扎不出一个响屁”的人，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胡轩的师侄杨大熊这才一步一拐的来到，胡轩瞧他一眼，不由得吃了一惊，连忙说道：“大熊，你还不快多谢孟老镖头！”

杨大熊余怒未息，双眼仍然瞪着孟青河，气呼呼地道：“他打了我，我还要谢他？”

胡轩喝道：“傻小子，你懂什么？孟老镖头救了你的性命，你知不知道？”

杨大熊半信半疑，说道：“你救了我的性命？几时救的？”胡轩道：“你捋起衣袖瞧瞧。”

持起衣袖，只见左右两臂都有几粒红点，给指头碰着，麻痒痒的极不舒服。

胡轩说道：“幸亏孟老镖头推你一把，否则你此刻已是全身溃烂了。”

原来石元刚才洒的那把夺命神砂，给孟青河用毡帽一兜，但却还有少许“漏网”，幸亏孟青河立即把杨大熊一掌推开，这才只是沾了几粒。

胡轩向石元深深一揖，说道：“冒犯虎威，请石庄主恕罪，赐予解药。”

石元说道：“请问孟老镖头，你们此来，为了何事？”

孟青河道：“我们是为了赴一个约会而来。”

石元问道：“对方何人？”孟青河道：“尚未知道。”石元跟着再问：“地点何在？”孟青河答道：“在虎头岩。”

问答至此，石元这才脸色一宽，说道：“如此说来，咱们倒是一条线上的朋友了。请恕小可刚才冒犯。”说罢拿出解药，替杨大熊敷上。杨大熊此时已经深知石家庄夺命神砂的厉害，吃了大亏，敢怒而不敢言。

孟青河暗暗欢喜，心里想道：“听他如此说法，敢情我们的对头也正是他的仇人？当真如此，倒是平添了几个十分得力的帮手了！”石元与关外来的那个黑龙禅师的本领，他已经见过，刚才没有出手的只有归元寺的那个玄经道人。但玄经道人的十三路混元剑法，剑剑精绝，这已是孟青河老早就知道的了。

孟青河正想套他们的说话，石元已先他而单刀直入地问道：“孟老镖头，你们是怎样和那个人结怨的？何以结了仇家，尚未知道对方的姓名来历？”

孟青河道：“是这样的，三个月前，我们的镖局接了一支镖，雇主是锦州节度使康元粥。”

石元说道：“康元粥做了二十年的方面大员，财宝一定积得不少了。听说他是因为与宰相不和，以至丢了乌纱的。是不是他要请你保他告老还乡？”

孟青河道：“不错。当朝宰相吴卖乞勒索他一笔巨款，他不愿意，反正已经家财千百万贯，是以见好收篷，把锦州节度使让给吴卖乞的侄子。”

石元说道：“听说康元粥的手下能人不少，还要请你们保镖，对你们可也是青眼有加了。”

孟青河道了一声“惭愧”，说道：“可是我们却有辱所命，这支镖尚未走出锦州地界，就给人劫去了。”

石元道：“孟老镖头，你们镖局数十年来从未出过事，是什么人这样大胆，劫你们的镖？”心中已知劫镖者一定就是这次约会的主人。

孟青河道：“也是我托大了些，康节度使这支镖不是我亲自出马，是这位方老弟出马保的。方老弟，详情请你来说，好吗？”

方震满面通红，说道：“当时我是和总镖头商量过的，正如石庄主刚才所言，康节度使手下能人不少，请我们保镖，不过是壮点声势而已，我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劫镖的。若然事先料想得到，我也不敢出马了。”

杨大熊黑了脸，直着脖子嚷道：“方镖头，你大可不必兜着圈子说话，我是康大人的护院，有的只是几手混饭吃的功夫，配不上称做什么能人。”他是因为石元、方震和孟青河等人，一再提起什么“康节度使手下的能人不少”之类的话，自己觉得面上无光的。

方震叫了个“撞天屈”，说道：“我给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还失了虎威镖局的镖旗，连人家的庐山真面也未见着，怎敢笑话你老哥子？”

杨大熊出了一口闷气，气平了些，说道：“对，若说本领不济，咱们乃是彼此彼此！”

石元眉头一皱，说道：“咱们还是回到正题说说那天的事情吧，别要缠夹不清了。”

方震接下去说道：“那天我们到了老龙口，那地方是个流沙堆积的荒野，比这里还要荒凉。劫镖那小子就单骑独马的来了。”

石元道：“且慢，我想先问你一事。”

方震道：“何事？请问。”

石元道：“康大人既是家财数千万贯，想必不会都换了体积很小的珠宝吧？”

方震道：“我不知道他有多少珠宝，我只知道金块和元宝就装满了六辆大车。连同其他财货，一共是装了十三辆骡车之多！”

石元说道：“着呀，既然如此，劫镖的只是孤身一人，如何能劫得去？是不是他后来又来了帮手？”

方震道：“没有，始终只是他一个人。那小子的手段狠辣得很，你老人家听我细禀。”

歇了口气，接着说道：“那人蒙着面巾，来得风也似的快，我还没有看得清楚，就给他打了一掌。暗，你看——”解开上衣，只见一个淡紫色的掌印，印痕在过了三个月之后，竟然尚未完全褪色。

杨大熊跟着说道：“我们也都是给他打了一掌，连他的面目也未看清。”

方震说道：“当时我只觉得一阵晕眩，醒来之后，那人早已走了。”

石元道：“那十三辆大车的金银财货呢？”

方震道：“并没有劫走。可是他留下了一封信，要我们给他送到指定的一处地方去。”

黑龙禅师道：“这倒是奇闻了，劫镖还有不用自己动手的。你们却又怎肯乖乖的听他吩咐？”

方震叹了口气道：“我们是被迫如此，不得不然。”

黑龙禅师道：“却是何故？”

方震道：“那天所有护送镖车的人，全都给那厮打了一掌。甚至康大人的家人子女，也给这厮在身上留下标记。”

黑龙禅师道：“那你们岂不是都是受了重伤了？”心想：“但若受了重伤，如何却能搬运财宝？”

方震道：“不，这一掌只是隔衣留下掌印，当时倒并不觉得有内伤的迹象。”

黑龙禅师道：“事后呢？”

方震道：“事后也不怎样。这根本就不是内伤。”

黑龙禅师道：“你越说我越糊涂了，既然没有受伤，你们就该送康大人回原籍才是。怎的却又肯乖乖的听那贼人的吩咐，把十三辆大车的财物，送到他所指定的地方？”

一直没有说话的那个玄经道人忽他说道：“在你们醒来的半个时辰之后，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浑身痒痒，痛苦难当？”

杨大熊叫道：“是呀，你怎么知道？”

玄经人道：“我刚才对这位方兄身上的掌印，还有点捉摸不透，现在则是可以断定了，这是奇门七绝掌，有七种不同的功效，或令人患上癩症，或令人发冷发热，或令人浑身痒痒，现在你们并没内伤，可以断定他用的是最轻的一种掌力，这就是令你们浑身痒痒了！”杨大熊叫起来道：“还说是最轻的一种，我宁愿给他斫掉吃饭的家伙，也不愿受这样的酷刑！斫掉头颅不过结个碗大的疤，不会觉得痛苦。这痒痒呀，可真是叫人受不了，好像从脏腑里痒出来似的，我们每个人抓呀抓的，抓得皮穿肉裂血流，痒得满地打滚，兀是不能停止，你说可怕不可怕！”

方震接着说道：“那人走后，在中间的一辆骡车上用匕首钉着一封信。信上说，若然得不到他的解药，以后每天就要发作三次，一次比一次厉害！”

石元道：“这厮可想得真绝，你们痒得死去活来，也还罢了，那康大人若然每天发作三次，痒得浑身乱抓，跳跃起伏，他是个做大官的人，那还成什么体统？”

方震道：“是呀！所以他命令我们把十三辆大车的金银财宝，押到他所指定的地方，我们只好唯命是从了！”

孟青河待他们把事情经过全都说了出来之后，这才接着说道：“我们

虎威镖局数十年来从没失过事，这次栽到了家，我这几根老骨头也只好拿出来拼了。”

崆峒三煞之一的胡轩跟着说道：“咱们想不拼掉这几根老骨头也不可能，康大人虽然丢了乌纱，也还是做过节度使的大官，岂能让他们二人卸责？所以我这师侄求我出马，我也就只好追随孟老镖头来了。”

石元道：“你们有没有探出他的来历？”

孟青河道了一声“惭愧”说道：“我在镖行混了几十年，自问三山五岳的人马也识得不少，访查数月，也查不出这厮的丝毫来历。康大人迫得紧，案子不破，只怕咱们的镖局关了门还不打紧，我这个做总镖头的还得吃官司呢。正在无法可想之时，不料这厮在某一天晚上，却又来到康大人府中，在大门上留刀寄筒，约我们到梁山的虎头岩与他相会。”

石元道：“那位康大人岂不是吓破了胆？”

孟青河道：“惊吓当然是免不了，但他视财如命，有了这个可以破案的机会，岂能放过，当然是要迫我们来了。他的府中也还另外聘有许多能人守卫的。”

胡轩却道：“孟老镖头别说丧气。的话，凭咱们这几个人未必就斗他不过。这件案子本来牵连不到我的身上，我却是自愿来的。谁叫杨大熊是我的师侄呢？师兄不管，我可不能不管！”胡轩说得慷慨激昂，其实却是想藉此巴结官府，求取富贵。

石元道：“是呀，你师侄丢了脸，你做师叔的不给他找回场子，只怕崆峒派也要给人笑话了。但我却有一事不明，何以你的师兄眼看徒儿受辱，却竟然袖手旁观？”

孟青河道：“别提他了，早几年他是什么事情都敢干的，这两年忽地韬光养晦起来，连徒弟的事也不理了。”原来胡轩的大师兄乃是“崆峒三煞”之首的年大成，和石元也曾有过一面之缘的。石元深知他的武功比胡轩高得多，见他不来，自是有点失望。

胡轩说道：“石庄主，听你这么说，敢情这厮也是你的仇家，你已经知道了他的来历？”

石元恨恨说道：“不错，我与这厮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的来历我却也还未曾知道，只知道他的绰号叫黑旋风！”

“黑旋风？”孟青河怔了一怔，说道：“一百年前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有一个好汉名叫李逵，他的绰号就叫做黑旋风。这个人的绰号怎的与李逵相同？”

石元知道孟青河想的什么，说道：“这人当然不是李逵的后代，他这黑旋风的绰号，也并非因为他像李逵那样的鲁莽脾气，而是因为他来去如风，碰上了他，就有不测之祸，所以江南黑道上的朋友，才叫他做黑旋风的。”

孟青河道：“江南黑道上的朋友？那么，他是从江南来的了？”

石元说道：“不错，他在江南干了好几桩得罪黑道朋友的事情，有一次听说还曾偷过史弥远丞相家中的宝物，那一次就累了许多官儿和著名的武师。可是他每次做案都是蒙着面巾，来去如风。江南的朋友也是和咱们一样，兀是没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

孟青河道：“原来如此，他是从江南跑来的，怪不得我连他的绰号都不知道。”

方震说道：“这厮诡计多端，绰号叫黑旋风，可是和梁山泊那个莽夫黑

旋风，却正是完全两样！”

玄经道人淡淡说道：“也还是有一样相同的，最初给他这个绰号的人，可能因为他与那个梁山泊的黑旋风同样是个好汉。”

石元眉头一皱，心道：“这牛鼻子臭道士也不知道忌讳，竟赞起敌人来了。”但因这玄经道人剑法极高，他正要倚仗他作为臂助，是以心里虽然不悦，却也不便说他。

孟青河道：“石庄主，你又是怎样和这黑旋风结上梁子的？”

石元说道：“你知道我们石家是武林世家，大同府的望族，难免会得罪人。有一天早上，这厮在我家祖宗牌位前面的供桌上留下一封信，而且还是用匕首插着对正灵牌的，你说可不可恼？”

孟青河道：“信上说的什么？”

石元似乎有点尴尬，半晌说道：“不外是些责备我们的说话，自命是侠义道，要我们悔过，否则就要和我们过不去之类的言语。”

原来那怪侠黑旋风，在信上罗列了他们石家各人历年来所做的坏事，某年某月某日强抢民女；某年某月某日迫死佃户；某年某月和官府勾结，包揽辞讼，欺压善良；某年某月某日，暗中抢劫客商等等。最后严词警戒他们，若不悔改，必有恶报！

石元接着说道：“凭我们石家的威名，岂能给他吓倒？是以我们一面访查是哪个吃了老虎心、豹子胆的家伙，敢在我家寄筒留刀，一面也稍微防范严些。但也还不曾将他放在心上。不料第二月他又来留刀寄筒，说的仍是同样的话。”

孟青河道：“这一次你们也没发现他的踪迹？”

石元面上一红，说道：“第三个月又来一次，惭愧得很，接连三次，我们都是连他的影子也没见着。”

杨大熊道：“连接三次，都未见有甚行动，想必他是怕了你们石家的威名，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杨大熊的马屁拍到马脚上，石元勃然怒道：“你是嘲笑我不是？”

杨大熊叫起“撞天屈”来，说道：“我怎敢嘲笑你石老爷子，我不怕你的夺命神砂吗？这样说，他是做了对不住你们石家的事了，但我并不知道，你又怎能怪我？”

胡轩说道：“石兄息怒，这厮既然也是你家的仇人，你就说出来大家一同商量商量。”

石元说道：“初时我们也有杨老弟的想法，以为对方只是虚声恐吓，过了几个月没事发生，戒备也就渐渐松懈了。”

“本来我们的子侄是经常在外面跑的，自从那人留刀寄筒之后，大哥便有了戒心，吩咐大家守在家里，除非有紧要的事情，否则不许单身外出。”

“但我们石家既是武林世家，大同望族，自是免不了有些非办不可的事。在那人第三次留刀寄筒之后的一个月，恰值楚州的知府做寿，我们和这位知府大人交情甚厚，不能不派人前往祝寿，若在平时，应该是大哥亲自去的，现在因为怕那人乘大哥外出，进庄偷袭，是以这份贺礼改由大侄子送去。”

“我这大侄子武功已得大哥的衣钵真传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出道以来未逢对手，我自问也还比不上这个侄儿。大哥还不放心，叫他乔装打扮，混在一队骡马客商之中，前往楚州。”

“大侄子和那骡马商约定在县城会合，不料他出门之后，第三天那个商



人来到我家，却说没有见着他，催他快点动身，否则他们恐怕不能等候。

“这一下把大家吓得慌了，大哥叫家丁到县城查问，竟是谁都没有见过我们这位侄少爷！”

孟青河道：“令侄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失了踪么？”

石元咬牙切齿他说道：“第二天清早，正是我打开大门，只见一个革囊挂在檐头，大门上还有一张大红礼帖，写着‘薄礼一份，敬祈晒纳’八个大字。我一看就知不妙，忙叫大哥来看。”

杨大熊好奇心起，说道：“革囊里是什么东西？”胡轩已经猜到几分，忙瞪师侄一眼，示意叫他不可多问。

石元喘过口气，接着说道：“革囊里是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虽然血肉模糊，我们自己人还是能够认出来的，是我那可怜的大侄儿的首级！”

孟青河是知道这位石家庄的少庄主的，心里想道：“他家这位少爷恃着家里的势力，本身武功又极高强，出道几年，倚势横行，武林同道，对他已不知有多少怨言了。给他欺负的那些人才可怜呢！”当然这话乃是闷在肚中，不敢说出来的，口头上还不能不表同仇敌忾之心呢。

此事本在大家意料之中，但由石元亲口说出，众人仍是不禁毛骨悚然。

胡轩道：“这厮如此狠辣，真是可恨！”

石元说道：“还有呢！”

方震骇道：“还有更厉害的手段？”

石元道：“我们在大同府开有七家当铺，有数千亩良田。最大的一间当铺是利来号，年中入息也有数万两银子，是由我这一房的子侄做朝奉的。”

“就在我那大侄子的首级送来的第二天，利来号也出事了，朝奉莫名其妙的死在床上，后来请来了这位玄经道长验尸，才看出是受了奇门七绝掌之伤！”

方震道：“奇门七绝掌？那正是这厮的‘毒掌’了？”

石元道：“这次那厮没有留下字迹，但第三次却有了。”

孟青河道：“居然还敢接二连三，哼，这真是欺人太甚了！”他是知道石家的诸多恶行的，心里却在暗自想道：“恶人自有恶人磨，也该有这么一个黑旋风惩戒惩戒他们石家才对！唉，我若不是为了保全虎威镖局，真不该来趁这趟浑水。”

石元咬牙切齿，接着说道：“过了几天，东乡发生农户抗租的事情，三房的人前往收租，被人吊死在村头的一棵树上。这两个人本领，虽然算不得一流高手，寻常的壮汉，百十个也是近不了他们的身子。”

孟青河道：“不用说又是那黑旋风的所为了？”

石元恨恨说道：“谁说不是呢？这次在树上钉着一封信，信中直认利来号的命案和这次的命案，都是他一个人做的，还警告我们，不许我们追究，否则三宗命案，只不过是开端而已！”

孟青河顿足道：“唉，真是欺人太甚，欺人太甚！简直比欺负我们虎威镖局还多几分！”

石元咬牙说道：“凭我们石家的威名，岂能受人这样欺负！大哥便广邀同道，放出风声，叫那厮光明正大的现出身来，和我们作一决斗！”

黑龙禅师接下去说道：“我和石庄主有十几年的交情，听得这个风声，立即就赶来了。我还代邀了几位朋友，不过这几位朋友现在已是在石家庄留守。因为恐怕中了那厮的调虎离山之计。”

方震一时尚未明白，说道：“什么调虎离山？”

黑龙禅师道：“就在我们一帮朋友来到石家庄的第三天，那厮叫丐帮的人送来一封信，约石庄主到梁山的虎头岩相会。还说任凭他邀多少人助拳都行。”

孟青河道：“丐帮给他送信的人可曾见过他么？”

石元道：“那个丐帮弟子说是帮主派他替那人送信的，帮主没有说是否见过那人。我们也还没有工夫去问丐帮的陆帮主。”

孟青河是个老江湖，听他这么说，心中已然明白几分，暗自想道：“说什么没有工夫，分明是不敢去问丐帮的陆帮主。”要知那个怪侠黑旋风既然能够请得动丐帮的弟子替他送信，自必和丐帮有不寻常的交情。石元只能心照不宣，岂敢去讨丐帮的没趣。

孟青河想到这里，心里更是怔忡不安，自思：“一个黑旋风已是难惹，何况他还有丐帮作靠山？呀，早知如此，我还是不赴这个约会的好！”“但我若不去，这虎威镖局却是不能保全的了。一边是官府难抗，一边是对头难惹，没奈何，看来我唯有见机而行了。当真惹不起的话，也只好放下这个老脸，向那黑旋风求情了。”

石元不知孟青河已是打了退堂鼓的主意，兀是兴高采烈地说道：“咱们两帮人合作一伙，再多一个黑旋风也不用担忧。我说呀，见了他，咱们也不必顾什么江湖规矩了，给他个一窝蜂上！”

玄经道人淡淡说道：“不怕江湖上的好汉笑话么？”

石元见他又在浇泼冷水，不觉有些恼怒，说道：“怕什么笑话，见了黑旋风的人，咱们就斩尽杀绝，有谁知道？”玄经道人冷冷说道：“只怕不能斩尽杀绝呢！”

石元怒道：“你怎么老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若害怕，你自己回去！”

玄经道人哼了一声，说道：“我生平怕过谁来？石二庄主，你的夺命神砂厉害得很，我也还不至于就怕了你！”

孟青河连忙劝解：“都是自己人，怎的敌人还没碰上，自己就先吵起来。”

黑龙禅师也道：“对，是一窝蜂上，是车轮战，或是单打独斗，且待见了那厮再说也还不迟！”

玄经人道：“我是冲着石大庄主的面子来的，二庄主既然瞧我不起，我走好了！”

石元深知他的剑法高明，此时已是暗自后悔，只好忍着气向他赔罪：“道长莫要见怪，我的意思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强敌当前，先自存了恐惧之心罢了。话说得过火一些，我在这里向道长赔个不是了。”

孟青河做好做坏又劝道：“对，咱们有这许多人，实是无须恐惧，不过小心一些也是好的。天色就快黑了，咱们还是赶快走吧！”

一行人小心翼翼地穿过数里长的芦苇地带，到了山边，天色早已黑了。

孟青河道：“黑夜上山，恐遭暗算。咱们在山脚找个地方，先过一晚。明天再到虎头岩去。”

石元口里说是不怕，心里实是害怕得很，孟青河的主张，正合他的心意。

石元道：“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咱们今晚小心一些。”

方震道：“那边有个山洞，咱们进去看看。要是能够往人，倒是比在外面露宿好些。”要知他是惊弓之鸟，若然要他在四面没有遮拦的旷野过一晚，

他是比石元还要害怕的。

杨大熊擦燃火石，点起松枝，一马当先，进去察看，喜孜孜他说道：“想不到这倒是个洞天福地，正好供咱们住宿。”原来这是个通风干爽的山洞，石钟乳构成的各种石块石柱，如纓络披垂，如狮蹲虎立。杨大熊是生长在黄土平原的人，从未曾见过这样的奇景。

石元道：“住的地方有了，但小心为上，咱们还得轮流守夜。”

孟青河道：“对，我主张两人一组，便于照应。”

方震提起守夜，便有点惊心，说道：“黑旋风神出鬼没，我自问本领和他差得太远，若要守夜，我希望与孟老镖头编在一起，好有个依傍。”

胡轩冷冷说道：“你倒会选择，那么大熊只好依傍我了。我却不知能不能够庇护得师侄的平安呢。”

在这七人之中，杨大熊的本领最弱，胡轩这么说，一半是由于气量狭窄，不满意方震的说话，好像是认为孟青河的本领比他和石元都强。一半也是的确有点害怕，因为自己是杨大熊的师叔，势必要和他编在一起。

孟青河是老于世故的人，一听就知他有了心病，于是说道：“强敌当前，我也不说客气话了，方老弟和杨老弟武功不是不好，但他们毕竟是年纪较轻，份属晚辈，当真碰上黑旋风的话，只怕是不大容易对付的。不如这样吧，咱们做长辈多担当一些，就豁免了他们的守夜。”

胡轩心道：“这老狐狸不愧是个吃镖行饭的人，说出话来，当真是面面俱圆，都照顾到了。”当下首先表示同意。

玄经道人又来浇泼冷水，淡淡说道：“敌人若然当真比咱们高强太多，守夜也没有用。我倒是宁可把生死置之度外，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若在梦中失掉了头颅，我也不会埋怨别人。”

石元肚子里暗中咒骂，口头上可是不敢再得罪他，说道：“道长，你是艺高胆大，自是不用杞人忧天，你不愿意守夜，那就正好借重你了。”

玄经道人翻起一只白眼，说道：“贫道是出了名的胆小鬼，石二庄主借重我什么？”

石元道：“道长说笑了。道长陪他们两位老弟，也正是好给他们壮胆啊。”

玄经道人道：“我可只是会蒙头睡个大觉！”

他们一共有七个人，方震杨大熊和玄经道人不用守夜，余下四人恰好可以分上半夜和下半夜轮值。

黑龙禅师道：“我不想这么早睡觉。胡兄，我和你是不打不成相识，咱们就现在一同守夜吧。”

黑龙禅师外表看似鲁莽，心中其实也很会为自己打算，他想在上半夜把风，碰上敌人的危险大概总会少些。

胡轩哈哈笑道：“此言正合吾心。难得交上大师这样一位爽直的朋友，我也正想向大师请教关外的武林概况，以广见闻，以消长夜呢。”

石元道：“好，那么我就和孟老镖头轮值下半夜了。”他也有他的打算，心里想道：“下半夜虽然是危险多些，但孟青河的武功却在胡轩之上。”

各得其所，于是睡觉的睡觉，守夜的守夜去了。

上半夜风不吹草不动，平安度过。石元暗暗后悔，心里想道：“但愿下半夜也没有意外才好。”

他和孟青河都是老江湖，出了山洞，便商量定妥，大家找一个距离不远的藏身之地，埋伏起来。即使听见什么声响，大家也不要交谈，以免给敌人

发现。

这晚偏偏天色阴沉，无星无月，石元提心吊胆的躲在一块大石后面，也不知过了多久，心中只盼快点天亮。

正在忐忑不安，忽见乱草堆中出现了两条黑影，弓着脑前行。石元吓得一颗心都好像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悄悄地把一把“夺命神砂”握在手心。

黑影越来越近，到了石元藏身之处前面数丈之地突然停了脚步。石元隐约看见他们打了一个手式，指指划划，又接连摇手。这两个人的面上，都蒙着一块黑巾。

石元心里想道：“看这手势，敢情他们已发觉了这里有人？哼，管他是不是黑旋风，先下手为强总是安全一些。宁可杀错了人，也不能让人暗算！”

主意打定，石元悄没声的就一把“夺命神砂”向前洒去。

前面的那个蒙面人大袖一挥，“夺命神砂”卷成一团烟雾，反打回来。

石元和身一滚，说时迟，那时快，那两个蒙面人立即就扑过来！

“ ”的一声，孟青河的八卦紫金刀和一个蒙面人的钢鞭已经交上了手，迅速拆了七招！

石元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只觉背后风生，刚好来得及招架另一个蒙面人，当下反手便是一掌。

石家的绵掌功夫本是武林一绝，但双掌相交之下，那人纹丝不动，石元的掌心却好像碰上了烧红的铁块一般。

石元大吃一惊，连忙退后，那人冷笑道：“我只道黑旋风是三头六臂，原来却是浪得虚名！哼，你想跑么？”

石元喜出望外，忙即叫道：“我不是黑旋风，我、我、我是——”字号未曾报出，肩头已是给那人抓着！

孟青河和另一个蒙面人迅速拆了七招，那人忽地“噫”了一声，叫道：“是虎威镖局的孟老镖头么？”

孟青河道：“不错，正是在下。老兄，你——”

那人扯下了蒙面巾，哈哈笑道：“孟大哥，你不认得我了？”

孟青河又惊又喜，说道：“原来是呼延舵主，你怎的也到了这儿？”

原来这人名叫呼延豹，早年是一个名震江湖的独脚大盗。

大约二十年前，孟青河刚刚升任总镖头，有一次保一支“红货总镖”到南方去，得到风声，听说呼延豹要劫他的镖。孟青河请了一个与他相识的朋友，未上道前先去拜访他，送了他一份厚礼，套上了交情，才度过这一关。

过后没有多久，呼延豹便在黑道上失踪，孟青河曾向许多人打听，谁也不知道他是到哪里去了。

呼延豹道：“说来话长，咱们慢慢再谈。喂，都是自己人，独孤兄住手！”

此时那人正抓着石元的琵琶骨，幸亏呼延豹及时拦阻，那人松开了手，说道：“谁叫你一上来便用歹毒的暗器？对不住，得罪了。”

石元吓出一身冷汗，竟然说不出话来。

孟青河道：“这位是大同府的石二庄主。”呼延豹刚想替那人介绍，忽听得有人疾跑过来，远远的就叫道：“独孤雄，你不在关外牧马，到这荒山来做什么？”

原来山洞里的三个人给外面打斗的声音惊起，方震和杨大熊闪闪缩缩地跟着玄经道人出来。说话这个人正是玄经道人。

独孤雄道：“你这牛鼻子不躲在三清观里，也跑到这儿化缘么？”

孟青河大喜道：“原来你两位是认识的，那更好了。”

玄经道人道：“独孤雄，咱们恐怕也有十多年没见了吧？你的牧场生意好吗？”

独孤雄道：“我早已不干牧场了。现在，现在——”原来他以前是关外十三家牧场的场主，在关外也是有名的一霸。玄经道人曾经到过关外化缘，与他结识。

玄经道人道：“那你现在干什么？”

独孤雄道：“先说你的吧，你们大伙儿跑到这里是为了——”孟青河知他心里犯疑，忙道：“我们都是来赴虎头岩的约会，这位石庄主已经知道那厮的浑名叫黑旋风。”

呼延豹道：“你们和他结的是什么梁子，能不能够化解的呢？”

石元道：“我们石家与他血海深仇，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孟青河心里是希望能够和黑旋风化解的，口里却不能不说道：“他害得我的虎威镖局要关门，我与他也是誓不两立。”

独孤雄道：“牛鼻子，你呢？”

玄经道人冷冷说道：“我是冲着石大庄主的面子来的，好歹也得领教那黑旋风的几手功夫。这位黑龙禅师和我一样。”

独孤雄和黑龙禅师见过了礼，笑道：“大师的大名我闻名已久，咱们都是在关外混的，想不到却在中原才见上面。”

黑龙禅师深知独孤雄乃是关外顶儿尖儿的高手，所练的“雷神掌”功夫平生无敌，是以他平素虽然自大，在独孤雄的面前却是不能不低头服小，说道：“独孤场主给我脸上贴金了，我这个狗肉和尚哪里当得起‘大名’二字，在关外之时，我不是不想去拜候你老人家，只是怕高攀不起。难得你也到了这儿，哈哈，这就好了。”

独孤雄道：“什么好了？”

黑龙禅师诧异道：“你们不也是来赴虎头岩之会的吗？”

独孤雄弄清楚了他们的身份与及他们各自和黑旋风所结的梁子之后，方始放下了心，说道：“我们倒不是他邀来的，但却也是特地来找他的晦气的！”

孟青河道：“这么说，总之他也是你的仇家了。那咱们就正好大家商量呵。但不知你们两位和他结的，又是什么梁子？”

玄经道人则仍然锲而不舍地问道：“独孤场主，你现在到底干的是什么营生？可以说了吧？”

独孤雄道：“咱们进这山洞里说。”

玄经道人笑道：“干嘛这样神秘？嘿，嘿，我知道啦，原来不仅是我们害怕那黑旋风，你这位鼎鼎大名的独孤场主心里，也着实是有点害怕他吧？你害怕他神出鬼没，偷听了你的说话。”

独孤雄强笑道：“还是小心一些的好。”

进了山洞，独孤雄压底声音说道：“实不相瞒，我现在是完颜将军的手下。”

呼延豹跟着说道：“大家不是外人，我也不怕实说。我在大内当上一个小小的差事，已有十八年了。江湖的朋友可不知道。这次是完颜将军请准皇上，把我调来帮忙独孤兄办一件公案的。”

他们口中说的“完颜将军”，即是金国的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

完颜长之是皇叔的身份，官衔虽不过是御林军统领，但却有权可以调动

各路兵马，在金国的权势之大，可说是除了皇帝之外，就没有第二个人比得上他了。而且他还是一位武学名家，列名金国三大高手之内。另外两大高手，一个是有“武林天骄”之号的檀羽冲，一个是金国的国师太丘和尚。

玄经道人似笑非笑他说道：“独孤兄，原来你是升官发财了，怪不得在江湖上销声匿迹啦，恭喜、恭喜！”

独孤雄道：“道兄休要取笑，我们虽然是捞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儿，但却也是头痛得很呢！”

玄经人道：“你们在王府之中正是得意，能有什么麻烦？”

独孤雄道：“我尊你一声道兄，你这牛鼻子却是明知故问，这不是和我开玩笑？”

呼延豹道：“还不是为了这黑旋风的事情？”

孟青河道：“对啦，你们是为了什么来找黑旋风的，现在可以和我们说了吧？”

独孤雄道：“你道这黑旋风是什么人？他不但是和你们为难的魔头，而且他还是金国的钦犯！”

呼延豹接着说道：“三个月前，这厮偷进完颜将军的王府，盗走了一件王爷非常紧要的东西。他没有留下姓名，这可就苦了我们底下人啦。”

杨大熊好奇问道：“他偷去的是什么宝贝？”心想：“王府之中不乏稀世之珍，他偷去的定是价值连城的宝贝了。”

独孤雄道：“失去什么东西，这个我们可不便去问王爷。但王爷却着落在我们身上，要把这个人缉获。”

原来黑旋风偷去的并非什么宝物，但却是比任何宝物还更珍贵的东西，是完颜长之所拟的一份军事计划，准备南侵灭宋的。这份计划已经发出去了，临时改变，已来不及再行调动兵马。是以他只好飞骑密报各路元帅，叫他们暂缓进军。同时限期要把这个“贼人”缉拿归案。御林军中的高手和大内侍卫差不多倾巢而出，独孤雄和呼延豹不过是其中的一路而已。

孟青河道：“呼延兄。你们既然不是应约来的，却又怎知道黑旋风在虎头岩上和我们有这么个约会。”

呼延豹道：“说来也是凑巧，我有一个以前黑道上的朋友，名叫判官神笔连浩明，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孟青河道：“他是在江湖上号称第一点穴高手的人物，我怎会不记得？”

呼延豹道：“不错，就是这位在江湖上号称第一点穴高手的人物，他和你们一样，也是和黑旋风结下了梁子，而且也是同样的名列在黑旋风的请客名单之中。”

石元色然而喜，说道：“这么说，这位判官神笔连浩明也是要来赴虎头岩约会的了？”

独孤雄道：“不错。我们就是从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呼延豹道：“这正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幸亏我和他有十几年的交情，他才肯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石元道：“恭喜，恭喜。捉住了黑旋风，两位的功名富贵可就不用发愁了！”

玄经道人淡淡说道：“是祸是福现在还未知道呢。俗语说得好，开饭店的就不怕大肚皮，黑旋风若然没有把握，怎敢邀这么多的强手同日到来？”又是一盆冷水。气得石元发作不是，不发作又不是，只好强笑说道：“你怎

么老是说丧气的话！”

孟青河道：“宁可把敌人估计高些，这也是对的。但不知两位老兄可曾把这个消息禀告了王爷？”心里想道：“完颜长之手下能人不少，若然知道这个消息，必然会多派高手前来，那就可以稳操胜算了。”为了顾全独孤雄与呼延豹的面子，这话却不便径直他说出来，只能从侧面探听。

独孤雄道：“我们是前几天才得到这个消息的，一来是来不及回去禀告王爷；二来据我们所知，连浩明也将邀请几位好手来助拳的；三来嘛，嘿嘿，嘿嘿——”

石元知道他的心思，笑道：“对啦，这是连浩明送给两位的天大的功名富贵，何必要让王府中的人分功？”

独孤雄哈哈笑道：“倒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黑旋风既然声言孤身赴会，咱们有了这么多人，若再兴师动众，那也未免有失咱们的面子了。你说是不是？”

呼延豹接着说道：“是呀。老实说，事前我们还未知道各位也是要来和黑旋风作对的呢，如今咱们大伙儿已经会合，还用得着怕黑旋风吗？”

除了玄经道人之外，每个人口里都说不怕，其实心里却是比玄经道人还要害怕。

好不容易待得天亮，一行人才敢登山。梁山共有九个山峰：皇山、平山、虎头岩、剑山、青龙山、坳子山、凤凰山、龟山和独山。虎头岩在最南边，又名宋江峰，形势险峻，山岭上宽不过二三丈，两边都是很深的山谷。除了北麓那道狭窄的山洼，可以攀登而上，就再没有他路可通。说它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当真是一点儿不夸张的。

一行人从北麓狭窄的山洼攀登而上，只听得风声呼呼，吹得树木摇动。风沙扑面，每个人的眼睛都几乎睁不开来。山道崎岖，苍苔路滑，一行人中杨大熊轻功较差，身躯笨重，走路蹒跚，真是提心吊胆，一步一惊。胡轩皱起眉头，扶着他走。杨大熊嘀咕道：“他妈的黑旋风，什么地方不好去，偏偏约咱们到这个鬼地方来，就像跑进了风窝一样。不是老子有一百八十斤重，只怕都要给这大风吹倒了。”

玄经道人笑道：“他的浑号叫黑旋风，当然是要约咱们到这里来了。杨老弟，大概你还不知道这个地名吧。”

杨大熊气呼呼他说道：“我从没有到过这里，怎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玄经人道：“这个山洼名叫‘黑风口’，风特别大，老乡们形容它为：‘无风三尺浪，有风刮掉头。’据说梁山泊的好汉在此之时，就是由‘黑旋风’李逵把守这个黑风口的。那人的浑号也叫做黑旋风，难怪他要选择这个地方了。嗯，不是我说丧气的话，只怕他这一招正是‘请君入瓮’之计，诱咱们上了山，他学当年那个黑旋风李逵一样，在这黑风口把守，咱们可就来得去不得啦。”

独孤雄“哼”了一声道：“我就不信他这个黑旋风比得上梁山泊那个黑旋风！”石元冷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反正咱们是豁出去啦！”孟青河则在心里想道：“你要拼命，我可不想奉陪，我但求保全我的虎威镖局。”

一行人各有各的打算，继续登山。好不容易到了山上。山上是梁山泊当年的“忠义堂”大寨遗址，地势倒是一片平坦。

他们提心吊胆的上到山上，却是一个人影都没见到。他们原以为黑旋风

早就在这里等候的。

孟青河道：“连浩明怎么也没见来？”

呼延豹道：“他是一定会来的，或许是因为他要多邀助拳的朋友，迟一些时候才到。”

方震道：“我倒是有点疑心，不知黑旋风在捣什么鬼？”

孟青河道：“他今天不来更好，待连大哥到了，咱们人多势众，不是更可以放心么？”

不料左等右等，黑旋风仍然没有出现，判官神笔连浩明也没有来。

眼看红日当中，已是正午时分了，石元骂道：“莫非是黑旋风作弄咱们，有意和咱们开这个玩笑？”玄经人道道：“他以往的行事，都是言出必行。这次恐怕也是不会说谎的吧？”

正在“万木无声待雨来”之际，忽听得惊心动魄的一声凄厉的叫声！

这一声厉叫，登时把好几个人吓得跳了起来，石元叫道：“敢情是黑旋风来了，咱们快、快——”玄经人道道：“是啊，咱们快逃。”石元歇过口气，这才继续说得下去：“决去看呀！”

胡轩道：“不错，到了这个绝地，除非拼命，谁人还能逃走？”

话虽如此，一行人还是参差不齐，有的跑在前面老远，有的还在后面你推我让。独孤雄、呼延豹二人差事在身，走在最前，石元要报子侄给惨杀的血仇，紧紧跟在后面。孟青河为了顾全自己总镖头的身份，也不落后。玄经道人则是意态悠闲，不快不慢地走在中间。

走到虎头岩的进口之处，只见在那险峻的山路上，一个使判官笔的汉子正在扑向一个白衣少女。旁边有四五个人，有的躲在岩石后面，有的蹲在树上，还有一个约莫三十岁左右的汉子满面流血，仔细看时，却原来是他的两只眼睛已经给人挖掉了。

呼延豹大吃一惊，叫道：“连大哥，令徒是给这妖女伤了吗？”

独孤雄、孟青河等人更是惊骇不已，心中俱是想道，“难道这妖女就是黑旋风？”

原来这个使判官笔的就是号称江湖上第一点穴高手的连浩明，给挖掉眼睛的那个汉子是他的大徒弟。呼延豹和他们师徒相识多年，深知他这个大徒弟已得了他的衣钵真传的。但从刚才那一声厉叫听来，他是照面一招就给对方挖掉了眼珠的。

连浩明叫道：“你们来得正好。这妖女不是黑旋风，也一定是黑旋风的同党。咱们大可不必再讲什么江湖规矩了。”原来他正给那白衣少女攻得手忙脚乱，应付不暇。他邀来的几个助拳的朋友，见那少女如此厉害，又目睹他的徒弟被挖掉眼珠的惨状，人人都是心惊胆颤，不敢上前。

白衣少女冷笑道：“什么黑旋风，是我要和你这个混蛋的徒弟算帐，关黑旋风什么事？哼，姑娘一向独往独来，何须结什么同党？”

独孤雄心里想道：“她不是黑旋风的同党，那倒不必无谓多树一个强敌。”心念未已，只听得那白衣少女又在笑道：“你们都是这老混蛋的朋友吧，好呀，那就不必客气，都请上来吧！老实说，我只是耍耍这老猴儿的，和他一个人打，可还真是乏味呢上”

此时呼延豹正在给那受伤的汉子敷上金创药，免不了悄悄问道：“你和那姑娘结的是什么梁子，她竟然下了如此辣手？”

这汉子痛得嘶声骂道：“这妖女、这妖女，我可没有碰过她一根汗毛，



谁知道是怎样犯了她的？”

白衣少女冷笑说道：“你敢碰一碰我一根汗毛，我早就要了你的命啦！哼，那日你在路上跟着我，说些不干不净的话，有这事么？你是瞎了眼睛，本来那日我就要废了你的‘招子’，只是碍着路上人多，这才等到今天才下手。你们哪个不服气的，尽可帮他！”

原来连浩明这个大弟子是江湖上有名的采花贼，给他调戏过的妇女不知多少。众人听了这话，心里都在暗暗好笑，笑这采花贼的“招子”确是不够明亮，盯梢盯上了一个女煞星。孟清河心里想道：“我可犯不上为一个采花贼多树强敌。”许多人都像他一样想，于是大家都不作声。

独孤雄和呼延豹也不想多树强敌，可是连浩明是一把好手，他们也想得到他的助力，共同对付黑旋风。若是不帮他的忙，他给这少女伤了，岂非削弱了自己这边的实力。

连浩明趁着那少女说话分神，突施杀手，双笔交叉插去，左点“风府”“玄枢”、有点“归藏”“玉字”四处大穴。独孤雄也是个点穴的行家，不禁赞道：“好个双笔点四脉的笔法！”

话犹未了，只听得“铮”的一声，连浩明的左手判官笔飞上了半空。众人连看也看不清楚，不知那少女用的是什么一招奇妙的剑法，竟然在闪电之间，救招还招，绞脱了连浩明手中的判官笔。

那少女冷笑道：“你这老混蛋敢说我省处置得不公道么？有理你就快说，否则可就要轮到你了。你们哪个要助拳的，也请赶快吧。姑娘可没有这么多工夫等候了！”

独孤雄悄悄说道：“呼延兄，咱们并肩子上！”

他们尚未曾移动脚步，只见剑光一闪，又是一声惨叫，连浩明已是血流满面。不过这次却不是挖掉他的眼珠，而是削掉他的耳朵。

那少女跳出圈子，说道：“我做事素来公道，连浩明本人没有得罪我，但他耳朵太软，听坏徒弟的说话，所以我就削掉他的耳朵。削掉耳朵比挖眼睛好些是不是？你们服不服我的处置？”

众人哪敢作声，独孤雄与呼延豹也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了。连浩明的武功至少不会弱于他们，这是他们所深知的。连浩明给这少女像猫儿戏弄老鼠一般，自是吓得他们连忙退缩了。

白衣少女环目四顾，看见没人上来，纵声笑道：“好，既然你们都没有说我处置不公道，那我可要失陪啦！”笑声尚自在群峰之间回响，转眼之间，那少女的影子已不见了！

## 第二回 怪侠黑旋风

众人面面相觑，大家都是惊魂未定，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半晌，连浩明长叹一声，说道：“连某有生以来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唉，连一个小丫头也斗不过，还说什么斗黑旋风？”

呼延豹与他交情最厚，给他敷上了金创药，说道：“连大哥不要灰心，咱们有这许多人，怕什么强仇大敌？你打起精神，大伙儿联手先擒了黑旋风，慢慢再找那臭丫头为你报仇！”

连浩明翻了翻白渗渗的一双眼珠，突然眼泪掉了下来，黯然说道：“你，你说什么？唉，我，我竟是一点都听不见了！”

呼延豹这才省起他是给那少女削掉了两只耳朵的，如今已是变成聋子了。

独孤雄拾起连浩明那枝刚才给少女打落的判官笔，把呼延豹说话的意思在地上写出来。

连浩明心中冷笑，想道：“你们说得口响，刚才又怎么都是袖手旁观？”但处此境地，除了和众人联手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只好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那个瞎了眼睛的大弟子指了指自己尚在滴出鲜血的眼窝，在师父面前，边做手势边说：“我看不见东西，却还怎能打架？”

连浩明看懂他的手势，不由得又是一声长叹，说道：“都是你这孽障害了我。好，你先回去吧。想那黑旋风若是自命好汉的话，大概也不会对你这个盲人再下毒手了。”

他邀来的两个助拳的朋友，连忙抢着说道：“山路崎岖，令徒怎能独自下山？让我送他回去吧。”“我决不是害怕黑旋风，不过还是救人要紧。祝诸位马到成功，小弟迟日再来聆听好音。”

玄经道人冷冷说道：“好，好。你们讨得这个差事倒是不错。”那两个人只当听不见，一人一边，扶着连浩明那个瞎了眼睛的大弟子，慌里慌张的就走了。

他们站在山洼的风口之处，一阵狂风挟着泥沙吹来，吹得众人都是不由自己的忽地感到一股寒意。他们都是身有武功的人，当然不是怕冷，但这冷却不是因风而起，而是从心底发出来的。

独孤雄瞿然一省，抬头一看，红日正在天中，忙即说道：“黑旋风只怕就要来了，这里地形不好，咱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石元说道：“咱们先说好，倘若黑旋风来了，他一出现，咱们就并肩子都上，谁也不许退缩。”

呼延豹道：“这个还用石二庄主吩咐吗？咱们都是和黑旋风誓不两立的人，当然是应该如此！”

话犹未了，蓦地听得一声长啸，宛似龙吟！

众人大吃一惊，抬头看时，只见在虎头岩的一个笔架形的石台上，高踞着一个人，正是面对他们，朗声说道：“列位来齐了么，我在此恭候了！”

这人约莫二十六七岁年纪，生得面如冠玉，两手空空，身上似乎也没藏有兵器。

独孤雄沉声道：“你就是黑旋风么？”要知“黑旋风”纵横南北，做了不知多少大案，没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这些人谁也没有想到名震大江南北的“黑旋风”，竟是一个这样英俊的少年。

那人哈哈一笑，说道：“我也不知我是不是黑旋风，听说这是江南的武林朋友送给一位怪侠的绰号，我自问比不上梁山泊当年的那位好汉黑旋风，不敢给自己脸上贴金。不过邀请各位到这虎头岩的倒是区区在下！”这么说，当然是黑旋风了。

按照刚才的商议，这班人应该立即一窝蜂攻上去的，但如今在知道对方确实是黑旋风之后，倒有好几个人不自觉地连连后退，胆大的也只是留在原地，不敢举步向前。

黑旋风这一突如其来的出现，委实是太令他们惊诧了！

他们这许多人，人人都够得上是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武学行家，但竟然谁也不知黑旋风几时来到，直到他出声狂啸，方才发现。当真说得是不用交手，黑旋风已是“先声夺人”！

独孤雄、呼延豹二人是受了金国御林军统领之命，非把黑旋风“缉拿归案”不可的，惊定之后，心里想道：“这人年纪轻轻，未必就有什么真才实学，说不定只是凭着他这手超卓的轻功吓唬人。”

心念未已，只听得黑旋风又在说道：“我和各位都结有或轻或重的梁子，今日约会，实是想和各位在此作了一断。不过因为各位的情形不同，我也不想一视同仁，须分皂白。是以文斗动口，武斗动拳，悉随尊意；独斗群殴，或是点到即止，或是生死不论，亦都可以各自言明！”

独孤雄和呼延豹打了一个眼色，一左一右，倏地就扑上去，喝道：“你是朝廷钦犯，废话少说，领死吧！”

黑旋风笑道：“好，那么你们两个是死生不论的了！”

就在他的笑声中，石元悄悄地从茅草丛中钻出来，一把“夺命神砂”向他洒去！

原来石元老奸巨滑，想趁黑旋风要在正面提防两个高手之际，突施偷击，希望一击成功！

黑旋风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独孤雄、呼延豹二人，果然好像没有留意。

石元正自欢喜，忽见黑旋风把手一招，掌心如同有着吸力一般，那把“夺命神砂”本来是从四方八面向他洒来的，他这么轻轻的一招手，漫空洒来的毒砂竟然都落入了他的手中。

黑旋风冷笑道：“区区毒砂，岂能奈我何哉！来而不往非礼也，原物奉还！”

话犹未了，只见他把手一扬，那把“夺命神砂”果然反洒回来。石元发的时候嫌其少，此时却嫌这把毒砂太多了，四面八方打来，要躲也躲不开。

石元连忙运掌成风，想把毒砂荡开，但他的劈空掌力却比不过黑旋风，转眼间毒砂已经打到身上，石元只好闭上了眼睛。只觉脸上火辣辣的作痛，他自己还未知道，旁人已是看得分明，许多毒砂子嵌在他的面上，顿时间将他变成了个大麻子了！

变了麻子不紧要，紧要的是“夺命神砂”乃是极为歹毒的暗器，沾上了一点，就会在三日之内，全身溃烂而亡的。石元中了这么多夺命神砂，纵然自己有解药，也是必须火速救治才行。而且也未必能够痊愈，侥幸得回一条性命，只怕也是要残废的了。

石元把手一摸，脸上鲜血淋漓，越发觉得疼痛难堪，魂飞天外！嘶声叫道：“黑旋风，你好狠，你，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话虽如此，他毕竟还是要顾住自己的一条性命的，就在嘶叫声中，也顾

不得受荆棘所伤，尖利的石笋所刺了，和衣就滚下去，只盼能躲得远远的，避开了黑旋风，才好用解药敷伤。

黑旋风哈哈一笑，说道：“我还不想杀你呢，你怕什么？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岂有他哉？”

石元已经滚下山坡，黑旋风又再提高声音说道：“我不想杀你，不过却想借你的口回去传话。你听着了！回去告诉你的大哥，必须约束子弟，并从此革面洗心。若然还再胡作非为，石家庄的人，除非不在外面行走，否则我见一个杀一个！决不轻饶！”

独孤雄和呼延豹本来正在向黑旋风扑去的，突然看见石元害人不成反害自己，伤得如此之惨，不由得都是大吃一惊，顿然间好像着了定身法似的，呆住了！

他们不扑过去，黑旋风却跳了下来，哈哈一笑，说道：“该轮到你们了，你们是奉了金虜之命来拿我的，是不是？好，我自己投案来啦！有本领的你就将我捉去吧！”

独孤雄毕竟是一等一的高手，虽惊不乱，趁着黑旋风脚未沾地，立即便是一掌向他打去！呼延豹一呆之后，也是立即跟着动手，挥动钢鞭，打他尚未沾地的双足。

黑旋风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俯冲而下，踢开了呼延豹的钢鞭。“蓬”的一声，与独孤雄交了一掌。

独孤雄掌心如触寒冰，大惊之下，急退三步，连忙叫道：“大伙儿并肩膀上呀！”

杨大熊这傻小子道：“对，打虎容易纵虎难，趁着人多，拼不过也要一拼。否则咱们各自走散之后，只怕就要一个个给老虎吞了！”众人之中，他的本领最弱，倒是他第一个向前。

黑龙禅师提起碗口般粗大的禅杖，跟着上去，叫道：“江湖上义气为先，谁人畏缩不前就是兔子！”

他口说得响，其实心里还是害怕的。不过一来他见独孤雄与黑旋风拼了一掌，似乎并未受伤，放心了些。独孤雄是关外顶尖儿的高手，黑龙禅师早想巴结他了，心想：“此时若不尽力，如何巴结得上？独孤雄有雷神掌的功夫，加上一个大内高手呼延豹，这两个人大概也可以对付得了黑旋风，何况还有孟清河、胡轩等许多高手在后头呢！”二来他也打定了主意，只是虚张声势，见机而为，若然可操胜算，那就真打；若是眼见情势不妙，那就只是在旁边摇旗呐喊一阵，拿前面的杨大熊当作盾牌，趁机会开溜了。

胡轩见师侄已经第一个上去，他身为师叔，自是不能不硬着头皮跟上。玄经道人慢条斯理地缓步而上，胡轩回头叫道：“喂，玄经道长，你打的是什么主意？”玄经道人淡淡说道：“你急什么？好戏在后头呢！谁是英雄，谁是狗熊，等会儿便知，何须你来催我！”

孟清河也抱着见机而作的主意，不过他的“见机而作”却与黑龙禅师不同，他倒是有七八分想与黑旋风和解的。

就在这瞬息之间，众人尚在你推我让，未曾合围之际，形势又已有了变化。

只听得黑旋风哈哈一笑，说道：“独孤雄，你的雷神掌练得不错，可惜火候还差了这么老大一截！”

话犹未了，只见独孤雄大吼一声，倒跃三丈开外，口喷鲜血，原来他已

着了黑旋风的一掌，伤了奇经八脉。

黑旋风冷冷说道：“一掌打不死你，算你侥幸，你去吧！下次可别让我碰见你！”独孤雄如奉纶音，和刚才的那个石二庄主一样，只恨爹娘生少两条腿，把头一抱，就和身滚下山坡去了！

呼延豹可没他这么好运道，给黑旋风孽手夺过钢鞭，大喝一声，捉小鸡一样地将他提了起来，一个旋风急舞，便抛出去。呼延豹爬了起来，只觉肩头如受刀割，原来他的琵琶骨已给黑旋风用重手法捏碎了！

琵琶骨给人捏碎，不但身体残废，武功也都废了。呼延豹折了一株树枝，当作拐杖，一步一拐地下山。黑旋风冷冷说道：“这就是鹰爪的下场，你们看见了没有？”却也不去追他。

黑龙禅师躲在杨大熊背后，叫道：“并肩子上呀！”口中叫嚷，却步已在斜移，只要情势稍有不妙，就找机会溜走。

杨大熊看见呼延豹给废了武功，不由得心惊胆战，但还是握紧拳头，一个“黑虎偷心”猛打过去，叫道：“打不过你也要打，我可不能给人叫我做狗熊！”

这一招“黑虎偷心”连黑旋风的衣角也没占着。杨大熊打了个空，只觉身子一轻，已是给黑旋风踢个正着！登时便似腾云驾雾一般，抛出了数丈开外。

杨大熊身子腾空，吓得魂飞天外，下面是尖利的石笋，只道这一摔撞在石上，非得脑浆涂地不可。不料却似给人轻轻提走，却又轻轻放下一般。双脚落地，刚好踏在石笋旁边的一块平台上，毫发无伤。

黑旋风哈哈一笑，说道：“你已经打过了，不算是狗熊啦。去吧！”笑声中一抓向黑龙禅师抓去。

黑龙禅师失了“盾牌”，硬起头皮舞动碗口般粗大的禅杖防身。

黑旋风冷笑道：“你这野和尚也敢跑进关内闹事！”轻轻一拨，使出“四两拨千斤”的巧劲，把杖头一带，黑龙禅师已是立足不稳，跌了一个仰八叉，那根碗口般粗大的禅杖亦已给他夺去。

黑旋风提起禅杖，说道：“佛门弟子的禅杖是用来护法的，你这厮不守清规，为非作歹，要这禅杖何用？”话声未了，那根禅杖已是从他手中飞出来，只听得一声巨响，震耳欲聋，那根禅杖已是插在对面山峰的峭壁上，丈多长的禅杖只露出短短一截，兀自颤动不休，火星迸飞，石屑纷飞如雨。

黑龙禅师吓得魂飞魄散，颤声说道：“我并不是想来和你老人家作对的，石元一定要迫我来，我、我是无可奈何陪伴他来。你老人家刚才想必瞧见，我、我可并没有抢着出手。”

黑旋风道：“休要啰唆，你成心和我作对也好，不是成心和我作对也好，只要你以后真正皈依佛门，格遵戒律，也就是啦。你去吧。我可还有事呢，谁听你的废话！”

胡轩看见黑旋风到了他的面前，心头大震，硬着头皮叫道：“黑旋风，别人怕你，我、我……”他明知躲不过了，是以想用说话激孟青河等人快来帮忙。口说不怕，说出的话已是抖不成声。

黑旋风道：“谁要你害怕啊，不过我看你的胆子也未必真的这样大吧？”

胡轩情知躲避不了，心里想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只要能够勉强招架个十招八招，以孟老镖头和玄经道长他们的身份，总不至于袖手旁观吧？”他是早就有了准备的，趁着黑旋风说话的当儿，突然

一掌劈出。

胡轩练有毒砂掌的功夫，掌心还藏着一枚三寸多长的毒锥，锥头是用七种剧毒的药物淬炼过的，端的足以见血封喉，是极为歹毒的暗器。他这一手乃是“双重暗算”的手段，这种歹毒的暗器，倘若是用寻常发暗器的手法从手中飞出，以黑旋风这样高明的本领，决计伤他不了。但藏在掌心，假装和他对掌，黑旋风一个疏神，就会着了他的道儿。纵然毒砂掌伤害不了黑旋风，只要暗藏的毒锥能够刺破他的皮肤，也就可以结束他了。

岂知算盘虽然打得如意，结果却是完全出他意外。黑旋风明明站在他的面前，他一掌打去，只觉眼睛一花，面前已是人影不见，黑旋风陡地一声大喝，吓得他跳了起来，只听得“ 啾 ” 一声，那枚本来是紧扣在他双指缝间的毒锥跌了下来。

黑旋风喝道：“哪里跑？”说时迟，那时快，已是一把抓着了胡轩，胡轩叫道：“大侠，饶、饶……命！”语不成声。黑旋风冷冷说道：“崆峒三煞之中数你最坏，看在你大师兄近年知所悔改的份上，死罪便饶你了，但这只毒掌却是非废掉你不行！”

“咔嚓”声响，胡轩双腕给他拗折！黑旋风跟着一脚将他踢开。

胡轩好像皮球般给他踢上半空，说也真巧，落在地上，恰好是在他的师侄杨大熊的旁边。不过他可没有杨大熊的“幸运”，这一跤可是摔得极重。双腕拗折，痛彻心脾，加上这重重的一摔，登时晕了过去。

杨大熊这傻小子还未知道他的师叔伤得这样重，只道师叔比他的武功高明得多，既然都是给黑旋风一脚踢到这儿，自己都未受伤，想必师叔也是不会受伤的了。哪知连连摇他，他竟是动也不动，杨大熊这才慌了。

黑旋风道：“你打他两记耳光，他就醒了。”杨大熊道：“打师叔怎么可以？”黑旋风道：“除了这个法子，你就救他不了。”杨大熊道：“有这样的怪事，你不是骗我的吧？”黑旋风道：“信不信由你。”

杨大熊心想：“我若不教师叔，师父一定会怪责我。说不得只好打他耳光。”噼噼啪啪地打了师叔两巴掌，胡轩果然醒了过来。杨大熊道：“对不住师叔，是黑旋风叫我用这个法子救你的，这个法子还当真灵验呢！”

胡轩又羞又恼，忍着疼痛嘶声道：“别在这里丢人现世了，快背我下山。”他双腕拗折，幸而尚未和手臂分家，心里想道：“大师兄有一株千年续断，驳好筋骨，说不定还可免于残废，重练毒功。”

方震是和杨大熊一同来的，见杨大熊走了，他也想走。但碍着有总镖头在旁，要走却又不该。

黑旋风一个转身，到了他的面前，问道：“方镖头，你是没法交代康节度使那件公事，这才来的，是吧？”

方震吓得说不出话来，孟青河道：“不错，请你见谅，这支镖小局实在是赔不起。”

黑旋风道：“失敬，失敬，这位敢情是孟老镖头？”

孟青河道：“不敢。小老儿只是在江湖混饭吃，还求你高抬贵手，莫要小老儿赔了老命。”毕竟是老江湖的口吻，说出话来，倒也是不亢不卑，未失身份。意思是说，黑旋风倘若不肯“高抬贵手”的话，他也只好拼掉这条老命了。

黑旋风哈哈一笑，说道：“冲着孟老镖头的面子，自是有话好说。不过我这里的事情未了，还是待会儿再说吧。”

说话的当儿，一个转身，又已到了号称江湖上第一点穴高手的判官笔连浩明面前。忽地咦了一声，说道：“是谁削了你的耳朵？”

连浩明听不见他的说话，却也猜得到他说的是什么，不由得心灰意冷，想道：“我纵横黑道数十年，今日一再受辱，还是死了的好！”当下把心一横，判官笔便向黑旋风戳去。

黑旋风道：“好，听说你是江湖第一点穴高手，耳朵虽然给人削了，点穴的功夫是还未削掉的，我倒要见识，见识！”

连浩明拼了一死，双笔使得虎虎生风，倒是十分勇猛。黑旋风骈指如乾，当作判官笔用，使的也是点穴手法。过了十数招，黑旋风道：“你这两笔点四脉的功夫，也算得是江湖罕见了，但第一点穴高手的称号却似乎稍嫌夸大。我的点穴功夫是江湖上未入流的，让你瞧瞧吧。”他明知连浩明不会听见他的说话，这番话自是说给旁边的人听的。

话犹未了，只见连浩明登时好似泥塑木雕的人儿，判官笔还拿在手中作势向前戳出，但身子却不会动了。黑旋风点了他的穴道，这才说道：“你只该受伤一次，那人削掉你的耳朵，倒是便宜了你。”

众人连他是怎样给黑旋风点着穴道的也看不清楚，这刹那间，不由得也都变成了泥塑木雕了。

黑旋风道：“还有哪位朋友与小可结有梁子的要来了结？”

忽觉微风飒然，一口明晃晃的利剑斜刺插来，指到了黑旋风的咽喉，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没有梁子，贫道只是领教你的几招剑法。”这个人正是以十三路混元剑法名震武林的玄经道长。

这一剑来得突兀之极，凌厉非常，倏然间就指到了黑旋风的咽喉，只要再伸出一寸，剑尖就可以穿喉而过！旁观诸人初时只道玄经道人乃是实行偷袭，无不大吃一惊，为黑旋风捏把冷汗。但黑旋风却是目不稍瞬，面不变色，好像根本不知道有一把利剑已经指到他的咽喉一样。

原来黑旋风一见玄经道人出招，早就知道这一剑的来势如何了，他算准这一剑只是虚招并非实招之后，心里想道：“你想吓我，且待我也吓一吓你。”是以坦然置之。当然假如玄经道人临时改变主意，要把虚招改为实招的话，他也还是有办法应付的。

玄经道人果然如他所料，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这种定力不料竟于今日得见，这黑旋风当真是名不虚传了！”

黑旋风这才哈哈一笑，说道：“这一剑是沉雄迅猛与轻灵翔动兼而有之，来的敢情是归元寺的玄经道长么？”

玄经道人不过才出了一招，便给他看破来历，心里更是不由得暗暗佩服，说道：“不敢。多承谬赞，贫道实是汗颜，还望不吝指教。”

黑旋风道：“道长不用客气，小可素闻归元寺的十三路混元剑法剑剑精绝，今日有幸相逢，也是正想向道长请教。”说至此处，忽地伸手折下一株不过像小指头粗大的树枝，接着说道：“道长远来是客，小可不敢无礼，动用刀剑，就用这株树枝领教道长几招，大家点到即止如何？”

玄经道人已知黑旋风武功远在自己之上，只盼在剑法上能够胜他少许，不料他竟然以树枝代剑，这可就不得玄经道人大感踌躇了。假如自己也用树枝的话，功力不逮，那是必败无疑。但用真剑与他的树枝对敌，却又未免有失身份。

黑旋风道：“武林同道，彼此印证、切磋，那也是常有之事。反正是点

到即止，何须计较短长？主不僭客，请道长赐招！”

若是换了另一个人，玄经道人定要骂他狂妄不可，但如今要用树枝和他比剑的是黑旋风，而黑旋风的出神入化的武功，又是他刚才亲眼见过的，是以他非但不敢生气，反而有些怯意了，不过转念一想：“反正我只是想见他的剑法，他若是真的强过我，失了面子，那又有什么打紧？”于是说道：“好，贫道献拙了！”挽了一朵剑花，便刺过去。

黑旋风赞了一个“好”字，树枝轻轻一拂，避过剑锋，在剑脊上轻轻一带，玄经道人的长剑已是给他引过一边。

玄经道人面上一红，说道：“不必客气，还请阁下赐招！”手腕一翻，身形疾进，踏的是“登山跨虎”的步法，使的是“探骊取球”的绝招，剑势凌厉之极，要迫黑旋风非还招不可。

原来黑旋风刚才那树枝的轻轻一拂，使的是上乘武学中的“粘”字劲，与“四两拨千斤”的“卸”字诀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却还只是内功的运用，而非剑法，故此还未算得真个出招。

黑旋风心里想道：“不在剑法上胜他，这道人还是不会心服的。”他也想看看混元剑法究竟是如何精妙，当下说道：“好，恭敬不如从命了！”树枝一抖，依样画葫芦的向对方的咽喉刺去！

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他手上用的虽是一根树枝，但枝带劲风，显然是用上了内家真力。倘能给他刺着，咽喉只怕也得洞穿。玄经道人不敢攻敌，只好回剑防守。他正在猛攻之际，突然转攻为守，本是极难之事，但他的剑法亦已到了收发随心之境，虽然稍感狼狈，还是把黑旋风这招解了。

黑旋风道：“攻守兼顾，混元剑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口中说话，树枝挥舞，已是着着抢攻，一口气攻了十七八招之多！

玄经道人初时本来以为攻力虽不如他，在剑法上大概还是可以略略占先的，此时方始知道黑旋风不但是内功掌法高明超卓而已，即在剑法上的造诣，也是只有在他之上，决不在他之下。

玄经道人使出浑身解数，接连退了八步，这才逐渐解了黑旋风的先手，变成各有攻守的相持局面。

双方使出了上乘剑法，进如猿猴窜枝，退若龙蛇疾走，起如鹰隼飞天，落若猛虎扑地。这一场比剑，把众人看得眼花缭乱，人人都是屏息以观，动也不敢一动。只听得运剑之际飒飒的风声，和树叶落下的簌簌声响！

过了约半炷香的时刻，黑旋风剑法一变，那根树枝宛若灵蛇吐信一般，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当真是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玄经道人的每一招剑法，都好似早已在他意料之中，先发制人，玄经道人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原来黑旋风是有意让他把十三路混元剑法使全了的，他在看过了玄经道人的全副剑法之后，登时融会贯通，在对方出第一招的时候，就知道跟着来的第二招是什么了。如此一来，玄经道人焉能还是他的对手？

玄经道人想要削断对方的树枝，由于给对方制了机先，每一招都是攻他之所必救，总是不能如愿。玄经道人蓦地想道：“剑法我是比不过他的了，但好在他是说过点到即止的。我拼着受点伤，只要能够削断他的树枝，也可以算是打成平手了。”主意打定，卖了一个破绽，待黑旋风的树枝点来，陡地横剑一封，剑光倏合，只道这一下定能遂了心愿，最多手臂受点轻伤。

不料算盘虽然打得如意，却是不能如他所愿。就在这瞬息之间，玄经道人只觉虎口一麻，就像脉门给蚂蚁叮了一口似的，长剑把握不牢，啣坠地！



黑旋风那根树枝折下来的时候，带着几片树叶，此时黑旋风跳出了圈子，只见那根树枝还是像刚折下来的时候一样，树皮都没半点伤痕，只是枝头的树叶落了两片。

黑旋风扔下树枝，哈哈笑道：“好剑法，好剑法！换了别人，决不能削掉我枝上的树叶。咱们各胜一招，就算是打个平手吧，不用再比了。”

玄经道人满面通红，说道：“多谢阁下手下留情，贫道是输得心服口服了！”原来刚才那根树枝在他虎口的轻轻一抖，倘若加多两分轻力的话，他的少阳经脉便要受伤，亦即是一条手臂便要变成残废，终生不能用右手使剑了。

孟青河说道：“这场比剑当真是令我们大开眼界！黑大侠的剑法固然是神出鬼没，玄经道长的剑法亦是我辈所望尘莫及。换了是我，只怕三招也不能抵挡。”他是个善于辞令的老江湖，说出话来，甚为得体。固然是顾全了玄经道人的面子，却也是他的由衷之言。

玄经人道：“孟老镖头，你别给贫道脸上贴金了。说老实话，我这次伴你们到这虎头岩上，虽说是出于石庄主的邀请，但我的本意却只是想藉此机会，见识见识黑大侠超凡入圣的武功。你当我是当真愿意助纣为虐吗？如今心愿得偿，黑大侠倘能见谅的话，贫道告退了。”

黑旋风笑道：“道长的来意，刚才一动手的时候，我就早已明白了。我怎能误会道长？若蒙不弃，咱们交个朋友如何？”说罢，伸手与玄经道人一握，请他留下。

此时就只剩下孟青河的镖局事情还未解决，孟青河忐忑不安，站在一旁看黑旋风的脸色。

黑旋风道：“我并不想和贵镖局为难，但康元弼搜刮来的民脂民膏，我却是不能让他安享！”

孟青河心头一沉，苦笑说道：“可是康元弼却要向我们的镖局追讨呢！”

黑旋风哈哈笑道：“孟老镖头不用担心，这件事我早已替你办妥，包保官府不会再向贵镖局追讨啦！”

孟青河又惊又喜，又是有几分不敢相信，说道：“康节度使派有家人在蓟州府坐催，这件案子怎的会轻易了结？不是老朽不敢相信，还望阁下明白见告。”孟青河保的这支镖是在蓟州失事的，故而由蓟州府的衙门承办。

黑旋风笑道：“我给一件东西你看，你就可以放心了。”说罢掏出一封文书，孟青河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盖有康元弼的“节度府”印信，原来是康元弼给蓟州府的一封“咨文”。咨文内说，他的失物已经得虎威镖局从贼人手中夺了回来，是叫蓟州府“销案”的。

孟青河大喜过望，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黑旋风笑道：“是我叫康元弼这样做的。我怕你不放心，这封咨文也是我特地从蓟州府的衙门偷出来给你看的。案子已经销了，‘咨文’早已‘归档’，不过我还是要将它送回去的。你现在看过了，这印信没假吧？你可以还给我。”

玄经道人笑道：“孟老镖头，如此一来，你的镖局非但不用关门，还可以领功了呢！”

孟青河欢喜得嘴巴笑不合拢，把那封文书还给黑旋风，说道：“康元弼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失掉之后，气得他几天吃不下饭，好像死了父母也没这样伤心。想不到他竟然会乖乖的听你的话，如此轻易的就把这件案子一笔勾

销了。”

黑旋风笑道：“他才不会‘乖乖’的听话呢，他是不敢不从！说来我也要多谢你，你肯离开康家来赴我的约会，我才有可乘之机。”

原来黑旋风在孟青河、胡轩等人离开康家之后，偷入康元弼的卧室，割掉了他的头发，将一封拟好的“咨文”用匕首插在他的枕头，要他照着写的。

孟青河得知原委，又是欢喜，又是感激，又是羞惭。心里想道：“想不到黑旋风这样的够朋友，了结这件大案，比我希望的还要美满。”他当然明白，黑旋风刚才说的几句话是顾着他的面子。康元弼的家中戒备森严，像他这样本领的高手也有好几个。黑旋风偷入康家，来去自如，当然不是因为他不在康家，才有“可乘之机”的。

玄经道人笑道：“孟老镖头，从今之后，你接买卖也可得选择主儿了，别要只是顾着做生意啊！”

孟青河道：“这个何劳你说，从今之后，我是宁可镖局关门，决不会替贪官保镖的了！”

此时只剩下一个连浩明尚未发放。连浩明给黑旋风用独门手法点了穴道，呆若泥塑木雕。他耳朵听不见，眼睛是看得见的。眼看着同来诸人，一个个的走了，有的人是黑旋风放走的，有的人是受了伤逃走的，但纵然是受伤而逃的，那条性命也总算是保住了。只有他一个人仍是“命运”未卜，不由得忐忑不安。藏之中而形于外，嘴巴虽然喊不出来，那对骨碌碌转动的眼珠，已是把他心中的恐惧表露无遗。

黑旋风哈哈一笑，说道：“这厮惯用点穴作弄对方，如今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看来也是够他受了。”

玄经道人说道：“连浩明在黑道上的名声虽不大好，但似乎也还不能算是罪大恶极。他的耳朵已经给人削掉，亦算是受到惩戒了，黑大侠就饶了他吧。”

黑旋风道：“道长说得不错，论他的罪是不该死的。但他纵容徒弟，做的恶事却是难以胜计。”

玄经人道：“他那个大弟子亦已给人挖掉眼珠了。”

黑旋风道：“我正想请问两位，那个人是谁？他可曾留下什么话？”

孟青河道：“是个白衣少女。她挖掉了连浩明的大弟子的眼珠，似乎只是为了私怨。但却并没有留下什么话。”当下将那个白衣少女惩戒连浩明师徒的情形，与及她所曾说过的说话，想得起来的，都对黑旋风说了。

黑旋风沉吟半晌，说道：“他那个大弟子作恶多端，只是挖掉了他的眼珠，倒是便宜他了。但连浩明给削掉耳朵，却还算得处罚适宜。看在道长替他求情的份上，我就放他走吧。”说到一个走字，双指一弹，一枚铜钱飞去，恰好打着连浩明身上的相应穴道，登时替他把被封的穴道解了。

连浩明拾起了判官笔，看了一眼，忽地长叹一声，说道：“我再练十年，也斗不过你，这对判官笔，我还要来何用？从今之后，只当江湖之上，没有我连浩明这个人吧！”说罢，把那对判官笔抛下谷底！

黑旋风点了点头，说道：“好，想不到你倒还有点骨气。从今之后金盆洗手，说不定你倒可以因祸得福呢！”

孟青河与师侄方震再次向黑旋风道谢之后，便与玄经道人一同走了。

虎头岩上，一场恶斗过后，重复归于寂静。只剩下黑旋风一人披襟迎风，心中快意之极。但在他一阵大笑过后，却又低下头来，若有所思了。他想的

是什么呢？

他想起了两件往事。

有一次他要去取一个恶霸的首级，这个恶霸也是个武林败类，本领不弱，家中又养有许多护院，戒备森严，自是不在话下。

事先他已做了许多准备功夫，和这恶霸朝过相，记牢他的声音面貌；到他家中窥探过几次，知道他每晚在不同的姬妾房中住宿，但每逢初一十五，却是在静室独宿的。

他打探得清楚之后，自忖万无一失，这才下手。想不到还是几乎出错。

这晚是月黑风高的初一晚上，他摸到这间静室，挑开帐子，正要一剑斩下那个恶霸的脑袋，忽地从窗外飞来一颗石子，刚好打着他的剑尖，的一声，将床上睡的那个人惊醒了！那个人陡然发觉一个黑影在他床前，本能的发出了一声尖叫！

黑旋风的长剑给石子一撞，剑锋不过稍歪，还是可以削掉那人的脑袋的。但听得这声尖叫，他却是不由得蓦地一呆，下不了手了！

原来在床上睡的这个人并不是那个恶霸，只不过是相貌和他有几分相似的替身。幸亏黑旋风听出不是这个恶霸的声音，这个替身才不致无辜送了性命。

就在此时，忽听得人声鼎沸，从另一个方向传来，“有刺客，有刺客！”  
“不好了，不好了！庄主的脑袋不见啦！”

在嘈嘈杂杂的惊叫声中，黑旋风还隐约听得一个似是少女的清脆笑声，在屋顶上掠过，转瞬间已是去得远了。

黑旋风连忙追出去，只见在最高的一座建筑物的“更楼”的屋顶上挂着一颗首级，这晚虽然没有月光，但从下面映上来的火把光中，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的的确确是那个恶霸的首级。

黑旋风对于自己的轻功一向是极为自负的，但这晚他追踪那个少女，却竟是连她的影子都没见着。

第二件事更加惊险。这次他是到金国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的亲王府中偷窃金国侵宋的军事计划。

完颜长之是金国数一数二的高手，黑旋风自忖也未必能够胜得过他，何况亲王府中还有许多一等高手。

王府的“下人”中，有一个丐帮的弟子做“卧底”的，黑旋风得他帮忙，那晚好不容易偷到了这份军事计划，刚刚到手，就给人发现。

幸而那人不是黑旋风的对手，不过数招，便给黑旋风杀了。但在他被杀之前，却已发出了呼喊！眼看王府中的卫士就要纷纷来到，黑旋风的本领再强，也是闯不出去的了！

### 第三回 云中燕初会黑旋风

就在此时，忽见火光冲天，不知是谁，在王府的库房放了把火，那些卫士忙着去救灾，忘了“捉”贼，黑旋风方才得以。平安无事的逃了出来。

过了几天，黑旋风找着那个在王府卧底的丐帮弟子询问，以为这把火是他放的。

那丐帮弟子说道：“我还以为是你放的呢。我怎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胆量，也没有偷入库房放火不让人家发觉的本领！”

黑旋风心中一动，“你可曾听得什么声音？”

那丐帮弟子想了一想，说道：“你这样问，我倒想起来了。起火之时，我似乎听得一个笑声，从库房那边的屋顶掠过。”

黑旋风道：“是不是女子的笑声？”

那丐帮弟子说道：“那时，卫士们正在纷纷叫喊捉贼，我为你捏了一把冷汗，可没仔细分辨。嗯，那笑声清脆得很，是不大像男子的笑声。”

黑旋风心里明白，又是那个曾经帮他杀了恶霸的少女再次来帮忙他了。

黑旋风想起了这两件往事，不禁站在虎头岩上发呆，“莫非又是她么？”

一阵山风吹过，茅草猎猎作响，黑旋风心中一动，朗声说道：“是哪个丫头插手来管我的闲事？哼，我要惩治的人，何用你来越俎代庖！”

话犹未了，忽然听得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你在骂谁？”乱草丛中果然跳出一个白衣少子，晃眼之间，就到了黑旋风的面前。

黑旋风笑道：“我不骂你，怎能激你出来？姑娘，你帮了我两次忙，我还未曾好好谢你呢。这次你可别忙着走了，咱们谈谈。”

那白衣少女忽地一声冷笑，说道：“谁有工夫陪你闲谈？我只要和你较量较量！”

黑旋风道：“姑娘的功夫我是佩服得很，不用较量，我认输就是。”

白衣少女道：“不行！你目中无人，我知道你说的是假话！”

黑旋风笑道：“对别人说的或许是假话，对你说的却是真话。”

白衣少女粉脸生嗔，唰地拔出剑来，喝道：“黑旋风，休要对我油嘴滑舌，看剑！”

黑旋风“啊呀”一声，叫道：“我说的真话，你当成了油嘴滑舌，太冤枉了！唉，你真的说动手就动手吗？”

白衣少女怒道：“不是认真动手难道是儿戏吗？哼，你不还招，那只有自讨苦吃了！”说话之间，接连攻出三个招式，每一招式，都是凌厉之极的剑法，黑旋风险险给她刺中！

在这样凌厉的攻势之下，黑旋风已是难以避闪，当下剑眉一轩，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姑娘既然定要伸量，我也只好献拙了！”说到“献拙”二字，便即解招还招，双掌如封似闭，划了一道弧形，夹击少女的皓腕。

这一招有个名堂，名叫“三转法轮”，脱胎自少林派的小擒拿手法，而又兼有武当派的绵掌之长。是一招变化十分奥妙的空手入白刃功夫。倘若这少女贪攻的话，黑旋风立即可以乘虚而入，夺了她手中的长剑。

白衣少女暗暗赞了一个“好”字，剑随身转，已是倏地变招，依然采取凌厉的攻势。但攻中有守，黑旋风想要诱她上当，她可绝不上当！

双方一合即分，稍沾即退，转瞬间斗了三五十招，黑旋风兀是占不到半点便宜。但那少女以一柄青铜剑斗他一双肉掌，不过堪堪打成平手，心中却

是有点不忿，起了务求必胜的念头了。

黑旋风看出她有点急躁的情绪，心里想道：“我本来难以胜她，不过她若要勉强求胜，倒是给我以可乘之机了。不过我胜了她也不好，最好是恰恰打成平手。可是要恰恰打成平手，这就更难了。”不得已而思其次：“不如让她心里明白，知难而退。”

心念未已，那少女已是重取攻势，向他进逼。黑旋风觑准空门，也是倏地欺身逼进。他和这少女已经斗了三五十招，知道了她武学造诣。料想她是应该看得出自己这一招的厉害，那就非得后退躲闪不可。只要给自己一抢了先手，对方就唯有步步后退的份儿了。

不料这少女“唰”的一剑，突然从黑旋风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黑旋风既然不想与她拼个两败俱伤，这就反而给她逼得后退了。幸而他的武学造诣亦已到了能发能收的境界，先手虽失，尚未吃亏。

少女这一招虽然有点取巧，不过剑法变化的精奇，却的确是黑旋风始料之所不及。黑旋风不由得暗暗道了一声：“惭愧！”想道：“我只道已经摸到了她的路数，谁知仍是莫测高深。”不由得好奇心起：“这少女的剑法与各家各派都不相同，奇招妙着，竟似层出不穷，我倒要试试她究竟有多少本领了！”

当下黑旋风认真的使出浑身解数，掌法跟着也是骤然一变，捏着剑诀，以指代剑，与那少女游斗。这种将掌法、剑法以及点穴手法熔于一炉的功夫，乃是黑旋风师门秘传的武林绝学，自他出道以来，从未曾用过这套功夫对付敌人，这次是第一次使用。

白衣少女道：“对啦，这样打才有点味儿！”

白衣少女剑锋一转，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剑气如虹，耀眼生辉。黑旋风不为所动，待她剑尖堪堪刺到之际，忽地肩头一缩，左掌一拿，硬抢她的宝剑。一招之间，蕴藏着三种不同的手法，比刚才所用的空手入白刃功夫，更为奥妙雄奇！

哪料白衣少女这一剑看似刺他肩上的琵琶骨，待他出掌擒拿之际，却突然自偏旁刺出。黑旋风拿了个空，点穴指法迅即变为剑法，刺她捏着剑诀的左掌掌心的“劳宫穴”。他的攻势虽然顿挫，却仍然能够威胁对方。但白衣少女也并不如他所想象的急躁，黑旋风只觉微风飒然，白衣少女已是从他的身旁掠过！这一招双方都是别出心裁，结果仍是未分胜负。

刹那间只见四面八方都是白衣少女的影子，衣袂飘飘，剑花错落，就像有十几口明晃晃的利剑同时向他刺来一样。当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身法的轻灵，剑法的翔动，难以名状，难以捉摸！

黑旋风不觉也给她激起了好胜的念头，一声长啸，说道：“好，我再领教姑娘的轻功！”脚踏五行八卦方位，转眼之间，变换了十几个方位。白衣少女从四面八方进袭，依然是难奈他何！

激斗中白衣少女长剑一伸，黑旋风中指弹出，“铮”的一声，恰恰弹着她的剑柄。白衣少女借这一弹之力，脚尖一点，身子腾空飞起，在半空中挽了个剑花，以“鹰击长空”之势，凌空刺下，剑势铺开，黑旋风的身形已是给它笼罩！

黑旋风也当真是无愧这个绰号，身形一个盘旋，旋风似地从白衣少女头顶掠过，比她跃得更高。双方在空中交叉穿过，居然并没碰上。

双方落在地上，回过头来。白衣少女说道：“你以双掌对付我的长剑，

总算是很不错了。好，现在我已经领教过了你的本领，再见啦！”说话的神气，显得十分得意。

黑旋风听她的口气，好像是已经赢了自己，不觉一怔。忽地觉得胸口似乎有点冷意，低头一望，只见衣裳的当胸之处，裂开了纵横交叉的“十字缝”，不问可知这是给白衣少女的剑尖划开的了！

黑旋风一怔之后，说道：“姑娘慢走！”白衣少女柳眉一皱，回过头来，说道：“怎么，你还不肯认输吗？”

黑旋风说道：“姑娘剑法精妙，远远在我之上，我是甘拜下风。不过有一件东西，姑娘你可忘记带走了。”

白衣少女诧异道：“什么东西？”只见黑旋风手上捏着一支玉钗，已是向她递来。

这刹那间，白衣少女的脸上现出一抹羞红。原来这支玉钗正是她头上所戴的玉钗。

她以为自己胜了一招，却不知刚才在半空中交叉掠过之际，黑旋风却拔掉了她头上的玉钗。

黑旋风哈哈一笑，说道：“刚才不是姑娘手下留情，我的胸口早已开了窟窿。说起来还是你赢了我，我这小小的无礼，姑娘不会见怪吧。”

白衣少女想了一想，不觉也笑了起来，心道：“这倒也有趣，原来他的心思和我一样，彼此都是手下留情，点到即止。妙又妙在各出绝招，却又大家都没发觉。不过若是当真对敌的话，我那一剑未必刺得死他，他在我的天灵盖上打一掌，我焉能还有命在！”于是说道：“你不必讨我欢喜，今日你没有输，我也没有赢，咱们算是打个平手。”说罢，插上玉钗，转身就走。

黑旋风叫道：“姑娘，怎么你又要走了？”

白衣少女道：“咱们已经比试过了，当然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还有什么事？”

黑旋风道：“咱们还没有互通姓名呢。我叫——”

白衣少女道：“你不必向我通名，我知道你叫做黑旋风。”

黑旋风笑道：“这是江湖上的朋友给我的绰号。”

正想说出真名，白衣少女却道：“名字不过是个记号，既然大家叫你做黑旋风，我跟着叫也就是了。”

白衣少女不想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倒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黑旋风心里想道：“不知有多少人想要知道我的姓名来历，我说给她听，她却不要听！这姑娘的行径倒是古怪！”

白衣少女道：“你没有要问的吧？我走了！”

黑旋风连忙说道：“怎么没有？你可以叫我做黑旋风，但我叫你做什么？”

白衣少女摇了摇头，说道：“唉，你这个人真麻烦。不过，礼尚往来，你既然定要知道我的名字，好，就让你知道。”说罢，把衣角一翻，只见上面绣有一只燕子，在云中飞翔。

黑旋风瞿然一省，失声叫道：“你就是云中燕？”

白衣少女道：“不错。但这也只是我的绰号。”

黑旋风最初听得“云中燕”这个“名字”，是从丐帮的帮主陆昆仑那儿听来的。但陆昆仑却也不知这个“云中燕”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原来这个“云中燕”也是最近两年，方始在江湖上出现的人物。

像黑旋风一样，江湖中人谁也没有见过她的庐山真面。

但她的行径却又和黑旋风不尽相同，甚至还有相反的地方。

第一，黑旋风与金国朝廷作对，杀恶霸也杀贪官，杀金国的贪官更多。

云中燕杀恶霸，但却没听说她杀过金国的官儿。

第二，云中燕偷过武当、青城、嵩阳三大门派的剑谱。这三大门派都是中原武林的名门正派，即使是开玩笑，侠义道中人物也决不会开到这三大门派的掌门头上。黑旋风当然更是不会做这种事了。

这三大门派在失掉了剑谱之后，发现壁上画有一只燕子。

给她杀掉的恶霸的家里，每次事情过后，也都发现有燕子的“标记”。

也就是说她做“案”之后，例必画有一只燕子，和黑旋风现在所见的绣在她的衣角上的在云中飞翔的燕子一样。

第三，黑旋风还有正派中的人物知道他，虽然只是有限的几个人，但总不至于没人知道。

可是正派中的人物，却都不知道云中燕是谁。交游最广的丐帮帮主陆昆仑，曾经到处打听。也没得到任何线索可以追查她的来历。是以当陆昆仑和黑旋风提起“云中燕”时，根本就不知此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还要拜托黑旋风帮忙他打探。

总而言之，这个“云中燕”做过“坏事”也做过好事。由于她每次做案，都在暗上画有一只燕子，是以正邪中人，都叫她做“云中燕”。

不过“云中燕”所做的坏事，也只不过是偷正派的剑谱而已，除此之外，却没听说她有过什么恶行。

但也因为她做过这种事情，而又从未杀过金国的官儿，因此黑旋风虽然知道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人物，却从未把“云中燕”引为同道。也正是因此，他虽然两次得到“云中燕”的帮忙，却未猜想到是“云中燕”！

如今这个神秘的人物站在他的面前，承认了是“云中燕”之后，黑旋风不由得大为惊诧了。

“这个云中燕是何等样人呢？唉！真不知她是正是邪？”黑旋风心想。

除了她是正邪难辨之外，黑旋风还有一样感到难以置信的事情，这就是她怎能偷武当派的剑谱？

疑念方起，云中燕却又要走了！黑旋风连忙说道：“姑娘，我还想请教一件事情！”

云中燕道：“有话爽快的说，我最讨厌别人啰嗦！”

黑旋风道：“是。那就请恕我直言问你，武当、青城、嵩阳三派的剑谱是不是你偷去的？”

云中燕柳眉一扬，说道：“是又怎样？”

黑旋风道：“没怎么样，我只不过有点好奇罢了。”

云中燕道：“我还以为你是受了他们之托，要来向我讨还剑谱呢。”

黑旋风笑道：“青城、嵩阳暂且不说，只是武当门下，本领胜过我的就不知多少，何须用到我这无名小卒？何况我也没有这个胆量。”

云中燕噗哧一笑，说道：“你倒很会说话，明里是捧我，暗里是贬我！”

黑旋风道：“我对姑娘佩服得很，哪有这样心思？”

云中燕哼了一声，说道：“你我打成平手，你说武当门下的弟子都能胜你，那不是贬了我吗？嘿嘿，武当门下纵然高手如云，也不见得奈何得我。”

黑旋风道：“你的剑法比他们高，偷了他们的剑谱要来何用？”

云中燕道：“我欢喜就偷来玩玩，你管得着？”黑旋风心里想道：“哪有将这种当作儿戏的？”明知她不肯说真话，但却也不便再问下去了。

云中燕又是噗哧一笑，说道：“你不相信那就算了，反正我也不会告诉你的。对不住，我不能满足你的好奇心，少陪啦！”

黑旋风道：“是呀，我怎敢小觑姑娘。”

云中燕道：“你别以为我偷了他们的剑谱，就是想偷学他们的剑法。”

黑旋风道：“这个不用姑娘解释，我也明白。刚才你所施展的剑法，每一招都是别出心裁，没有和他们的剑法相同。嗯，不是我夸赞你，武当的剑法固然精妙，却又哪里比得上你！”

云中燕明知他是送给自己高帽，但奉承的说话听在心里，也是颇为舒服，笑道：“我不要听你的油腔滑调，但我却要问你，你好奇什么？”

其实黑旋风的好奇还不仅是要想知道云中燕何以偷了这三大剑法的剑谱，而是奇怪云中燕何以能够予取予携，偷了这三派的剑谱？

黑旋风暗自想道：“以她的本领而论，或者勉强可以和青城、嵩阳两派打成平手，武当派的掌门金光道长，她是决计打不过的，莫说武当掌门，就是武当四大弟子，也不见得就会输给她。”



#### 第四回 兵书的秘密

试想一派的剑谱，关系何等重要。武当派即算如何托大，剑谱不是由掌门金光道长保管也该由四大弟子看守，云中燕轻功再好，也决不能独自偷去的。“难道还有本领更强的人做她帮手？”黑旋风心想。

正自疑心难释，耳边已经听得云中燕说出“少陪啦！”这三个字了。

黑旋风心中一动，叫道：“姑娘且慢！”

云中燕道：“唉，算我怕了你啦，你这个人怎么老是纠缠不清？”

黑旋风笑道：“不是我和姑娘啰嗦，有个故事，或者你会高兴听听。”

云中燕道：“我哪有工夫听你讲什么故事？”

黑旋风道：“听了这个故事，可能对你很有好处。”

云中燕不觉也给他引起了好奇之心，说道：“有什么好处，你先说说！”

黑旋风道：“你喜欢偷剑谱来玩，那么如果有一样东西比武当派的剑谱更宝贵更难得的，你想不想找来看看？”

云中燕道：“是什么？”

黑旋风道：“是一部兵法。剑法不过是十人敌、百人敌，这部兵法则是一万人敌，你说是不是宝贵得多？”

云中燕噗嗤一笑，说道：“我又不做将军元帅，兵法要来何用？”

黑旋风道：“三大门派的剑谱，你偷了来不也是没用吗？世上难得的东西，到了自己的手里，总是有趣味的，你说是不是？”

云中燕给他说得不禁又笑了起来，说道：“你这人倒很有意思。原来你是想找我帮手偷东西，却想出了这样一片歪理来打动我。嘿，这倒对了我的脾性，你说正经的大道理可能我会厌烦，这样的歪理我却听得进去。但不知这部兵法是在何人手里，想必是个很扎手的人物了，否则你不会要我帮忙去偷。”

黑旋风道：“不是偷，是找。不过要找到这部兵法恐怕比偷更难。”

云中燕道：“越难越有趣。好，我现在倒是给你说动了心，决意帮你找了。这部兵法藏在哪儿？”

黑旋风笑道：“你猜我为什么要把和那些人的约会定在虎头岩上？”

云中燕恍然大悟，说道：“敢情就是藏在这虎头岩上？和那些人的约会不过是陪衬的，省得你多走一遭。”

黑旋风道：“也不一定就是在虎头岩上，不过总是在这梁山之中。”

云中燕道：“是谁人著的兵法？”

黑旋风道：“你要知道，那就听我说这个故事吧。”

云中燕道：“好，你说吧。”

黑旋风道：“你可知道梁山泊的故事？”

其时距离梁山泊的起义未到百年，梁山好汉的故事可说是妇孺皆知。云中燕冷笑道：“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在此聚义，替天行道，干得轰轰烈烈，谁个不知？哪个不晓？你当我是未出过闺门的女子吗？未出过闺门的女子也会知道！”

黑旋风道：“着呀，他们一百零八条好汉既然于得那样轰轰烈烈，后来却又何以烟消云散了呢？”

云中燕道：“这还用问，当然是给官军袭灭的了。扫平梁山的是北宋的大将张叔夜，对么？”

黑旋风道：“不，梁山泊的覆败，不是败给官军，也不是败在张叔夜之手。”

云中燕诧道：“这个说法我倒没有听过。那么你说，这又是为了什么？”

黑旋风道：“是由于宋江的一念之差！”

云中燕道：“如何一念之差？”

黑旋风道：“张叔夜带兵来打梁山，用诱敌之计，擒了梁山泊坐第二把交椅的玉麒麟卢俊义。这卢俊义本是个家财万贯的富豪，舍不得死，在受刑之下，就投降了。张叔夜再把卢俊义作为人质，招降宋江。宋江最顾手足之情，为了援救卢俊义，想出一个诈降的苦肉缓兵计，希望官军释放了卢俊义之后，再返梁山聚义。却不知这个‘诈降’的计策，正坠敌人的陷阱！如果不是由于宋江这一念之差，即使真降了一个卢俊义，那也无损于梁山的大局！所以我说，梁山之败，真正的原因，实在不是由于败给官军！”

云中燕听得津津有味，说道：“梁山好汉之中，不乏聪明才智之士，难道就没人看出敌方的陷阱，劝阻宋江？尤其是那位浑号智多星的军师吴用，宋江不是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吗？”

黑旋风道：“据说吴用泣血苦谏，无奈宋江却是下肯依从。后来，吴用和他说道：咱们是发过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兄弟，你这一去，只怕是凶多吉少，有去无回。但我也只好陪你去了。不过我只请求你延期一天。宋江感于他的义气深重，他本来是和张叔夜约好第二天去投降的，为了吴用的缘故，终于再拖了一天。”

云中燕道：“吴用要拖这一天做什么？”

黑旋风道：“吴用用这一天功夫，写了一部兵法。”

云中燕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你现在所要找的就是梁山泊军师吴用的这部兵法！”

黑旋风道：“不错，吴用写了一天一夜，写到五更时分，方才写成这部兵法。”

“写成之后，吴用就把鲁智深找来，把这部兵法付托与他。”

云中燕笑道：“什么人不好付托，却付托给这个花和尚？”

黑旋风正色说道：“你别看轻了这花和尚，这花和尚可是粗中有细，堪当大任的人。他的性子和李逵一样，纯真耿直，对梁山泊的事业最是忠心，但却没有李逵的鲁莽。是以吴用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这个花和尚最为合适。”

云中燕笑道：“你好像是那晚在吴用身边似的。”

黑旋风笑道：“我是学‘说书人’讲故事的口吻，不能不加油添酱，吸引听众。”

云中燕道：“好，想不到你还是一个出色的说书人，我已经给你的故事迷住了，你赶快说下去吧。”

黑旋风道：“吴用叫鲁智深把这部兵法埋藏在一个地方，说道：‘这部兵法是我毕生心血之所聚，明日我和宋哥哥去见张叔夜，只怕是有去无回的了。这部兵法我乃是想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但也不想它埋没太久，无人发现。金国将来必是宋国的大患，这部兵法若能落在一个未来的抗金首领之手，必有大用。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鲁智深道：‘你是要我保守这个秘密，待找到了合适的人，叫他来发掘这部兵法？’

“吴用道：‘不错，所以你现在必须逃下山去，找个寺院出家，仍然做

你的和尚。倘若找不到一个可以付托的人，你也得想办法把这秘密传之后世。’ ”

云中燕道：“我也曾听过一个传说，说是鲁智深在梁山覆灭之后，便在杭州的灵隐寺出家，如今杭州的六和塔下，还有鲁智深的金身法像。我去找没见到。但听你这么说，这传说竟是真的了？”

黑旋风道：“把这个秘密告诉我的人，说得有如耳闻目睹，我是宁可信其有的。”

云中燕道：“吴用为什么不叫鲁智深把这部兵法带出去？却要后人多费许多工夫找寻？”

黑旋风道：“梁山已在官军包围之中，当时吴用也是怕他逃不出去，何况埋在地下总比带在身上安全一些。”

云中燕道：“那么你知不知道它埋藏何处？”

黑旋风道：“我若知道，也不用请你来帮忙我一同寻找了。”

云中燕道：“梁山这样大，九十个山峰，方圆八百里，找这样一部兵法，岂非大海捞针。”

黑旋风道：“希望虽属渺茫，但也还有点线索可以作为依据。”

云中燕连忙问道：“什么线索？”

黑旋风心念一动，故意笑道：“你没兴趣听我把梁山泊的故事先讲完吗？”

云中燕道：“你讲得这么动听，我哪有不想听的道理？好，兵法之事，暂且按下。请你这位出色的说书人话接前文。”她模仿当时一般说书人的口吻，把黑旋风也逗得笑了起来。不过，黑旋风是个甚为细心的人，在她开玩笑的语气之中，却也看得出她那遮掩不住的想要知道这部兵法下落的心情。

黑旋风哈哈一笑，接下去说道：“话分两头，鲁智深私逃下山之后，第二天宋江便带了一众兄弟，去张叔夜军中，行他的‘诈降’之计。但也还有两个兄弟，不肯跟他去的。”

云中燕道：“是哪两个？”

黑旋风道：“一个是黑旋风李逵，一个是混江龙李俊。”

云中燕道：“李逵不是对宋江最忠心的吗？”

黑旋风道：“正因为他对宋江忠心，所以要为宋江准备一条后路，他说：哥哥你若回来，那就罢了。若不回来，俺就抡起两把板斧杀上东京，找那皇帝老儿要人！你要知道李逵固然是对宋江忠心，但他也是最反对招安的！”

云中燕笑道：“听来，你在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倒像是最佩服李逵呢。怪不得人家要给你一个相同的绰号了。”

黑旋风道：“人家给我这绰号，我可是惭愧得很，我怎么比得上梁山泊的那位黑旋风呢？”

云中燕笑道：“不用客气，我看你倒是比那位梁山泊上的黑旋风更加智勇双全。说下去吧，那个混江龙李俊又如何呢？”

黑旋风道：“李俊却和黑旋风不一样，他是打了独善其身的主意，后来听说是逃到海外，占了一个小岛，自立为王了。”

云中燕道：“这人无关宏旨，不必再说他了。宋江等人听说后来是给朝廷毒死的，是真的么？”

黑旋风道：“当然是真的了。宋江自以为用的是‘诈降’之计，却不知早已落在张叔夜的算计中。他和众兄弟到了张叔夜军中，当晚张叔夜盛筵招

待，就把他们一齐毒死了！最可惜的是智多星吴用，他早已猜想到酒中有毒，还是陪宋江饮了。（羽生按：梁山泊好汉的下场，稗官野史有几种不同说法。我这个也是杜撰的）但揆之史实，宋江并无征方腊之事，似乎也还可以言之成理。）

“张叔夜毒死宋江之后，叫卢俊义假传宋江的命令，把李逵骗下梁山，李逵虽然不肯到张叔夜军中，却也给毒死了。”

云中燕道：“可惜的不是智多星吴用，最可惜的应该是宋朝的皇帝老儿。”

黑旋风道：“此话怎说？”

云中燕道：“若然不是毒死宋江和他的一众兄弟，金人恐怕也不会这样容易得到北宋的江山了。”

黑旋风黯然说道：“你这话是说得最有道理。朝廷此事，当真是自坏长城。”

云中燕道：“不要慨古论今，我还想听你未说完的故事呢。”

黑旋风道：“对，我现在应该交代那位花和尚鲁智深了。”

“鲁智深知道宋江和一众兄弟都给毒死之后，以他的性格而论，我想他一定是痛不欲生，恨不得为兄弟报仇的。但由于身负军师的嘱托，只能隐姓埋名，在灵隐寺做了十几年和尚。”

云中燕道：“这可真是难为他了。后来怎样？”

黑旋风道：“后来他就这样寂寂无闻的了。”

云中燕道：“死了？那部兵法的秘密呢？”

黑旋风道：“他只留下四句偈语。据说他是在六和塔下，夜听潮音，忽然悟了‘大道’，留下四句偈语。就‘圆寂’了！”

云中燕道：“是哪四句偈语？”

黑旋风道：“这四句偈语是：坐看云起，卧听潮喧。道行完满，天心月圆。”

云中燕笑道，“第三句太俗，其他几句却又太雅，不像是鲁智深说的。”

黑旋风道：“或许他做了十几年和尚，火气早已收敛，吐属也和以前不同了。临终之际，忽然悟道，说出这样的偈语，也不奇怪。”

云中燕忽地笑道：“我明白了，鲁智深这四句偈语说的不是佛法，而是兵法，是有关那部兵法所藏之处的秘密。”

黑旋风道：“你怎么知道？”

云中燕道：“一个人临终之际，所挂念的当然是他认为最紧要的未了之事。尤其是鲁智深这样一个狗肉和尚，他肯耐着性子在灵隐寺守了十几年清规戒律，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吴用的嘱托。你想他‘圆寂’之时，心里难道当真会想佛法？”

黑旋风笑道：“在我看来，鲁智深比任何一个严守戒律的和尚更有‘慧根’，他才是真正可以肉身成佛的人。不过，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告诉我这个秘密的朋友，他也是这样想的。”

云中燕看了黑旋风一眼，说道：“你又为什么肯把这样一个重大的秘密告诉我？”

黑旋风道：“想借助你的聪明，参悟这个偈语，好找寻吴用那部兵法呀。”

云中燕道：“我又不是佛门弟子，哪懂参详佛偈。说到聪明，你才是真聪明呢。”

后面两句，突如其来，黑旋风不知她所指的是什么，不觉怔了一怔。

云中燕又道：“你我素昧平生，你不怕我找到了兵法，却瞒了你么？”

黑旋风道：“你不会的。”

云中燕道：“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黑旋风道：“因为你是汉人。”

云中燕心中暗笑，眉毛一扬说道：“哦，是汉人又怎么样？”

黑旋风道：“是汉人就决不会把这部兵法据为己有。”

云中燕道：“为什么？”

黑旋风道：“吴用这部兵法，是要帮助汉人抗金的，找到了这部兵法的汉人，除非他是甘心做金虏奴才的东西，否则怎会据为己有，而不拿去献给义军首领？”

云中燕道：“好，我承认你说得有理。但为你着想，你不觉得这样信任我是有点冒险吗？”

黑旋风道：“你我虽然素昧平生，但从你帮忙过我的这两件事情看来，我已经知道你的为人了。”

云中燕笑道：“或许我的为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好呢？”

黑旋风笑道：“那我就唯有冒点险了。不过，我相信我不会看错人的。”

云中燕听了这话，心里很是舒服，笑道：“你倒很有自信。好吧，那么咱们就该开始寻找了，但梁山这样大，却从何处找起？”

黑旋风道：“我想一定是在梁山泊忠义堂遗址附近的方圆十里之内。”

云中燕道：“何所见而云然？”

黑旋风道：“吴用兵法写成之夜，已是将近五更时分，才叫鲁智深帮他埋藏。以常理而论，他们必定要在天亮之前把这件事办妥。梁山泊重要的首领是住在忠义堂附近的，一个更次，岂能走得太远，是以我料它是埋在十里方圆之内。”

云中燕道：“忠义堂的遗址在什么地方，你已经知道了么？”

黑旋风道：“就在这座虎头岩上的平旷之处，估量可能是忠义堂遗址的地方也有数里方圆。大不了也不会出二十里的范围了。”

云中燕道：“二十里方圆之地两三个时辰可以走遍，不过要找寻一部兵法，纵然不似大海捞针那样困难，也是相当困难的了。”

黑旋风笑道：“若不困难，我何必请你帮忙寻找？好在有那四句偈语可以参详，说不定可以触景生情，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云中燕笑道：“这可就当真要讲缘法了。好，从这里开始，你往东面找寻，我走西面。明天天亮之时，在这里会合。”

分手之后，黑旋风思潮起伏，云中燕的背影没入林中看不见了，他仍是心乱如麻。

他这次灵机一动，临时请云中燕帮忙他找寻这部兵法，确实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他想起了云中燕刚才和他说话的神气，当他说道：“因为你是汉人”之时，云中燕反问他道：“哦，是汉人又怎么样？”那时，云中燕眉毛一扬，脸上似乎掠过一丝狡笑。

这句话的下半句应该是：“不是汉人又怎么样？”想至此处，他不由得心头一震，心里自己问自己道：“如果她不是汉人这就糟了，嗯，兵法上有所谓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策略，她敢反问这一句话，莫非正是要消除我的怀疑？莫非她当真不是汉人？”

一阵山风吹过，黑旋风清醒了些，随即又想道：“看来还是我太多疑了。不错，我是未曾听人说过云中燕曾杀金国的官吏，可是她曾经帮忙我窃取完颜长之的军事计划，偷了这样一份重要的军事计划，不是比杀掉百十个金国官吏对敌方的损失更大吗？她怎会是金人呢？当然是我的瞎猜疑了！”

又再想道：“我不是为了不知她是何等样人而烦恼吗？这可正是试探她的最好法子，明天一早，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唉，但为要释我心上的疑团，冒这样大的危险值不值得呢？”突然黑旋风发现了自己心底的秘密：“我为什么要这样急于知道她是何等样人？”想至此处，不由得脸上一热，心中一片茫然了。

云中燕在林中独自前行，同样的也是心潮起伏，久久难平。

云中燕心里想道：“想不到他对我竟是毫不猜疑，就这样的相信我。”黑旋风的影子早已看不见了，但却出现在她的脑海之中。那潇洒的举止，那风趣的言谈，好像在她心上留下烙印，令她心烦意乱，脸上发烧。

“唉，我现在可以和他联手，但只怕将来总有一天，我和他难免要处在敌对的位置。”云中燕心想。

忽听得水声漏漏扰乱她的思路，云中燕抬头望去，却原来山顶有一条瀑布，倒挂下来，流入山涧。那条山涧乃是在两峰夹峙之间。走得越近，水声越响。

云中燕心中一动，想起了鲁智深那四句偈语。这晚正是农历十五的晚上，此时已是三更时分，月亮将到天心。

云中燕心里念道：“坐看云起，卧听潮喧。道行圆满，天心月圆。第三句不理它，这偈语所说的情景，倒似乎是此时此地！”

山涧两旁乱石磷峋，但乱石之中却有一块大如圆桌、平滑如镜的石头，正好临流濯足。云中燕笑道：“且待我试一试。”

云中燕坐上那块石头，望上去只见云雾迷漫，梁山诸峰就像隐没在云海之中似的。轻云笼树，幻成各种景象，又好像云从树抄升起，迷漫山间。果然是在平地难见的奇景。云中燕心里想道：“云以山为体，山以云为衣。古人这两句话确实说得不错。但坐看云起的妙处我领略到了，却又与那部兵法有何关联？”

云中燕把双脚浸在水中，一种清冷的感觉令她感到甚为舒服。云中燕笑道：“卧听潮喧，且待我也试它一试。”

枕着石头，云中燕把身子躺下，瀑布冲击下来，冲击山涧，水声喧哗，果然像是潮声。云中燕心道：“鲁智深那晚决无闲情逸致卧听潮声，但那部兵法又决不能藏在水底的。这句偈语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心中疑团莫释，但听了一会，却给她听出有点异状来了。瀑布冲击的轰轰发声中，又好似有铮铮琮琮的琴声从地底升起，云中燕蓦地心头一动：“这附近必是有一处地下中空的！”跳起来四下察视，却又没有发现山洞。

偶然抬头一看，只见月亮正到天心。云中燕心道：“且待我照那偈语再做一遍。”重新躺在那平滑的石台上，忽见对面的石壁上，现出的影子，好似一条长臂，粗大的中指，伸得特别长。云中燕吓了一跳，仔细看时，却原来是一棵从悬崖上横伸出来的虬松，其中的一株树枝在石壁上的投影。

云中燕灵机一动：“莫非那‘中指’所指之处有甚古怪么？”当下仗着巧妙的轻功，爬上那个石壁。

石壁如削，长满藓苔，滑足不留，好不容易爬到那松枝投影之处，仔细

看时，也不过是长满苔藓的岩石，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

云中燕费了偌大气力，心有不甘，想道：“莫非这石壁上留有文字？”当下剥去苔藓，果然发现一个擘窠大字，是个“替”

字。

云中燕大为欢喜，连忙擦燃随身所带的火石，继续剥去壁上苔藓，凑近去看，依次发现一个“天”字，一个“行”字，一个“道”字，但却也仅仅只是这四个大字。没有其他小字了。

云中燕本来以为石壁上可能有吴用的留书，指示如何去找寻那部兵法的，不禁大为失望。心里想道：“替天行道，这本来就是梁山泊打出的旗号，刻在石上，也没有什么稀奇。”

正自心灰意冷之际，忽地发现“道”字和“行”字各缺一笔，初时还以为是一年深月久，字迹剥落，细看才知是本来如此的。

云中燕沉吟半晌，想道：“写字的人，为什么故意把道字和行字少写一点一勾呢？”突然灵机一动，心道：“鲁智深偈语中的第三句是道行完满，莫非这个‘道行’说的并非本义，而是指这石壁上的道行二字？但偈语是说道行完满，这里却偏偏都缺了一笔，什么道理？”

苦苦思索，许久许久，云中燕忽地得了个主意：“偈语说的既然是道行完满，我就替它补足吧。”

当下云中燕抽出宝剑，用剑刻字，补那两笔缺笔。在“道”字的左上方重重一戳，在行字的右下方斜斜一削，便成了一点一勾。

剑锋所至，奇迹忽现，当那一勾完成之后，忽听得“轧轧”声响，那块刻有“替天行道”的长方形石头似有松动之状，云中燕用力一掀，整块石头竟然给她揭了起来，现出一个洞口。

原来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之中有一个石匠出身的地巧星金大坚，善造机关，巧夺天工。当年吴用埋藏这部兵法之时，除了鲁智深之外，还有金大坚随行。石壁上的机关就是他布置的。

云中燕喜出望外，当下点燃一束松枝，便钻进去，这个洞黑黝黝的深不见底，云中燕不觉也有点害怕。但心里一想：“倘若给我找到这部兵法，可是一件天大的功劳。即使我不想领功，最少也可以得到爹爹的夸奖。”于是大着胆子下去。

到了下面，脚踏实地，只见洞中又有一个小洞，不过拳头般大小，有水流入，汇成一条小溪，从另一边的石罅中流出去。云中燕心道：“这山洞果然是在瀑布的下面。”

洞中央一块石上刻有“水云洞”三个篆字。

云中燕想道：“当年这个山洞想必是有出口的，在这洞中，可以观赏外面瀑布的奇景和山上的云海，所以名为水云洞，后来却给堵死了，但却不知那部兵法藏在何处？”

洞中有许多石钟乳滴下凝结成的石笋，有的肖人，有的肖物，但云中燕已是无心观赏了。一心在找那部兵法。

眼看手中的这扎松枝已经烧了一大半，兀是毫无线索可寻，云中燕心急起来，忽地想道：“水云洞中间是个‘云’字，鲁智深的第一句偈语是‘坐看云起’，莫非这句偈语也并非空泛的写景之辞？我何妨用刚才开洞的方法再试它一试。”

于是云中燕使尽浑身气力，在刻有“云”字的那块石头下面向上一推，

石头果然给她推动升了上空，现出一个长约一尺、宽约五寸的匣形缺口，伸手进去一摸，触着一件硬物，拿出来一看，是个檀香木的匣子，揭开匣子一看，里面果然藏有一本书。

云中燕大喜若狂，几乎就要大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蓦地一想：“还是不要给黑旋风知道的好。”其实在这山洞之中，外面又有瀑布，她就是放声大叫，黑旋风也不会听见的。

云中燕冷静下来，打开那本书一看，果然是一部兵书。而且翻了几页，就可以断定的确是梁山泊的军师吴用写的。

那几页写的正是有关几场战事的记载，有抗击“官军”的，也有和金兵交战的。其中写的如何对付金兵的战术尤其详细，例如如何破金兵善用的狼牙棒和“拐子马”等等。

当时金宋之间，大战虽未发生，但也不时有金兵入寇的了。据说梁山的人马，就曾打过金兵，当然这在“官书”上是没有记载的。但云中燕却也曾听得她的爹爹说过。据说后来岳飞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所用的战术就是从梁山的战术加以发展的。

云中燕不懂兵法，但却也知道这部兵法对她爹爹来说，胜于世上任何的宝贝。她心里想道：“得了这部兵书，要灭亡金国，那是更加容易了！”

松枝就要烧焦了，云中燕连忙收起那部兵法，藏在怀中，赶快出洞，爬到上面，抬头一看，只见朝阳方出，已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云中燕蓦地想起她是和黑旋风约好了在天亮的时候，在虎头岩见面的。“去不去见他呢？”她不想把这部兵法给黑旋风，可是又不想失约。“他这样相信我，我又岂可言而无信。但要我撒谎骗他，说是没找到这部兵法吗？唉，对一个这样相信我的人，我又怎好意思说谎？唉，还是不必去见他了！”

心里是这样想，双脚却向原路走去。忽听得黑旋风叫道：“云姑娘，云姑娘，你在哪儿？”

原来她已不知不觉走近虎头岩了。

云中燕瞿然一省，自己骂自己道：“我今天是怎么啦？一点小事都决断不下！为什么定要见他，向他交代？难道我还怕他恨我不成？恨就让他恨好了！”

黑旋风找不到这部兵法，他是一大清早就回到原来的地方等候云中燕的。

旭日初升，晨风动林。树林深处，黑旋风忽地隐隐见着白衣如雪，一棵古松的后面露出半边宜喜宜嗔的笑脸！

黑旋风又惊又喜，跳了起来叫道，“原来你是躲在这里和我捉迷藏！兵法找到了没有？别开玩笑，快出来吧！”

云中燕噗嗤一笑，说道：“谁和你开筑笑，对不住，我可要失陪啦。”

黑旋风连忙赶过去，叫道：“喂，喂！这不是开玩笑的事，那部兵法你到底找到了没有？”

云中燕道：“这样着急干嘛？好，老实告诉你吧，找到了，怎么样？”

她是一面说话一面飞跑的。黑旋风听了这话，喜出望外，叫道：“找到了赶快交给我吧！要比轻功，以后再比不迟。”

云中燕笑道：“是我找着的，为什么要交给你？”

黑旋风吃了一惊，叫道：“咱们不是说好的么？”

云中燕道：“谁和你说好的？你只是叫我帮忙你找这部兵法，并没有说



要我找到了交给你呀！”

黑旋风一想，果然是没有和她说过这样的话，不觉着急起来，叫道：“我是要拿去送给义军首领的，你别开玩笑，好不好？”

云中燕道：“你这人真啰嗦，要不要我告诉你第二遍，我不是和你开玩笑！”口中说话，脚底好像抹油一般，跑得更加快了。

黑旋风一面追一面叫道：“不是开玩笑，你要这部兵法做什么？”

云中燕笑道：“你不是说越难得的东西，偷到了手，就越有意思么？我要留下这部兵法玩玩，玩厌了说不定会送给你，你耐心等着吧！”

笑声响若银铃，云中燕当真是俨如燕子穿云，业已去得远了。

黑旋风的武功或许胜她少许，轻功却是比不上她。情知追不上了，不禁嗒然若丧，心道：“糟糕，糟糕，这回真是糟糕透了！我要试探她的来历，如今试探出了，这部兵法却也丢了！叫我有何面目去见陆帮主和陈大哥？”

可是他仍然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心里自己安慰自己道：“只怕她还是当真和我开开玩笑，逗我着急的吧？说不定过两天她就会交还我的。她曾经帮忙过我盗取完颜长之的军事计划，怎会是金人呢？”

云中燕的影子已经看不见了，她那张挂着一丝狡笑的俏脸却浮现在黑旋风的脑海中，黑旋风禁不住苦笑道：“你作弄得我好苦，开了这么大的玩笑，你现在可乐啦！”又再想道：“但愿真的是开玩笑还好，如果不是，唉——”想至此处，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不敢再想下去。心道：“她究竟是什么人呢？真是叫我猜想不透！”

云中燕是笑着下山的，但她的心里却并不是如黑旋风所想象的那样快乐。

当她回头一望，望不见黑旋风的时候，她的笑就不觉变成苦笑。

她捧着装着兵法的匣子，说也奇怪，初得到时的狂喜，如今竟是云散烟消，心中殊无快意之感。

她知道得了这部兵书，却失掉了一个朋友，从今之后，黑旋风是再也不会和她开玩笑，只能将她当作仇人的了！

得失之间，孰轻孰重？她回答不出，心里只是感到一片茫然。

一抹轻云笼水泊，数行秋雁向南飞。云中燕好像沾染了眼前的秋意，情怀萧索，顿兴思家之念，心道：“中原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还是回家去见爹爹吧。”

正在怅惘，独自前行之际，忽听得有个人喝道：“你就是云中燕吗？”

云中燕给这霹雳似的喝声惊醒，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魁梧的汉子站在她的面前。水泊旁边是高逾人头的芦苇，这个汉子从芦苇丛中走出来，恰值她正在心神不属之际，以致她竟然没有发觉。

云中燕正自没好气，心道：“且拿你这黑炭头消遣消遣。”便冷笑道：“是又怎样？”

那汉子大喝道：“你手上拿着的匣子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吴用的兵书，给我放下，或者我还可以放你过去！”

此言一出，云中燕倒是不禁一怔，心道：“想不到这个莽夫竟也知道吴用的兵法？”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汉子又喝道：“你是想和我打架吗？哼，我知道你有几分本领，但我还不屑和娘儿打架呢。”

云中燕把匣子一扬，说道：“好，你拿去吧！”突然骈指一戳，藉着那

个檀木匣子掩护，右手的指头从匣子下面伸出。意欲点了这个莽汉的麻穴，令他十二个时辰不能动弹。

云中燕本来不把这个黑汉子放在眼内，只因他说得出吴用的兵法，这才加多了几分谨慎。她以独门的点穴手法，又用了这样机诈的手段点出，以为这个鲁莽的汉子非着了她的道儿不可。

不料这个汉子虽然貌似鲁莽，手底的功夫却是非同凡响。只听得“咔嚓”一声，那汉子一手抓来，檀香匣子开了五个小孔！这还是他恐怕抓烂兵书，未敢用上全力的。

云中燕的点穴功夫虽然精妙，但见对方的大力鹰爪手如此厉害，只怕未曾点着他的穴道就给他抓碎腕骨，于是连忙缩手，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数丈开外。

那汉子抓不着她，也是不禁吃了一惊，心道：“吓，好快的身法！看来这云中燕确是名不虚传，我不能看轻她了。”

云中燕虽然没有给他抓着，但藏书的匣子给他抓裂，总是输了一招。她是个从来不肯吃亏的脾气，唰的便拔出剑来，说道：“黑炭头，亮出兵刃吧。打得过我，匣子给你。”

那汉子早已扑上前来，大怒说道：“哼，你这妖女敢捉弄我，我本来不屑和娘儿打架的，今天可是要破戒了！我何须用什么兵器，你尽管刺来吧！”

声到人到，双臂箕张，左臂长拳捣出，右手向她抓去。一拳一抓，全带劲风，势道的凌厉，实是非同小可！

云中燕知他拳脚的功夫了得，焉能让他近身搏斗。一个移形换位，剑如飞凤，立即斜刺他的左肋。

那汉子陡地一声大喝，双掌齐推，掌力激荡，隐隐挟着风雷之声，云中燕的剑尖竟然给他荡歪。云中燕吃了一惊，心道：“这黑汉子的内功之强，竟似还在黑旋风之上。打下去未必胜得过他，不如走吧。”

不料这黑汉子竟似知道她的心意，喝道：“小妖女，你想走可是不成！”七步之外，连环掌发，强劲的掌风震得云中燕脚步踉跄！

以云中燕的轻功，本来要走也不难的。但对方的劈空掌实在太过厉害，她若然转身一走，背后全无防御，只怕纵然能够逃跑，也是非得受点伤不可了。

云中燕一来是恐怕受伤，二来也咽不下这口气，冷笑说道：“你以为我真怕你不成，看剑！”

再度交锋，剑掌争雄，云中燕的剑法奇诡无比，往往从那汉子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那汉子的招数相形见绌，可是他却胜在内力雄浑，拳打掌劈，宛如巨斧开山，铁锤凿石，云中燕剑法精妙，却也近不得他的身子，总是给他迫得离身八尺开外。还幸亏那汉子也要防她奇诡的剑法乘虚而入，亦是不敢太过迫近。

剑掌争雄，各有千秋。那黑汉子杀得性起，高呼酣斗，一掌接着一掌，刚猛无伦。掌力催紧，势如排山倒海，荡得云中燕剑光流散，身子亦是飘摇不定。好像一叶轻舟在狂涛骇浪中挣扎一般。

云中燕使出了绕身游斗的战术，俨如惊鸿掠水，柳絮轻飏。虽是涛惊波紧，她仍是进退自如。不过，究竟吃亏在气力不及对方，数十招一过，剑法与身法的配合，已是不及初时的妙到毫巅，渐渐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了。

幸亏那汉子对她奇诡莫测的剑法也有点儿顾忌，只怕稍有不慎，就要给

她乘虚而入。云中燕给他迫得离身八尺开外，他也不敢太过躁进，双方各有顾忌的情形之下，云中燕这才能够勉强和他扳成平手。

雾散云开，阳光普照，芦叶滩头，蓼花汀畔，水色山光，伊似画图，在阳光之下，都豁然显露了。云中燕是一大清早下山的，不知不觉已是将近中午的时分了。

云中燕瞿然一省，心里想道：“再打下去，只怕黑旋风就要追来了。这黑汉子我已是胜他不了，怎能再加上一个黑旋风？嗯，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吧！可是怎样才能摆脱这黑汉子呢？”

那黑汉子似乎知道她的心意，双掌盘旋飞舞，攻得越来越紧，喝道：“你不把这部兵法交出来，就想走吗？哼，你走到天边，我追到天边！”

云中燕心里想道：“只要我能跑出百步开外，你要追也是追不上的了。”可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才能摆脱对方，跑出百步开外呢？那汉子的劈空掌力十分厉害，云中燕只怕未跑出十步之外，就给他背后来一记劈空掌，逃得脱也要受伤了。

激斗中那汉子一抓抓来，云中燕横剑一封，左手提的那个匣子几乎给那汉子夺去。云中燕蓦地得了一个主意，心道“有了”，当下使出一套绵密的防身剑法，逐步后退，边战边走，到了水泊旁边，忽地身形一个盘旋，冷笑着说道：“好，给你这部兵法！”冷笑声中，把手一扬，那个藏着兵书的檀香匣子已是给她抛在水泊之中！

这一下大出那个汉子意料之外，他怔了一怔，抢兵书呢？还是追云中燕呢？眼看那只匣子已是荡到波心，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这汉子无暇思量，“卜通”一声，就跳下水去。

幸亏水泊不比江河，水流平缓，那黑汉子也还粗通水性，匣子在水面载浮载沉，他游出十数丈之遥，终于把那只檀香匣子抓到手中。

可是打开来一看，里面却哪里有什么兵法？

羽生按：宋江事见宋史张叔夜传：“叔夜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撻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覘所向，‘贼’径趋海滨，劫钜舟十余，截虏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擒其副贼，江乃降。”这是“官书”，自然要为官军粉饰，诋毁梁山义军，而夸大官军战功，但即使是“官书”，也不能不承认“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撻其锋”的事实。其中说卢俊义（“副贼”受擒“江乃降”，大概是可信的史实。不过，稗官野史所说宋江受招安之后，“征四寇”（以方腊为首）的事却是假的。此事见宋史侯蒙传：“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至而卒。”（方腊，睦州青溪人。“青溪盗”即指方腊。）是则赦宋江以讨方腊，不过侯蒙曾有此议，并未实行也。

## 第五回 初出茅庐

原来这是云中燕“金蝉脱壳”之计，她刚才逐步后退之际，用衣袖遮掩，早已把匣子里的那本兵法拿了出来，抛掉的只是一个空匣子。只因她的手法太过巧妙，而且她又是边战边走的，那汉子要提防她的奇诡莫测的剑招，竟然没有发觉。这就中了她的“金蝉脱壳”之计了。

黑汉子爬上岸来，气得破口大骂。云中燕远远地扬声笑道：“你自己以为这匣子藏的是兵法，我说过是兵法吗？”

黑汉子一想不错，云中燕当时只是反问“是兵法又怎么样？”可没有说过匣子里藏的是兵法。

他是个直肠汉子，不懂机谋，但却亦非糊涂透顶，心里想道：“大概不会只是她一个人来找兵法的，想必还有同伴。她故意拿着一只好像藏书的匣子，引人注目。那本兵法却是在她同伴手中？”再又想道：“如果我猜得不对，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了：吴用那部兵法尚未给她找到，她是故意乱人耳目的。嗯，不管这两个猜法哪一个对，我到梁山看看，总不吃亏。”

他自作聪明，以为必有一样猜中。果然未走到梁山山脚，就碰见一个人刚刚从山上下来。

黑旋风从梁山上垂头丧气地走下来，忽见一个黑汉子，手上拿着一个匣子正在向他走来，不由得大吃一惊，正要发问，那黑汉子已是陡地一声喝道：“好小子，给我站住！”

黑旋风叫道：“你是何人？这匣子是从哪里得来的？”

那黑汉子也叫道：“你是不是和云中燕在一起的？”

两个人同时向对方发问，黑旋风怔了一怔，心道：“这人知道云中燕到了梁山，他是什么人呢？云中燕的本领非同小可，不信他能够在云中燕手中夺得这部兵书？那么是云中燕给他的了？他是云中燕的接赃伙伴？嗯，但愿云中燕不是金人，但若是金人的话，这人就是我的敌人了。不管如何，这部兵法可得先抢过来！”

那黑汉子是个霹雳的性子，喝道：“你耳聋了吗？快说，云中燕是不是刚才与你同在梁山？”

黑旋风道：“是她叫你来找我的吗？哼，你是什么人？”他还只道这人是来找他晦气的。

那人喝道：“老子可不耐烦和你啰嗦，你快答我！是或者不是！”

黑旋风心头火起，冷笑说道：“是又怎样？”

两人彼此猜疑，黑旋风话犹未了，那人已是一掌向他劈下来了！

黑旋风怒道：“我还未曾见过这样蛮不讲理的！”那汉子道：“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只听得“蓬”的一声，双掌相交，黑旋风掌锋斜掠，反手便点他的腕脉。那黑汉子身躯一矮，长拳捣出，黑旋风身手何等敏捷，一掠即过。那汉子只觉虎口一阵火辣辣的作痛，原来他虽然没给点着穴道，但已给黑旋风的指尖刮了一下。

但黑旋风也并没占到便宜，他在那汉子身旁掠过，想要回身反扑，却是不由自己地打了两个盘旋。

原来那汉子的掌力十分刚猛，而且一掌拍出，蕴藏着三重劲力，若然硬打硬接，黑旋风是打不过他的。但黑旋风却有刚柔兼济的功夫，双掌一交，

就把对方的力道卸了一半。变招敏捷，也在那汉子之上。

可是由于那汉子的一掌拍出蕴藏有三重劲力，黑旋风卸了一半，第二重的劲力对他已无影响。但第三重劲力却在他刚要反扑之际发作了，黑旋风连打两个盘旋，为的就是要消解他这第三重劲力。

双方对了一掌，各有千秋。不过，表面看来，却是那汉子吃了点亏。

那汉子大怒喝道：“哪里走？我和你打三百回合！”他要打三百回合，可知他亦是颇有自知之明，知道黑旋风是个劲敌，只有斗到双方筋疲力倦之际，才有希望可以取胜了。

黑旋风道：“打就打，谁还怕你不成？你不讲理，我更是不讲理的祖宗！”

那汉子一声大喝，声如霹雳，身形侧立始弓，双掌平推似箭。黑旋风饶是内功深厚，给他这一喝，耳鼓亦是嗡嗡作响，甚不舒服。黑旋风接连用了“分花拂柳”和“如封似闭”两招，方始化解了他这一招金刚手。那汉子又是一声大喝攻过来了。

黑旋风道：“你鬼号什么？”那汉子道：“你不爱听，尽可堵上耳朵。”把黑旋风弄得啼笑皆非。

那汉子每一发掌，就是一声大喝，掌力也是一掌比一掌沉重。好像他这一声大喝，不仅可助声威，还可以增加气力似的。

斗了一会，那汉子忽道：“我不想占你便宜，你怕输了给我，尽管亮剑出鞘。”黑旋风怔了一怔，心道：“他占了我什么便宜了？”随即恍然大悟：“是了，他天生的嗓子比我响，想必是他认为他的喝声已是占了我的便宜。”于是说道：“你的掌法还未使全，我又何须用剑？”

那汉子怒道：“你敢看不起我？”黑旋风道：“这倒不是。我想见识你的全套掌法。”那汉子听了这话，似乎甚为受用，又是大喝连声，双掌暴风骤雨般的攻过来了。

黑旋风起了疑心，想道：“这人倒是直率可爱，不像是金虏的鹰爪。”但那汉子的攻势正在加强，黑旋风只好用心应付他的攻势。

两人的掌法各有所长，一个是金刚猛扑，一个是绵里藏针。那汉子的招数不及黑旋风的精妙，好几次遇上险招；但由于他的内力较胜一筹，黑旋风也怕给他打着，好几次想抢那只匣子，都未能得手。

剧斗中，那汉子忽地把匣子丢在地上，一脚踏个稀烂，喝道：“好，跟你打个痛快！”似乎是嫌这只匣子碍手碍脚，故而把它踏碎。

黑旋风本来以为匣子里有吴用那部兵法的，突然见他踏碎，不觉吃了一惊。待看清楚地上只是木头碎片，不由得更是疑团满腹。

“他若是云中燕的接赃伙伴，云中燕决不会把空匣子给他的。”黑旋风心想。蓦地想起一个人来，连忙跳出圈子，叫道：“你是不是绰号叫轰天雷的凌铁威！”

那汉子呆了一呆，叫道：“你怎么知道我的绰号？你是谁？”

黑旋风笑道：“我也有个绰号，江湖上的朋友叫我做黑旋风。”

那汉子叫道：“你就是黑旋风，真的吗？呀，你何不早说？”

黑旋风笑道：“你一见面就和我打架，叫我怎能张嘴。”

那汉子露出十分诧异的神色，说道：“好，我姑且相信你是黑旋风，但你就是黑旋风，也不应该知道我的绰号呀！我与你不同，你这绰号在江湖上已是极为响亮，人家知道，一点也不奇怪。我这绰号，却只是从小和我一同玩耍的村子里的几个小朋友叫出来的，隔了一条村子的人都不知道。”

黑旋风道：“不见得吧？据我所知，就有一位江湖上鼎鼎大名的老英雄知道你的绰号。”

那汉子道：“是谁？”

黑旋风道：“丐帮的帮主陆昆仑？”

那汉子“啊呀”一声叫了出来，说道：“原来你是陆帮主的朋友？”

黑旋风道：“朋友二字高攀不起。在陆帮主跟前，我只是一个晚辈。”

原来这个绰号“轰天雷”的凌铁威，他的曾祖父也正是绰号叫做“轰天雷”的梁山泊好汉之一的凌振。

凌振善于制造火炮，武艺却是普普通通。凌铁威的武功并非得自家传，而是他父亲的世交——也是梁山泊好汉之一的“霹雳火”秦明的后人——秦虎啸教他的。秦家凌家住在一条村子。秦虎啸教他的才是秦家家传的“霹雳掌”功夫。

秦虎啸自己也有个孩子，名叫秦龙飞。年纪和凌铁威相若，性情却差得多。秦龙飞聪明伶俐，很小的年纪就会出主意，捉弄人。凌铁威就是常常给他捉弄的对象。但说也奇怪，聪明的孩子练武功却不及笨孩子，父亲教他，他一学就会，就是不肯用功。一有空就溜出去玩耍，和别家的孩子闹得不亦乐乎。凌铁威自知资质鲁钝，恐怕学不会挨师父责骂。师父教一遍，他私下里就要练上十遍百遍。

孩子们玩耍总是免不了吵架打架的，秦龙飞常常把凌铁威拉去帮他打架，凌铁威有理就帮他，没理呢，就和别家的孩子打架过后骂他。为什么他没理，凌铁威也会帮他打架呢？因为秦龙飞总是有办法叫得他帮忙的，往往过后凌铁威才发觉是秦龙飞不对，这就忍不住要大骂他了。

凌铁威嗓子粗壮，骂起人像打雷一样，秦龙飞就叫他做“轰天雷”。秦龙飞是知道他的曾祖父绰号的，给他取了个相同的绰号，大概是一来觉得很适当，二来也是取笑凌铁威这个“轰天雷”乃是祖传。别家的孩子不知就里，却也都跟着叫了。弄得后来，他的父亲也知道自己的孩子有这个绰号了。

丐帮帮主陆昆仑是凌铁威父、师的好朋友，有一年陆昆仑到秦家作客，那几天凌铁威的父亲也住在秦家陪他。第一天就碰上了凌铁威和人家的孩子打架闹事，给人家的父兄揪上门来禀告他的师父。未到门前，远远的就听见凌铁威大声吵闹，和村里的闲人哄笑声：“轰天雷又闹事了。”幸亏秦虎啸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知道准是凌铁威受了自己的儿子之累。秦龙飞早已躲起来了，秦虎啸叫家人把他找来审问，果然所料不差，这次又是秦龙飞唆使的。

秦虎啸把儿子责打一顿，过后长叹道：“我的爷爷绰号霹雳火，我倒宁愿我的孩子像他爷爷的脾气，不愿他仗着小聪明作弄人。唉，凌大哥，你的孩子强爹胜祖，我这孽畜却是秦家的不肖之子了。”

凌铁威的父亲另有感慨，待那些人走后，当着两个老朋友的面教训儿子：“你的太爷爷绰号轰天雷，是因为他善制火炮，不是因为他的脾气暴躁。你太爷爷制火炮是帮梁山好汉替天行道，也就是做侠义的事情，你懂不懂？制火炮这门功夫凌家已失传了，但凌家的家风不能失传！我要你跟秦伯伯学武艺，就是要你学成本领，才能学你太爷爷的榜样替天行道。你没学你太爷爷的榜样，人家也叫你做轰天雷，你不惭愧吗？”

秦虎啸点了点头，喝令他的儿子跪下，说道：“听着，这也是凌伯伯对你的教训。你们两人都要记住！”

陆昆仑在秦家住了几天，这两个孩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黑旋风就是从陆昆仑口中知道轰天雷的来历的。

那天陆昆仑和他谈起江湖上的后起之秀，最先谈及的是神秘莫测的云中燕，跟着就提到凌家、秦家这两个孩子了。

陆昆仑说道：“这两个孩子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年纪大约和你差不多，不过秦虎啸尚未放心让他们闯荡江湖。但我敢断定，如果他们一出江湖，定然会闯出大大的‘万儿’来的。尤其是‘轰天雷’凌铁威，说不定终有一天会成为‘一雷天下响’的人物。”

黑旋风问道：“依老前辈的眼光看来，这位绰号轰天雷的凌兄，比云中燕如何？”

陆昆仑笑道：“你问的是武功还是人品？若论人品，我虽然未见过云中燕，但总觉得她的行事诡秘，不似一个正大光明的侠义道人物。凌铁威朴实诚厚，将来必定可以成为一个人所钦敬的大侠，这两个人的人品，恐怕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若论武功，他们两人也恐怕是各有千秋。云中燕的武功我未见过，但据你所说，她的轻功似乎是远在轰天雷之上。不过，轰天雷却是天生异禀，在我所见过的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后一辈英雄之中，恐怕没有谁的内力比得上他的深厚了。”这话当然是包括黑旋风在内，黑旋风听了，不禁骇然。

陆昆仑接着说道：“那一年他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秦虎啸叫我指点他运动劲使力的功夫，我试他的掌力，逐渐将我喂招的掌力加强，他已经可以接到我三成的掌力，现在时隔十年，恐怕我的伏魔掌力是比不过他的霹雳掌力了。”

他谈得兴起，接着又笑道：“秦家的霹雳掌，传到凌铁威，这才算名副其实。凌铁威是天生神力，又是天生的一副粗壮的嗓子，喝起来就像打雷一样，秦虎啸因人施教，教他每发一掌就吆喝一声，使内力更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儿子反而没有这套功夫。

“依我看来，在后一辈的人物之中，恐怕只有你才能够和他打成平手。他的内力比你深厚，但吃亏在他未能刚柔兼济，又欠缺了一些机智，如果是初出道的話，恐怕更是只会笨打，那么说不定就是云中燕也可以赢他了。”

黑旋风刚才就是因为见到凌铁威那种声威慑人的掌法，猜到他就是陆昆仑所说的那个“轰天雷”的。

且说凌铁威在听得黑旋风说出了陆昆仑的名字之后，这才相信他的确是黑旋风。当下唱了个肥诺，却仍是露出疑惑的眼光，问道：“你既是黑旋风，何以又和云中燕在一起？”

黑旋风笑道：“我也正想问你呢，这云中燕究竟是什么人，为何我不能和她一起？”

轰天雷虎眉一皱，说道：“什么，原来你还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吗？那你们怎样会走到一起的？”

黑旋风道：“我只知道她是曾经帮过我两次忙的恩人。”

轰天雷诧异道：“她帮了你什么忙？”

听了黑旋风说的那两件事情，轰天雷更是诧异了，说道：“这可就真是奇怪了，这妖女居然会帮忙你盗取完颜长之的军事计划！哼，若不是我确实知道你是黑旋风，我都不敢相信你的说话呢。”

黑旋风道：“凌兄，你这么说，想必你一定知道她的来历的了。她究

竟是什么人？”

轰天雷摸了摸脑袋，说道：“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呀！”

这一回答，弄得黑旋风啼笑皆非，心道：“闹了半天，原来你也是莫名其妙。”当下说道：“既然你也不知，何以你口口声声叫她妖女？”

轰天雷道：“我不知道她的来历，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不过，我知道她不是汉人。她不是汉人，却要来梁山偷吴用的兵法，不问可知，定是要拿来对付咱们汉人的了。她和汉人作对，这还不是妖女么？”

黑旋风忍住笑说道：“说得不错。但你还没有说明你是怎样知道她不是汉人的呢？还有，你又从何得知她是要来偷盗吴用的兵法的？”

轰天雷这才发觉自己说了半天，还没有将主要的事实说出来，如何能够证明云中燕便是“妖女”？不禁也笑了起来，说道：“你莫笑我糊涂，我的脾气一向是这样急躁的。我恐怕你不相信她是妖女，非得先说得你相信不可。好了，现在你相信了，我这就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她来梁山盗取兵法的吧。”其实黑旋风也还没有向他表示相信，只是说他的推论不错而已。

轰天雷坐了下来，说道：“你知道梁山好汉之中，有一个时迁吗？”

黑旋风笑道：“神偷时迁，谁不知道？时迁偷鸡的故事，‘说书人’是最喜欢拿来说的一个故事呀！”

轰天雷道：“我有个时叔叔，名叫时一现，正是时迁的后人。但他可是从来不偷鸡的，要偷也只偷金银珠宝。”

黑旋风笑道：“他名叫时一现，自必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偷了。神偷身手，当然不是偷鸡。”

轰天雷道：“那也不见得，饿了也要偷的，时迁不就偷过吗？不过他从没挨过饿，所以不偷。”

黑旋风极力忍住笑道：“是，是。你先说他偷东西的故事吧。”

轰天雷道：“有一天，时叔叔看中三个肥羊，你知道肥羊的意思吗？”

黑旋风笑道：“江湖上的术语，大概我还懂得。是不是有油水的客商？”

轰天雷道：“不是客商，是三个女真鞑子，敢情还是官儿，穿的却是平民衣服。不过有油水倒是不假。时叔叔是个大行家，一眼就看出他们身怀珠宝。”

黑旋风道：“后来怎样？”

轰天雷道：“时叔叔就暗中缀上他们，晚上便到他们投宿的那间客店施展妙手空空的绝技。不料却因此偷听了一桩秘密。”

黑旋风道：“是不是有关那部兵法的秘密。”

轰天雷说道：“不错，你怎么一猜就着。”

黑旋风道：“你不是要告诉我你如何知道云中燕是来找寻兵法的吗？想必是和此事有关的了。”

轰天雷接着道：“时叔叔正想把鸡鸣五鼓返魂香吹进去，刚好就听得他们谈论这桩事情。

“一个说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部兵法倘若找了出来，对咱们可是有莫大的好处。’

“一个说道：‘咱们到梁山去恐怕不便吧。人家一看，就知道咱们不是汉人，山东梁山一带，又是那些自命绿林豪杰的出没之所，其中不乏武功高明之辈呢。比如琅玕山的李思南、褚云峰和谷涵虚他们，随便碰上一个人，恐怕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



“一个说道：‘你顾虑得也有道理，琅玕山和梁山虽然相去数百里，但听说他们的人却是时常会到梁山这一带来的。’

“最先的那个鞑子说道：‘这样好的立功机会，难道咱们就放弃不成？’

“毕竟还是最后说话的那个鞑子最有办法，他说：‘有了，有了。咱们请云中燕来。她像汉人，轻功又好，就算遭遇意外，她也可以逃得脱。’

“此言一出，其他两人都是齐声说好。时叔叔也就没有再听下去了。这件事情关系太大，他怕打草惊蛇，本来唾手可得的珠宝也不要啦。”

黑旋风道：“既然如此，那么云中燕就是金人了。奇怪，她为什么会帮忙我偷完颜长之的军事计划呢？”

轰天雷道：“不，她究竟是不是金人，时叔叔也还未知道呢！”

黑旋风道：“你不是说那三个肥羊是女真鞑子吗？”

轰天雷道：“时叔叔另外又发现了一个秘密。”

黑旋风道：“什么秘密？”

轰天雷道：“时叔叔起初以为那三个肥羊都是女真鞑子，后来才知道不是。”

黑旋风道：“怎样知道的？”

轰天雷道：“他们用女真话夹杂着汉语交谈，但时叔叔却听出他们的乡音各个不同。对啦，我忘记告诉你，时叔叔不但是个妙手神偷，而且他还是精通各方言的。蒙古话，女真话，契丹话，他是无一不懂。”

黑旋风道：“他听出了那三个人的国籍来了？”

轰天雷道：“不错，他说只有一个是女真鞑子。另外两个，一个是蒙古人，一个是契丹人。而且那个女真人是大都口音，蒙古人则是和林口音。不论他们说的是女真话还是汉语，他们的乡音总是改变不了。至于那个契丹人是什么地方的，他就分辨不出来了。只知道他一定是契丹人。”

黑旋风若有所思，半晌说道：“和林是蒙古的行都，其中一个蒙古和林人氏，恐怕是蒙古大汗派出来的武士也说不定。”

轰天雷道：“但也有一个是大都人氏，大都是金国的京城，难道这人也是金国鞑子皇帝派出来的武士不成？蒙古和金国虽然订了和约，但也还是敌国呀。”

黑旋风道：“我只是如此猜想而已。嗯，这件事情的确是有点奇怪。”

轰天雷道：“这三个人一致赞同请云中燕去找兵法，他们敢于把这样重大的秘密告诉云中燕，云中燕当然是他们自己人了。所以云中燕可能是金人，可能是契丹人，也可能是蒙古人，但总之不是汉人！”

黑旋风默然不语，过了一会，才缓缓点了点头，说道：“你说得不错。我一直以为她是汉人，是我走眼了。”

轰天雷道：“那部兵法她究竟到手了没有？”

黑旋风颓然说道：“我不知道。她对我说是已经到手了的。”

轰天雷道：“这妖女怎会说实话，或者她是有意骗你，让你死了这条心的。”

黑旋风苦笑道：“但愿如此。但我在她走了之后，也曾在那方圆十里之内再找一遍，什么也没发现。你若有耐心，不妨再去寻找。”

轰天雷笑道：“我可没有这个大海捞针的耐心。我只是想趁现成，让云中燕取了这部兵法之后才抢她的。谁知只是抢到了一个空盒子，究竟是虚是实也不知道。”

轰天雷接着说道：“时叔叔把他无意之中偷听来的这件秘密告诉我的师父和爹爹，他们两位老人家商议，他们出面到梁山寻找不大妥当，因为他们和时叔叔都是在江湖上有名头的，而且女真鞑子只怕也有人知道他们是梁山后人，他们一在江湖出现，定然惹人注意。”

黑旋风笑道：“所以就让你出道啦。”

轰天雷面上一红，说道：“其实秦师弟比我聪明得多，但师父他老人家却不肯让秦师弟来办这件事。我的霹雳掌还有两招尚未练够火候，师父却要我出道了。”

黑旋风不知道他的“秦师弟”是何等样人，笑道：“幸亏你那两招霹雳掌尚欠一些火候，否则我刚才恐怕要给你打伤了。令师让你出道，当然是相信你能够担当大任。”

轰天雷苦笑道：“我却弄得一无所获，还给那妖女戏耍一番，可真是没面目回去见爹爹和师父呢。”

黑旋风道：“你到梁山找寻兵法这件事情，丐帮的陆帮主知不知道？”

轰天雷道：“我出来之后，还没有见过陆帮主。”

黑旋风道：“我想重往大都去找陆帮主，把这次事情告诉他。希望他能够帮忙咱们打听打听。”

轰天雷笑道：“你还以为那云中燕是好人吗？”

黑旋风道：“她当然不会是咱们的人了。不过也总得知道她的来历呀，我把这新的线索告诉陆帮主，他们丐帮弟子遍布天下，或者可以根据这新的线索，打听出一点东西。凌兄，你呢，你上哪儿？”

轰天雷道：“陆帮主是我世伯，本来我也是应该去拜见他老人家的。但爹爹要我先到浙东青田去走一趟，不能奉陪了。”

黑旋风道：“青田有一位名武师吕东岩，听说今年正是他的六十大寿。凌兄可是给他拜寿去的？”

轰天雷道：“不错，他和家父家师也是世交。不过我仅是小时候和他见过一面，离现在也有十多年了。”

黑旋风道：“既然如此，咱们就此别过。”

轰天雷道：“见了陆帮主，请你代我问候一声。”

黑旋风道：“我会的。最好你拜寿之后，能够马上赶来，咱们还可在大都相会。”

轰天雷道：“我也希望这样。”走了几步，忽地想起一事，回过头来叫道：“我真糊涂，我还没有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呢？你叫我凌兄，我总不能老是叫你黑旋风呀。”

黑旋风忍住笑说道：“我姓风，名天扬。不过，请你别把我的真姓名告诉外人。”

轰天雷道：“我明白。风兄，咱们后会有期。”

其实他还是并不怎么明白，为什么黑旋风不想让自己的真名实姓给外人知道。他想到的只是：黑旋风是和金国朝廷作对的人，杀过不少金国的贪官污吏，真姓名给人知道，多少就有点顾忌了。却不知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却还有另一个原因，是黑旋风暂时还不愿意让他知道的。

轰天雷第一次出道，就结交上这样一个名满江湖的朋友，而且这个朋友又这样相信他，把不想给外人知道的姓名告诉他，他的心里不由得热呼呼的感到友谊的温暖了。

黑旋风的背影已经看不见了，轰天雷还是依依不舍地朝他所走的方向望去，心里想道：“若不是爹爹一定要我上浙东拜寿，我和黑旋风同往大都，这该多好！”

蓦地心头一动，想道：“爹爹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给吕东岩老伯拜寿呢？”

轰天雷性情纯朴，可也并不是傻小子，虽然有时有点傻气。

按理说，吴用这部兵法关系重大，倘若轰天雷能够夺获这部兵法，他的父亲应该叫他马上回家才是。如果是给云中燕拿去了，他抢不回来，也该回去报一个讯。可是他的父亲却要他先上浙东拜寿，宁愿让他多冒这一段路的风险。为什么呢？

不错，吕东岩是他爹爹的好朋友，好朋友做六十大寿，他的爹爹不能够亲自前往拜寿，叫儿子去也是应该，可是祝寿事小，怎能和吴用这部兵法相比呢？

轰天雷一路寻思，不知不觉就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来了。

那天晚上，他的父亲和师父商量叫谁去梁山拦截云中燕，抢夺那部兵法。他和师弟秦龙飞站在一旁，听候吩咐。

秦龙飞很想去，向父亲一再请求。他也帮忙师弟说话，因为他觉得师弟比他聪明，师弟去办这件事情，定会比他更好。

可是师父却选中他，他的父亲起初替他谦让，但也没有坚持，在师父说了“还是威儿老成可靠”之后，他的父亲也就不作声了。

他是知道师弟的脾气，心想这一定会引起秦龙飞的多心。果然走了出来，就给师弟冷嘲热讽一番，说什么他可以趁此大出风头啦，又说什么“我的爹爹看小我，想不到你的爹爹也看小我。爹爹说我轻浮不可靠，你的爹爹连给我挽回面子的说话也不肯多说一句”等等。

轰天雷忍着一肚皮气，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就去问他父亲，为什么不帮他的师弟说话。

他的爹爹叹了口气，说道：“就是因为你的师弟太过聪明，所以我们放心不下。”轰天雷诧异道：“此话怎说？”他爹爹道：“这几年来，你们闹出的事情比较少了。但小时候，是你闯的祸多，还是他闯的祸多？”轰天雷道：“差不多都是他闯的祸，但大半却是由我承担。”

他爹爹道：“对呀，那你能想想，小事他都不敢负责”，还怎能指望他担当大事？”轰天雷呆了一呆，半晌说道：“不错，师弟是喜欢作弄人，但此去可能是要和那个云中燕勾心斗角的，他的聪明，不是正可以派上用场吗？”

他的爹爹摇了摇头，说道：“就怕他有的只是一点小聪明。村子里的孩子比不过他，由得他作弄。到了外面，倘若碰上比他更聪明的人，他就容易落入别人的圈套了。反不如没有机心的人，但对做人处世却有坚定不移的宗旨的，才不会上别人的当。”看看儿子似乎还不大明白，接着说道：“比如说你吧，你碰上你认为不对的事情，是不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让步的？”轰天雷道：“不错。”想了一想，又道：“不过，我对师弟有时却是例外。”

他的爹爹笑了一笑，说道：“当然你也还有缺点，不过，你能够分别是非，择善弃恶，这就是你胜过师弟的地方了。只有聪明而没有做人的宗旨，有时受到别人的威胁利诱，就容易上当，这点我却是信得过你的，初时我为了对老朋友客气，你的师父不许儿子去，我还帮你师弟说话，其实这也是不对的。古人说内举不避亲，既然我觉得你去更适合一些，我何必再客气呢。你也应该懂得当仁不让的道理啊。好，如今此事已成定局，不谈你的师弟了，

和你说说正经的事情吧。”

轰天雷听了这番道理，还不大想得通，不过也隐隐觉得是有道理，便道：“我是初次出道，有什么要注意的，请爹爹吩咐。”

他爹爹道：“江湖经验是教不来的，只能积聚，找那部兵法，恐怕大半也是凭机缘，我不敢对你存太大希望，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情。”

轰天雷道：“什么事情？”

他爹爹道：“吕东岩伯伯，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见过他的。”

轰天雷想了许久，才记起来，说道：“是不是会用烟杆点穴的那位吕伯伯？”

他的爹爹道：“不错，就是这位吕伯伯了。我和他是老朋友，但这十多年来却没有见过面。你的吕伯伯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前几年你的时一现伯伯见过她，听说人品面貌和武功都很不错，只怕你还比不过她呢。”

轰天雷有点纳罕，说道：“爹爹，你和我谈吕家伯伯和他的女儿，这和我此次要去办的事情有什么相干？”

他的爹爹说道：“八月十九是吕东岩的寿辰，今年正是他的六十大寿。今天是七月初五，还有一个多月，你办了梁山这件事情，刚好赶得上。唉，找寻吴用那部兵法，咱们只是尽人力而听天命罢啦，多半是得不到的。”

轰天雷道：“倘若侥幸给我得到呢？”

他的爹爹道：“不管你得不得到那部兵法，都要上浙东给你的吕伯伯拜寿。”

说至此处，拿出一封信来，交给儿子，说道：“这是我给吕东岩的亲笔书信。你把它贴身藏好，切莫失落。如果你当真侥幸得到那部兵法，见了吕东岩之后，先让他看我这封信。看过了信，如果他对你甚为亲热，把你当成子侄一般，你可以将这件事情告诉他。如果他对你客客气气，只是把你当作普通客人一样看待，那就不必告诉他了。吃过了寿筵，马上回家。”

轰天雷道：“爹，你不是说吕伯伯是你的好朋友吗？怎的你会以为他可能对我冷淡？”

他的爹爹说道：“不错，我和他少年时候是很要好的朋友，但现在隔了许多年没见过面，不知他是不是还是旧时一样？”

说至此处，若有所思，过了半晌，又再说道：“还有一样我要吩咐你的，到了吕家，除了吕东岩之外，对别人你不可说出你是我的儿子。这封信也必须见了吕东岩，才可以交给他。”

轰天雷道：“为什么？”

他的爹爹道：“你忘记了你的曾祖是梁山泊好汉么？现在不过时隔百年，金虏还是很注意梁山好汉的后人啊。我的身份，江湖上是有许多人知道的。你却不同，天下姓凌的多得很，别人不会想到凌铁威就是梁山泊好汉轰天雷凌振的后代。你说出你的名字，倒是无妨。”

轰天雷道：“是。爹爹吩咐，孩儿谨记。”

他的爹爹接着说道：“这十多年来，我没有去探访过你的吕伯伯，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以致他有这么一个才貌双绝的女儿，我都未曾知道。”

他的爹爹再一次提起吕东岩的女儿，轰天雷插不进口，想了一想，问道：“时一现叔叔也是梁山后人，何以他又不怕连累了吕伯伯，敢到他的家中？”

他的爹爹笑道：“你的时叔叔是天下第一神偷，他的习惯，是从来不走人家的大门的。会老朋友也总是半夜三更悄悄地去，决不惊动左邻右里。”

轰天雷想起那晚父亲的说话，摸一摸藏着贴身的书信。心道：“不知爹爹这封信上说的是是什么？”少年人是好奇心特别重的。倘若换了是他师弟的话，一定会偷看了，可是他却只是胡猜乱想，不敢私自拆开偷看。

轰天雷想道：“反正我也没有得到那部兵法，不怕在路上担当风险。爹爹信上说的什么，见了吕伯伯自然知道。”于是不再胡思乱想，迈开大步，便往浙东给吕东岩拜寿去了。

一路无事，这一日到了浙东青田县吕东岩乡下，恰好赶上他的寿辰。

吕东岩是浙东的名武师，轰天雷到了他的乡下，一向路人打听，便打听到他的地址了。

可是当他到吕家的大门前，却是不由得怔了一怔，颇为感到意外。

原来他只知道吕东岩是一位名武师，在他的心目中，一个在乡下设馆的武师，纵然出名，也总不会怎样阔气的。不料吕东岩住的地方却是好像大富人家的庄园一般，红墙绿瓦，朱漆大门，门前有一对石狮子，屋后还有围墙围着花园，树木扶疏，花枝低桠，伸出墙头。

此时宾客已经来得差不多了，在他的前面进去两个客人之后，就轮到他了。”

他踏上白石台阶，却给一个知客拦住。

轰天雷穿的是一件粗布衣裳，走了千多里路，衣裳沾满尘土，破旧不堪，在知客的眼中，还以为他是个浪荡江湖的“游丐”。

“喂，你来做什么？是讨酒喝的吗？在外面等着！”知客喝道。

轰天雷呆了一呆，半晌才懂得他的意思，不觉面红过耳，说道：“我不是叫化，我是来给吕伯伯拜寿的。”

那个知客“哈”的一声笑了起来，问另一个知客道：“吕庄主哪里来的这个故交世侄，你见过没有？”

另一个知客道：“你是吕庄主的哪一门亲戚或是世交，说出你的名字听听。”

轰天雷道：“我叫凌铁威，烦你禀告吕老前辈。”他不愿意人家以为他是想要攀附，改口把“吕伯伯”称为“吕老前辈”。

那两个知客相视而笑，反而以为他是心生怯意，恐怕拆穿，不敢冒充世侄了。先前那个知客便道：“给你通报不难，你有拜帖没有？”备有拜帖的人，拜帖总是装在拜匣里拿在手上的，这个知客乃是明知故问，有意难为他的。

轰天雷不禁又是怔了一怔，说道：“什么拜帖？”

那知客冷笑道：“具有你的大名的拜帖呀。拜帖也不知道，你来胡混什么？”

其实拜帖是什么，轰天雷是知道的。但他可没有想过必须具备拜帖。他的爹爹也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情景，吕东岩是他的老朋友，他有亲笔信给他儿子，以为是已足够的了。

“我有一封信给吕老前辈，他见了自然知道。”轰天雷没法进去，只好说了。

“谁写的信？”

“我的爹爹。”

“失敬，失敬，你的老太爷是哪一位有名人物，我还没有请教呢。”知客用一副调侃的口吻说道。

一来是父亲早有吩咐，二来这两个知客的态度也着实是令他有点恼怒。轰天雷就是泥塑的人儿，也不禁生气了。

“我只是请你通名禀报，可不是给你盘根问底的？”

“哼，你这臭小子发什么脾气？我问你的老头子是给你面子，除非你是野种，否则为什么不能说出父亲的名字？”

按情理来说，知客“请问”他父亲的姓名，的确是一种应有的礼貌。但问题在于这两个知客那副令他十分难堪的轻俏口吻和小看他的神情。

轰天雷是个极为孝顺的儿子，哪容得别人辱及他的父亲？听得“野种”二字，登时怒不可遏，双眼火红，喝道：“你这混蛋说的什么？”拳头捏得格格作响。

这两个知客也是会几手功夫的，但见了轰天雷这样凶恶的神气，却也不禁有点害怕，一个说道：“好小子，想打架么？”一个叫道：“好小子，你跑到这里撒野，敢情是活得不耐烦了！”口中叫嚷，不约而同地退了几步。

原来这两个人在浙东的武林中人面颇熟，却没有多少真实的功夫。吕东岩是因为他们能说会道，善于应酬，才请他们当知客的。他们没有多少功夫，却有多少眼光，一看轰天雷摆出打架的架子，拳头捏得格格作响，就知道这个“浑小子”不是容易打发的人物，自己未必打得过他。

轰天雷恨不得把他们痛打一顿，突然记起师父的吩咐：“少年之时，血气方刚，戒之在躁。”又再想道：“打狗也看主人面，我打了他们，可就不好意思见吕伯伯了。”

想到这层，轰天雷便不去理睬他们，径往里闯。

“你干什么。”那两个知客职责攸关，明知这小子不易打发，也不能不上来阻拦了。

“你不给我通报，我自己进去。”轰天雷说道。

“不行！”两个知客使了一个眼色，同时发力猛推轰天雷。心里都是想道：“吕家好手如云，总不会给这小子占了便宜，但却给他硬闯进去，可就大失面子了。”

哪知他们不发猛力还好，这两股猛力向轰天雷一推，轰天雷的身体登时生出反应，把这两个知客就像皮球般抛出门外，每人都是跌了个四脚朝天。

## 第六回 吕府贺寿

这两个知客跌得鼻破额肿，幸亏没有碰着石头，否则更是不堪想象。爬了起来，嚷道：“快来人啦，有人撒野！”

其实，无需他们叫嚷，里面已经听见他们打架了。有几个人就跑出来，为首的一个是穿着一身华丽衣裳的少年。

这两个知客叫道：“好了，表少爷来了！表少爷，撒野的就是这个臭小子。”

这个“表少爷”外貌温文，人也似乎颇为讲道，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跑到这里打人？”

轰天雷想不到这两个人跌得这样重，不禁呆了一呆，讷讷说道：“我可没有打他们，是他们自己跌倒的。”

这个“表少爷”是个武学的行家，一看就知轰天雷说的不错，心里想道：“这两人虽然没有什么真实功夫，但这小子能够只凭反震之力，便跌得他们四脚朝天，倒也不可小觑了。说不定他是哪位江湖异人的弟子，先问问他再说。”

轰天雷不待他问，便先说道：“我是来给吕老前辈拜寿的。”

那两个知客说道：“他没有拜帖，就往里闯，可怪不得我们拦阻他。”

“他说有一封他爹爹写的信，我问他的爹爹姓名，这也是应该的呀，这小子不知是发了神经病还是怎的，竟然就上来打架了。表少爷，你来评评这个理！”

“表少爷”微微一笑，说道：“恐怕是误会了。今天是姨父的花甲大寿，有人来给他老人家拜寿，不管是谁，咱们总不能慢客。不过来的客人也确是许多，敝姨父可不能分出身来，一一应酬。你既有令尊书信，不知可否由我转交？”意思很是明显，要待吕东岩看了这封书信之后，才会决定见不见他。

轰天雷见他说话有礼，对他倒是颇有好感，只因父亲曾有吩咐，却又不便就把这封信交给他，当下说道：“小可想交给吕老前辈亲自拆阅。小可但求一见，想也不会耽搁了令姨父多少工夫。”

“表少爷”不由得心中着恼，哈哈一笑，说道：“敝姨父的大小事情，平时也都是交我料理的。阁下信不过我，那就请进吧。对啦，我还没有请教阁下高姓大名呢，这总可以说吧。”说罢，伸出手来，与轰天雷相握。

跟着他出来的三个人是吕东岩的弟子，不约而同地冷笑道：“这小子不识抬举，丘兄，你何必和他这样客气？”

握手是一种最普通的礼节，轰天雷不疑有他，坦然和他相握，不料一握之下，只觉一股力道震来，轰天雷的虎口隐隐发麻。就在此时，那“表少爷”的五指突然变成铁钳一样。

轰天雷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对方乃是存心试探他的功夫的。

其实，说是“试探”，还不恰当。“试探”应当点到即止，对方却乘他毫无防备之际，突施内力袭击，而且还抓着他的脉门，要令他只有挨打的份儿，根本就不可能和自己对抗。这还有什么“较量”可言？

学武之人，骤然遇袭，本能的生出反应。那“表少爷”抓着他的脉门，喝道：“浑小子，给我滚吧！”正待施展“大摔碑手”的功夫，把他摔出大门，陡然间，只觉得轰天雷的手臂好像变成了铁棒一般，他的五根指头抓下，登时给一股内力反震回来。

轰天雷双臂一振，喝道：“你赶我走，我偏不走！”那“表少爷”的内

功亦有相当造诣，却禁不住“轰天雷”的神力，登时跌跌撞撞地斜冲几步，连忙用重身法走住身形。

那两个知客喝道：“好呀，这臭小子居然敢打起表少爷来了！”

和“表少爷”一同出来的那三个人是吕东岩的弟子，当下便即大声吆喝，一拥而上。

“表少爷”恼羞成怒，喝道：“你们退下，让我教训这个小子！”

轰天雷亦是不禁火起，喝道：“分明是你欺人，你倒颠倒过来要教训我了？好呀，你就来吧！”

说时迟，那时快，那“表少爷”是欺身迫近，双掌连环扑击。轰天雷识得这是一招极为厉害的分筋错骨手法，不由得更是心头火起，想道：“不给他一点厉害瞧瞧，他还当我是好欺负的呢。不过吕伯伯是他姨父，可也不能伤了他。”

轰天雷一个“脱袍解甲”，双肩一矮，身形拧转，反手抓他。那“表少爷”武功甚是不弱，刚才吃过了亏，知轰天雷内力胜他，哪里还肯和轰天雷硬碰？身形一转，以迅捷无伦的手法抓向轰天雷软腰的麻穴，轰天雷一个“虎纵”，飞起鸳鸯连环腿踢他，只听得“嗤”的一声，轰天雷的粗布衣裳撕烂，双腿却踢了个空。

那三个弟子叫道：“好，叫这小子多吃一点苦头！”话犹未了，只见轰天雷一声大喝，双掌齐推，并没有打到表少爷身上，表少爷已是立足不稳，脚步踉跄地直退下去，身子就好像风中之烛一般摇摇欲坠。

眼看他就要跌个仰八叉，轰天雷有点后悔，想道：“我这招霹雳掌力道用得太猛了，可莫跌伤了他才好。”正要跑过去扶他，忽地有一个人飞跑出来，单掌一按他的背心，登时就稳住了他的身形。表少爷这一撞的力道本来亦是非同小可的，那人稳住了他的身形，自己的身子却是纹丝不动。

这人举重若轻，功夫之纯，令得轰天雷也不禁暗暗佩服。抬头一看，只见来的是个三绺长须的老者。轰天雷依稀记得他小时候见过的“吕伯伯”，好像就是这个模样。

那表少爷喘过口气，连忙叫道：“姨父，这小子跑来撒野！我请他走，他还要打人！”

轰天雷道：“是吕伯伯吗？我可并没有打他们呀，是他们先动手打我的！”

吕东岩沉声说道：“你是谁？”

轰天雷这才想起还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隔别多年，吕东岩已经认不得他了。急忙说道：“我是凌铁威，家父有信叫我转呈伯伯。我是特地来给你老人家拜寿的呀！”

吕东岩怔了一怔，皱了皱眉头，忽地哈哈笑道：“哦，原来你是铁威。这可真是误会了，到里面说话去。”

“表少爷”吃了一惊，道：“这人……他是什么人？”他本来想说的是“这小子”的，见风驶舵，姨父既然认识“这个小子”，他也只好改口相称了。

那两个知客甚是尴尬，说道：“他不肯说出他爹爹的名字，又不肯把信交给我们，我们、我们还没有见着你老人家，自是不敢放他进去。”

吕东岩心里明白，哈哈一笑，说道：“他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孩子，这次敢情是第一次出道，不大清楚江湖规矩，你们看在我的面上，请莫怪他。”接着笑道：“铁威，你还是小时候的脾气，可也未免是莽撞一点了。”



轰天雷终于见着了吕东岩，吕东岩对他又很亲热，他的气也就消了。想一想也是怪不得知客他们，倒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于是接连说了两个“是”字，向那两个知客赔了罪。

吕东岩又笑道：“你们也是不打不相识，过来拉拉手吧。他是我的姨甥，名叫丘大成。”

丘大成笑道：“凌兄，俗语说不知不罪，刚才我糊里糊涂的和你打了一架，你莫见怪。你的功夫高明得很，小弟极是佩服。有空还得请你指教指教。”满面堆欢，和刚才判若两人，又恢复了温文尔雅的态度了。

轰天雷还有点提心吊胆。恐防丘大成又来试他，伸手与他相握，这次丘大成可真是彬彬有礼，并无内力发出了。倒是轰天雷那紧张的神色，瞧在吕东岩的眼里，觉得轰天雷未免有欠大方。心里想道：“到底是个乡下孩子，一出来就闹笑话。”

轰天雷跟着上去拜见吕东岩，吕东岩道：“不必客气。”轻轻一托，将他扶了起来。但轰天雷亦已屈了半膝，行了半个大礼了。吕东岩是不露形迹的试他内力，见他果然了得，心里也很欢喜。便道：“你跟我来吧。”

丘大成跟着进去，吕东岩道：“大成，你到外面帮我招呼客人。若有贵客来到，你替我告个罪，我要过一会儿才能出来。”

丘大成心里很不舒服，想道：“不知这小子是什么来头，姨父对他这样亲热。好，待会儿我向姨妈打听，姨妈定会告诉我的。”心里很不愿意，口里连连道“是”，便走出客厅去了。

吕东岩把轰天雷带进一间密室，问道：“你师父和你爹爹都好？”

轰天雷道：“好，多谢老伯惦记家父。这是家父给你老人家的信。”

吕东岩接过书信，却不马上开拆，说道：“我与你的师父和爹爹都是多年老友，你来到我这儿，就像自己人一样。不过，你可莫随便和人说你是凌浩的儿子，尊师的名字最好也不要提。”

轰天雷道：“老伯放心，小侄明白。”

吕东岩这才拆开书信，看了一遍。轰天雷在旁注意他的神色，只见他眉头略皱，却也没有说什么。

轰天雷心里想道：“这封信上不知说的是什么，吕伯伯好像不大高兴。爹爹吩咐过我若然他看过信后，对我冷淡，我就不必把曾到梁山找寻兵法的这件事告诉他，吃过了他的寿筵就走。”

吕东岩若有所思，把信缓缓折好，藏入了怀中，这才说道：“你爹爹写这封信可曾给你看过吗？”

轰天雷道：“没有。不知家父说的什么？”他这样表白一句，暗示非但没有看过，他的父亲也没有和他说过。

吕东岩微笑道：“没什么，不过托我照料你的，其实我和他已经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哪里还用得着来这一套客气的说话。”

神情忽地又转亲热，虽然没有初见时候的亲热，比起刚才的冷淡，却是大不相同了。

吕东岩打开房门，把一个小丫头叫来，笑道：“铁威，你一路辛苦了。你到后房歇歇，换一身干净的衣裳。今天来到我这里的客人有许多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换过了衣裳，我再带你出去。嗯，我是当你子侄一般，你可别要误会。”

接着吩咐那丫头道：“冬梅，你把我的一件新衣裳给凌少爷替换。铁威，

我和我的身材差不多，大概还可以合身的。”

轰天雷那件衣裳又旧又破，刚才和丘大成打架，又给抓烂了袖子，心里想道：“吕伯伯是怕我丢了他的面子，这件衣裳也确实应该换了才好去见宾客。不过，让一个丫头服侍我更衣，这可是有点不好意思。”

轰天雷有生以来，从未有过丫头服侍，脸上不觉就红了起来。

吕东岩瞧在眼内，心中暗笑：“真是乡下人。”当下说道：“冬梅，你带凌少爷到我的书房，拿我的几套衣裳让他挑选。然后你到小姐那里去，叫她前来见我。”

轰天雷始知不必那小丫头在旁伺候，这才放下了心。

且说丘大成在外面招呼宾客，老是记挂着姨父和那“浑小子”在密室倾谈之事，以至胡思乱想，心神不定。恰好来了两位江湖上有点来头的人物，他便抓着这个藉口，进内里打听，其实这两个人是不必吕东岩亲自招呼的。

丘大成和吕家是至亲，平时穿堂入室惯了的。但他知道今天不同往日，吕东岩刚才表现的态度，分明是不想有第三者在旁，听见他和那个“浑小子”的谈话。丘大成怕招姨父恼怒，不敢进那密室。于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先去见他姨妈，让姨妈去叫姨父。顺便可以向姨妈打听这姓凌的来历。

吕东岩夫妻的卧房外面是一个庭院，庭院中有假山树木，丘大成踏进了月牙门，忽地听得卧室之中吕东岩夫妻正在小声说话。

他们说话的声音虽小，丘大成是自小练过梅花针之类暗器的人，听觉特别灵敏，却是听得清清楚楚。飘进他耳朵里的第一句话就正是他的姨妈在问：“唔，这事我倒真是料想不到，这姓凌的少年家世如何？为人怎样？”

丘大成呆了一呆，心道：“为什么姨妈要盘问这姓凌的家世？”心头一动，就躲在假山后面，偷听他们夫妻说话。假如给姨父发觉的话，这才拿出那个藉口。

只听得吕东岩叹了口气，说道：“你问这姓凌的家世，我可不知要怎么才好？”

吕夫人诧道：“为什么？”

吕东岩道：“他的父亲，就是我以前和你说的那个凌浩。”

吕夫人吃了一惊，说道：“凌浩不是梁山泊好汉轰天雷凌振的后人吗？”

吕东岩道：“就是呀，在江湖的侠义道看来，凌家是英雄后代，这是一等一的家世。但恐怕普通人就不是这样看法了。”

吕夫人道：“这几年来咱们总算有了点家业，你可得小心一些，别要惹祸才好。”

吕东岩道：“少年时候，我闯荡江湖，曾得过凌浩的恩惠。故人之子，我又岂能不收容他？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叫他守口如瓶了。”

吕夫人道：“江湖上义气为先，当然是不能待薄他，免得人家知道了说咱们寡情薄义。不过厚待他是一回事，谈婚论嫁，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丘大成在窗外偷听，听到这里，不觉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谈婚论嫁？难道这臭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居然要讨我的表妹吗？”

丘大成猜得不错，原来轰天雷父亲那封信正是为他的儿子向吕东岩求婚的。不过轰天雷却一点也不知道，丘大成以为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却是冤枉他了。

丘大成心里怦怦地跳，躲在假山背后，更是竖起耳朵来听。

吕东岩沉吟半晌，说道：“铁威这孩子武功倒是不错的，刚才我已经

试过他了。人也似乎很老实。”

吕夫人冷冷说道：“这么说你是看中他了？”

吕东岩道：“只可惜这孩子未曾见过世面，有点傻里傻气。”

吕夫人道：“傻里傻气是可以改变的，他住在咱们这儿，有你教导他，还怕他不能成材吗？”

吕东岩道：“那么你的意思怎样？”

吕夫人忽地冷笑道：“可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情，咱们的玉儿和大成自小在一起，我看他们倒是相当情投意合的呢。前些时候，姐姐曾经和我提过亲，我说玉儿年纪还小。哼，哼，早知如此，当时我就应该答应她了。”

吕夫人的说话好像是定心丸，丘大成听了她的话方始镇定一些，想道：“原来姨妈还是帮我的，她刚才说的是反话。”

吕东岩忙道：“我也没有说要答应凌家的婚事呀，你又何须发气？不过——”

吕夫人道：“不过怎样？”

吕东岩道：“这是玉儿的终身大事，我想让她自己选择。”

吕夫人道：“你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她？”

吕东岩道：“不，我只告诉她有这么一个故人之子在咱们家里住，叫她把铁威这孩子当做哥哥一样。以后如何，那就要看他们的了。”

吕夫人道：“你要留他住多久？”

吕东岩道：“他喜欢住多久就住多久，难道我还好意思把他赶跑吗？”

吕夫人道：“他当真是不知道这封信写的什么？”

吕东岩道：“这孩子决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听他的口气，他非但没有看过这封信，求婚之事，凌浩也是从未向他露过口风的。”

吕夫人放下了心，这才露出笑容，说道：“那也好，让玉儿自己挑女婿吧。我做母亲的知道，料想玉儿也不会挑上那个傻小子！”

丘大成心里也正是这么想：“表妹自小和我在一起，她一向就是喜欢我的。臭小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哼，做你妈的春秋大梦去吧。可是也得想个法子把这只癞蛤蟆早点赶出去才好。”

心中正在盘算有何妙计，忽听得有脚步的声音，园中出现了一个少女，正自分花拂柳而来。

这个少女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表妹吕玉瑶。丘大成从庭院的月牙门望出去，看见表妹，立即一缩身形，轻轻地从另一边墙头翻过去，不让他的表妹瞧见。然后装作是刚刚从外面进来的模样，叫了一声“表妹！”

吕玉瑶道：“你怎的不在外面陪客？”丘大成道：“外面来了两个客人，我是来替姨父出去招待客人的。”

吕玉瑶道：“我也正是爹叫我来的，却不知他找我做什么？”

吕东岩听得他们说话的声音，说道：“你们来得正好，都进来吧。”

待他们进了房间，吕东岩首先问丘大成道：“来的是什么客人？”

丘大成说了那两个人的名字，吕东岩眉头一皱，说道：“这两个人是有点来头，不过有你替我招呼也可以了。”

丘大成道：“他们远道而来，一心想给姨父拜寿。我见他们急于求见，只好进来通报。”

吕夫人道：“那你就先出去一会儿吧。”

吕东岩不置可否，说道：“玉儿，你表哥有没有告诉你刚才来了一个客

人，这个客人可不比别的客人，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子。”

吕玉瑶道：“是吗？表哥可还没有告诉我呢。是你哪一位老朋友的儿子？”

吕东岩道：“你还没有见过的。”

正自考虑要不要在丘大成面前说出轰天雷的来历，忽地有个丫头走来，就是刚才服侍轰天雷的那个丫头冬梅。

吕东岩说道：“凌少爷换好衣裳没有？”他还以为冬梅是唤了小姐之后，又转到那个书房去替轰天雷收拾衣裳，这才来的。

冬梅说道：“不知道。老爷，你不是叫我不必伺候他的吗？”

吕东岩道：“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冬梅道：“我从小姐那里出来，刚好碰上丁大叔来找老爷，他叫我把一张拜帖送给你。他说那两个客人是知客都不认识的，似乎气派不小，他不敢阻拦，已经放他们进来了。”“丁大叔”是吕家的管家。冬梅说罢，将一个拜匣呈给主人。

吕东岩道：“两个客人怎么只有一张拜帖，他们姓甚名谁？”

冬梅道：“丁大叔说来的是一老一少，那老的姓年，小的那个是他徒弟。”

吕东岩听得一个“年”字，面色倏变，连忙打开拜匣，抽出拜帖。

丘大成在旁观看，只见拜帖上画着两面交叉的黑旗，黑旗上方，有一只展翅飞腾的黑鹰。拜帖并没具名，除了这幅画之外，只有一个大大的“年”字。

丘大成道：“姨父，这人是谁，怎的如此无礼？”

吕东岩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说话，自言自语道：“我早料到他会来生事，却想不到他竟有这么大胆，什么日子不挑选，居然挑选了今天这个日子。”

吕玉瑶好奇之心大起，说道：“爹，表哥在问你呢，这个姓年的究竟是什么人？”

吕东岩这才叹了口气，说道：“你们不必管这闲事。大成，你到书房看看，凌铁威换好衣裳，你就陪他坐吧。”

丘大成道：“你不是要介绍他和一众亲友相见吗？”

吕东岩道：“本来我是想让他人在人前露面的，现在出了这件事情，只好等待事情过了再说了。”丘大成暗暗欢喜，心里想道：“这小子的本领比我高强，姨父若是让他人在人前露面，他的风头恐怕就会盖过我了。好，我且趁这机会，探听他的口风。”于是诺诺连声，便即奉命而去。

吕东岩虽然没有说出那个客人是谁，丘大成已是明白，这人一定是他的姨父的仇家。

丘大成明白，吕玉瑶也是明白的。

她按捺不下好奇之心，说道：“爹爹，我和你一同出去，见见这个人好吗？”

吕东岩道：“你去做什么？”

吕玉瑶道：“帮你的手呀！爹爹，你在武林中这样大的名头，岂能轻易和人动手？由我打发他不就行了？”

吕东岩苦笑道：“你说得不错，等闲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动手的，但这个人却是非得我亲自应付不行！”

吕玉瑶吃了一惊，说道：“爹爹，他是什么奢拦人物，居然值得你亲自出手？”

吕东岩板起面孔，说道：“我告诉过你，叫你不要管这闲事的。你妈有话和你说呢，你给我乖乖的躲在房间里吧！”

吕玉瑶噘着小嘴儿，心里想道：“你不许我出去，待会儿我偏要出去。”就在她赌气的时候，吕东岩已经跨出房门了。

大厅里的一众宾客都在诧异，他们心里有着和吕玉瑶同样的疑问：“这个姓年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这人披着狐裘，像是个大富贾，他的徒弟也是个衣服华丽的少年。

两人进了客厅，就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神情傲岸得很。别人和他说话，他却两眼朝天，爱理不理。甚至对别人的问话，只是嘴里轻轻哼了一声，根本就不回答。

吕家的来客都是在江湖上或多或少有点名望的人，这两师徒的态度如此无礼，众宾客都是暗暗恼怒。

不过宾客们也恐怕这姓年的是吕东岩的朋友，打狗得看主人面，是以对他的无礼态度，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正在众宾客暗暗嘀咕之际，吕东岩大踏步走了出来。

只见吕东岩双眉一轩，冷冷说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黑鹰，今日飞来寒舍！”

众人听了这话，都是不禁大吃一惊：“他就是黑鹰年震山？”

原来年震山是江湖上最著名的一个独行大盗。不过他虽然是名震江湖，却很少人认识他。因为他总是独往独来，从不和人合伙的。做了案他也总是有办法叫事主不敢张扬。

江湖上都知道他心狠手辣，武功极是高强，但到底高强到什么程度，却是谁也说不上来。

众宾客大惊之下，人人都是想道：“幸好我刚才没有得罪他。”

年震山这才缓缓站了起来，说道：“你老哥六十大寿，我敢不来助兴吗？”

吕东岩冷笑道：“不敢当，请你还是实话实说吧！”

年震山哈哈一笑，说道：“好，那么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一来是特地给你老哥拜寿，二来嘛——”

吕东岩厉声说道：“二来是要和我算算旧帐，是不是？”

年震山冷笑道：“你老哥言重了。不错，咱们是结有一点梁子，却也用不着‘算帐’这样严重。说实话，年某今日携了小徒来此，也不过是趁这机会，以武会友而已！”

吕东岩道：“以武会友也好，算帐也好，你划出道儿来吧。”

年震山道：“好，端的是快人快语！那么咱们就订个约吧？”

吕东岩道：“订什么约，说！”

年震山道：“我若输了给你，我给你磕三个响头拜寿。你输了给我，对不住，也请你给我磕一个响头，以三换一，你总不至于吃亏了。”

以吕东岩的名望，岂能给人磕头？磕了响头，三个和一个都是一样。年震山分明是要当众侮辱他，扫他的颜面。

吕东岩心里想道：“他隐忍了十年，方始前来挑衅，定然有所恃而来。我可不能中了他的激将之计。”当下强忍怒气，定了定神，暗运内功，说道：“好，悉依尊意。请！”客厅里动手不便，是以吕东岩请他到外面的院子里比武。

年震山却不举步，又是冷冷一笑，说道：“且慢！”

吕东岩道：“有话快说！”

年震山道：“登禹，过来！”指着那个和他同来的少年人道：“这是小徒登禹。登禹，来的时候，我和你说了一些什么？”

那少年恭恭敬敬地答道：“你老人家要我来学点功夫，长点见识。”

年震山道：“对啊，那你还不求吕老英雄指点？”

吕东岩涵养再好，也禁不住动起怒来，说道：“年震山，你竟敢这样藐视于我！”

年震山哈哈一笑，说道：“老哥，你误会了。我是请你‘指点’他，不是要你‘指教’他。当然，若是你肯亲自出手指教他，在他更是求之不得。”

吕东岩因为自己说过，任他划出道儿的说话，只好忍着气道：“闲话少说，你要我怎样指点他？”

年震山缓缓说道：“听说你有四个徒弟，还有一个早已在江湖上露了头角的姨甥，也算得是你的半个徒弟。我说过我们师徒今日来此是为了以武会友，倘若只是我领教你老哥的功夫，岂不是把他们小一辈的冷落了。也该让他们会一会呀！”

吕东岩道：“哦，你的意思是要师对师，徒对徒？”暗自想道：“这少年虽是面黄肌瘦，但两边太阳穴坟起，显然内功的造诣已是不凡。我们下的四个弟子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只有大成或许可以应付得了。”

年震山道：“你亲友中的晚辈，若要指教小徒，一样欢迎。”

高登禹走出院子，当中一站，说道：“吕老英雄的门人晚辈甚多，为了省事起见，我想请他们一齐上来指教！”

年震山跟着就说：“对，车轮战太花时间，还是并肩子上的好。小徒志在以武会友，当然是点到即止的。又即使他是侥幸胜了，功夫也一定还有不到之处，要请吕老哥不吝指点。”

此言一出，吕东岩门上的四个弟子都是勃然大怒。

“好，小子胆敢口出狂言，待我来教训你！”脾气最急躁的三弟子吕刚首先冲了出去，他是吕东岩的侄儿。

大弟子赵岳叫道：“让我先上！”

二弟子华岱和四弟子周应几乎也是同时跑出，一个叫道：“割鸡焉用牛刀，大师兄，你让给我！”一个喝道：“好小子，未曾动手，就吹大气！我是本领最不济的弟子，你也不见得就能赢我！”

四个弟子都是欠缺江湖经验的少年，一窝蜂地争着出来，做师父的吕东岩不由得皱了眉头，正想喝令他们退下，可是已经迟了！

四弟子周应话犹未了，眼睛一花，年震山的那个面黄肌瘦的弟子已经扑到了他的面前。

高登禹面黄肌瘦，身手可当真是矫捷之极，只听得他嘿嘿的一声冷笑道：“是么？”众宾客连他用的是什么手法还未曾看清楚，便听得“卜通”一声，周应已是给他摔出数丈开外！

吕东岩早已看出他的本领非凡，但却想不到竟是如此厉害，大吃一惊，心里想到：“这可是大擒拿手的分筋错骨手法呀！分筋错骨也还罢了，他还兼有小天星的掌力。看来只怕丘大成也未必打得过他，我这四个徒弟恐怕要大大的出丑了。”

四个弟子是几乎同时扑上去的，周应吃了亏，大弟子赵岳和二弟子华岱已经赶到，吕东岩要顾着自己的面子，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叫他们退下了。

高登禹哈哈笑道：“对啦，你们还是并肩子上的好！”大笑声中出手如电，一个“阴阳双掌”碎击赵岳面门。赵岳不愧是吕东岩的首徒，立即霍的一个“凤点头”，双臂一架，使了一招攻中带守的“横架金梁”，勉强拆开对方的招数。二弟子华岱长拳捣出，立即猛击高登禹的后心。

高登禹背后好像长着眼睛，一击赵岳不中，迅即变招，反手一抓，冷冷说道：“请恕我不能接受你的教训，对不住，得罪啦！”

“咔嚓”一声，华岱的手腕脱了臼，三弟子吕刚怒道：“你敢动手伤人！”猛冲上去，右手挥拳，左臂扶人。

高登禹道：“对不住，我拳头没长眼睛。多谢你提醒，这次我小心点儿就是。”吕刚一拳打了到来，他不躲不闪，一个“顺手牵羊”已是抓着吕刚的虎口，将他摔了出去。他是一手扶着二师兄的，他一摔倒，华岱也就变成滚地葫芦了。不过他倒是言而有信，这次并没有令吕刚受伤。

赵岳是首徒身份，明知不敌，也只好硬着头皮上去。高登禹笑道：“赵兄，你是‘牛刀’，你肯指教，真是给我脸上贴金了。”这话是针对他的师弟刚才所说的“割鸡焉用牛刀”这句话的。

就在他说这三句活的时候，他已是闪电般地攻出了七招，分筋错骨手法招招凌厉，赵岳已是竭尽所能，勉强接到了第七招，实在是无法抵御了，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摇摇晃晃地直向后退，他不是给击中的，而是给对方的小天星掌力震伤的。

高登禹停下脚步，淡淡说道：“狮子扑兔，牛刀割鸡，原来也不过如此，领教了！”

四弟子一败涂地，吕东岩气得面色发青！

“吕老英雄门下，不知还有哪位要来指教？”高登禹淡淡说道。猖狂的神态虽然没有显露，得意的心情已是见之辞色。

忽见衣袖轻飘，屏风背后突然闪出一个少女，说道：“我替爹爹领教你的高招！”

原来吕玉瑶早就躲在屏风背后偷看，她见四个师兄一败涂地，忍不住就出来了。

吕东岩吃了一惊，说道：“玉儿，你，你——”他要说的是“你怎么不听我的吩咐，擅自出来？”话到口边，忽地一想，这样说岂不是更长敌人志气？

正在他底下的话欲说未说之际，吕玉瑶已是抢着说道：“爹，我也算得是你的徒弟呀，人家要伸量你门下弟子，难道还能由你亲自发付吗？”

“对，吕小姐家学渊源，正该替令尊挣个面子。”年震山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一个哈哈说道。

吕东岩给年震山的说话逼住，更不便叫女儿退下了。

“哼，分明是你想要徒弟出头露面，却拿我的徒弟消遣！不过玉儿的本领是比她的师兄要强一些，无奈何也就让她试一试吧。这臭小子倘敢伤了我的女儿，我也只好不顾身份了。”吕东岩暗自准备，女儿若有闪失，他就要把高登禹毙于掌下。

年震山好似窥破吕东岩的心神，紧紧地靠近他的身旁，笑道：“吕姑娘刚才没有在场，也许没有听见我的说话，我再说一遍，小徒只是以武会友，亦即是说这场比武只是点到即止。不过拳头刀剑，都没长着眼睛，倘有误伤，也只能各安天命！”

高登禹接着说道：“吕老英雄请放心，令媛肯予指教，我是宁可让她伤了，也决不敢放肆误伤她的。”

吕玉瑶柳眉一竖，怒道：“谁要你让！废话少说，亮兵刃吧！”一来她是因为自知气力较弱，掌上的功夫，决比不过高登禹；二来她也不愿意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动手动脚，以免肌肤接触，失了闺秀的身份。

高登禹哈哈一笑，说道：“我的兵器就是一双肉掌，吕姑娘不必顾忌，尽管进招！”

吕玉瑶唰地拔出剑来，说道：“好，这是你自己说的，伤了可别怪我。接招！”

高登禹赞道：“好剑法！”话犹未了，倏地便是一个盘旋，欺到吕玉瑶的身前，展开空手入白刃的功夫，硬抢她的宝剑。

吕玉瑶一剑刺空，吃了一惊，想道：“怪不得四个师兄败在他的掌下！”剑随身转，立即变招，反手削他右臂。

这一变招迅速凌厉，高登禹也不禁暗暗吃了一惊。



## 第七回 登门寻仇

吕玉瑶一口气施展连环七剑，把高登禹迫退七步。吕家的宾客这才舒了口气，纷纷为她喝彩。只有吕东岩却还是皱着眉头。

当然也有一些宾客和吕东岩一样看得出吕玉瑶的实力是比不上对方的，他们心里俱是想道：“不知年震山和吕东岩结的是什么梁子，不过照这情形看来，大概不会是很深的吧？他的徒弟按说是可以胜得了吕东岩的女儿的，显然是手下留情，顾着吕东岩的面子。”

殊不知高登禹并不是为着顾全吕东岩的面子，而是出于少年人“知好色则慕少艾”的心理，对吕玉瑶有了怜香惜玉之心。他自幼在严师督导之下勤学苦练，稍为漂亮一点的姑娘都很少见。何况其貌不扬，漂亮一点的姑娘根本就不会对他垂青。

高登禹心里想道：“这小妮子倒是长得不错，我若伤了她岂不可惜？最好是胜了她，可以令她佩服我又领我的情。”

可是吕玉瑶的真实本领虽然比不上他，剑法可还是委实不弱，高登禹以一双肉掌对付她的宝剑，好几次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要抢她的兵刃，都是未能成功，有两次还几乎险些给她伤了。

吕东岩皱着眉头，年震山也皱着眉头，看了一会，缓缓说道：“登禹你要求吕老英雄指点，也得让他看看你的本事啊！”

高登禹瞿然一省，想道：“师父将他的毕生心血用在我的身上，对我的期望极大，这次是想我在天下英雄面前扬名立万的。我成不成名，那不打紧，却不能失了师门的面子！”

吕玉瑶毕竟是个未有过临敌经验的人，占了一点上风，以为对方的本领也不过如此，戒备就不免松懈了些。她那手灵活多变的剑法，也渐渐给高登禹看出了火候不足，弱点所在之处了。

激战中，高登禹左趋右闪，觑个真切，忽地中指弹出，“铮”的一声，正中剑柄。吕玉瑶的青钢剑“啷”坠地，可是在坠地之前，剑尖划过，却也削去了高登禹的一幅袖子。

高登禹这一弹是用上了内家真力的，吕玉瑶虎口一震，身不由己地向后直退，摇摇欲坠。

高登禹连忙抢上前去，说道：“对不住，高某失手了。”

这刹那间，吕东岩大惊之下，正要迈步上前，年震山却已是哈哈一笑，挡在他的面前，说道：“吕老哥，咱们用不着这样快就出场吧？”

就在此时，忽地有一个人扑进场业，大声喝道：“你这厮敢欺负我的表妹！”声到人到，双臂一振，把高登禹隔开。

原来丘大成本来是陪着轰天雷凌铁威在书房里说话的，但因他是吕家的“表少爷”，外面的事情，免不了还是有好管闲事的家人报告给他知道。

他听得那个“黑鹰”的徒弟打败了姨父的四个徒弟，现在正在和他的表妹比武，他如何还能够在书房待得下去？也顾不得姨父的吩咐，便自闯出来了。

高登禹本来是恐怕吕玉瑶跌倒，想过去扶她的。丘大成却和姨父一样，误会了高登禹是想去伤她。

高登禹大怒道：“我和吕姑娘切磋武功，谁说我是欺负她了。”

丘大成无暇理会他，连忙将表妹扶稳，说道：“表妹，你怎么啦？”

吕玉瑶道：“我没受伤，表哥，你来得正好，你给我出气。”

高登禹道：“吕姑娘，咱们是各胜一招，就算是打个平手吧。我刚才手重了些，你可别要生气。”

吕玉瑶羞红了脸，嗔道：“谁要你来讨好！”甩开丘大成的手，自去拾起刚才给高登禹打落的青钢剑。

吕东岩见女儿没有受伤，颇悔自己刚才的孟浪，当下退回原处。年震山冷笑道：“我的徒弟并没动令媛一根毫毛，你可以放心了吧。”吕东岩哼了一声，说道：“好，待会儿我领教你的武功。”

丘大成格开了高登禹，双臂兀自隐隐感到酸麻，心中本来是不无怯意的，但听了表妹要他“出气”的说话，禁不住激起了要充当好汉的豪气，立即喝道：“好，我和你切磋武功！”

高登禹见他吕玉瑶形迹亲密，却是妒意勃兴，冷笑说道：“不错，你也算得是吕老英雄的半个弟子，听说你这半个弟子还是吕门本领最高的人，你要和我切磋武功，哈，哈，这正是求之不得！”

两人立即动手，高登禹存心要重重的挫辱他，展开了分筋错骨的手法，招招都是攻向他的要害！

丘大成鼓起勇气，奋勇抵挡，可惜技逊一筹，拼了全力，仍是抵挡不住。

激战中丘大成一个“阴阳双撞掌”猛击过去，企图败中求胜，最不济也可拼个两败俱伤，败了也可以赢得表妹的芳心。

高登禹冷笑道：“各位看清楚，是他自己撞上来的，可不是我有意伤他。”话犹未了，双掌一合，已是挟着丘大成的手腕，只要用力一拗，他这条手臂定必断折无疑。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忽地一股劲风扑来，高登禹心头一震，大吃一惊，连忙松手，叫道：“吕老英雄，你，你——”待看清楚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时，不由得面红过耳，底下的话就说不出来了。

原来这个替丘大成解围的人并不是吕东岩，而是一个比高登禹更年轻的小伙子。他是轰天雷凌铁威。

轰天雷也不是要施行暗袭，他是要插进中间将两人分开的。

由于他的人未到，掌力先到，高登禹未曾看得清楚，心想吕东岩的门下决计没有谁有这样雄浑的掌力，就以为是吕东岩亲自下场。他恐防吕东岩掌力一发便要取他性命，如何还敢对丘大成施展辣手？只得先行运功防御，不待轰天雷将他们分开，他自己也要松手闪避了。

轰天雷说道：“我是吕老英雄的晚辈，今天特来给他老人家拜寿的。你不是说过，凡是吕老英雄的晚辈，你都不吝指教吗？”

吕东岩又惊又喜，心里想道：“他既然闯出来了，让他试试也好。”当下说道：“我在这儿呢，高老弟，你叫我干嘛？嘿、嘿，现在还不是找出场的时候，你少安毋躁吧！”接着回过头来，对轰天雷说道：“铁威贤侄，你用心领教这位高兄的高招！”

轰天雷年纪比高登禹轻，高登禹一上场又把话说得太过满了，此时只好硬着头皮说道：“不错，我说过那样的话。你们并肩子上也好，车轮战也好，高某都是一意奉陪。”心想：“这小子的内功或者比我较胜一筹，未必就能抵敌得了我的七十二把大擒拿手？”他先行交代这几句门面话，准备万一输了，也可以挽回面子。

轰天雷冷冷说道：“请你放心，我凌铁威决不占你的便宜！你说我是用

车轮战是吗？好，那我就和你约定，十招之内，我若不能将你击倒，就算是我输了！”

高登禹暗地欢喜，佯怒说道：“岂有此理，你敢如此小觑高某！”

轰天雷道：“你已经打了三场，耗了一些气力，若然不加限制，岂非我占了你的便宜？你不愿意给人小觑，凌某又岂能让天下英雄看小！”

高登禹正是要他把这“理由”说出来，当下便说道：“好，这可是你说的，我可并没有限你十招！”心想：“这小子武功再强，谅他也不能在十招之内胜我！何况还居然要将我击倒！”要知胜招不难，但要把对方击倒，那就非得比对方高出两筹不行。高登禹怎能相信一个比他年轻的小伙子有此本领？

轰天雷喝道：“好，出招吧，你是客人，让你三招！”他自己定下的限制是十招之内击倒对方的，如今又要让对方三招方始还手，那即是只剩下七招了。而且还要在这三招之内，不给对方打倒才行。

吕东岩的门下连受挫辱，吕家的宾客都是憋着一肚皮闷气，此时见了轰天雷这样的英雄气概，虽然胜负尚未可知，众宾客已是不由得都为他大声喝彩起来！

高登禹怒不可遏，喝道：“好小子，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声出招发，轰天雷笼手袖中，身躯一矮硬冲上去。高登禹这一招是向他正面抓来的，他已经领教过轰天雷的内功厉害，见他硬冲过来，心想这一抓虽然或者可以抓裂他的两条筋脉，但给他这么蛮牛似的一撞，只怕自己也非得受内伤不可。心有顾忌，连忙闪身变招。吕玉瑶在旁边拍手笑道：“好，第一招过去了！”

按照一般比武的规矩，轰天雷既不伸拳，也不动腿，自然不能算是“还招”。虽说他是硬冲过去，但可以说成是他自己凑上去挨打，高登禹不敢打他，那是高登禹自己的事，他已经是给高登禹占便宜了。

高登禹学了个乖，迅即变招，以迅捷无伦的手法，向他侧面袭击，这一抓抓向轰天雷的脉门。轰天雷的手虽然是笼在袖中，但高登禹拿捏方位，却是十分准确。心里想道：“这一次看你还能和我硬碰，你若出手招架，那你就是输了！”

只听得“嗤”的一声，轰天雷的袖子给撕破了一幅，可是高登禹却“登、登、登”地连退三步，众人都看得清楚，轰天雷的双手仍然是笼在袖中的。

原来轰天雷用的是“铁袖功”，经过他内功的运用，高登禹抓着他的衣袖就像抓着一根本棒似的。高登禹能够撕破他的袖子，功夫已经是很不错。不过他的手措也给震得隐隐作痛，是以在那骤然受惊的刹那，身不由己地连退三步。

这一招轰天雷虽然是运用了“铁袖功”，但既然没有出手，当然也就不能算是“还招”。

吕玉瑶屈了两只指头，数道：“第二招。”声音已是不及刚才的响亮。

话犹未了，高登禹旋风似地转到轰天雷背后，一个“游空探爪”，抓他的琵琶骨！琵琶骨是一条脆弱的“锁肩骨”，若给抓断，多好武功也成残废，高登禹心想：“难道你的内功还能练到琵琶骨不成？”

众宾客见他手段如此狠毒，大喝倒彩。倒彩声中，只听得“卜”的一声响，轰天雷背上的衣裳给他撕去了更大的一幅，高登禹的中指食指和无名指都染了鲜血！

原来轰天雷在他抓来的时候，把腰一躬，用背脊硬接了他的大擒拿手。

轰天雷是自小就内功外功兼收并练的，内功还欠缺一些火候，外功已是练得肌肉如铁，寻常的人用刀斫他，也未必就能将他伤了。高登禹抓不着他的琵琶骨，五只指头都给他的粗皮硬肉擦伤，不过也在他的背脊上抓裂一道伤痕。指头上的鲜血一半是他自己的，一半是轰天雷的。

指头上的擦伤，旁人看不见，轰天雷背脊上的伤痕，大家都看得见。这刹那间人人都是提心吊胆，有几个胆小的客人惊叫起来。

不过，轰天雷总算是让了他的三招，受的也不过是皮肉之伤而已。既未给他击倒，就不能说是落败。

吕玉瑶用颤抖的声音叫道：“第三招完了！”吕东岩叫道：“铁威贤侄，你用不着尽让他啦！”

轰天雷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还招！”陡地一声大喝，宛如舌绽春雷，震得寿堂里的一众宾客耳鼓嗡嗡作响，说时迟，那时快，声出招发，左掌划了一道圆弧，右掌便向高登禹当胸劈下。

高登禹不敢硬接，一个“移形换位”，侧袭轰天雷左肋。轰天雷反手一掌，高登禹随着他的掌风，就像纸片似的轻飘飘地荡了开去。这两招他闪避得也当真是恰到好处。轰天雷的身法似乎不及他的轻灵，两招都是差了几寸，连他的衣裳都没碰着。

年震山为他的徒弟数道：“第五招！”宾客中有人发出冷笑，虽没明言，年震山也知道这些人是耻笑他连轰天雷所让的三招也算在内。虽说轰天雷是有言在先，但以他师徒的身份，却是不应该算这三招的。

年震山面上一红，心里想道：“这小子不知是哪里钻出来的，登禹只怕不是他的对手。但盼他能接得十招！”心念未已，只见高登禹用一个“懒驴打滚”的身法，又避开了轰天雷的一掌，躲避得十分狼狈，不过总算是避开了。

年震山心情稍稍轻松，想道：“只剩下四招了，看来登禹是应该可以应付得了。”不顾旁人耻笑，洋洋自得的又数道：“第六招！”

他哪里知道，他的徒弟却是有苦说不出来！

轰天雷一声大喝跟着发出一掌，虽然未打着他，那排山倒海般的掌力已是压得他透不过气来。那霹雳似的喝声，更是震得他心惊胆战。

高登禹全力化解三招，腰酸腿软，身法已是渐形迟滞，轰天雷又是一声大喝，双掌一齐劈来！

高登禹闪避不开这一招，硬着头皮，以攻为守，反扣轰天雷的脉门。

高登禹的大擒拿手蕴藏有小天星掌力，这一记变招使得大胆之极，既狠又准，而且还可以随机应变，借力打力。在目前这种危机瞬息的关头，也的确是再好也不过的应付方法了。

这刹那间，全场寂静无声，人人屏息以观，当真是一根针跌在地下都听得见响。其中不乏武学高手，俱是暗自想道：“若然换了是我，只怕也没法解拆得如此精妙！”

心念未已，只听得轰天雷一声喝道：“去！”众人分明看见高登禹已经扣着他的脉门，却不知怎的，突然就给他举了起来，一个旋风急舞，就抛了出去！

原来一个是金刚猛扑，一个是绵里藏针，武学上虽有“柔能克刚”的说法，但也要看双方的造诣如何。高登禹刚柔兼济的功夫，敌不住轰天雷的神

力，给他一个金刚猛扑，指头刚刚扣着他的脉门，立即就给弹开，随即整个人也给他举起来了。

高登禹应招的巧妙已是颇出众人意料之外，哪知转眼之间，就给轰天雷抛了出去，优劣转换，主客易势的变化之快，更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这刹那间，人人都是瞠目结舌，竟然忘了喝彩。眼看高登禹就要跌个四脚朝天，年震山一个虎步跳上去，刚好将他的身子接下来，接着他的背心，轻轻一推，高登禹接连转了三个圆圈，方始稳住身形。原来年震山这一推是给徒弟化解身上所受的劲力的，否则虽然接住他的身体，将他放下，他也还是要受内伤的。

吕东岩见年震山举重若轻，轻描淡写的就救了徒弟，心里也是不禁暗暗佩服。想道：“看来他的内功也差不多是已经练到炉火纯青之境了，今天只怕是凶多吉少。唯有希望像上次那样，拼个两败俱伤吧。”

场中突然爆发出如雷的喝彩声，也不知是为轰天雷喝彩还是为年震山的这手漂亮手法喝彩，或者是两者兼有？喝彩声中，又听得吕玉瑶清脆的声音叫道：“第八招！”所限的是十招，还差两招未满，轰天雷就把高登禹击倒了。（虽然没有倒地，但他是给师父接下來的，当然也就算是给击倒了。）

年震山缓缓说道：“登禹，你接连打了四场，也该歇歇了。这位凌少侠好功夫，佩服，佩服。过几年我让小徒再向你领教。”

吕玉瑶接着笑道：“不错，你的徒弟是打了四场，可是人家也只是用了八招！”

年震山的话中之意是要轰天雷退下，好让他和吕东岩上场的，也不知轰天雷是不是听懂他的意思，仍然站在场中，动也不动。

吕玉瑶心里好笑：“这傻小子敢情是胜得太过得意忘形，以致呆了？”笑道：“凌师兄，你也该歇歇啦。来吧，让我给你擦一擦汗。”丘大成见表妹对轰天雷表示关切，不由得醋意大生。

只恨自己本领不济，败在对方的徒弟手下，却让轰天雷出尽了风头。

轰天雷向吕玉瑶点了点头，表示谢意，但却仍然站在场中不动。

吕东岩道：“凌世侄，辛苦你了，你歇歇吧。年震山，如今该轮到咱们见个正章啦，请！”

年震山冷冷笑道：“好，我来领教你的高招！”

他们正待下场，不料轰天雷忽地朗声说道：“吕伯伯，长者有事，少者服其劳。请让晚辈先向这位年先生请教！”

此言一出，吕东岩和众宾客同是大吃一惊，吕东岩道：“什么，你还要再打一场？”

年震山也是颇出意料之外，“哼”了一声，瞪圆了双眼说道：“什么，你要和我较量？”

轰天雷冷冷说道：“这有什么奇怪？你的徒弟打了四场，我以八招胜他，虽胜不武，你们高明的武功，我可还想见识见识啊！你的徒弟是给我击败了才下场的，有例照例，我等着你赐招，击败了我，我自然便会下场！”

年震山冷笑道：“只怕那时你已经是不能自己下场了！”言下之意，即是他动手决不留情，轰天雷受了重伤，那就要人抬下场了。

轰天雷虎眉一扬，亢声说道：“大家的拳头都没长着眼睛，你打死了我，我死而无怨。万一我打了你，你也莫怪！”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年震山不想和他打也非得和他先斗一场不可。年震

山冷笑道：“好，凭你这份勇气，姓年的已是甚为佩服。那就来吧！”

吕玉瑶在旁自言自语道：“刚才人家可是只限十招的！”

她虽是自言自语，说得可很大声，众宾客都听见了。有人笑道：“不仅只限十招，他还是先让三招的呢！平辈过招，已然如此，长幼过招，强弱悬殊，做前辈的人倘若要顾身份，恐怕，嘿嘿，就不能只是依样画葫芦了。”另一个客人却道：“当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胜败不论，这位凌老弟的少年英雄气概已是令人钦佩。咱们不要多口，还是让他们平手过招的好。须知这位凌老弟纵然败了，也是虽败犹荣的啊！”

年震山听了这些冷言冷语，不由得面上一阵青一阵红。

年震山暗忖：“这小子功夫不弱，我要胜他，恐怕非得在三五十招开外不行。”轰天雷在八招之内击败他的徒弟，他当然不能把白己要在五十招之外方能击败轰天雷的话说出来。是以只好把旁人的冷嘲热讽，当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吕东岩笑道：“本来不必限定几招，我这世侄但求增点见识，学点本领。难得有一位名震江湖的黑鹰肯指教他，当然是越多越好！”

年震山喝道：“闲话少说，好小子，你进招吧！”心里想道：“待我也让他三五招，给徒弟找回一点面子。”

轰天雷当中一站，陡地一声大喝，双掌便向年震山的胸膛劈去。年震山吞胸吸腹，脚步不动，身子突然挪后半寸。轰天雷的掌锋差了半寸，没有打着。

高手比斗，相差不过毫厘，年震山如此轻描淡写地避开了轰天雷的猛击，具见他的内功造诣极是深湛，即使是和他作了死对头的吕东岩也不禁暗暗佩服。

可是这只是表面看来的“轻描淡写”而已，其实在轰天雷双掌打来的时候，年震山已是不由得不心头一震了。

虽然差了半寸没有打中，但轰天雷雄浑的掌力，已是达到他的身上，令他胸腹之间，隐隐感到作痛了。

轰天雷喝道：“你别打肿了脸充胖子，再不还招，只有自讨苦吃！”左掌向右，右掌向左，划了一道弧形，连环击出，隐隐挟着风雷之声。

以年震山的身份，听轰天雷说了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应该硬着头皮再让一招的。可是他让了一招，胸腹已是隐隐作痛，再让一招，只怕就要受了内伤。性命要紧，也就顾不得面子了。

轰天雷是事先并不知道他要让第一招的，第二招接着发出之际，一个是由于不愿意要他再让，二来也恐怕就此打伤了他，虽胜不武。轰天雷是个耿直的人，是以先喝一声，而且双掌连续划出弧形，这样掌力虽然可以增强，但掌势却是稍缓。他是有心要使对方有足够的空暇应付的。

年震山喝道：“好，你这小子活得不耐烦，我就教训你吧！”说了这句门面话，登时出手，左掌一压轰天雷的右臂，右拳劈面便打过去。

轰天雷想不到他出手如此之快，双臂一振，将他弹开。可是听得“蓬”的一声，胸口已中了年震山的一拳了。众宾客均是大惊失色，吕玉瑶骂道：“不要脸，自居长辈，暗算人家！”

年震山淡淡说道：“我让他出招，还招之际，且还事先警告，焉能说是暗算？这小子自己本领不济！接我一招都接不起，怪得我么？”

年震山只道轰天雷中了他的一拳，非得倒下不可，哪知轰天雷摇摇晃晃

的退了两步，身子又挺巨起来，退而复上，喝道：“我还没有败给你呢，你吹什么牛皮，接招！”按照一般比武的规矩，打中对方，只能算是赢了一招，对方没有倒下起不了身，当然还可以继续再斗。

原来轰天雷自小磨练，练得一身铜皮铁骨，内功虽未达到炉火纯青之境，造诣也颇不弱。给年震山打中一拳，胸口隐隐作痛，可是尚未受到内伤。

假如年震山在他脚步未稳之际，再补一拳，轰天雷非得倒地不可。但年震山过于托大，为了顾着自己的身份，一面回答吕玉瑶的指责，一面等待轰天雷自己倒下，这就给轰天雷一个喘息的时机了。

轰天雷运气三转，气透丹田，胸口的疼痛已然消失。虎跃则前，一声大喝，双掌又打出去！

年震山见他这样快的就扑上来，而且那一声大喝，中气充沛，显然没有受到内伤，这一惊亦是非同小可，心里想道：“怪不得登禹八招败在他的掌下，这小子确实是有点邪门！看他不过二十来岁，怎的就能够有这样深厚的内功？”不敢轻敌，使了一招“拂云手”，双掌一，化解了轰天雷的这招霹雳掌。

众宾客吁了口气，不禁又为轰天雷喝起彩来。先前说话的那个老英雄蒋中平冷冷说道：“大名鼎鼎的黑鹰，原来也不过只敢让晚辈一招！”吕玉瑶笑道：“让一招也敢夸口，嘿、嘿，口气固然很大，面皮也确实够厚了！”蒋中平道：“你别笑他，他让这一招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哪！”“哪”字的语尾，拖得甚长。

丘大成站在一旁自己裹伤，听得表妹连连夸奖轰天雷，只觉满不是味儿，心中又是妒忌，又是羞愧。

轰天雷给他轻轻一就化解了自己的攻势，也是不禁一惊，想道：“打只怕是打不过他了，不过打不过也要打！”

幸而轰天雷有过与云中燕及黑旋风交手的经验，此时碰上了一个更强的对手，知道不可一味蛮打，于是战法一变，双掌紧闭门户，攻守兼施，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他这套霹雳掌是梁山伯好汉“霹雳火”秦明传下来的，掌力的刚猛，不在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掌之下。年震山是江湖上早已成名的人物，他是只许胜不能败的，是以反而不觉有点顾忌了。

轰天雷每发一掌就是一声大喝，震得旁观的宾客都觉耳鼓嗡嗡作响，不知不觉地从场边渐渐向后面移动，有几个人忍受不住，只好塞住耳朵，可又舍不得离场不看。

年震山暗暗惊奇，心里想道：“这小子的内力竟似无穷无尽，百招之内，若然胜不了他，我的颜面何存？”

二人越斗越紧，年震山双掌盘旋飞舞，掌劈指戳、撕、抓、擒、拿、劈、斫、切、削，招招攻向轰天雷的要害。轰天雷兀立如山，双掌使得呼呼风响，好几招年震山的掌指似乎就要劈、戳到他的身上了，却又突然缩手，原来是怕他的内力所伤，纵然击倒了他，也是失了面子。

吕东岩看得也是不禁暗暗吃惊，想道：“黑鹰这七十二路大小擒拿手法练得竟然精妙如斯，倘若我一下场就和他交手，只怕也是讨不了他的便宜。能够像上次一样，拼得个两败俱伤，已是侥幸的了。”

不知不觉过了百招，毕竟姜是老的辣，在这百招之内，年震山已是渐渐摸到对方的路数，探明了对方的虚实，当下使出虚实并用的擒拿手法，接连

使出七八个“花招”，接着一个实招，扰乱轰天雷的耳目。

轰天雷反而有点沉不住气了，激战中，他一招“跨虎登山”，身形扑上，双掌猛击出去。年震山寻暇抵隙，好不容易等到这个机会，喝一声：“着！”旁观的人只见两条人影倏地一分，看清楚时，只见轰天雷的上衣已经给他撕破，胸口一道五寸多长抓伤的伤痕。倘若不是轰天雷练成了一身铜皮铁骨，这一抓已是开膛破腹之灾。众宾客都是不禁大惊失色。

吕玉瑶叫道：“爹爹，你，你把他替下来吧！”

吕东岩已经有了取胜的把握，朗声说道：“铁威贤侄，你和年老前辈已经斗了百招开外了，实在是很难得啦！你下来歇歇吧！”

轰天雷说道：“我还要多领教这位名震江湖的黑鹰几手功夫！”

年震山见他如此顽强，心里也不禁有几分怯意，冷笑说道：“你这小子当真是见棺材不流泪么？”

轰天雷道：“见了棺材，我也决不流泪！”斗得性起，索性撕下了上衣，露出精赤的胸膛，猛地又扑上前去，和年震山继续恶斗！

十数招后，年震山一个“游空探爪”，抓着他的背心，撕下一大片皮肉，喝道：“还不认输！”

轰天雷喝道：“我还未输呢，为何要认？”背上鲜血淋漓，依样恶斗！胆小的客人已是转过了面，不敢看了。



## 第八回 勇斗强敌

不过数招，轰天雷又着了一掌。这一掌打中他的前胸，伤得更重。胸口的一只掌印，清晰可见。

吕东岩看不过去，冷笑说道：“年震山，你好歹也算得是个成名人物，用这样狠辣的手段对付一个后生小子，胜了脸上也不光彩！你要逞强，我和你较量！”

年震山道：“好，那你就和这小子并肩子上吧，年某以一敌二，又有何妨？”

轰天雷似乎全神只顾厮打，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吕东岩说些什么，他压根儿就没理会。只见他圆睁双眼，紧咬着牙，只是和年震山哑斗！

轰天雷不愿退下，以吕东岩的身份，如何能够上去和他联手御敌？年震山也明知他不敢自失体面，乐得说说风凉话儿。

可是他面对着和他狂斗的轰天雷，却是不由得有点儿害怕，颇感难以应付了。

“这小子不知是吃了老虎的心还是豹子的胆，老子纵横半世，倒未曾见过这样憨不怕死的人！打死他不难，只怕要受天下英雄所笑！不打死他，他却又纠缠不休！这可如何是好？”

此时已经斗到了将近二百招了，轰天雷固然是身上受伤，气力大不如前。但年震山亦是累得满头大汗，颇有难以为继之感。轰天雷的气力虽然大不如前，每一拳打出，每一掌劈来，依然是虎虎生风。

年震山一咬牙根，心里想道：“宁可给天下英雄耻笑，可不能给这小子打败！”想至此处，杀机陡起，目露凶光，突然一跃而起，喝道：“好小子！我送你回老家吧！”

年震山号称“黑鹰”，这凌空一击，正是他的成名绝技，他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只见他双臂箕张，凌空扑下，当真就似一只硕大无朋的黑鹰！

众人惊呼骇叫声中，轰天雷一个筋斗翻了出去，眼看就要跌了个四脚朝天，忽地手肘一撞地底，却又一个鲤鱼打挺翻了起来，嘶哑着声音叫道：“我还没有输呢，年震山，来呀，上呀！”

只见他的背上五个窟窿，鲜血汨汨流出。原来他已是被“黑鹰”年震山的鹰爪手插着了。

在他将要倒地之际，吕东岩再也顾不得什么比武规矩，飞步上前，一方面是要把轰天雷扶起来，一方面是准备替他抵挡年震山的追击。

可是就在他还差一步，未到轰天雷的身边之际，轰天雷已是自己站起来了，而且还说出那样的话，还要和年震山再打下去！

年震山忽地一声干笑，脸上殊无得意神气，与其说是胜利的笑声，毋宁说是苦笑。

轰天雷怒道：“你笑什么？”

年震山道：“咱们用不着再比了。”

轰天雷道：“我还没有倒下去呢，你就算赢了我么？”

年震山道：“不错，你没有输，是我输了！”

此言一出，满堂宾客都是大为诧异，高登禹道：“师父，你年震山苦笑：‘这位凌老弟，是我平生仅见的少年英雄，武艺超群那是不用说了，更

难得的是豪气于云，令人心折。年某从来不轻易赞许别人，如今对这位凌老弟可是心服口服，我是自愿认输了，吕老哥，咱们的帐也不用再算啦。请恕我来打扰，后会有期！登禹，咱们走吧！”

轰天雷遍体鳞伤，还要再打，已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年震山分明已是稳操胜券，再打下去，不难取了轰天雷的性命，却忽地自愿认输，更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吕东岩看着他们师徒的背影走出大门，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想不到事情竟会如此了结，让自己度过难关，当真仿佛似是做了一场恶梦。

老英雄蒋中平初时也是和众人一样，呆了一呆，此时忽地哈哈笑道：“黑鹰年震山扛得起放得下，这一认输，聪明极了，果然不愧是个老江湖！”

经蒋中平一语道破之后，许多人也都跟着明白了。有的人便向吕东岩奉承：“吕庄主，用不着你老亲自出手，黑鹰已是怕了你啦！”更多的人对轰天雷夸赞：“凌老弟，你这次可真是一雷天下响啦！连名震江湖的黑鹰也不能不佩服你了！”

吕东岩听了那些奉承的说话，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惭愧，说道：“还是多亏了我这位凌贤侄，若不是他挫折了黑鹰的气焰，黑鹰岂会一走了之。当真较量的话，只怕我也未必能是黑鹰对手。”

年震山的自愿作输，的确是如蒋中平所说，聪明之极！

要知他是一个早已成名的人物，和吕东岩是同等的身份。轰天雷事实是打不过他，众人有目共睹，他自愿作输，还可以博个爱惜后辈的名声。但假如他不肯认输，再打下去，固然轰天雷性命难保，但胜了轰天雷，他自己也必将筋疲力竭了。那时吕东岩能放过他么？他有言在先，胜了轰天雷是必须和吕东岩再斗的。

又即使吕东岩格于身份，不屑斗他；但他重伤了轰天雷，甚至杀了轰天雷，众宾客激于义愤，又肯成过他么？

权衡轻重，与其和吕东岩性命相搏，当然是毋宁向轰天雷认输了。

吕东岩是和他身份相等的成名人物，他一向后辈认输，吕东岩自是不能再迫他决斗的了。

俗语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年震山就是打着这样的主意，走出了吕家的大门的。

年震山师徒一走，众宾客都争着围拢上来。吕玉瑶挤不进去，在人堆外面叫道：“爹爹，你还不赶快给这位凌师兄裹伤！”

话犹未了，忽听得轰天雷大笑三声，叫道：“我赢了，我赢了！”突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在笑声中卜通倒地！

原来他委实是伤得极重，刚才不过是凭着一股勇气支持的，年震山一走，这股气一松，登时只觉天旋地转，再也支持不住了！

宾客中有精于医道的“点苍医隐”叶元章替轰天雷把了把脉，说道：“这位凌少侠的奇经八脉都已受伤，幸亏他的真气未散，尚未至于有性命之忧。不过——”

吕东岩连忙问道：“不过怎么样？”

叶元章道：“不过也得好好调治才行。没有三五个月，恐怕是不能复原的了。唉，可惜我的一枝千年何首乌没有带来！”原来他诊断的结果，倘若没有补气培元的灵药，轰天雷纵然医得好，也会得个痼病，一身武功，恐怕也要从此废了。

蒋中平道：“我有一枝老山参，不知行不行？”

拿出来给叶元章一看，叶元章大喜道：“行呀，这是长白山的老山参，功效稍逊于千年何首乌，但已是可以保住凌少侠的元气了。”

蒋中平笑道：“吕大哥，说老实话，这枝人参我本来是想送给你作寿礼的，心里又有点舍不得。现在不送给你，送给你这位世侄了。”

吕东岩喜出望外，连忙说道：“这可比送给我，我更领你的情。”

青城派的名宿萧欣圣跟着拿出一个瓷瓶，说道：“这是我自制的生肌白玉膏，吕庄主，你拿去每三天替他敷一次伤。”青城派的生肌白玉膏是外科圣药，比任何金创药都好，吕东岩接了过来，说道：“待我这侄儿好了，我再带他上青城山向你叩谢。”

这次真是多蒙各位相助了。”

萧欣圣道：“谢什么，这是应该的。”

丘大成站在一旁，心里酸溜溜地想道：“这小子可变成了凤凰啦，大伙儿都捧着他！”

吕东岩向宾客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我要向各位告个罪，给他先行调治，待会儿再出来陪各位喝酒。”

蒋中平道：“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客气什么，当然是先给凌少侠治伤要紧。”

众宾客让出一条路，吕东岩这才能够把轰天雷从人丛里扶出来，吕玉瑶和丘大成跟在后面。

轰天雷受伤之事，早已有家人禀告给吕夫人知道。吕夫人已经布置好一间静室，给轰天雷权充病房。

吕玉瑶亲手替轰天雷敷上生肌白玉膏，看见轰天雷几乎体无完肤，忧心忡忡地问道：“凌师兄伤得真重，爹爹，你看能治得好吗？”

吕东岩笑道：“有老山参和生肌白玉膏还怕什么，叶元章说治得好，那就一定治得好。”

丘大成跟着表妹进来，表妹一直没有和他说话，好像忘记了他站在旁边的似的，不由得又妒又恨，满肚皮都是酸气，说道：“这位凌师兄有表妹细心服侍，当然是一定会好得更快了。”

吕玉瑶也没有看他面色，便道：“今天若不是多亏了他，我就要平白受人欺负了，服侍他是应该的。对啦，你也是多亏了他才得保存一条臂膊的呢！”

丘大成面上一阵青一阵红，说道：“是呀，他是我的大恩人，我还没有多谢他呢。可惜我也受了点伤，却不能够服侍他了。”当下皱起眉头，作出忍受疼痛的模样，其实他受的只是皮肉之伤，敷上了金创药，疼痛早已止了。

吕夫人心里想道：“玉瑶对他的伤问也没问，怪不得他要吃醋了。”她比女儿心细得多，丘大成那一脸妒嫉的神情，她当然是看得出来。当下连忙说道：“大成，你自己的伤也该小心调治。有我们照顾凌铁威已经够了，你回去歇息吧。东岩，你看要不要请叶元章替他补看把脉，开张方子。”

丘大成道：“用不着这样兴师动众了，我的伤不紧要的。”

吕夫人道：“那也应该早点歇歇。”

丘大成不想离开表妹，可是更不愿意在她旁边看着她服侍轰天雷，心里想道：“还是眼不见好些，免得自己生气。”于是说道：“多谢姨妈关怀。凌师兄醒来，请表妹替我向他多谢吧。”灰溜溜地走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轰天雷方始渐渐醒了过来，人还是迷迷糊糊的，

不过已经有了多少知觉。

迷糊中，轰天雷隐约听得吕东岩说道：“凌浩那封信你藏好没有？”

听得吕东岩提起他父亲的书信，这封信说的什么，正是他想要知道的事情，是以虽然是在迷迷糊糊之际，精神也不知不觉的集中起来，又清醒了几分。

吕夫人道：“你突然提起这封信干吗？当然是早已藏好了。”

吕东岩道：“你没有让玉儿看过吧？”

吕夫人道：“你怎么这样善忘，你不是和我说过，叫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阿玉的吗？我怎能还让她看这封信？”

吕东岩笑道：“我现在倒想改变主意了。”

吕夫人眉头一皱，说道：“我看这事情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刚刚说到这里，就听得吕玉瑶的声音叫道：“爹，凌大哥醒了没有，参汤已经弄好啦。”随即就听见她走进房间的脚步声。原来她刚才是出去给轰天雷煎药的。

吕东岩笑道：“你倒很挂念你的凌家哥哥，他还没有醒呢。”

吕夫人道：“这碗参汤先放一边。冷它一冷，再给他喝。”

吕玉瑶道：“爹，你刚才和娘谈些什么，为什么我一进来，你们就不说了。”

吕东岩笑道：“没什么。不过是在谈你的凌大哥罢了。”

吕玉瑶道：“对啦，我正想问你，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过凌家伯伯。”

吕东岩道：“我本来想待你长大一些才告诉你的，现在凌家哥哥已然来了，我就告诉你吧。”压低声音说道：“他的曾祖是轰天雷凌振，轰天雷凌振你知不知道？”

吕玉瑶又惊又喜，跳了起来，说道：“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当中的轰天雷凌振么？”

吕东岩道：“噤声，提防隔墙有耳。给外人听见了可不是当耍的。你要牢牢记住，切不可泄漏出去。”

吕玉瑶道：“你当我是小孩子么，我懂得的。”接着又埋怨母亲道：“娘，你为什么不和我早说，只说他是爹爹的世交。”

吕夫人道：“你现在知道也不迟呀。其实你不知道还好些。”

吕玉瑶道：“我说过我决不会泄漏的，你们怎的老是不放心我！”

吕东岩笑道：“刚才我和我的娘说，凌家这孩子看似傻里傻气，人倒很是不错，有一副热心肠。”

轰天雷心里想道：“吕伯伯刚才分明是在谈爹爹的那封信，不是谈我。为什么他要对女儿说谎？”

心念未已，只听得吕东岩又笑着说道：“玉儿，我问你一句话，你老实回答我。”

吕玉瑶噘着小嘴儿道：“爹爹，我几时和你说过谎话。你要问我什么？”

吕东岩道：“你喜不喜欢凌大哥？”

轰天雷本来想要睁开眼睛的，听了这句话，可不敢睁开了。心里想道：“倘若给吕姑娘知道我在偷听，可是不好意思。”

吕玉瑶怔了一怔，说道：“爹爹，你这句话可是问得有点奇怪。”

吕东岩道：“何以你觉得奇怪？”

吕玉瑶道：“凌大哥这次帮了咱们的大忙，替你挽回了面子。爹爹，难

道你不喜欢他么？”

吕东岩笑道：“你还不明自我的意思，你也快满十八岁了，我是想要知道、知道——”

也不知她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脸上却泛起一朵红云（可惜轰天雷看不见），说道：“爹爹，你今天是怎么啦？说话吞吞吐吐！爹爹，你要知道什么？”

吕东岩笑道：“好，我换个说法问你吧，你喜欢凌大哥多些，还是喜欢表哥多些？”

吕玉瑶道：“爹，你为什么这样问我？我和凌大哥还是今天才相识的呢。”

吕东岩道：“那么，你是喜欢表哥多些了？傻孩子，对爹娘害什么羞，说吧？”

吕玉瑶顿足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话虽如此，毕竟还是透露了一点口风：“表哥待我很好。不过，凌大哥的为人也是很值得令人敬佩。爹，你别问我了好不好？我都没有想过呢！”

吕夫人连忙说道：“是呀，玉儿年纪还小，你也用不着这样着急问她！”

吕东岩道：“不过凌浩那封信却是要我回复的。”

吕玉瑶问道：“凌家伯伯给了你一封什么样的信？”忽地发现爹爹脸上的笑容有点古怪，她是个七窍玲珑的姑娘，登时料到了几分，不由得脸上又是一红，连忙说道：“爹，你们大人的事我不知道了。你问我已经问得多了，现在也该轮到我问你了。”

吕东岩道：“你要问我什么？”

吕玉瑶道：“爹，你是怎样和那黑鹰年震山结上了梁子的？”

吕东岩笑道：“这不也是我们大人的事吗？”

吕玉瑶撒娇道：“我要知道，我要知道嘛！”

轰天雷听了他们父女的对话，心头却是不禁卜通通地乱跳了！

“爹爹那封信说的是什么呢，吕伯伯一再提起那封信，跟着就问他的女儿是不是喜欢我，难道这两件事情是有关连的？”轰天雷虽然为人老实，却并非愚笨，隐隐猜到了几分，心头不由得卜通卜通地跳了。

也许是他的心情紧张之故，不觉动了一下。吕夫人道：“凌世兄醒来啦！”

轰天雷不便再装熟睡，缓缓睁开眼睛。吕东岩喜道：“好了，醒来了！你觉得怎样？”

轰天雷道：“似乎好多了。多谢伯父伯母的照顾。”

吕东岩道：“你先别说话。玉儿，拿参汤给你凌大哥喝。”

“不知他可听见了爹爹和我刚才的说话？”吕玉瑶心里也是卜通卜通地跳，给轰天雷喝过了参汤，便即向他试探，说道：“凌大哥，我们刚才正在说起你呢！”

轰天雷道：“说我什么？”

吕玉瑶道：“爹爹说，你很有侠义心肠，他很喜欢你。这次多亏你给爹爹挽回了面子。”

轰天雷道：“这是应该的。但不知伯父和那黑鹰年震山是怎样结下的梁子？我醒来的时候，好像你们正在提起这件事情。”

轰天雷从来没有说过谎，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心里暗暗惭愧。

吕玉瑶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想道：“原来在这之前的说话，他果然全没听见。”

吕夫人却听出了一些破绽，心里想道：“他一定不仅是听见了这几句话，哪有这样巧的。唉，他若知道这件事情，留他久住，只怕他对玉儿定会存有非份之想。说不定他们两人或许还会闹出事来？可是他现在是受了重伤，叶元章说过，恐怕是要半年才能复原的，我总不能将他赶出去呀。这可如何是好？除非早些替玉儿和大成定了名份。”

吕东岩沉吟半晌，说道：“这事我从来不向外人说的，但凌贤侄你不是外人，我和你说自是无妨。”

轰天雷道：“若是不便说的，侄儿也不必知道了。”

吕东岩道：“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最好不要泄漏出去。”

轰天雷心里有点不大舒服，想道：“你信不过我，那就不必说了。”这话他停在口边，吕东岩已是说出来了。

“这是十年以前的事情了。我有一位朋友，是在洛阳开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霆，那年我恰巧经过洛阳，住在他的镖局里。他要我替他保一趟镖，这个‘镖’可是十分奇怪！”

吕玉瑶大感兴趣，笑道：“爹，我不知道原来你还曾当过镖师，保的是什么镖，十分古怪？”

吕东岩道：“你猜是什么，是一个十六七岁的文弱书生。”

吕玉瑶道：“是什么豪门公子么？”

吕东岩道：“他的祖先倒曾经做过宋朝的官，宋室南渡之后，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父亲就跑到江南去了。他是寄托在亲戚家里养大的，这个亲戚是在乡下教蒙馆的，所得只堪糊口。”

吕玉瑶道：“那他为何要请保镖，还怕有人打劫他吗？而且他也花不起钱请镖师呀。”

吕东岩道：“虎威镖局的总镖头孟霆也是一个极为古怪的镖头，行事与众不同。有时你愿出千两黄金也未必能请得动他，有时他却分文不取，义务帮你保镖。他的保镖是因人而施的。”

轰天雷道：“我曾听爹爹说过一个孟霆保镖的故事，听说三十年前，在洛阳隐居的武学大宗师韩大维曾托他护送女儿到扬州成婚，当时他不知道韩大维的身份，要了韩大维黄金千两做镖银。途中被强盗抢劫，孟霆打不过那帮强盗，还幸亏是那位韩姑娘出手，才得解围。不过韩大维还是感激他，因为其时正是蒙古进犯中原之际，韩大维又有病在身，他的女儿是准新娘，一个新娘子是不能自己跑到夫家完婚的。这个‘镖’除了他没人肯保。那次也幸亏是孟霆保镖，才只不过碰上一帮强盗，否则还会遇上更多麻烦呢。”（这一故事，详见拙著《鸣镝风云录》。）

吕东岩道：“不错，后来韩大维和他成为好朋友，我和他就是在韩大维家里认识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初出道儿的雏儿，以晚辈的身份去拜谒韩大维。算起来我和孟霆也有了将近三十年的交情了。”

吕玉瑶笑道：“这次也是送人去完婚么？”

吕东岩道：“不是。那个书生是要到江南找他父亲。”

吕玉瑶好奇之心大起，问道：“他是怎地会找到孟霆来作保镖的？”心想与孟霆往来的，除了武林人物，就是富商大贾，一个在教蒙馆的穷亲戚家里养大的穷小子，怎能和孟霆结识？

轰天雷道：“这书生会不会武功？”

吕东岩道：“我也曾怀疑他的亲戚是武林侠隐，但我和他谈论，他却是

只会吟诗作对，丝毫不懂武功的。”

吕玉瑶道：“这就奇怪了。”

吕东岩继续说道：“这个书生姓耿名电。至于他怎地会找到孟霆来作保镖，或者是孟霆自动给他保镖，孟霆都没有说。

“他只是和我说道：‘这位耿公子是我朋友的儿子，我一个人送他到江南去找父亲，放心不下，你肯不肯帮我的忙？’

“当时，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要知道孟霆乃是当今最负盛名的镖头，虎威镖局也是最大的镖局，护送一个不名一文的穷书生，莫说没有强盗打劫，就是有强盗打劫，孟霆还怕应付不了？再说虎威镖局有数十名镖师，孟霆下放心，为什么不多派几个镖师，一定要我帮他的忙？

“但我知道孟霆的脾气，他若是肯说的早就对你说了；不肯说的，或者是未到时机不想说的，他决不会多说半句。那位耿公子父亲的身份，也是他后来才告诉我的。”

吕玉瑶道：“他的父亲是什么身份？”

吕东岩笑道：“我暂且卖个关子，孟霆是后来才告诉我的，我也押后再告诉你们。”

接着说道：“孟霆当时问我：别的事情你不用多管，我只是要你的一句话：你肯不肯帮老朋友的忙？”

“这是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我和孟霆亦已是有了将近二十年的交情了，冲着这份交情，我还能够不帮他的忙吗？”

“于是我不再多问，就和孟霆作伴，给这位耿公子保镖了。

“路上孟霆和我说，若是碰上有人要危害耿公子，由他先来对付，对付不了才要我帮忙。他又说：你在一旁观战，若是自忖武功比不过对方，就得赶紧带这位耿公子逃跑，至于我的死生，那就不必管了。

“我听他说得这样严重，心里还在暗暗好笑：‘一个穷小子还怕有江湖巨盗打他主意？’哪知真的就有！”

吕玉瑶道：“想必是黑鹰年震山了？”

吕东岩道：“不错，那天我们在黄昏时分经过一个险要的山坳，正是年震山在那里等候我们。

“那天孟霆本来是很小心的了，他要在日落之前经过那个山坳，就是想避免风险的，不料还是碰上了。

“最初我遵守孟霆的叮嘱，袖手旁观，一看不对，我就赶忙上去替他，叫他带耿公子逃跑！”

“按照孟霆的脾气，平时他是一定不肯让我这样做的，但当时他无暇和我争论，只好带了耿公子逃跑！”

轰天雷听到这里，不由得大为钦佩，心里想道：“怪不得爹爹当他是好朋友，果然是侠义可风！”他初到吕家之时，一来因为曾受阻于知客，二来见了吕家的气派，说实在话，虽然不至于对吕东岩有甚恶感，却也没有多大好感的。在他的心目中，总觉得吕东岩和他的父、师不大像是一个路子的人。至此对吕东岩的观感，方始改变。

吕玉瑶泪盈于睫，说道：“爹爹，你、你——”

吕东岩道：“咦，好端端的，你怎么哭起来了？”

吕玉瑶道：“不，不，我是喜欢，爹爹，你真好。”

吕夫人笑道：“傻孩子，你现在才知道爹爹好么？”

她是和女儿打趣，却不知吕玉瑶真的是这样想。她在想道：“原来爹爹从前还曾有过这样一桩侠义的行事，何以他现在却好像变成了怕事的呢？难道就是因为和黑鹰那一战吓得胆小了么？”

吕东岩继续说道：“孟霆和耿公子逃跑之后，我没有牵挂，放心和年震山恶斗。他果然不愧是名震江湖的黑鹰，孟霆已经消耗了他许多气力，他的七十二路鹰爪手还是招招狠辣，厉害非常。你们瞧，这就是他在我身上留下的标志。”

吕东岩脱下长袍，袒露背心，只见背上有五道疮疤，每道伤痕都有三寸来长，令人怵目惊心。

吕玉瑶叫道：“爹，你是给那黑鹰抓伤了！唉，这个伤可真是不轻呢！”但回头一看，看了看躺在床上遍体鳞伤的轰天雷，心里又再想道：“不过，比起凌大哥的伤，却又算不了什么了。凌大哥刚刚出道，就敢于和黑鹰拼命，更是令人佩服。”

吕东岩微笑说道：“不错，这是给他的鹰爪手抓伤，伤得的确不轻。但我终于还是把他打败了。我在他的身上也留下三个窟窿，是给我的利剑刺穿的，伤得也未必比我轻了！”说罢哈哈大笑。

吕玉瑶道：“那位耿公子呢？后来你可曾见过他？”

吕东岩道：“他们早已走得远了，我受了伤，哪里还追得上他们。孟霆后来是曾见过的，那位耿公子则一直没有见到了。”

吕玉瑶道：“爹爹，你这故事还未说完呢。那位耿公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吕东岩笑道：“你别这样心急，让我一桩一桩来说。”

他喝了一杯，歇一歇笑道：“玉儿，你今天能过这样的好日子，说起来还是拜那位耿公子之所赐呢。”

吕玉瑶想了起来，说道：“不错，我记得小时候住的是泥屋茅房，后来忽然搬到青砖大屋来了。那一年——”屈指一算，接着说道：“恰好是在十年之前。爹爹，敢情是因为你救了那位耿公子，他报答你的。可是你不是说过他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穷小子吗？”

吕东岩笑道：“这位耿公子可是一位大有来头的人物，不过这座房子可不是耿公子给咱们盖的。玉儿，你应该想得到是谁吧？”言下大有得意神色。

吕玉瑶道：“是孟霆伯伯？”

吕东岩道：“不错，是孟霆。”忆起往事，一面笑一面说道：“那年我回到家里，准备养伤。一回来看见咱们的那座旧房子已经不见了，却盖上一座青砖大屋，我也很惊诧呢，后来见了你妈，方才知道是孟霆派人给咱们盖的。”

吕夫人接着说道：“孟霆还派人送了一千两金子来，我本来不敢收的。来人却说是你寄存在孟霆那里的金子，要我非收不可，弄得我也是十分惊诧。”

吕东岩道：“后来我养好了伤，特地再到洛阳，退还这一千两金子给他。孟霆哈哈大笑，对我说道：你给我保了一次镖，这是你的镖银呀！本来是你的东西，你怎么拿回来给我？我说你不是也没收那位耿公子的镖银吗？他说：‘我做这行，有时也收了不应该收的镖银，例如韩大维给我的那一千两黄金就是我不该要的。现在我就拿他这一千两黄金送给你，也不过是求心之所安罢了。你若不肯收下，那就不够朋友了。’无可奈何，我也就只好颜收下啦。孟霆是为了我帮忙他救了那位耿公子酬报我的，所以我说，溯本追



源，咱们今天能够过这个好日子，还是拜那位耿公子之所赐呢。”

吕东岩细说他“发迹”的往事，轰天雷听得颇感有点刺耳，心里想道：“吕伯伯口里说不爱钱，但他得了这一千两黄金，心里其实是十分欢喜的。”

吕玉瑶也似乎听得有点不耐烦了，打断父亲的话，说道：“爹，这些不紧要的闲事你以后再说，先说紧要的吧。”

吕东岩道：“什么才是紧要的事？”

吕玉瑶道：“那位耿公子究竟是什么身份，你说了半天，还没说到呢！”

吕东岩笑道：“你这丫头真是急性子，好吧，你急于知道，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吧。”说到这里，却又慢条斯理喝了一杯热茶，这才回过头来，对轰天雷道：“你听过耿照这个名字么？”

轰天雷道：“是不是有江南大侠之称的耿照？”

吕东岩道：“不错，这位江南大侠就是那位耿公子的父亲。”

吕玉瑶道：“这我可明白了。他既然是江南大侠的儿子，何以却又不会武功？”

轰天雷道：“莫非他是真人不露相，假装不懂武功？”

吕东岩道：“这倒不是。我与他同行数千里，相处两月多。

他若懂得武功，决不能瞒过我的眼睛。”

轰天雷仔细一想，也觉得自己的猜疑不能成立。“这位耿公子如果懂得武功，在那样危急的情形之下，他又怎能袖手旁观，忍心让孟霆和吕泊伯替他拼命？”

吕东岩笑道：“你们不用费神猜测了，我告诉你们吧。这里头有个缘故。

“这位耿公子在孟霆送他到江南之前，是还没见过父亲的。

“她母亲怀着他的时候，正是兵荒马乱之秋。耿照当时是在南宋名将虞允文的军中，奉了军令，潜回北方已经沦陷的家乡侦察敌情。他在家乡成了亲，本来是准备夫妻一同回江南去的，不料妻子怀了孕，而战事又突然爆发，战事一起，他就必须提前回去，禀报军情了。

“当时产期已近，耿照只好托个亲戚照料他们母子。以为待得太平之后，就可以回来接他们的。不料连年战乱，金宋交兵之后，接着又是蒙古侵犯中原。耿照在南宋出任军职，也做到总兵的职位。官做得大了，也越发不能擅离防地了。

“到了这位耿公子三岁那年，他的母亲才得一位江南来客带来的消息，说是耿照在某次战役中受了重伤，如今正是吉凶未卜。

“耿夫人听得这个消息，当然急着回去照料丈夫。可是当时金宋正在长江对峙，沿途金兵的哨所又是星罗棋布，即使她的身份能够瞒得过敌人，也决不能带了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偷渡长江。

“无可奈何，耿夫人只好仍然把孩子留在亲戚家中，单身回去寻夫。

“这一去就去了十三年，他们夫妻不但没有回过乡下，连消息也断绝了。是以这位耿公子的父母虽然都是有一身超卓的武功，他却是一窍不通，只懂吟诗作对。”

吕玉瑶道：“哦，他的母亲也是一位女侠吗？”

吕东岩道：“不错，耿夫人是耿照的表妹，姓秦，名弄玉。二十年前，在江湖上也是颇有名气的女侠呢。”（耿照夫妻的身世，见拙著《挑灯看剑录》。）

轰天雷道：“黑鹰年震山拦途截劫这位耿公子，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的

身份？”

吕东岩道：“对这一点，我也还是捉摸不定。”

吕东岩继续说道：“耿夫人南归之时，曾留下一串夜明珠给她的儿子。这是耿家的传家之宝，价值连城。不过耿夫人将它留给儿子，倒并非因为它是稀世奇珍，而是预防有甚意外，留下来作为他年父母儿子相认的信物。

“耿电十六岁的时候，那个穷亲戚将他带到虎威镖局，求见总镖头孟霆，说是有件事情，只能和孟霆一个人说。

“镖局里常有客人要求保‘暗镖’的事，是以孟霆也不觉得奇怪，就在密室里接见他们。

“客人把耿电的身份告诉了孟霆，接着拿出了那串夜明珠，说道：‘我是个穷酸汉，付不起镖银。总镖头若肯答应将这孩子送到江南，这串夜明珠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就当作是耿家付你的镖银吧。’

“孟霆如何肯要，当下哈哈一笑，问那客人道：‘你我素昧平生，何以你敢把这样秘密的事情告诉我？不怕有灭门之祸么？’要知耿照已经是宋国驻防长江南岸的一位总兵官，此事倘若有人向官府告发，收藏耿公子的这位亲戚的确是可能会有灭门之祸的。何况他还藏有这样一串价值连城、引人觊觎的夜明珠。

“那客人道，‘你我虽然素昧平生，但你孟镖头的侠义名声，天下谁人不晓？我若信不过你，还敢到这虎威镖局来么？’

“孟霆听了这话，哈哈笑道：‘你称赞我的话，我不敢当。但你要付我镖银，却又未免把我看得小了！’当下就将那串夜明珠缝在耿电身穿的一件旧棉袄内。

“这个秘密，当时只有孟霆知道。我是在三年之后，重见孟霆之时，他方才告诉我的。”

轰天雷听得悠然神往，禁不住赞叹道：“孟老镖头固然是侠义可风，那位穷亲戚也当真不愧是个义士！”

吕东岩叹了口气，说道：“可惜这位义士现在却是死生未卜，祸福难知！”

轰天雷吃惊道：“他遭遇了什么意外了？”

吕东岩道：“孟霆把耿公子送过长江，回来之后，曾经去找过那个教蒙馆的老夫子，向他报个平安喜讯。不料他那蒙馆早已关门，他的乡人说自从他那次带耿电出城之后，就没有回来过。孟霆很担心他是给年震山这帮强盗绑架去的。”

吕玉瑶道：“但愿他吉人天相，逢凶化吉。”

吕东岩继续说道：“此事是发生在年震山劫‘镖’之前，是以也有一个可能是，那人经不起考打，已经吐露了夜明珠的秘密，年震山才会来劫‘镖’的。”

轰天雷道：“这人一副忠肝义胆，即使当真是被年震山绑架，受到非刑敲打，想必他也不至于吐露秘密的。”

吕东岩道：“但愿不是如此。但若然不是如此，祸患只怕就更大了。”

吕玉瑶道：“为什么？”

吕东岩道：“年震山来劫这位耿公子，为的什么？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要抢这串夜明珠；一个是他知道耿公子的身份，要向金虏邀功领赏！

“若是前者，年震山不过是寻常强盗的所为；若是后者，他就是金虏的鹰犬了。我与他结了仇，祸患不是更大吗？”

吕夫人道：“那个穷亲戚，会不会把两件秘密都吐露了呢？”

吕东岩道：“按情理说是不会的。那个穷亲戚若然当真是一出镖局，就给年震山绑架了，那么年震山的目的地就一定是为了求财。”

吕夫人道：“为什么？”

吕东岩道：“他们衣裳破旧，敢于踏进虎威镖局，有眼力的强盗自必会猜测他定是身怀重宝，才能够请得动孟霆来作保镖。”

“再说，那个穷亲戚为了保命，也只须说出夜明珠的秘密就够了，何须再冒灭门之祸，说出另一件秘密？”

吕夫人点了点头，说道：“这么说，我倒宁愿、宁愿年震山只是为了求财了。”在说到“宁愿”两字之时，她停了一停，过了半晌才说出下面的话。原来她是想说：“我倒宁愿那个穷亲戚是被绑架的。”

吕东岩道：“是呀，倘若不是为了求财，那就是年震山早就知道耿公子的身份，甚或他本来就已暗中投靠金虏，这次是金虏派他出来的了。不过，若是这样，他也用不着绑架那个穷亲戚了。”

吕玉瑶插口道：“爹爹，你也不用太过担忧。这件事情已经过了十年，年震山直到今天才来找你。若然他是金虏的鹰犬，又已知道了耿公子的秘密，他们岂能让你平安过这十年？”

轰天雷道：“我也是这样想。年震山将我打得重伤，我当然是痛恨他的。但按他今日的行事来说，他来寻仇，却也还是依照江湖规矩。大概不至于是金虏鹰犬吧。”

吕东岩道：“你们说得都很有理，不过，我对年震山捉摸不透，总是难免有点忧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肯和人提及我和年震山结有梁子的原因了。”

吕玉瑶笑道：“爹爹，我看这几年来，你是越来越胆小了。”

吕东岩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凡事总是小心一点好些。”沉吟半晌，接着说道：“我有好几年不走江湖了，凌贤侄，待你的身体好了一些，我倒想出门一次。”

吕玉瑶道：“爹爹，你是为了何事？”

吕东岩道：“一来是去探访你的凌伯伯。铁威在咱们家里受了伤，恐怕要待个一年半载，才能回去，我也应该向他的爹爹报个讯，免他挂念；二来我也想顺便到大都拜访丐帮的陆帮主，他们丐帮消息灵通，或者可以查出那个黑鹰年震山的底细。”

还有一个原因他不便说出来的，那是他想和轰天雷的父亲商谈儿女的婚事。这头婚事，目前他还决断不下，是以他要待轰天雷好了一些，即是再过一段时间之后，方能定夺。在这段时间中，他可以冷眼旁观，看看这对小儿女，是否性情相投，而凌铁威又是否适合做他的佳婿。

轰天雷当然不知道他有这个心思，说道：“老伯不用为小侄担心，我的身体是自小打熬惯的，现在死不了，自然就会好起来。老伯有紧要的事情，可别为小侄耽误了。你们一家人对我这样好，我已是过意不去。再误了老伯的事，我的心可就更不安了。”

吕东岩笑道：“你帮了我们这样大忙，以致受了重伤，我更是过意不去呢。你安心静养吧。总得待你好了一些，我才能向你爹爹报喜啊！”“报喜”二字，语意双关，轰天雷听不懂，吕夫人心里可是明白。不由得暗暗着急，想道：“他若是定要把女儿许配给这傻小子，这可如何是好？这傻小子对我

家有大恩，人也确实不错，唉，但总是比不上我自己的亲侄儿。”

轰天雷果然复原甚快，起初以为他至少要半年才能走动的，不过两个月，他就能够下床了。

在这两月当中，吕玉瑶固然是经常在他病榻旁边，丘大成也不时进来问候。轰天雷是个耿直的人，不知不觉，也就拿他当作好朋友看待了。

这一天轰天雷试着走出院子，伸拳踢腿，活动筋骨。吕玉瑶陪着他，见他拳打脚踢，虎虎生风，大喜说道：“凌大哥，你好多啦！”

院子里摆有几副练武用的石锁，轰天雷一时兴起，说道：“待我试试。”吕玉瑶来不及拦阻，他已经把一副头号石锁举了起来。吕玉瑶急道：“快放下来，别弄伤了身体。”话犹未了，只见轰天雷把石锁一抛，随手接下，这才好好地放下来。把吕玉瑶吓了一个大跳。

## 第九回 江南来的闪电手

吕玉瑶吃惊过后，大喜说道：“凌大哥，你莫非是铁铸的身子，这副石锁，我没病也不能将它随意抛掷。”

轰天雷道：“还差得远呢，平时我舞弄这样的两副石锁，毫不费力。现在只能将它举起，看来至多只是恢复了三成功力。”

吕玉瑶赞叹道：“这已经很难得了，你不知道，那天给你诊病的叶神医也以为你至少要卧病半年才能下床的呢。”

轰天雷试出自己已经恢复了几分功力，心情大为舒畅，说道：“我在床上闷了两个月，功夫都丢荒了，现在又可以重新练武啦。”

吕玉瑶也很高兴，说道：“凌大哥，你那天打败年震山的那套掌法很是有趣，我见你每发一掌就大喝一声，当时震得我的耳朵都几乎聋了。是必须如此的么？”

轰天雷笑道：“我练的叫霹雳掌，那一声大喝，不仅是为了助威，也是一种内功，据师父说是从佛门的‘狮子吼’功变化出来的，可以震慑敌人的心神。对不住，那天我这么大吼，吓了你了。”

吕玉瑶笑道：“我倒觉得很好玩，凌大哥，你可以教我么？”

轰天雷笑道：“女孩儿家打架之时大叫大嚷，不怕别人笑话么？”

吕玉瑶噘着小嘴儿道：“娘常常说我是个野丫头，我本来也是个野丫头，怕什么别人笑话。你不肯教那就算了。”

轰天雷忙道：“不，你误会了。我正想有一个人和我练武呢。不过，你这个‘教’字我可不敢当。你的轻功身法比我好得多，我也很想学学，你肯教我吗？”

吕玉瑶笑道：“好，那么我就用轻功交换你的掌法，大家都是先生又都是学生。”

轰天雷心里暗暗好笑：“你当霹雳掌是这样容易练成的么，只是扎根基的内功，就得练个三年五载。”但为了要讨吕玉瑶的欢喜，还是将一套霹雳掌演给她看。

吕玉瑶记性极好，看过之后，说道：“好，咱们试招试招。我的轻功身法，在试招之中我会随时指点你的。”她觉得自己也有一门功夫可以“指点”轰天雷，心里甚是高兴。

两人在院子里就用霹雳掌过招，轰天雷虽然只有平时的三分气力，吕玉瑶已经觉得他的掌力甚为沉重了。好胜心起，就用轻灵的身法，逗着他玩。

轰天雷毕竟是病体初愈，气力虽由于天生的缘故，恢复得快，人却还是刚刚能够走动的，身法迟滞，一不小心，便摔了一跤。

吕玉瑶大吃一惊，好生后悔，连忙将他扶起，说道：“都是我不好，摔坏没有？”

轰天雷笑道：“我又不是豆腐身子，哪有这样容易摔坏的？”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人哈哈大笑，吕玉瑶抬头一看，却见两个人同时进来。一个是她的父亲，一个是她的表哥。

吕玉瑶面上一红，连忙放开轰天雷双手。丘大成看在眼里，不由得妒火如焚。

吕东岩笑道：“凌贤侄，想不到你复原得这样快。不过也还不宜过份用功，先把身体养好要紧。”

丘大成走到他们身边，却是强笑说道：“表妹，你真会体贴别人，幸好凌大哥也没摔坏。凌大哥，你这跤可是摔得很值得啊！”

轰天雷怔了一怔，心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但他虽然憨直，却非糊涂，这话终于没有出口。

吕玉瑶道：“表哥，你有病我不也伺候你么？你别这样小心眼儿好不好？”她倒是把心里的话直说出来，弄得丘大成满面通红。

吕东岩咳了一声，说道：“凌贤侄，你的身体好一些了，我很高兴。明天我就准备出门了，希望你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安心养病。至迟三个月我就会回来的，你有什么说话要我告诉你的爹爹么？”

轰天雷心里想道：“用不着三个月，我已经可以自己回家了。但吕伯伯这么一说，我却是非得在这里再住三个月不成。”其实他的心里也是舍不得和吕玉瑶分手的，不过刚才看了丘大成的那副神态，心里又想早些离开。一时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才好。

吕东岩道：“凌贤侄，你在想些什么？”他以为轰天雷是想着和他女儿的事情，不便向他开口。

轰天雷瞿然一省，说道：“对，我有一件事情想请吕伯伯告诉爹爹，不过，不过——”

吕东岩见他欲说还休，笑道：“好，你和我进里面说吧。玉儿，你和表哥也有许久没练武了，你们就在这里继续练下去吧。”

殊不知轰天雷想的却是吴用那部兵书，“这部兵书如今已是落在云中燕手中，我好不好请吕伯伯告诉爹爹呢？”

轰天雷初到吕家那天，因为吕东岩对他的态度忽冷忽热，令人捉摸不透，他曾到过梁山的那次事情，他可不敢向吕东岩透露，但现在当然是不同了，尤其在他听过吕东岩护送耿公子那个侠义可风的故事之后，他对吕东岩的疑虑早已是云散烟消，是以也就放心把这部兵法的秘密告诉吕东岩了。

吕东岩在密室听了这个秘密，却是不免又多了一重心事了。

吕东岩道：“好在你没取得这本兵书。”

轰天雷道：“为什么？”

吕东岩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本兵书若是在你手中，麻烦可就多了！”

轰天雷傻乎乎他说道：“我不怕！”

吕东岩眉头一皱，强笑说道：“少年时候，我也是和你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后来吃亏多了，这才知道还是稳重一点的好。”

轰天雷听了这话，对吕东岩大为失望，心里想道：“怪不得玉瑶说她爹爹近年怕事，胆子都好像小多了。敢情是因为钱多了胆就小了？”想至此处，心中起了一个疑问：“假如当年他一开始就知道那位耿公子的身份，他还敢不敢做他保镖呢？孟霆瞒着他，或许也就是因为深知这位老朋友的缘故？”

吕东岩也在想着心事：“铁威这孩子人是的不错，但他这副性格，迟早只怕要闯出祸来。我年纪老了，但愿平安过这后半世，唉，这头婚事是答应好呢，还是不答应好呢？”

想了一想，吕东岩缓缓说道：“我不是怕事，说到痛恨金虏，我和你们父子都是一般。不过，咱们现在是在人檐底下，不得不低头。要等到机会来时，才能和敌人一拼。否则只凭匹夫之勇，于事又有何补呢？贤侄，你现在的身体虽然好了一点，但也还是躲在家里好些，不要到外面走动。万一出了

什么事情，我可对不起你的爹爹了。”他知道不容易把轰天雷劝服，是以先说了一番道理，这才“画龙点睛”的说到正题。

轰天雷是个纯朴的少年，听了这话，不觉大为感动，对吕东岩的敬意重新恢复，说道：“吕伯伯，你放心，我会谨慎行藏，免致连累你的。”

吕东岩道：“唉，你这孩子还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岂是怕你连累——”

轰天雷忙道：“侄儿不会说话，伯伯莫要见怪。我知道伯伯是为了我的好。”吕东岩这才笑了起来：“你知道那就好了。”

可是吕东岩走了几天，轰天雷就违背了他的吩咐。

倒不是他有意违背，而是吕玉瑶叫他出去玩的。

这一天天气很好，吕玉瑶见他已经能够走动，便对他说道：“凌大哥，我和你到一个地方去玩。”

轰天雷道：“什么地方？”

吕玉瑶道：“后山有个僻静的地方，是在两峰夹峙之间的幽谷，谷底平坦，最好练武。”

轰天雷道：“我不去。”吕玉瑶诧异道：“为什么？”轰天雷道：“我答应过你的爹爹，不到外面玩的。”

吕玉瑶笑了起来，说道：“那么我也答应你，爹爹回来了，我不告诉他就是。”

轰天雷摇了摇头，说道：“还是不行！”

吕玉瑶噘起了小嘴儿，嗔道：“你这人真是婆婆妈妈，为什么还是不行？”

轰天雷道：“大丈夫岂可言而无信！”

吕玉瑶噗嗤一笑，说道：“这又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不过是到外面玩玩罢了。哪扯得上这样的大题目？”

轰天雷道：“唉，你不知道，我，我——”

吕玉瑶笑道：“我有什么不知道？我知道你的祖先是梁山泊的好汉。爹爹早就告诉我了。”

轰天雷道：“你明白就好，我不想连累你家。”

吕玉瑶道：“我说我的爹爹胆小，怎的你也和他一样胆小了？左邻右里，谁不知道你是我家的客人？我不信偶然出去一趟，就会碰上认识你的金虏的鹰犬？何况那个幽谷平时根本就是没人去的，外人更不会知道这个所在！”

轰天雷最怕别人说他胆小，而且自他有生以来，也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婆婆妈妈”这四个字来形容他。当真是给吕玉瑶弄得啼笑皆非。

吕玉瑶见他一副窘态，不禁又笑了起来，说道：“别犹疑了，去吧！你在病床上闷了两个多月，也该出去走走了。”

轰天雷给她说得心动起来，想了一想，说道：“好，你喜欢去玩，我陪你就是。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吕玉瑶道：“好呀，是我见你闷得可怜，想要给你解解闷。

你倒说成是我要你陪，要胁起我来了！说吧，什么条件？”

轰天雷道：“别说得这样严重好吗？我只是想——”

吕玉瑶道：“想什么？爽快说吧，否则我又要骂你婆婆妈妈了。”

轰天雷道：“我想邀大成兄一同去。”

吕玉瑶怔了怔，说道：“何以你忽然想起邀他？”

轰天雷讷讷说道：“不是忽然想起的，那天、那天，咱们练武，我摔了一跤，你对我、对我好，他、他好像有点不大舒服。”

吕玉瑶面上一红，说道：“我只道大成小心眼儿，你也小心眼儿！”

轰天雷道：“还是邀他一同去的好，免得他不高兴，而且多一个人，练武也热闹一些。”

吕玉瑶心里想道：“不错，这几个月来，是有点冷落了表哥，他似乎对凌大哥颇有成见，藉这机会给他们拉拢拉拢也好。”于是笑道：“想不到你倒很能够为别人着想呢，不过我可得提醒你，和表哥一同去，咱们就不能练武了。”

轰天雷道：“为什么？”

吕玉瑶道：“好几次我找他一同练武，他都不肯。我问他什么缘故，他也不肯吐露。不过，他虽然不说，我也知道他的心思的，他的武功比不上你，而他又是爱面子的人，当然不愿和你练武，免得给你将他比下去了。”

轰天雷笑道：“原来他有这个想法，我倒不知。今天天气这么好，其实我也不想练武，咱们就去散散心好啦。”

吕玉瑶叫丫鬟将表哥请来，丘大成听了他的说话，笑道：“你们去好了，何必要我同去，不怕杀风景么？”

吕玉瑶嗔道：“你这是什么话？”

丘大成笑道：“我这是和你开玩笑的，表妹，你可别要生气。不过你可得等我会儿，待我换件衣服。”

等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丘大成才换好衣服出来，吕玉瑶埋怨他道：“你又不是女子，难道要搽脂抹粉么？换一件衣裳，怎的去了这许多时候？”

丘大成笑道：“急什么，现在才不过傍午时分，足够时间你玩的了。你以为我只是换换衣裳？你瞧，我还给你们准备了吃的东西呢！”

吕玉瑶喜道：“表哥，我错怪你了。这样咱们就更可以玩个痛快了，错过了晚饭也不怕。不过，妈妈——”

丘大成道：“我也吩咐了丫头向她交代了。”

吕玉瑶更是欢喜，说道：“毕竟是你细心，想得周到。好，咱们这就走吧！”

轰天雷闷了几个月，致了那个草坪，在阳光底下，只见绿草如茵，野花盛开，心情大为舒畅，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这个地方果然是好！”

吕玉瑶笑道：“这个地方本来就叫做百花谷，到了春天，百花盛开，花光如海，那才好看呢！”

轰天雷悠然神往，说道：“是么？可惜到了春天——”

吕玉瑶道：“到了春天怎么样？为何又不说了？”

轰天雷叹一口气道：“到了春天，只怕我早已不在这里了。”

吕玉瑶心中一动：“听他这话，敢情他也是舍不得我的？”杏脸微泛红霞，低头笑道：“又没有谁赶你走，你喜欢住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嗯，你要走我也不放你呢，咱们明春再来赏花。”

轰天雷道：“我离家太久，也该回去了。待到你爹爹回来吕玉瑶道：“不许说杀风景的话，你喜欢这些野花么？”

轰天雷道：“当然喜欢。”

吕玉瑶道：“好，我给你编个花环。”

丘大成站在一旁，心中又羨又妒，想道：“表妹越来越向着这个小子，哼，这可就怪不得我了！”

吕玉瑶眼光一瞥，见表哥呆呆的看她编结花环，蓦然一省，想道：“我



本来要给他们拉拢的，不知不觉又把他冷落。”于是笑道：“表哥，你在想些什么？我编好这个花环，给你编一个好不好？”

丘大成笑道：“只怕我没有这个福气。你猜我是在想什么？”

吕玉瑶道：“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丘大成道：“山上开着几枝绿萼梅，我想把它摘下来，让你编结花环，那就更好看了。”

吕玉瑶拍手笑道：“这个主意很好。”

轰天雷道：“我陪你去。”

丘大成笑道：“采几朵梅花，何须要两个人。你还是在这里陪我的表妹吧。”

吕玉瑶道：“好吧，那你小心一些，山坡很陡。”

丘大成道：“多谢关心。我的轻功虽然不好，相信也不会跌下来的。”

丘大成爬上那个山峰，吕玉瑶笑道：“凌大哥，表哥今天对你可好得多啦。”

轰天雷道：“你的表哥本来不是坏人，只是气量稍微狭窄一些。不过这也怪不得他，你们是自小一同长大的，我来了，虽然无意离间你们，却是令你少了许多时间陪他了。”

吕玉瑶嗔道：“不许你说这样的话，你养病，我当然陪你多些。你可不能自己过意不去。”

轰天雷心里甜丝丝的，却不知说些什么话好，傻兮兮的只是看她编结花环。

正在两人各自避开对方的目光，神游物外之际，忽听得丘大成一声大叫：“快跑，快跑，有敌人来啦！”

只见山头人影绰绰的突然出现了一堆人，丘大成往山下跑，那些人飞快地追下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约莫有七八个人之多，为首的是个中年妇人，已经追到了丘大成的背后了！

轰天雷如何肯跑？大喝一声：“鼠辈休得猖狂！”就冲上去。

吕玉瑶也叫道：“表哥莫慌，我们都来帮你了！”

丘大成大叫道：“表妹，莫来！凌大哥伤还未愈，怎能动手？我给你们抵挡一阵，你快和他回去！”

吕玉瑶是深知轰天雷的脾气的，而且他已经冲了上去，要劝阻也是难以令他听话的。她听了丘大成这么大叫大嚷，不由得眉头一皱，心里想道：“表哥真是糊涂，把凌大哥伤还未愈的情况说了出来，这可不是泄底了？”但丘大成能够这样关心轰天雷，却也颇出她意料之外。是以虽然有点埋怨丘大成糊涂，芳心也还是感激他的。

说时迟，那时快，那个中年妇人已经追上了丘大成，喝道：“你这小子跑不了啦，你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要保护他人？吃姑奶奶一刀！”

这中年妇人使的是一长一短的两柄柳叶刀，长刀直劈，短刀斜削，丘大成拔剑抵挡，不过数招，吕玉瑶还没赶到，他已经着了一刀。

吕玉瑶啊呀一声大叫，飞跑上去，就在这时，只见那中年妇人把手一扬，三枚铁莲子飞了出来，丘大成一声闷哼，骨碌碌地就滚下去，原来是给一枚铁莲子刚好打中了穴道。

另外两枚铁莲子朝着吕玉瑶打来，吕玉瑶使了一招乱披风的剑法，叮叮两声，两枚铁莲子反打回去。那中年妇人笑道：“这女娃几倒是有点本事，

你是吕东岩的女儿吗？看在吕东岩的面上，我不想取你性命，快去扶你表哥回去吧！”

吕玉瑶抬头一看，丘大成早已滚入了乱草丛中，茅草高逾人头，看不见了。那个地方离吕玉瑶颇远，吕玉瑶叫道：“凌大哥，你过去看看他。哼，你这恶妇伤了我的表哥，我非和你拼命不可！”

那中年妇人冷笑道：“我放过你你还不跑，当真是不知好歹，看刀！”吕玉瑶唰的一剑便刺过去，中年妇人长刀一架，短刀劈来，吕玉瑶使了个“风刮落花”的身法，避招进招，“玉女投梭”刺她咽喉，中年妇人道：“这女娃儿倒是好狠！”霍的一个凤点头，长刀短刀一齐招架，方才解了吕玉瑶这招。

吕玉瑶初时本来以为这中年妇人的本领远远在她之上的，因为她的本领和表哥差不多，丘大成不过几招，就伤在这妇人刀下，是以她自忖决难取胜，不过是明知不敌也非打不可罢了。不料交手之后，发觉这妇人并不如她想象的厉害，反而给她杀得好像有点手忙脚乱。

吕玉瑶心里有点奇怪，不解表哥何以这样快就伤在这妇人的刀下，但心想或许是丘大成刚才太过紧张的缘故。此时她正在和那妇人剧斗之中，也就无暇仔细推敲了。

说时迟，那时快，后面那一班人也已跑来了。一个身材高大的麻子叫道：“花嫂子回来，让这丫头尝尝我的夺命神砂的滋味！”

他正要发出暗器，一个虬须汉子洪钟似的声音喝道：“石二庄主，不可胡来！”那个麻子道：“独孤兄为何拦阻小弟？”

那虬须汉子笑道：“这女娃儿长得很不错呀，你叫她也变成了似你一样的大麻子，岂非大杀风景？”

那麻子满面通红，敢怒而不敢言，苦笑说道：“想不到独孤场主倒是怜香惜玉。”

原来这麻子正是山西大同府石家庄的二庄主石元，虬须汉子则是关东十三家马场的总场主独孤雄。表面是“场主”身份，暗地里则是金国御林军的一个挂名军官。

这两人在梁山的虎头岩上吃了黑旋风的大亏，石元就是因为用夺命神砂暗袭黑旋风，给黑旋风的劈空掌力反震回来，粒粒砂子嵌在他的面上，将他变成了麻子的。独孤雄当时伤得较轻，但奇经八脉受伤，也是调养了将近一个月方始复原的。

这两人逃下了梁山之后，石元一来是为了报仇，二来也是贪图富贵，于是央求独孤雄推荐，也投到了金国御林军统领、亲王完颜长之的门下。

这帮人就都是完颜长之收罗的一班江湖败类，但却也都是像独孤雄一样，暗地里在王府里挂了名，鹰爪的身份未曾在江湖暴露的。

在这帮人中，除了石元之外，还有他的弟弟，石家庄的三庄主石攻。

石攻见哥哥受窘，说道：“让我来对付这女娃儿。二哥，你去收拾轰天雷这小子。”

石元道：“对，还是先拿了正主儿要紧。”他这么振臂一呼，登时就有好几个人跟着他向轰天雷跑去。独孤雄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你们可得小心一些，这小子虽然受了伤，只怕也还是一个扎手的人物。”

话犹未了，只听得咕咚一声，这班人还未跑到轰天雷面前，轰天雷已是自己摔了一跤。

原来轰天雷的功力虽然恢复了三几分，奔跑跳跃双腿还不是很灵活的，他的轻功本来不大好，心急之下，飞跑上来，要救丘大成，一不小心，就摔跤了。

石元跑在前头，哈哈大笑，说道：“独孤场主，你也忒小心了！这小子站都站不稳，还用怕他！”口中说话，手里已是一把夺命神砂，就向轰天雷撒去！

石元在距离数丈之外，洒出夺命神砂，心里想道：“待他毒发之后，我再擒他，易如反掌。”原来独孤雄在他们这帮人中乃是本领最强的一个，石元见独孤雄对这少年也是不敢轻视，这才加了几分小心的。他以为轰天雷伤还未愈，决计抵挡不了他的夺命神砂，先用毒砂伤他，这是“万无一失”的打法。

不料毒砂洒去，只听得轰天雷陡地一声大喝，一掌拍出，劲风呼呼，那把毒砂化成了一团烟雾，反卷回来。石元吓得连忙和身一滚，这才避开了风头。

独孤雄冷笑道：“我叫你小心，没有说错吧，你偏不听，好在没有伤着，不过现在你倒是不用害怕了，跟我上吧！”

原来独孤雄是拿轰天雷与黑旋风暗地里作了个比较的，那日在虎头岩上，黑旋风以劈空掌力反伤了石元。如今大致是同样的距离，轰天雷却伤不了石元，而据他所知，轰天雷的功力是还在黑旋风之上的。据此推断，轰天雷显然是抱病应战的了。独孤雄心里想道：“丘大成这小子说的话倒是不假，这小子果然是伤还未愈，甚至比我料想的还重一些！”

轰天雷盘膝坐在地上，喝道：“不怕死的就来！”独孤雄冷笑道：“你这小子死在临头，居然还敢恐吓我们？可惜你已是力不从心，只怕一交手你就要先到阎王殿上报到了，还能杀得了我们？”

轰天雷哼了一声道：“那就走着瞧吧！反正我也不打算活着回去，老子拼得一个就是一个！”

独孤雄大笑道：“你这小子果然是名不虚传，真不怕死！不0161过，你也只能是‘坐’着瞧，不能‘走’着瞧啦！”欺负轰天雷起不了身，飞身一扑，双掌便向他的天灵盖劈下！

轰天雷霹雳一声大喝，双掌迎上，只觉掌心好似触着一块烙铁一般，火辣辣的有点作痛！幸而轰天雷皮粗肉厚，虽不好受，也只是有点而已。

殊不知他的对手比他更为难受，独孤雄与他硬拼一掌，只觉心头一震，五脏六腑都好像翻转来似的，连忙调匀气息，转到轰天雷背后再发一掌。轰天雷自知身法不灵，只能采取守势。待他掌到，反手劈他。这次独孤雄不敢硬碰，一个盘龙绕步，又转到他的右侧去了。

独孤雄暗暗叫了一声侥幸，心道：“幸亏这小子是伤还未愈。这可只有我打他，没他打我的了。”原来他刚才那掌是试轰天雷究竟还有多少功力的，结果试出轰天雷现有的功力虽然也还是比他强些，不过却有后力不继的迹象。轰天雷既然是不能起来追击他，他当然是不怕了。

轰天雷掌心如烫，喝道：“你是关东一霸的独孤雄吧？你这雷神掌练得还未到家，焉能奈得我何？不过，我倒想知道，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何要来害我？”

原来轰天雷曾听到师父谈过天下各派武学名家的功夫，独孤雄的“雷神掌”虽然未能挤进一流高手之列，他的师父也提到了。不过他的师父当然还

未知道独孤雄已经投顺金廷，只以为他只是关东的一个土豪而已。

独孤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哈哈笑道：“好吧，就让你知道，也叫你死个明白！不错，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但你和云中燕可是结有梁子的，你忘记了吗？”

轰天雷瞿然一省，说道：“哦，原来你们这是妖女的党羽！”

独孤雄笑道：“多蒙抬举，我们只是云中燕的手下，可还不够资格称作她的党羽。不过我们的主人对你倒是很看得起，她说只要你愿意跟她交个朋友，跟我们回去见她，她就可以饶你性命。嘿，嘿，我看你也不是一个傻小子，总该明白我的意思吧？是祸是福，完全系于你一念之间了。”

轰天雷大怒道：“放你的屁，我宁死也不能讨好妖女！”那日和黑旋风曾经谈论过云中燕这个人，大家都怀疑云中燕是金人，黑旋风还不敢一口咬定，而他则是确信无疑。因此一听独孤雄的话，就相信了。

独孤雄道：“好，你这小子不受抬举，那就只好送你归天！这小子是不堪久战的了，你们还怕些什么？”

石元早已爬了起来，他是惊弓之鸟，起初还有点害怕，待见到轰天雷果然站不起来和独孤雄对敌，而独孤雄和他对掌，也没有受伤，这才大了胆子，上前助战。

石元一上，其他的人也都跟着上来。不过他们可不敢迫近轰天雷的身子，他们用的是刀枪剑戟各种兵器，在离身一丈之外，寻暇觅隙，攻他要害。

轰天雷双掌使开，呼呼风响，一时间那些刀枪剑戟倒是刺不着他，刚到他的身前，就给他的掌力荡开了。

不过，他无法突围，却也果然给独孤雄料中，时间一长，渐渐就气力不加了。

轰天雷陷于苦斗之中，但勉强还可支持。吕玉瑶那边的形势，却是比他更险。

石家庄的三庄主石攻本领还在他的二哥石元之上，一套八卦紫金刀法使得十分纯熟，风雨不透。吕玉瑶毕竟吃亏在没有临敌的经验，在听得轰天雷跌倒之时，已是不禁着了慌，给石攻乘势一攻，这就不由得乱了章法了。

单打独斗，吕玉瑶欠缺临敌的经验，也未必打得过石攻，何况那个中年妇人本领也颇不弱，她的两柄柳叶刀加上石攻的紫金刀，三刀敌一剑，吕玉瑶当然是要处在下风，连招架都几乎感到为难了。

轰天雷喝道：“你们既然是冲着我来，我不过是在吕家作客，与他们并不相干，你们何必和吕姑娘为难！”

石攻哈哈笑道：“你要我们放过吕姑娘，这个容易，只须你束手就擒便是！”

轰天雷喝道：“放屁，大丈夫宁死不辱，我凌铁威岂能向你们这班鼠辈求饶！”

独孤雄冷冷说道：“但你不愿连累吕姑娘吧？我佩服你是个英雄好汉，你也应该为吕姑娘着想啊！这不是你向我们求饶，是你为吕姑娘求饶。俗语也有说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即使你为了吕姑娘，也还是大丈夫，谁会看轻你？何况我们的主人对你青眼有加，也决不会折辱你的！”原来独孤雄虽然稳操胜算，却也有点害怕轰天雷困兽犹斗，与他拼个两败俱伤。

轰天雷听了他这片歪理，不觉有点踌躇莫决。心里想道：“若然是我一个人，我当然是和他们拼了。但玉瑶因我而受牵累，我却如何对得住她的爹

爹？”不过，他虽然是感到极之为难，要他束手就擒，即便是为了吕玉瑶，他还是决计不肯的。

吕玉瑶叫道：“凌大哥别受他们的骗，咱们大不了是一死而已，咱们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如今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那也很好呀！”

吕玉瑶是在剧斗之中冲口而出说这番话的，她可无暇思索这番话是否得当。她平时喜欢听弹词说书，正因为无暇思索，一下于就把弹词上的“套语”冲口说出来了。

石攻哈哈笑道：“你这黑小子倒是好福气，居然有这么一个标致的妞儿愿意和你同生共死。好呀，你这小妞儿既然甘心陪了情郎丧命，那就成全你吧。”

独孤雄叫道：“还是活擒的好！”

石攻笑道：“独孤兄请放心，我是吓吓这小妞儿的。不过，她若不知好歹，性命不要她的，折磨却是难免的了！”

吕玉瑶柳眉倒竖，斥道：“狗嘴里不长象牙，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石攻笑道：“我不杀你，你倒要杀我了？但只怕你不能如愿吧？嘿、嘿，我倒有怜香惜玉之心呢！”

轰天雷听了她那两句话，心里不由得感到一阵甜丝丝的，叫道：“瑶妹，你冲到我这边来。对，咱们要死也死在一起！”本来吕玉瑶一向就要他以兄妹相称，但他却总是叫她做，‘吕姑娘’，这次还是他第一次从口中说出“瑶妹”二字。

吕玉瑶得他提醒，心道：“不错，我还未曾施展我的轻功呢，为何不试一试？倘能和凌大哥会合一起，彼此可以照应，死了也有个伴儿。”原来她因为欠缺对敌的经验，一被敌人联手夹攻，就只知道拼命厮杀，压根儿没有想到逃跑。

那中年妇人好似知道她的心思，笑道：“小妞儿想去会情郎么？嘿，嘿，除非你劝他投降我们，否则你们今生可是休想在一起了！”吕玉瑶唰的一剑向她刺去，石攻横刀一挡，“”的一声，将她的长剑格开，笑道：“花大娘是为了你好，她的话你应该好好想想。”

吕玉瑶骂道：“放你的屁！”“玉女投梭”、“白虹贯日”、“李广射石”，接连几招进手的剑法，暴风骤雨般地向石攻刺去，作出一副拼命的样子。

石攻笑道：“小妞儿当真要拼命么？”心里想道：“独孤雄不许伤她，这可就有点难了。”心念未已，吕玉瑶忽地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一丈开外。中年妇人急步抢上，吕玉瑶一飘一闪，水蛇游走似的，走的是“之”字路，转眼间已是摆脱了他们的纠缠。

那中年妇人道：“小妞儿当真跑了？哼，哼，还是跑不了的！”

只听得呜呜声响，两枚铁莲子迎面飞来，吕玉瑶侧身一闪，脚步未稳，另外两枚铁镖又是迎面飞来了。原来这妇人的暗器功夫虽然不是第一流的功夫，手法也颇巧妙，她的暗器是从吕玉瑶头顶飞过，到了前面再掉头的。

吕玉瑶只好舞剑防身，那妇人的暗器层出不穷，把吕玉瑶打得手忙脚乱。本来吕玉瑶的这套剑法，用来对付这个功力比她稍逊的中年妇人的暗器，是足可防身有余的，只因她已剧斗了半个时辰，气力不比刚才，这才只能勉强招架了。

石攻哈哈大笑，大踏步便走过来，说道：“好啦，花嫂子，我拦住她。”

你用暗器打她穴道！”

眼看石攻就要来到她的面前，忽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那中年妇人打来的暗器不知怎的，全都坠地！

石攻的武学造诣毕竟较为高明，看得出那人是用“天女散花”的手法，把一块石头捏碎了变成砂子洒出来的，他们家传的“夺命神砂”也有这个打法，可是他却没有绵掌碎石成砂的功夫。而要用一粒砂子打落一枚钱镖，这份功力，他更是做不到了。

更令他惊诧的是，那人打落了花大娘的暗器，人却还没露面！

那中年妇人尚未知道自己的暗器是给对方用什么打下来的，也不知道这人是在哪里，她的暗器功夫在江湖上算不上第一流，在自己这群人中却是数她第一，此时她的暗器莫名其妙的给人打落，自觉失了面子，不由得恼羞成怒，便即骂道：“有胆量的就站出来，鬼鬼祟祟的躲在暗处算得是什么好汉！”她只道这个人一定是躲在近处，否则岂能将她的暗器打落？

石攻连忙嘘了一声，那中年妇人怔了一怔，说道：“石三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怕小贼暗算，老娘可是不怕！”石攻见她尚未省觉，无可奈何，只好皱起双眉，低声说道：“花嫂子，你走了眼啦，你瞧——”

中年妇人吃了一惊，朝着石攻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年约二十有多、三十未到的穿着蓝布长衫的汉子，在距离他们百步之外的山坡出现，正向着他们这边走来。手里摇着一把折扇，看样子像是个落魄书生。

时节已是十月中旬，南方的冬天虽然来得迟，还没下雪，气候亦已是相当寒冷的了。这人只是穿着一件薄薄的蓝布长衫，手里还摇着折扇，显然不是常人。

中年妇人惊疑不定，说道：“石三哥，你，你以为是他？”那人并没起步奔跑，就像普通人走路的样子，可转眼间就到了他们的面前，冷冷说道：“不错，打落你暗器的是我。我是明人不做暗事，并没躲躲藏藏！”

花大娘这一惊才当真是非同小可，要知暗器飞到百步之外已是难能，而这人还打落了她的暗器，自己连他用的是什么东西都未知道，这人的暗器的功夫，显然是比她高明得不知多少了！

“先下手为强！”花大娘心里想道。手里暗藏着六把飞刀，只待那人再近一些，她就要施展，‘六龙并驾’的飞刀绝技。

毕竟是石攻的江湖经验老到一些，忙道：“花嫂子不可造次！”向那人施了一礼，说道：“阁下是谁，因何与我们作对？”

那人摇了一摇折扇，淡淡说道：“我现在也不知道是否要和你们作对。且待我问一句话！”

石攻道：“阁下想要知道什么？”他只知道这人是要问他，不料这人却回过头向着吕玉瑶问道：“请问姑娘，吕东岩是你何人？”

吕玉瑶也摸不清这人的来历，心想：“爹爹可没有这样年轻的朋友。”不知是祸是福，便即实话实说：“是我爹爹，怎么样？”

此言一出，那人忽地掉转头来，说道：“现在我是和你们作对了，你们若要性命，赶快滚开！”

花大娘早有准备，登时六柄飞刀一齐向他掷去！

六柄飞刀，幻成一片银光，倏地散开，从不同的方位，向着那人飞去，上中下三盘要害，全都在刀光笼罩之下！

那人不慌不忙，把折扇轻轻一挥，冷冷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

只听得叮叮之声，宛如繁弦急奏，也不知他用的是什么手法，竟然能够这样又快又准，把六柄不同方向的飞刀全都拨打回去！

那中年妇人吓得双腿也都软了，原来这六柄反打回来的飞刀，竟然和她掷出去的手法一模一样，也是从六个不同的方位飞来。她的暗器功夫练得还未到家，使这一招“六龙并驾”，只知道如何发刀伤人，却不知道如何招架。情急之下，双腿一软，只好双手抱头，倒在地上，骨碌碌地从山坡上滚下去。

飞刀掠过，只觉头皮一片沁凉，耳边隐隐听得那人说道：“念在你是个妇道人家，饶你一命！”花大娘把手一摸，这才发觉只是被削了一片头发，并没受伤。

虽没受伤，亦已吓得魂飞天外，花大娘爬了起来，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哪里还顾得什么江湖义气，一溜烟就跑了！

花大娘虽然逃得狼狈，运气还算不差，只是受了一场虚惊而已。石攻吃的亏可就比她大了。

石攻在花大娘发出飞刀之际，只道那人武艺纵然高强，在六柄飞刀笼罩之下，势必也要弄得个手忙脚乱，于是立即绕到他的背后，只待他后退闪避之时，一刀就向他劈下。

不料这人举手之间，就破了花大娘的“六龙并驾”，根本用不着躲避。不但如此，他背后还好像长着眼睛似的，就在石攻的紫金刀劈下之时，他反手一挥，石攻的刀没劈着他，他的折扇却刚好敲着石攻的虎口。

这一招免起鹞落，当真是快如闪电，即使石攻全神防备，也是防备不了，何况他还是做梦也想不到敌人这样快就能脱出飞刀的笼罩反击他的。只听得啾一声，石攻的紫金刀脱手飞出，坠下山谷。大刀擦着石头的叮叮的回声，震得石攻耳鼓嗡嗡作响。

石攻大惊之下，失声叫道：“你是江南来的闪电手？”

那人哼了一声，说道：“你倒也知道我的名号？好，我就饶了你吧！”石攻如奉纶音，连忙也跟着花大娘跑了！

吕玉瑶又惊又喜，说道：“请你再帮一帮我凌大哥的忙。”那人道：“哦，这位凌大哥是你的好朋友么？”吕玉瑶忙道：“不错，不错，你快去吧！”不料那人却不马上过去，说道：“我还想知道他的爹爹是谁？”

轰天雷是梁山泊好汉之后，他这身份，吕玉瑶的爹爹曾再三叮嘱过她，不许她和外人说的。但此际轰天雷正在危险万分，吕玉瑶可顾不得这许多了，略一踌躇，便道：“他的爹爹是凌浩！”

闪电手在打败石攻的时候，独孤雄已知不妙，喝道：“先毙了这小子！”

独孤雄、石元和另一个使长矛的汉子同时出手，轰天雷霍的一个“凤点头”，长矛擦着他的肩头刺过。说时迟，那时快，独孤雄手起掌落，已是朝着他的天灵盖劈下来，石元更是溜滑，绕到轰天雷背后偷袭，长拳直捣他的背心要害！

吕玉瑶失声惊呼，闪电手道：“不用惊慌！”身形一起，俨如鹰隼穿林，饥鹰扑兔，当真是声到人到！

轰天雷也并非束手待毙，他霍的一个凤点头，立即反手抓着矛头，“嚓”一声，把那枝长矛拗断。同时左时向后一撞，刚好碰上了石元打来的拳头。

两股猛力一碰，石元的拳头伤得血肉模糊，一声惨呼，倒跃出数丈开外。可是轰天雷毕竟亦已是筋疲力倦，强弩之末难穿鲁缟的了。他拗折长矛，

又伤了石元。双臂酸麻，欲举乏力。

本来他是准备击退石元之后，便与独孤雄一拼的，此际已是力不从心。

闪电手来得正是时候，独孤雄双掌拍下，距离轰天雷的天灵盖不过三寸，陡觉劲风飒然，闪电手已是一掌向他的后颈削下。

这一招正是攻敌之所必救，独孤雄若不招架，头颅只怕也要给削掉。

独孤雄怎敢把自己的性命拿来和轰天雷交换，慌忙一个转身，双掌横胸，化解对方的攻势。

饶是他解拆得宜，却也抵御不了闪电手的内家真力，双掌相交，蓬的一声，独孤雄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踉踉跄跄地退出了七八步。剩下的那几个一窝蜂的慌忙逃跑。

闪电手道：“唉，凌兄，我毕竟还是来迟了一步，你怎么啦？”

轰天雷道：“我没事，你快拿着一个活口！”他虽然说自己没事，但脸上毫无血色，闪电手只道他伤得很重，却如何敢放心去追强盗。

闪电手道：“只要一个活口，总会有的。”随手抓起一块石子，放在掌心一握，裂成了四五小块，向那几个正在山坡上飞跑的鹰爪掷去，距离已在百步之外，但还是有三个人中了他的石子，不过距离太远，有两个功力较高的伤得不重，给同伴拖着走了。另一个爬起来跑了几步，又再倒下。



## 第十回 谋害情敌

闪电手道：“活口有了，咱们慢慢盘问他的口供不迟。凌兄，让我看看，先治你的伤要紧。”

轰天雷道：“我这伤是旧伤，已经好了七八分了。添上的新伤不过是一点皮肉之伤，毫不碍事，你别为我耽搁，多捉一两个活口吧。”

闪电手笑道：“旧伤新伤都应该治。有一个活口已经够了。”不容轰天雷分说，立即替他推血过宫。吕玉瑶也过来为他敷上了金创药。

闪电手为他推血过宫，轰天雷也必须运用本身真气才能配合。轰天雷一来不愿辜负他的好意，二来自己也是确是大伤元气，若无内家高手为他舒筋活络，想站起来也难，只好听从闪电手的话，暂且安静下来，由他调治了。

过了约半炷香的时刻，轰天雷面色渐见红润，闪电手赞道：“凌兄内功深厚，小弟平生罕见。”

轰天雷一跃而起，说道：“现在去追，或许还来得及。我怕那个活口是个无关重要的人物，问不出什么口供，咱们最好能捉住独孤雄。”

闪电手瞿然一省，心里想道：“不错，独孤雄似乎是那班人的领袖，能够捉住他当然最好。”不过因为轰天雷的精神刚刚好了一些，他仍是放心不下。

正在踌躇，忽听得有个老妇人惊惶的声音叫道：“玉儿，玉儿！”

吕玉瑶叫道：“呀，娘来了！娘，我在这儿！”

只见吕夫人如飞跑来，到了他们的面前，拐杖一顿，说道：“唉，你怎么不听你爹的说话，把凌世兄带出来！刚才我听得厮杀之声，是，是——”

吕玉瑶道：“娘你别慌，是来了一群强盗，已经给这位、这位恩公赶跑啦。”她只知道这人的绰号叫“闪电手”、可还未知道他的姓名。

虽说吕夫人应该向闪电手道谢，但此时她心神另有所属，连闪电手的姓名也无暇请问，游目四顾，蓦地叫起来道：“你表哥呢，怎不见他！”

吕玉瑶一直忙着为轰天雷料理伤口，此时方始省觉，讷讷说道：“表哥给贼人的暗器打着穴道，在那边的茅草丛中。”

吕夫人大惊骂道：“你为什么下去救治他，凌世兄的伤固然要紧，你的表哥也该有人照料呀！你就不能分点心神去照料他吗？”

吕玉瑶满面通红，说道：“我、我见表哥并没受到其他的伤，穴道迟些解开，大概也没关系。”

吕玉瑶给母亲一顿排揎，心里当然很不舒服，轰天雷也觉难堪，当下强笑说道：“我的伤不碍事，咱们赶快去找丘大哥吧！”他话犹未了，吕夫人早已朝着他所指的方向跑过去了。

闪电手忽地低声问吕玉瑶道：“你的表哥姓丘？”吕玉瑶道：“不错，他叫丘大成。”闪电手道：“哦，丘大成！”这刹那间，他的脸上似乎掠过一丝诧异的神色，身形一起，立即飞跑过去。

吕夫人只觉微风飒然，闪电手已是从她的身边掠过。吕夫人心里暗暗嘀咕：“这小子也太不懂礼貌，这不是要和我较量轻功吗？”她起步在前，给闪电手赶在她的前头，心里可着实有点不大高兴。

吕夫人轻功本来不弱，但比起闪电手还是稍逊一筹。吕夫人跑到那个地方，闪电手已经把丘大成扶起来了。

“丘大哥并没受伤，被打着的穴道也非要穴，请让小侄代劳。”闪电手

一面说一面替丘大成解穴。

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丘大成被封闭的穴道给他轻描淡写地应手而解，他立即便知道打穴之人是用最轻的手法打丘大成的穴道的，不觉疑云顿起，心里想道：“那件事恐怕不是空穴来风了？”

丘大成见是一个陌生人给他解穴，怔了一怔，正想开口说话，问他姓名，闪电手已先说道：“丘大哥，幸会幸会。”

此时吕玉瑶亦已赶到，见闪电手说话的神情好像有点古怪，笑问道：“你知道我的表哥？”

闪电手淡淡说道：“丘大哥的大名我是久仰的了。”

吕玉瑶颇是奇怪，心道：“丘表哥虽然走过江湖，也只不过一两次而已，还未算得是正式出道，他的声名怎的就能传扬开去？莫非这人是有意讨我母亲的欢心？他见了妈刚才那副神气，当然知道她是最疼她这侄儿了。”

丘大成给他一捧，却是不觉有点飘飘然了，说道：“我只是个无名小卒，阁下未免过誉了。多谢阁下解穴之恩，我还未曾请教阁下的高姓大名呢。”

吕夫人这才跟着说道：“小女多蒙搭救，请受老身一拜。”

闪电手忙道：“不敢当。说到报恩，我受你家的恩更大呢！”

吕夫人道：“哦，你，你是——”

闪电手道：“我就是十年前多得吕老英雄保镖的那个耿电。我是特地前来拜访恩人的。”

吕玉瑶又惊又喜，说道：“原来你就是那位耿公子！爹爹说你不懂武功，却不知你的武功是这样高明！”

吕夫人笑道：“你又说傻话了，耿公子的令尊是名震武林的江南大侠，耿公子得了家传绝学，武功怎会不高？”

耿电道：“十年前我的确是丝毫不懂武功，现在也不过是学了几手三脚猫的功夫。”

吕夫人道：“可惜玉瑶他爹不在家，否则他见了你，可不知要多高兴呢！”

她口说“高兴”，脸上的神情却是双眉紧蹙，若有重忧。

吕玉瑶说道：“爹爹虽然不在家，我们也会招待客人的。耿大哥，你就在我们家中住下来，等我爹爹回来好不好？妈，你招呼客人回家呀！”

吕夫人苦笑道：“你还要等你爹爹回来，只怕咱们就得搬家了。”

吕玉瑶道：“为什么？”

吕夫人道：“刚才和你们交手的是些什么人？”

吕玉瑶道：“他们是来捉拿凌大哥的。好像是什么女强盗的手下，我听得不大清楚，你问凌大哥吧。”

轰天雷道：“他们的主子名叫云中燕，倒是个女的，可并不是什么女强盗，据我所知，恐怕她是金国的什么‘格格’（郡主）之类。”

吕夫人更是皱得眉头打结，说道：“凌大哥的身份你不是不知，如今已给他们发现是住在咱们家里，他们失败了一次，难道就肯罢休不再来么？只怕从今之后，大家都是难得安宁的了，不搬家避祸，怎成？”

吕玉瑶道：“搬到哪里去？爹爹回来又怎么办？”

吕夫人道：“爹爹回来你倒是不用顾虑，搬家的时候，我自然会留话给左邻右舍的。搬到哪里去却的确是个问题，你爹虽然有不少亲友，但知道这件事情，这是可能招惹灭门之祸的事情啊，他们敢收留咱们吗？亲友敢收留，咱们又忍心连累他们吗？”

轰天雷听得极为难过，一咬牙根，说道：“伯母不用担忧，我听得那班人的口气，对伯伯颇有几分尊敬，他们声言是只对我来的。我离开这里，你们就没事了。数月来多承伯母救护之恩，小侄告辞了。”

吕玉瑶又是吃惊又是着急，说道：“你的病还未全好呢，就要离开我们，这怎么成？”

吕夫人也假惺惺说道：“贤侄，我不能让你这样。我若放你走了，她爹回来，非怪我不可。”

这话表面听来似乎是不许轰天雷走，其实却是唯恐轰天雷不走。轰天雷再笨也听得出来，当然更是坚持要走了。

吕玉瑶苦苦地拉着他，她的母亲则在假惺惺地挽留他，正在纠缠不清，耿电忽道：“吕姑娘，你不用担忧，把你的凌大哥交给我好啦！”

吕玉瑶道：“你和他同走？”

耿电笑道：“我也是金国的钦犯，彼此彼此，谁也不怕给谁连累。”

吕夫人面上一红，说道：“耿公子武功卓绝，铁威贤侄得你作伴，老身可以放心了。”

吕玉瑶顿足说道：“妈，你——”

吕夫人道：“唉，我何尝舍得你的凌大哥走？不过事难两全，说老实话，他在咱们家里，咱们也未必保得他的安全。倒不如让他和耿公子一起。耿公子本领远在咱们之上，倒似乎是较好一些。”

她的母亲已然说到这个地步，轰天雷又坚持要走，吕玉瑶也是无可奈何了。当下只好说道：“凌大哥，路上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回到家中，记得给我们报个平安消息。”

轰天雷道：“你放心，我会的。说不定我回到家里，你的爹爹还未走呢。”

丘大成心中冷笑：“你们一个傻丫头一个浑小子，倒是儿女情长。哼，这小子一走，你还能再见到他？我丘大成可没有这么傻，肯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当下说道：“天色不早，凌大哥既然非走不可，咱们就别耽搁他了。表妹，你送凌大哥到那边山口等我，我赶回家去帮凌大哥收拾行囊。”

轰天雷背起行囊，走了一程，回头一看，只见吕玉瑶还站在路口，痴痴地望着他。丘大成站在她的身边低声说话，似乎是劝她回去。轰天雷忽觉一阵心酸，咬紧嘴唇，连忙迈开大步，再也不敢回头。

走出了这条山村，离开吕家已有十多里了。轰天雷还是默默无言，低着头只顾走路。

耿电忽道：“凌大哥，你和这位吕姑娘是不是十分要好？”

轰天雷黑脸羞红，说道：“我的病险死还生，都是她们母女照料我的。可、可并没有——”

耿电笑道：“我并不想打听你的私事，不过请你恕我冒昧，有件事情我却是想弄个明白的。你和丘大成之间，是不是有点儿什么嫌隙？彼此不和？”

轰天雷怔了一怔道：“没有呀，丘大成对我也是很好的。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耿电缓缓说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这次你突然遇袭，恐怕和丘大成这小子很有关系呢！”

轰天雷大吃一惊道：“不会吧！耿兄，你这是何所见而云然？”

耿电说道：“偷袭你的这班强盗，都是我曾经见过的。我还偷听了他们的一桩秘密呢。”

轰天雷道：“什么秘密？”

耿电道：“就是他们和丘大成这小子串通了要想谋害你的秘密！”

轰天雷大惊道：“当真是有此事？”

耿电笑道：“否则我焉能来得那样凑巧？”

轰天雷倒吸了一口凉气，叹道：“怪不得你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想不到丘大成竟会干出这样事情。但他们的秘密，却怎会给你偷听了去呢？”

耿电说道：“昨日我走到三石岗的时候，这班人也正走到那个路口。我在他们的后面，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一班江湖人物，他们都没有注意我。三石岗这地方你知道吗？”

轰天雷道：“那地方正是三岔路口，本来立有三块指路石碑的，但因年深日久，碑上刻的地名已经是剥落模糊，看不清楚了。”

耿电说道：“不错，我走到那个地方，正想找人问路，这班强盗在那路口已经向一个农夫问路了。他们问的是：你可知吕东岩老先生是住在哪个村子，应该向哪条路走吗？”

“我一听得恩公的名字，当然是竖起耳朵听了。”

轰天雷道：“但他们想必不会告诉那个农夫，他们是为了何事来找吕东岩的吧？”

耿电笑道：“当然不会。但我却不能不起疑心。吕东岩是我恩人，这班江湖人物找他干什么呢？倘若吕东岩的朋友还好，若是敌人，我可不能不管了。因此我就暗暗跟踪这一班人。好在走的是一条穿过树林的山路，我远远地缀着他们，山深林密，倒也没给他们发现。”

轰天雷见识过他的绝顶轻功，笑道：“即使不是在树林里面，他们要发现你只怕也难。”

耿电接着说道：“跟了一程，他们大约是因四顾无人，就放心他说话了。”

“一个说道：‘丘大成这小子的说话不知可不可靠？’”

“一个说道：‘他何必说谎来骗咱们？何况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算扑个空也不打紧。’”

“先头那人说道：‘我不是怕扑个空，我是怕丘大成这小子假公济私。那姓凌——’”

“这人话犹未了，另一个人立即说道：‘噤声，这里虽然没有外人，也得提防隔林有耳。’”

“那人笑道：‘除非是顺风耳。好吧，你既然害怕给人偷听了去，咱们就别说这人的名字。’”

“嘿、嘿，我虽然不是顺风耳，却曾练过伏地听声的功夫。这个可是他们料不到的了。”

轰天雷笑道：“他们说那个姓凌的想必就是我了。他们说些什么？”

耿电说道：“那个说道：‘这姓凌的小子曾经帮过吕东岩一个大忙，替他打败了他的强仇年震山，挽回了吕东岩的面子。’”

“另一个人笑道：‘这件事情早已在江湖上传得沸沸扬扬，石二哥，你还怕我们不知道吗？’”

“姓石的那人说道：‘我就是因为此事，不免多少有点顾虑。’”

“‘顾虑什么？’”

“‘我曾经问过当日在吕家的客人，听说吕东岩的女儿对这姓凌的小子非常之好。’”

“他的同伴哈哈笑道：‘石二哥，难道你还害怕一个小丫头吗？就算她看上他又怎么样？’

“另一个跟着说道：‘是呀，这小子的身份……（声音很小，中间几句可听得不大清楚了。）……咱们怎能放过他？即使他已经是吕东岩的爱婿，咱们也是要干的了。’

“那姓石的说道：‘就只怕丘大成是假报那姓凌的身份，为了怕这小子抢了他的表妹。’

“说至此处，他的同伴才好像恍然大悟他说道：‘哦，我明白了。石二哥，你刚才说丘大成假公济私，原来就是指这个。于咱们这一行的，冤枉一两个那也算不了什么。’

“那姓石的说道：‘别的人冤枉一两个当然不算什么。可是吕东岩交游广阔，他又没有得罪朝廷，倘若这姓凌的小子不是咱们所要逮捕的那个人，咱们可就犯不着和吕东岩结仇了。咱们的身份是要遮瞒的，吕东岩若向咱们报仇，那只能按照江湖的规矩来办，咱们可又不能恃势压他。’

“他的同伴听他这么一说，似乎也是有了一点顾虑，纷纷说道：‘独孤大哥，你看应该怎么办？’他们叫的那个‘独孤大哥’就是独孤雄了。

“独孤雄沉吟半晌，说道：‘不用担忧，是不是那个咱们所要逮捕的凌家的人，只要一举手我就知道。’

“‘啊！你怎么知道？’

“‘据我所知，那人练的是霹雳掌，霹雳掌我虽然不会，却是见过的。’

“那些人听说独孤雄能够判明真假，又纷纷说道：‘这就放心了。若是真的，咱们捉了这个小子，吕东岩知道了，他自己心里有数，谅他也不敢出头！’”

耿电把那日偷听来的谈话，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轰天雷之后，说道：“那日他们没有说出你的身份，但我已经有点起疑了。凌家的人又会梁山泊好汉秦明所传的霹雳掌的，想必是轰天雷凌振的后代了。果然给我料中。”接着说道：“你现在该相信是丘大成这小子陷害你的了吧？哼，若不是看在吕夫人的份上，我才不放过他呢！”

轰天雷呆了一呆，忽地长长地叹了口气。

耿电道：“凌兄，好端端的为何叹气？”

轰天雷道：“丘大成害我不打紧，我只怕，只怕——”

耿电笑道：“你是怕吕姑娘上了他的当？”

轰天雷道：“是呀。他们是表兄妹，吕姑娘决计想不到她的表哥是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她的身边，天天地伴着她，我怎能不有点担心。”

耿电道：“好，你要不要我回去告诉她们母女？”

轰天雷摇了摇头，说道：“吕夫人怎会相信你的说话？只怕她还会以为是我和你串通了来诬陷她的侄儿呢。玉瑶也未必就会相信的，还是不说的好。”

耿电笑道：“我看那位吕姑娘对你很是倾心，虽然你不在她的身边，谅丘大成这小子也抢她不去。”

轰天雷面上一红，说道：“耿兄莫开玩笑。”心里却是想道：“但愿如此。”

耿电笑道：“好吧，那咱们就谈正经的事儿。嗯，你又在想些什么了？”

轰天雷道：“独孤雄说他们是云中燕的手下，我是在想，丘大成怎的会

与他们相识？若照独孤雄的说法，他们可是奉云中燕之命而来的呀！”心想独孤雄说的若然是真，这就与丘大成无关了。

耿电哈哈笑道：“凌兄，你真是个老实人，独孤雄的说话你也能相信吗？不过我可正是要想问你，云中燕到底是什么人？”

轰天雷心里想道：“吴用那部兵法的秘密，告诉他亦是无妨。”于是把他在梁山碰见云中燕和结识黑旋风的事情，原原本本说给耿电知道。

耿电似乎有点惶惑的神情，说道：“照你的说法，这云中燕是金国的什么格格之类了？”

轰天雷道：“听说金国的御林军统完颜长之有一子一女，这云中燕说不定还可能是完颜长之的女儿呢。”

耿电忽道：“云中燕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但据我所知，云中燕似乎不像你说的那么坏！”

轰天雷诧异道：“你怎么知道？”

耿电说道：“我虽然远在江南，却也常有家父的朋友从北方来到，听他们的说法，云中燕似乎还是个侠女呢。”

轰天雷道：“黑旋风对她是好是坏也有点捉摸不定，不过若然她当真是个侠女，却为何要抢了吴用那部兵法，不肯交还黑旋风呢？”

耿电说道：“我不过是有点怀疑罢了，听来的话当然是不能完全相信的。好，咱们不谈云中燕了，但你所说的那位黑旋风我倒是很想结识呢。”

轰天雷道：“黑旋风说是要到大都去拜访丐帮的陆帮主，如今已三月有多，可能又离开大都往别处去了。他行踪无定，要见着他只怕还当真不易呢。”

两人一路谈谈说说，倒是颇不寂寞。轰天雷的伤尚未痊愈，每天只能走一百里左右。为了避免给敌人发现，他们舍弃官道，专走山路，往往错过宿头。幸而轰天雷体质健壮，餐风露宿，习以为常。有好友同行，虽然伤未痊愈，倒也不觉其苦。

这一日他们又错过宿头，天色已近黄昏，他们走入树林找寻一个比较适宜的歇息处所，轰天雷举目遥顾，有所发现，说道：“今天运气不错，那边有处人家。”

耿电定睛一瞧，笑道：“那是一座石庙，庙门已经坍了。你瞧，殿上的那尊弥勒佛还隐约可见呢。”

轰天雷笑道：“只要有住得下的地方便行，古庙也好，总比露宿强些。”

进入那座古庙，只见蛛网遍布，尘埃堆积，庙宇破旧不堪。轰天雷动手打扫干净，伸了一个懒腰，笑道：“我真想舒舒服服睡个大觉，可肚皮又觉有点饿了，咱们还是去找寻食物吧。”

耿电说道：“凌兄，你身体还未大愈，这些天来，你也受够苦了。待我去打两只野兔回来，你睡一觉吧。”

轰天雷道：“你当我是娇生惯养的少爷吗，怎能让你一个人偏劳？”

耿电笑道：“好吧，你既然要做些事情，那就麻烦你留在这里生火吧。说句老实话，我虽然不是娇生惯养，家务却是很少做的，生火我就常常弄得烟薰了眼，好半天还弄不好。”

轰天雷知道耿电是爱惜他，但耿电不懂生火也是事实。轰天雷感激朋友的好意，遂也不和他争了。说道：“好吧，祝你好运，打着野兔，快点回来。啊，对啦，咱们的水囊已经涓滴无存了，你还去找水源呢。”

耿电道：“这个容易，刚才上山的时候，我已经留意到那边有条山涧了。”

耿电走后，轰天雷拾取枯枝，在弥勒佛座前生起一堆野火，烤得身上暖烘烘的好不舒服，耿电还未回来，他不知不觉地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地感觉好似有人走到他的身边，噗嗤一笑。

练过上乘武功的人，稍有声响就会惊醒的。轰天雷眼睛还未张开，就跳起来叫道：“耿兄，你回来了！”

此言一出，只听得银铃似的笑声笑个不停！

轰天雷大吃一惊，张开双眼，只见站在他的面前的是一个明眸皓齿的女郎，哪里是什么耿电。

这一下轰天雷睡意全消，呆了一呆，陡地便跳起来喝道：“好呀，我正要找你这妖女算帐！”

原来这少女不是别人，正是在梁山抢了吴用那部兵法的云中燕！

轰天雷一把抓去，云中燕格格一笑，一闪闪开，笑道：“轰天雷，我可不是来找你打架的！”

轰天雷心道：“她怎的也知道了我的绰号？哦，对了，独孤雄是她的手下，当然是丘大成告诉独孤雄，独孤雄再告诉她了。”

新仇旧恨，都上心头，轰天雷不由分说，霹雳似的一声大喝，双掌便打过去，喝道：“你不和我打架，我却非和你算帐不可！”

云中燕领教过他的厉害，情知比掌比不过他，只好拔剑出鞘，以攻为守，化解他的攻势。

轰天雷跳跃不灵，云中燕唰的一剑刺来，虽然仍是给他的掌力荡开，但剑尖划过，却把轰天雷的衣袖削去一幅。

云中燕怔了一怔，心道：“人家说他给年震山打得重伤，果然不错。怪不得他的功力是大不如前了。”

云中燕解了一招，还剑入鞘，笑道：“轰天雷，你伤还未愈，今日你要打也是打不过我的了，不如你稍安毋躁，听我说话如何？”

轰天雷大怒道：“有胆你和我斗三百招，别跑！你敢说我打不过你。哼，即使真的打不过你，我也要打！”

云中燕摇了摇头，说道：“你这个人真是好勇斗狠，也不分个青红皂白！”

轰天雷喝道：“哼，我早认识你这个妖女，你还想在我面前充什么好人！”

轰天雷的霹雳掌刚猛之极，虽然功力尚未恢复，但在开头二三十招之内，云中燕还是非得小心应付不行。

云中燕施展腾挪闪展的小巧功夫，耗了轰天雷几分气力之后，说道：“喂，再打下去，只有你吃的亏。我也不杀你，只打你两记耳光就跑，请问你奈我何？”

轰天雷不怕给打伤，但给一个“妖女”打两记耳光，这可是极大的耻辱，不由得他不有点心慌，生怕云中燕说到做到，这刹那间本能地退了一步，使了一掌“铁锁横江”，双掌护胸。

云中燕松了口气，格格笑道：“别慌，别慌，只要你回答我的话，我可不一定要打你耳光。我想知道你的朋友黑旋风是到哪里去了？”

轰天雷冷笑道：“你打听他做什么？黑旋风是响的男子汉大丈夫，不会受你这妖女迷惑的，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云中燕几曾受过别人这样嘲笑，不由得当真动起怒来，柳眉一竖，骂道：“你，你，你这浑小子简直是狗嘴里不长象牙！”

轰天雷道：“你才是狗嘴里不长象牙！你敢骂我！”云中燕飞身疾扑，

骂道：“我不但骂你，还要打你呢。打你嘴巴，看你还敢不敢乱说！”

轰天雷倒是当真有点害怕给她打了嘴巴，当下只守不攻，把一套防身的掌法使得风雨不透。心里想道：“待得耿大哥回来，就不用怕这小妖女了。哼，捉住了这小妖女，我倒是非得先打她一个嘴巴不可！”

云中燕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可是好几次扑到了他的身前，都结他的掌力反震回去，亦是不禁有点顾忌，心里想道：“这小子一股劲的蛮打，我若是不拔剑伤他，一两个时辰之内，只怕还当真奈何不了他呢。但我伤了他，黑旋风更要把我当作仇人了。何况这小子伤还未愈，我用剑伤他，胜也不武。”

打了一会，云中燕忍住气问道：“轰天雷，你为何这样恨我？”轰天雷则在心里想道：“耿大哥怎的还不回来？好，拖得一时是一时，且乐得和这妖女胡扯。”

“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明白。哼，我不该恨你吗？”轰天雷冷笑说道。

云中燕眉头一皱，说道：“你是为了那部兵法给我抢去，是么？这部兵法我已经带来了，只要你告诉我黑旋风在什么地方，我会拿去交还给他的。甚至给你也行，只要你发一个誓，答应我一定把这部兵法送到黑旋风的手上。”

轰天雷哪肯相信她的说话，冷笑道：“好妖女，你这花言巧语骗得了谁？哼，你有这样好心，为何还要一再害我？”

云中燕怔了一怔，说道：“我几时又害了你了？”

轰天雷大怒道：“你装什么蒜，独孤雄不就是你派来的么？”

云中燕诧异道：“什么独孤雄？这个人的名字我倒知道，但你说我派他害你，这话却是从何说起？”

轰天雷冷笑说道：“你这个小妖女还要抵赖，独孤雄不是你的手下么？”

云中燕笑道：“你再妖女妖女的乱骂，我可不和你客气了！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地和我说说，我看其中定有蹊跷！”

轰天雷听得她这么说也自不禁有点思疑不定，心道：“不错，她若是有心害我，她进来的时候，我还睡着，她就可以害我了。莫非这当中真有蹊跷？”

轰天雷起了思疑，可是他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此时他给云中燕占了他的上风，云中燕恼他出言不逊，又正在骂他，轰天雷咽不下这口气，本来想把独孤雄这桩事情告诉她的，也改了主意，心里想道：“我可不能向她示弱，我和她好好说说，她只当是我怕了她了。哼，独孤雄的话固然不能全信，她的话又焉能相信？说不定她是怀有什么诡计，可别上了她的当。那桩事情，我说出来，她也会推个干干净净。”

云中燕道：“你想好了没有，还是一定要和我拼命么？”

轰天雷道：“不错，我正是要领教你的厉害，你有什么厉害，拿出来吧！”

云中燕给他气得七窍生烟，说道：“你这小子真是不知好歹。好，你既然不吃敬酒，一定要吃罚酒，那也只好由你了！”

就在此时，忽听得耿电的声音远远说道：“凌大哥，是谁和你说话？”耿电用的是传音入密的功夫，他的人还在一里开外，声音却好似就在耳边，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云中燕吃了一惊，心道：“这人可并不是黑旋风呀，是谁竟有这等功力？”

轰天雷大喜叫道：“耿大哥快来，正是那妖女和我打架。快来呀，可别让她跑了！”

云中燕乘他大喜之际，闪电般地欺到他的身前，倏地一指点了他的穴道。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碍电叫道：“来啦！”山谷的回声“来啦！来啦！”尚未静止，他的身形已在庙门出现。

轰天雷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叫道：“看你这妖女往哪里跑？看是你打我的嘴巴还是我打你的嘴巴？”

原来云中燕用的虽然是重手法点穴，但轰天雷却是自小熬练出来的强壮体魄，皮粗肉厚，加上他的内功根底又在云中燕之上，是以虽然麻穴给她点个正着，不过酸麻片刻而已。

云中燕本来是想拿着他当作人质的，此时点穴无效，不禁有点着慌，心里想道：“这浑小子恨极了我，他这朋友，看来武功只有在我之上，决不在我之下，好汉不吃眼前亏，莫要当真给他侮辱一顿，那才犯不着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先避开这小子再说！”主意打定，一个燕子穿帘，从庙宇的另一面窗门飞出。

碍电见云中燕的身手如此矫捷，也是不禁吃了一惊，当下把水囊和两只野兔放下来，说道：“凌大哥，这位姑娘就是云中燕吗？”轰天雷急道：“是呀，你赶快去追吧！”碍电道：“你放心，她跑不了的！”一个转身，如影随形地就追上去。

云中燕平素以轻功自负；听了碍电的话，心中有气，说道：“好，我就和你比比轻功！”

碍电是放下了猎物和水囊才追出来的，此时云中燕业已进入密林深处，看不见碍电了。

云中燕不敢松懈，跑了一程，不见碍电追来，心里想道：“这小子此刻恐怕是连我身在何方都不知道呢，不过我此次是有所为而来，如今却弄得无功而返，胜了他们，也没有什么意思。”

心念未已，忽听得碍电的声音就好似在她耳边说道：“好轻功，果然不愧云中燕这个绰号！”

云中燕吃了一惊，回头一看，只见碍电已是从树林里钻了出来。

说时迟，那时快，风驰电掣之中，云中燕只觉微风飒然，一团白影从身边掠过。看清楚时，碍电早已回转身来，拦在她的面前了。

云中燕一咬银牙，说道：“好，我再和你比比剑法！”

她脚步不停，倏然间拔剑进招，剑法之狠捷、精纯，可说是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碍电不禁又赞了一个“好”字，折扇一拨，笑道：“对剑术我是门外汉，可不能和姑娘比了。没办法，只好用这把扇子向姑娘讨教几招吧。”

他若不经意地折扇随手一拨，就把云中燕的青钢剑封出外门，后发先至，比云中燕的出手还更快捷三分。

云中燕暗暗叫苦：“想不到又碰上一个劲敌，此人轻功在我之上，这次只怕是要逃也难。”

碍电有心看她剑法，拆了三五十招，见她剑法奇诡百出，和中土各大门派都不相同，但偶有几招，却又似曾相识，心里不禁好生诧异，蓦地想起一个人来，心道：“且待我试她一试。”

又斗了十余招，碍电忽地问道：“琅玕山的定慧师太是你什么人？”

留心看她的面色，只见云中燕似是怔了一怔，但手底的招数却是丝毫不缓，说道：“什么师太师姑？我平生可从没有进过和尚庙、尼姑庵！”

碍电捉摸不定，越发起疑，卖个破绽，让云中燕一招“玉女穿梭”刺来，削了他的一幅衣袖。

云中燕大为得意，说道：“你已输了一招了，还要和我再比吗？”一般比武规矩，平辈比武，若非深仇大恨，输了一招，就该认输。云中燕是怕再打下去，打不过对方，因此抬出江湖规矩，想迫对方认输。

耿电哈哈一笑，说道：“姑娘剑法高明，小可十分佩服，当然不用再比了。这根玉簪，还给姑娘！”

原来在云中燕削掉他的一幅衣袖之时，他却拔了云中燕头上所插的一支玉簪。云中燕接过玉簪，不由得面红耳赤。

耿电笑道：“咱们可说是不打不相识，你可以告诉我你的来意么？”

云中燕道：“你是轰天雷的好朋友？”

耿电说道：“我和凌铁威相识未久，但也称得上是意气相投。”

云中燕道：“你们既然是好朋友，想必他曾经和你说过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耿电说道：“不错，他曾经提及，数月之前，曾在梁山泊与姑娘幸会。不过姑娘是什么样的人嘛，我看，直到如今，只怕他也还是未曾知道的。”

云中燕冷笑道：“幸会？那次他差点把我迫得跳下水泊呢。不过，我倒是有弄不懂了，轰天雷口口声声骂我妖女，怎的你却想要和我套起交情来了？你们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吗？”

耿电说道：“凌大哥为人耿直，或者不免对姑娘有点误会。”

云中燕道：“你就相信得过我是好人？”

耿电说道：“我与姑娘虽是刚刚相识，姑娘的大名我是久仰的了。”

云中燕噗哧一笑，说道：“什么久仰不久仰的，你知不知道，你这话可露出破绽来了。”

耿电道：“什么破绽？”

云中燕道：“我的‘大名’，你还不是从轰天雷口中听来的吗？你刚刚说过，你和轰天雷相识未久，怎的对我就‘久仰，了？’”

耿电说道：“你猜错了。你的大名，我是在江南的时候就听人说过了。”

云中燕道：“哦，我的‘大名’居然传到了江南？”

耿电说道：“要不，我怎么知道姑娘是个侠女？”

云中燕冷笑道：“侠女？这可未免太抬举我了。不骂我作‘妖女’，我已感激不尽啦！”

耿电说道：“如果不是深知姑娘的人，姑娘也不用为他生气。”

云中燕道：“听你的口气，你倒好像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

耿电说道：“江南的武林人士或者没有谁认识姑娘，不过有一个人，姑娘你纵不相识，料也曾听过他的名字！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姑娘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敢说是略有所知了！”

云中燕大为诧异，双眼盯着耿电问道：“什么人？”

耿电缓缓说道：“江南的武林盟主李思南！”

云中燕吃了一惊，不觉冲口而出，说道：“你和李思南大侠相识？”她这么一说，不啻是承认她对李思南颇有所知，身份也就登时泄漏了。

耿电心里想道：“我的所料，果然不差，原来她既不是汉人，也不是金人，却是蒙古的女中豪杰。”

耿电探出了云中燕的来历，笑道：“我不仅和李思南大侠相识，我还知道他在蒙古交有三位好朋友呢！”

云中燕道：“哦，是哪三位？”

耿电缓缓说道：“头两位是蒙古著名的武士阿盖夫妻。第三位的身分更其高贵，她是成吉思汗最小的女儿明慧公主。”

云中燕见他说得确实，自己的身分料想已是瞒不过他，于是微微一笑，说道：“你说的这位公主，正是我的姑姑。”

原来云中燕是成吉思汗的孙女，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的女儿。她的蒙古名字叫贝尔卜丽姬，封号是“贝丽”公主。

成吉思汗死后，察合台和兄弟窝阔台争夺汗位失败，几年之后，在西征的一次战役中阵亡。他没有儿子，只留下贝丽公主一个孤女。

窝阔台对她的父亲怀有宿怨，是以对她颇为冷落。不过这样一来，却令她能够得到较大的自由，不必受宫廷的拘束，到蒙古各处地方行走。

明慧公主本来是许配给蒙古一个部落的王子的，但她心里喜欢的却是李思南。成吉思汗几个儿子，在争夺大汗宝座之时，四子拖雷帮窝阔台，明慧公主的未婚夫镇国王子帮察合台。拖雷是兵马大元帅，镇国王子于是拥有兵力最强的一路元帅。拖雷久已想夺他的兵权，于是趁这机会，将他诱杀！（上述故事详见拙著《瀚海雄风》。）

明慧公主失意情场，回国之后，跟阿盖夫妻一起，在草原放羊，说什么也不肯回蒙古的行都和林居住。兄弟之中，拖雷和她最为友好，劝她不听，也就只好由她去了。窝阔台看在拖雷的份上，对这个不肯听话的妹妹，也只好宽容了。

云中燕和明慧公主同命相怜，姑侄二人倒是十分相得。云中燕每次溜出和林，都是到她姑母那里去住。

明慧公主本来懂得一些武功，少年时候，她曾逃到中原找寻李思南，又得琅玕山的定慧神尼收为寄名弟子，传授了她的上乘武功，经过了将近二十年，她的一身本领就更加了得了。

明慧公主把武功传给云中燕，是以云中燕虽然从未见过定慧神尼，却是她的再传弟子。耿电就是因为在她的剑法中看到定慧神尼的家数，才猜到她的来历的。

云中燕跟明慧公主学了一身武功，又常听得明慧公主和她谈及中原的山川人物，心中不胜向往，于是到了十九岁那年，便请求叔叔拖雷的准许，准许她到中原游玩。

其时拖雷方自欧洲西征回来，声威显赫，颇有吞金灭宋，实现成吉思汗“把世界当作蒙古人的牧场”的雄心。只因计划尚未成熟，是以未曾进兵。

在对待云中燕的态度上，拖雷和他的哥哥大汗窝阔台有很大的不同，窝阔台对她歧视、冷淡，拖雷对她倒是相当疼爱、亲近。

拖雷深知这个侄女聪明机智，武功又很高强，云中燕提出这个要求，他一口便答应了。不过却要云中燕为他的进犯中原计划，做一些工作。

他说：“我不但准许你到中原游玩，而且可以让你随心所欲，喜欢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但是你可不能只顾着游玩，你要随处留心，看看金国有什么动静；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结识一些江湖人物，打听汉人之中，有哪些人是有威望的抗金义士，说不定将来可以为咱们所用。每隔一年半载，我自会派人和你联络。”原来拖雷深谋远虑，早已在金国、宋国布置了许多耳目。当然并不是只依靠云中燕一人的。

云中燕一来是向往中原的山川人物，难得拖雷答应她可以随心所欲，玩得痛快；二来她自小丧父，已经习惯了把拖雷当作父亲一样，对他的吩咐，

自是不敢违背；二来她还是年轻识浅，自小又是有点喜欢冒险的，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好玩”，于是也就一口答应了。

到了中原，她和老百姓多谈几次之后，方始知道汉人固然是痛恨统治他们的金人，但对准备入侵的蒙古人也是深为戒惧、同样痛恨的。老百姓如此，汉人中的义士自是更不用说了。

她一直隐瞒着自己的身份，两年来在中原倒是闯出了不小的名头。但真正称得上是“结识”了的江湖人物，却还没有一个。而令得她佩服的江湖人物，迄今为止，也还是只有二个黑旋风。

那次她抢到了吴用的兵法，本来认为是自己最得意的杰作的，但过后仔细思量，想起了黑旋风恐怕业已是把她当作仇人，她又不禁有一份说不出的悲哀了。

这就是她为什么要向轰天雷打探黑旋风下落的原因。

想不到在轰天雷之外，又碰上了这个耿电，这个耿电竟然知道她的来历。

## 第十一回 神偷绝技

耿电听了她自报身份之后，虽然早已猜中她的来历，仍是不禁微吃一惊，当下笑道：“失敬，失敬，原来姑娘乃是金枝玉叶的公主身份，耿某刚才多有失礼了。”

云中燕面上一红，说道：“你不把我当作敌人吗？”

耿电正容说道：“我们汉人憎恨的只是蹂躏我们的国土、欺侮我们百姓的敌人，不管他是女真人还是蒙古人。同样，不管他是女真人或者是蒙古人，只要他愿意和我们汉人做朋友，我们就绝不会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你的姑姑明慧公主当年不也是我们李盟主的好朋友吗？我们何曾歧视她了？”

云中燕不禁又是面上一红，心里暗暗叫了一声“惭愧！”想道：“他怎知我和姑姑可是不同，姑姑当年来到中原，乃是站在汉人这边，我却是要给拖雷叔叔做事的。纵然现在尚未与汉人为敌，将来只怕也免不了。”

耿电见她若有所思，笑道：“姑娘不信我的话么？”

云中燕道：“对啦，我还未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呢。”听了耿电的姓名之后，说道：“耿公子，就只怕你的朋友不肯相信我，他说我曾指使独孤雄害他，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

耿电笑道：“独孤雄这班人自称是你的手下。”当下将那日轰天雷遭遇偷袭的事情对云中燕说了。

云中燕笑道：“这班人乃是黑旋风的手下败将，我若是要害轰天雷，也不会派遣这些脓包。”

耿电说道：“这件事情，我不难和他解释清楚，你放心好了。云姑娘，你愿不愿和我再去见他？”

云中燕道：“这个、——这个”心里想道：“这桩事情，自是不难解释清楚，但那部兵法之事，可又怎样向他解释？”

她和轰天雷交过两次手，轰天雷的脾气她已相当熟悉了。他一定不会只拿了兵法就算的，料想还会向她盘根问底，问她当时为什么要抢走这部兵法？而耿电现在又已是知道她的身份了，他又能够不起疑心么？事实上，这部兵法她也抄了一本副本，藏在一个地方，准备将来带回去献给拖雷的。

耿电道：“姑娘是不是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云中燕道：“耿公子，请问黑旋风可是你的朋友？”

耿电说道：“曾听得凌铁威道及，我很仰慕此人，可惜迄今尚自无缘相会。”

云中燕暗自思量：“这是一件机密大事，这姓耿的虽然说得漂亮，毕竟我和他只是刚刚相识，又怎敢轻信他的呢？”

耿电心中一动，说道：“姑娘可是有什么口信要托我们捎给黑旋风么？”隐隐猜到了云中燕的来意，暗自想道：“她抢了那部兵法，其中定有原因，莫非就是为了这件事情，故此要向凌大哥打听黑旋风的下落，以便将来去找黑旋风解释。”

耿电猜得不错，不过也只是猜中了一半。云中燕不仅是要向黑旋风解释，而且是想把那部兵法交还给黑旋风的。甚至在刚才轰天雷拒绝说出黑旋风下落之时，她曾经想过要托轰天雷转交，可惜轰天雷不敢相信她的诚意。

云中燕心乱如麻，想道：“轰天雷性情憨直，可惜他不相信我，我倒是敢于相信他的。但这个人虽说是轰天雷的好朋友，和轰天雷却未必一样，我

可又不敢轻信他了。这件事情告不告诉他呢？”

想了一会，忽地得了一个主意，说道：“你是否知道黑旋风现在何处？”心想或者轰天雷曾经说给他知道了。

耿电说道：“据凌铁威说，黑旋风和他分手的时候，是说到大都去的。不过，他行踪无定，是否已经到了大都，或者到了大都又离开了，这就难说了。”

云中燕道：“你可知道他在大都驻足之处？”

耿电摇了摇头，说道：“凌铁威未有言及，我也不知他是否知道。”

云中燕道：“然则你又有什么办法把我的口信捎给他？”

耿电说道：“我和凌铁威在大都也还有几位相识的朋友，说不定可以打探到黑旋风的消息。”耿电想到的是丐帮的帮主陆昆仑和虎威镖局在金京长驻的一位镖师。

云中燕道：“好，如果你将来见得着黑旋风，就烦你替我捎个口信给他，请他在明年元宵之夜，在泰山玉皇顶和我见面，只许他一个人来。”此时是十月下旬，到明年的元宵佳节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云中燕打算自己也到大都找他，找不着也还有一个希望，希望轰天雷和耿电可以见得着他，替她捎这个口信，两个多月的时间，已经足够她到大都一趟，又再赶往泰山。这是双管齐下的办法。

耿电说道：“好，我一定尽力替姑娘办这件事。姑娘还有什么吩咐吗？”

刚说到这里，忽见两骑快马跑来，这晚虽有月亮，但午夜荒山，竟有骑客出现，总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耿电当然是不禁骤吃一惊。更奇怪的是这两骑马跑得这样快，却没有“得得”的蹄声。突然出现，就好像是飞将军从天而降一般！

耿电的父亲是总兵官，军中养有许多好马。但似这等轻快的良驹，他却也未曾见过。吃了一惊，抬头看时，转眼之间，这两骑马已是来到他们的前面了。耿电这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得得”的蹄声，原来马的四蹄是用轻软的凌罗绸缎裹住的。

只见骑在马背上的乃是两个武士，耿电识得这是金国御林军武士的服饰。

耿电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刚要动手，那两个武士已是跳下马来，向云中燕恭恭敬敬地行了参拜之礼。云中燕笑道：“耿公子不用惊疑，这两个人是我的手下。他们只不过是冒充的金国武士而已。”

耿电这才知道他们是蒙古人，想必是因为在金国的地方，行动不便，故而要冒充金国武士。心里想道：“幸好我未曾莽撞，但不知这两个人又是什么来意，是云中燕叫他们来的呢？还是他们自己来找寻云中燕的？按说她既然是想和凌铁威结交，就不该叫手下跟来呀。”如此一想，不觉对云中燕也有点起疑了。

那两个武士咕咕噜噜地和云中燕说了好些话，耿电一句也听不懂，但见云中燕面色沉重，好像有着什么难以解决的心事。

云中燕说了几句蒙古话，那两个武士摇了摇头，又向云中燕行了一礼，似乎他们是对云中燕有所请求，云中燕不肯答允，故而他们一再恳求。

云中燕终于叹了口气，回过头来，对耿电说道：“他们是要我回去的，我可不能和你多说啦。不过我还是会到泰山去的，与黑旋风的元宵之约，请你不要忘了代我转达。”匆匆他说了这几句话，跨上一匹坐骑就走。那两个

武士合乘一骑，紧紧地跟在后面。

耿电想道：“她三个月后还可以前往泰山。想必不是回转蒙古。当年明慧公主来到中原，乃是私逃出来的。她的情形似乎和明慧公主不同。怪不得凌大哥不敢相信她，她虽有侠女之名，行径却也的确是有几分诡秘。不过，我也不必多管她的闲事了，现在还是赶紧回去见凌大哥吧，他等我也一定是等得心焦了。”

云中燕和那两个武士下了山，放慢坐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问道：“拖雷叔叔怎的知道我得了那部兵法？”

年长的那个武士说道：“山西大同府石家庄的二庄主石元是我们的人，那次虎头岩之会，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伤在黑旋风的手下的。不过好在他伤得不很重，他伏在芦苇丛中，曾看见那个黑小子和你抢那本兵法。贝丽公主，全亏你的机灵，保住了那本兵法，我们都是十分佩服你呢！”

云中燕苦笑：“怪不得你们消息这样灵通，那么想必你们也有人跟踪那个黑小子了。”

年纪较轻的那个武士笑道：“当然不会放过了他。我们一共四个人，乌蒙和卓合图此刻想必已经进了那座古庙了。”

云中燕吃了一惊，心里想道：“乌蒙是龙象法王的大弟子，龙象功已经练到了第七重，卓合图是国中数一数二的摔角好手，轰天雷病体未愈，怎能打得过他们？除非耿电及时回去，不过若然耿电伤了他们，拖雷叔叔也一定会盘问我的。”原来她刚才对这两个武士说耿电是她的朋友，这两个武士才不为难耿电。

年长的那个武士道：“公主刚才是不是和那个黑小子交过手了？”

云中燕道：“不错，这小子的武功很是厉害，我打不过他。”

年轻的那个武士笑道：“这小子武功再强，也逃不过乌蒙和卓合图的手心。待他们把这小子拿了回来，公主你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报仇了。”

年长的那个武士却似乎有点起疑，问道：“刚才那个少年和那个黑小子是在一起的，他们是好朋友吗？”

云中燕道：“这我就知道了。他们既然同在一起，大概总是相识的吧？”

年长的那个武士道：“公主，你是怎样认识这姓耿的少年的？”

云中燕笑道：“我在中原混了两年，江湖上的人物总会认识几个。”她对“怎样认识耿电”这个问题避而不答，这两个武士自也不敢多问。要知她不但是公主的身份，而且是拖雷亲自派遣的。按照“细作”（即今之间谍）的规矩，若是没有顶头上司的命令，可不能探听同伴的秘密。这两个人是拖雷手下的“金帐武士”，地位很高，但比之公主，总还是相差甚远。

云中燕接着说道：“我来的时候，叔叔曾吩咐我有机会不妨结识几个汉人中的江湖豪杰。说老实话，我倒不是为了忌惮那黑小子的武功，这样久都没有找人和他算帐，而是想笼络他。可惜这黑小子不肯受我笼络，不过我还是要尽力而为的。”

年长的那个武士道：“公主高瞻远瞩，和国师之见正是相同。国师也吩咐过乌蒙，不许伤这黑小子的性命的。”

云中燕吃了一惊，说道：“国师也来了中原吗？”

原来蒙古的国师龙象法王乃是蒙古第一高手，十多年前败在李思南的师父手下，从此就没有到过中原。云中燕知道他是在练一种极厉害的内功，想必他现在已经练成，所以才敢再来的。

年长的那个武士说道：“不错，正是国师叫我们来接公主的莲驾。”

云中燕道：“国师现在什么地方？”

年轻的那个武士道：“在羊角峒一家姓娄的人家家里，这个人石元的结拜兄弟。”

年长的那个武士说道：“元帅知道公主还要在中原多玩一些时候，故此特地请国师出马。公主，你把那部兵法交了给他，就用不着亲自回和林一趟啦。”

羊角峒距离他们所在之处不过两日路程，云中燕心里好生为难，暗自想道：“我若把这部兵法交给国师，黑旋风面前可是不好交代！不错，我还有一本副本，可以把副本给黑旋风，但即使这样可以瞒得过他，我的心里也是有所不安。”把副本给黑旋风，这本来是她原先的主意，但在她今日见到了轰天雷和耿电之后，心情已经逐渐有了变化。

她知道不论是把正本或副本送回国去，黑旋风知道了，都是不能原谅她的。而这件事情，迟早也必然会给黑旋风知道，因为按照拖雷的计划，吞金之后，就要灭宋，到时自必要用这部兵法和宋国打仗。

“大后天就要见到国师了，只有两天的时间，要找一个人商量也不可能了，怎么办呢？”云中燕心想。

年长的那个武士接着说道：“国师已经打探清楚，那黑小子名叫凌铁威，绰号轰天雷，是梁山泊好汉的后代，他的许多叔伯都是当今豪杰，捉着他，对我们大有用处！”

这正是云中燕最担心的事情，“但愿耿电能够及时赶回去才好，”云中燕想道：“宁可耿电伤了乌蒙，我在叔叔面前多费一番唇舌解释，料想叔叔也不会太过难为我的。但若轰天雷给他们捉了回去，我要救他也难，这可就真是糟糕透顶了！在轰天雷和黑旋风的心目中，我这个‘妖女’是做定的了！”

轰天雷在那座古庙里等了许久，不见耿电回来，野兔已经烤熟了。轰天雷饥火中烧，但耿电尚未回来，他可不便自己先吃，只好干咽口水。

忽听得一个人说道：“好香，好香！分一只野兔我吃行不行？”

这人突如其来，以轰天雷的本领，事先也没听到丝毫声息，直到他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方始发觉，不由得大吃一惊。抬头一看，只见是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戴着一顶破毡帽直压眉梢。

轰天雷一惊之后，大喜说道：“时叔叔，是你！”

原来这个衣衫褴褛的汉子，正是梁山伯好汉时迁的后代、神偷时一现。

时一现笑道：“我惯会偷鸡，在这荒山里无鸡可偷，给你这烤野兔的香味引来了。”

轰天雷道：“我这野兔是要留一只给朋友吃的，时叔叔你要吃，把我这只拿去吃吧。”

时一现道：“你的朋友是谁？”

轰天雷道：“是江南大侠耿照的儿子，名叫耿电。”

时一现笑道：“我是和你说笑的。我看你倒是饿得慌了，赶快吃吧，别等你的朋友了。”

轰天雷面上一红，说道：“我是有点饿，但我那位朋友就要回来的。”心想：“想必是我的饿相，教时叔叔见笑了。”

时一现好似知道他的心意，忽地正容说道：“威侄，我可不是和你说笑的。你不吃饱了，怎有气力逃跑？”



轰天雷怔了一怔，道：“我为什么要逃跑？”

时一现道：“你知不知道正有敌人要追捕你？”

轰天雷道：“哦，你是说云中燕那妖女吗？我那位姓耿的朋友正是去追捕她的，她如何还敢回来找我麻烦？这妖女本领有限，她来了我也不怕。”

时一现不觉也怔了一怔，说道：“什么云中燕，我说的可不是什么妖女，是金国的武士！”

轰天雷道：“金国的武士？啊，那想必是云中燕的手下了，有多少人？”

时一现道：“我看见有两骑马上山，是不是还有人从另外一面上山，那我就知道了。”

轰天雷笑道：“只有两个人何用怕他？”

时一现道：“我的武功不如你，眼力可比你强，这两个金国武士，依我看可不是等闲之辈。听说你受了年震山所伤，现在好了没有？还是谨慎一些为妙。当真强敌来了，时叔叔可没有本领保护你呢。”原来时一现乃是天下第一神偷，但真实的本领却只不过相当于江湖上的二三流人物。

轰天雷笑道：“时叔叔不用担心，那位姓耿的朋友武功比我还高明，轻功尤其了得，他就快回来的。”

时一现皱眉道：“他们的马跑得很快，此时恐怕已经上了山了。你的朋友轻功再好，也赶不过他们的骏马。他们见这古庙有火光，一定会到这里找你，别多说了，赶快走吧，我可以给你找个地方躲藏。”

轰天雷摇了摇头，说道：“江湖上以义气为先，我怎能抛开朋友，私自逃走？”

话犹未了，只听得暴风骤雨般的马蹄踏地之声已传来了！

时一现苦笑道：“现在要跑也来不及了，快躲到神龛后面！哈，你瞧，有个好地方让你躲藏呢。”轰天雷生平最讨厌的是胆小鬼，坚决说道：“不躲！”时一现道：“好汉不吃眼前亏，拼一时气血之勇，不是真勇。你伤还未愈，倘有损失，叫我有什脸皮见你爹爹？你不肯躲，我这个做叔叔的唯有跪下给你磕头了！”

话说了这个田地，轰天雷不躲也不行了，说道：“时叔叔，你溜出去叫耿电回来对付他们。”时一现道：“我会见机而作的。不管等一下出了什么事情，你都不许出来。”

轰天雷刚刚躲好，只听得蹄声戛然而止，两个金国服饰的武士已是翻身下马，大踏步走进这座古庙来了。

乌蒙早已打听清楚，知道轰天雷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一见时一现这副奄尖的样子，不觉皱起了眉头，喝道：“你是什么人？有个姓凌的黑小子你见过没有？”

时一现道：“我是逃荒的穷汉，借这座破庙避避风雨的。官长大人，你可别要难为我啊！”

卓合图哈哈笑道：“你这个穷汉有什么东西值得我和你为难？不过你可得实话实说，刚才和你一起的那黑小子哪里去了？”

时一现道：“我可没有见过什么黑小子，你们要找黑小子请到别处去，这里的黑炭头倒有许多。”说罢，懒洋洋地拨开木炭，添上新的柴火，拿起一只烤兔，说道：“糟糕，兔也烤焦了。好在还没有变成黑炭。”

卓合图怒道：“谁有功夫和你胡扯，我只要你供出那个黑小子来。哼，我知道那个黑小子刚才一定是在这里，你敢在我们的面前说谎。”

时一现叫起撞天屈道：“我委实是没有见过什么黑小子！”

乌蒙游目四顾，心里想道：“这破庙里可没有什么可以藏身的地方。”原来那尊弥勒佛的腹内是中空的，轰天雷是躲在佛像中，乌蒙可不知道，神盒的帐幔是破烂的，他两侧都瞧过了，不见有人，怎想得到要把佛像翻过来看。

乌蒙正想出去，忽地心念一动，说道：“这两只野兔是你打的吗？”

时一现道：“老天爷可怜我三天没东西吃，叫我撞上这两只野兔，虽然烤得有点焦了，也很香呢。官长，你要不要尝尝。”

时一现是想尽量拖延时间，等待耿电回来。却不知已经是给乌蒙看出破绽来了。

乌蒙心里想道：“这厮又不是猎人，一无绳网，二无弓箭，怎捉得住两只跑得飞快的野兔？他自称是个逃荒的穷汉，却又敢和我们胡说八道，分明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乌蒙想得到的，卓合图也想到了，他是蒙古有数的摔角高手，当下冷冷说道：“好，待我尝尝。”突然一把扭住时一现的手腕，将他双臂反扣背后，喝道：“这滋味比烤兔如何？哼，你不说实话，还有更好的滋味让你尝呢！那黑小子藏在哪儿？快说！”

时一现武功平常，给他用力一拗，腕骨欲裂，痛彻心肺，不由得“啊呀”一声叫了出来，但仍是说道：“官长，你把我杀了，我也不知你说的那个什么黑小子！”

轰天雷藏在弥勒佛的腹中，看不见外面的情形，却听得见时一现的叫声，他不知时一现是受了什么折磨，哪里还能忍受，一声喝道：“我在这儿！”就在佛像肚中，“砰”的一拳，将弥勒佛的大肚皮打破，跳了下来。

乌蒙喝道：“好大胆的小子！”在轰天雷跳出的同时，他的劈空掌亦已发出。

那尊弥勒佛“轰隆”倒下，两股掌力一撞，弥勒佛碎成无数泥块，满屋子尘土飞扬。

时一现趁着尘土弥漫，蒙着卓合图的眼睛之际，轻轻巧巧的一个沉肩缩肘，脱出了他的掌握。身法的奇妙，就像是变戏法一般，原来高明的偷儿，定然练过脱缚的方法。双手给粗绳绑住，还可以自动解开，何况只是给人抓着。

卓合图大怒喝道：“你这骗子，往哪里跑？”时一现身法溜滑之极，哪里还能给他抓着？

乌蒙此时已经和轰天雷交上了手，掌风呼呼，方圆数丈之内，普通的人，站都站立不稳。时一现虽会武功，不是常人，但功力有限，站得稳也插不了手。

轰天雷叫道：“时叔叔，你快走吧！我那位朋友就会回来的了！”

时一现瞿然一省，想道：“不错，我在这里也是帮不上他的忙，不如赶快去把耿电叫来。”身似水蛇游走，几个迂回起伏，已是逃过了卓合图的阻拦，溜出了这座破庙。

乌蒙冷笑道：“你有多少朋友，都叫来吧，一网成擒，省得我们费力！”

卓合图道：“还是赶快把正点儿捉了回去，免得夜长梦多。”

乌蒙的龙象功使到了第五重，仍然未能将轰天雷降服，心里亦是好生惊诧，想道：“这小子伤还未愈，居然也能够抵挡我的龙象功，倒是不可轻敌

了。”当下双掌一分，连环击出，把龙象功增加到第七重。

双掌相交，“蓬”的一声，乌蒙身形摇晃，连退三步。轰天雷“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本来以轰天雷的内力，是绝不输于乌蒙的第七重“龙象功”的，但因他伤还未愈，又饿了半天，当然是拼不过乌蒙了。

卓合图道：“国师要咱们捉活口，可别打死了他。”说罢，迈步向前，使个擒拿手法，双掌从轰天雷时下穿过，反手一扭，扭住了轰天雷的臂膀。乌蒙和轰天雷拼了一掌，虽然大占上风，亦是很不好受，乐得让卓合图对付他。

轰天雷头昏眼花，给卓合图用力扳扭他的臂膀，骨头格格作响，隐隐感到疼痛，本能的双臂一振，卓合图禁受不起这股猛力，“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卓合图大怒道：“好呀，我要饶你一命，你这小子却不想活了。”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正要再用摔角绝技摔他，只见轰天雷晃了一晃，嘴角淌出血水，先自倒了。

卓合图还怕有诈，走上去用脚踢他，只见轰天雷竟似毫无知觉，乌蒙随即按着他，用手一摸他的鼻息，笑道：“这小子是真的晕倒了，幸好还没有死。”

且说耿电与云中燕分手之后，匆匆赶到这座古庙，远远的听得好似有呼喝厮打之声从那古庙传出来，耿电大吃一惊，连忙加快脚步。

忽然一个人从树林里窜出来，叫道：“你是耿公子吗？”

耿电道：“不错，我就是耿电。你是谁？”

时一现道：“我是轰天雷的叔叔，轰天雷正在和两个金国武士交手，只怕有点不妙，你赶快去吧。”

其实不用他说，耿电已是脚步不停地向那座古庙去了。

可惜他们二人还是来迟一步。耿电到了古庙门前，恰好见着乌蒙一手挟着轰天雷跳上他的坐骑。

耿电喝道：“留下人来！”身形一掠，疾追上去。乌蒙反手一掌，使出了第七重“龙象功”。

耿电的内力却稍逊于乌蒙，两股劈空掌力碰撞，耿电虽不至于给他震翻，却是不能不给他阻了一阻。说时迟，那时快，乌蒙已是挟了轰天雷，上了坐骑，如飞跑了。耿电轻功再好，也是追不上他这匹日行千里的骏马。

耿电追了一程，越追距离越远，终于看不见那两骑马的影子了。耿电好生后悔，心中想道：“早知如此，我不该和云中燕说那么多话的。”

回过头来，只见时一现已是在他后面。耿电见他居然能够跟得上自己，心中一动，说道：“老前辈莫非就是时大侠么？”

时一现苦笑道：“什么大侠，小偷罢了。我若是配称大侠，我那铁威贤侄也不至于给金狗掳去了。”

耿电猜中了时一现的身份，心里想道：“原来他果然是天下第一神偷时一现，怪不得轻功如此超妙。”

时一现道：“耿公子，刚才你在那边树林，好像是和什么人交手？”

耿电道：“是一个和凌大哥相识的女子，但却不是敌人，刚才交手，我只是试试她的。唉，其实我已经知道她不是敌人，应该早就赶回来的。”蓦地心头一动：“云中燕当真不是敌人么？”

时一现见他若有所思，问道：“那位姑娘可是吕东岩的女儿？”

耿电道：“不是。这位姑娘的身份颇为特别，说来话长时一现道：“既是说来话长，那就暂且不必说她。如今最紧要的是想个法子去救铁威。”

耿电忽道：“时老前辈，把凌大哥捉去的那两个人恐怕不是金国武士。”

时一现道：“你疑心什么，你先别说。待我看一看偷来的东西，就可以猜测那两个人的身份了，且看和你的设想是否相同？”

耿电诧道：“时老前辈，你偷了什么东西？”

时一现笑道：“就是刚刚在那破庙里，在一个武士身上偷来的。他扭着我的双臂，却不知我早已把他身上的东西全部偷了过来。”

一面说，一面掏出刚才从卓合图身上偷来的东西。只见是几两碎银，一叠银票，一个核桃般大小的翡翠壶子，三个五寸来长的小竹筒。

耿电又是惊诧又是佩服，说道：“时老前辈，你这妙手空空的绝技，当真不愧是天下无双。那两个武士，本领委实不凡，给你偷了东西，竟也毫不知道。”

时一现苦笑道：“可惜我只是偷东西的手法还可算得过去，打起架来，却是大大不行了。”

耿电道：“嗯，这两件东西，倒是有点特别。”他说的是那翡翠壶子和小竹筒。

时一现拿起了那翡翠壶子，打开盖子，递到耿电面前，说道：“耿公子，你闻一闻。”

耿电一嗅，只觉一股浓烈微带辛辣的香味攻鼻扑来，不禁打了一个喷嚏，说：“这是什么？”

时一现道：“这是鼻烟。你料得不错，这两个武士果然不是金人，是蒙古人！”

原来“鼻烟”是十三世纪初，由蒙古人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当时闻鼻烟的习惯还只是流行于蒙古的上层贵族。

时一现笑道：“幸亏我曾见过这个玩艺，知道它是鼻烟壶。烟味难闻得很，我就宁可抽旱烟也不闻它。不过医伤风鼻塞，它倒是颇有功效的。”耿电赞道：“老前辈真是见多识广。”

时一现道：“什么见多识广，我偷的东西无奇不有，那倒是真的。两年前我在一个金国的王爷家里偷取金银珠宝，看见摆在桌上的一个鼻烟壶，不知是什么东西，我就顺手牵羊地将它拿了。后来问人，才知道是这么一种玩意。那鼻烟壶还很有来历呢，据说是蒙国的使者送给那位王爷的。”接着说道：“不过那个白玉雕成的鼻烟壶，还比不上这个翡翠鼻烟壶可爱，敢情这个还要名贵也说不定。据此推断，我猜这个冒充金人的蒙古武士，他的身份十九是金帐武士了。”

时一现猜得不错，这个翡翠鼻烟壶正是拖雷从欧洲带回来的胜利品，是拖雷赏赐给卓合图的。

耿电道：“这几个竹筒，又是什么玩意？”

时一现拿起一个竹筒，轻轻一旋，盖子弹了起来，原来是可以活动的。

时一现笑道：“你喜欢不喜欢吃糖？”

耿电诧道：“这里面装的是糖吗？”

时一现道：“上好的桂花酥糖！你尝一尝。”

耿电道：“你不怕有毒？”

时一现道：“决不会有毒。嘖、嘖，味道好得很呢！”

耿电尝了一点，果然觉得有一股清香的甜味，酥糖入口即化，比苏州有名的酥糖还要好吃。

耿电笑道：“这厮也真是嘴馋得很，老远地把家乡土产带到中原。”

时一现道：“这种酥糖可并不是蒙古出产的。”

耿电道：“那是什么地方的土产？”

时一现若有所思，没有答话，半晌说道：“发现了这种竹筒酥糖，倒是有点蛛丝马迹可寻了。”

耿电问道：“什么蛛丝马迹？”时一现道：“我知道出产这种酥糖的地方。不过这种上品酥糖，在那个地方，恐怕也只有大户人家才会制的，市集上决买不到。我想到那个地方查访一下。你我分头办事好不好？”

耿电道：“老前辈要我做些什么？”

时一现道：“铁威出了事情，应该告诉他的师父和爹爹。但我不好意思去见他们，请你替我走一趟吧。他的家乡，你知道了没有？”

耿电说道：“凌大哥已经告诉我了，本来我就是送他回家的。不过，现在——”

时一现道：“现在怎样？”

耿电说道：“如今凌大哥已给敌人掳去，若有办法可想，咱们还是救他要紧，时老前辈。你不是说业已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准备到什么地方查访吗？小侄和你一起去，虽然帮不上大忙，也可以稍尽点力。”

时一现道：“人多去了反而没用，而且我也未能断走这班蒙古武士一定是在那个地方。待我先去探个消息再说，切莫打草惊蛇。”

耿电一想，那两个蒙古武士，能够活捉轰天雷，本领当然不弱，再加上一个云中燕，自己就不是他们的对手。若然深入敌人的巢穴查探，虽然自信有把握可以凭着自己的轻功逃跑，但穿箭入室的本领，自己可是一点不会，那就不如还是让时一现独自去的好了。于是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分道扬镳也好。我也有一点线索告诉你。”当下把刚才碰上云中燕的事情告诉时一现，说道：“看这情形，那两个捉了凌大哥的蒙古武士，也是她的手下。不过她是友是敌，尚未分明，有机会的话，老前辈不妨去探一探她的真意。”

时一现道：“我会见机而作的。”两人分手之后，他就独自赶往羊角峒了。原来那种竹筒装的桂花酥糖，正是羊角峒的土产。时一现知道羊角峒有家姓娄的人家，主人娄人俊是个业已金盆洗手的江湖大盗，和大同府石家庄的二庄主石元是结拜兄弟。心里想道：“据耿电所说，石元的弟弟石攻也是那天来偷袭凌铁威的贼人之一，那班蒙古武士，想必是以娄家作居停之所。”

时一现猜得不错，不过他却不知蒙古第一，高手龙象法王竟然也在娄人俊的家里。

且说云中燕和那两个武士走了一程，只见乌蒙和卓合图两骑马飞快赶来，乌蒙的马背还缚着一个人，看清楚了，可不正。是轰天雷是谁？

乌蒙丑表功地赶忙禀报：“贝丽公主，我把这个曾经冒犯过你的黑小子捉来啦！”

云中燕暗暗叫苦，却只能装作十分欢喜的样子夸奖他道：“哈，真的是把他活捉回来了，你这份功劳可不小哪！你弄伤他没有？”

乌蒙道：“没有，他是力竭筋疲，自己晕过去的。”

云中燕道：“到羊角峒还有两天路程吧？”

乌蒙道：“咱们马快，走的虽是山路，我看明天晚上也可到了。”

云中燕道：“小路崎岖，这小子病体未愈，恐怕难受颠簸之苦，给他找辆车子来吧。”

卓合图笑道：“公主倒是好心。”

云中燕道：“你不是说国师要笼络他么，给他一点小恩小惠有什么紧要？何况你现在将他缚在马上，若是给路人看见，咱们虽然不怕，总是不大妥当。”

乌蒙道：“公主说得有理，汉人的村子里多的是骡车马车，找一辆车不费事。你们二人去吧。”

另外那两个武士品级比乌蒙低得多，诺诺连声，遵命而去。过了一会，果然驾了一辆骡车来了。

云中燕笑道：“这么快！”

那武士哈哈笑道：“我们是抢来的，又不须和他论价，还能不快？”

乌蒙道：“把骡子杀了，换上咱们的马来拉车。”

云中燕道：“骏马拉车，不可惜么？”

乌蒙道：“咱们可是要赶路的啊，这匹又老又瘦的骡子拉车，恐怕至少也得走个三四天了。”

卓合图道：“对，咱们几天没吃鲜肉，骡子虽然瘦，肉总比干粮好吃。”

云中燕本来是希望能够多出几天工夫，可以慢慢想法对付的。即使想不出办法，拖得一时便是一时，说不定有什么意外的变化，事情便有转机。

但现在乌蒙和卓合图坚持要用骏马拉车，她怕引起他们的疑心，也不敢再持异议了。

卓合图杀了骡子，割下四条腿。云中燕道：“我肚子很饿，咱们先歇一会，烧熟骡肉吃饱再走。”

乌蒙有点踌躇，却也不敢违背公主之命，心里想道：“东西总是要吃的，这两天嘴里淡出乌来，吃吃新鲜的骡肉也好。”

于是一行人走入树林，烤熟四条骡腿。云中燕道：“解开这小子的缚，咦，他怎的还没有醒？”

乌蒙道：“要他醒还不容易。”提起一条盛满水的皮袋，泼了轰天雷一头冷水。

轰天雷本来已有几分知觉，迷糊中好似听得是云中燕说话的声音，此时给冷水一泼，登时清醒，跳了起来！

睁眼一看，可不正是云中燕是谁？

轰天雷大骂道：“果然又是你这妖女，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卓合图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公主体恤你，你却颠倒骂她。给我躺下吧！”云中燕道：“别虐待他。”卓合图轻轻使了个分筋错骨手法，使得轰天雷浑身乏力，倒在地上。

分筋错骨手法和点穴功夫有异曲同工之妙，轰天雷给卓台图在关节要害之处扭曲了两条筋脉，登时浑身麻软，半点气力也使不出来。但骂声仍是不绝。

云中燕淡淡说道：“不要打他，他再骂，你们用马粪塞他的口。”

轰天雷天不怕地不怕，但听得云中燕说要用马粪喂他，心里可是不能不有点害怕了，怒道：“你，你，你干脆一剑把我杀了吧！我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岂能受你欺辱！”他本来要骂“你这妖女”的，“妖女”二字终于没敢说出口来。

云中燕笑道：“你乖乖听话，谁又欺辱你了？你骂了我这许多难听的话，我可还没有骂过你呢。”

轰天雷道：“我劝你还是杀了我的好，你不杀我，终有一日，我要向你报仇。”

云中燕心念一动，哼了一声，说道：“你这小子屡次辱骂于我，说老实话，我倒想杀你，可惜国师要留你的性命。最好你自己寻死，那我就可以卸脱关系了。”

轰天雷的确是想过自尽的，只因没有半点气力，无法自断经脉，寻死也不可能。

听了云中燕的话，轰天雷瞿然一省，登时把自尽的主意打消，冷笑道：“你想我死，我偏偏不死，留着和你算帐！”

云中燕心上的一块石头放了下来，笑道：“很好，很好，我等你报仇就是了。这条骡腿给你。”原来她业已熟悉轰天雷的脾气，正是为了怕他寻死，才故意激他的。

轰天雷举乎推开，骂道：“谁要吃你的东西！”气力微弱，推了一推，骡腿没法推开，沾了满手油腻。他正在饥火如焚，肉香透鼻，好不难受。

云中燕把骡腿在他面前晃了一晃，放在他的脚下，笑道：“你不吃饱了，哪有气力向我报仇？饿死了你，我才称心如意呢！”

轰天雷心道：“不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死，也得多杀几个搥子才死。”于是闷声不响，抓起骡腿就吃，云中燕待他吃完了，笑道：“对啦，骡肉的滋味总比马粪好吧？”轰天雷满肚子气，却已不敢骂她。

卓合图有个习惯，吃饱了要闻一闻鼻烟的。他抹干净了手，笑道：“乌蒙，可惜你不懂享受，只会喝酒，却不懂鼻烟的味道。”

乌蒙笑道：“我可不想闻你的鼻烟，只想吃你从羊角峒带来的酥糖。我带来的都吃光了，你分一筒给我好不好。”

卓合图笑道：“原来你比我还要嘴馋，不过这酥糖的滋味也的确是好。哎呀，不，不好！”

乌蒙吃了一惊，道：“什么不好？”

只见卓合图把衣袋翻转过来，苦着脸道：“我的翡翠鼻烟壶也不见了，还有几千两银子的银票部给偷去了。”

乌蒙诧道：“哪有此事，你是不是放在别的地方？”

卓合图道：“鼻烟壶是我随身带的，记得是放在这个衣袋。”

面说话一面自己搜查，摸了全身，倒翻行囊，那几样东西果然都找不着。

乌蒙皱起眉头，说道：“你是我们蒙古数一数二的摔角好手，谁能近得你的身子？这两天咱们也没投宿客店，夜晚都是睡在一起的，怎会有小偷偷你的东西？恐怕是你自己不小心失落的吧？”

卓合图道：“银子事小，那翡翠鼻烟壶可是元帅赏赐我的，我爱惜它有如爱惜我自己的性命一般，哪有不不小心失掉之理？”

蓦地瞿然一省，失声叫道：“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

乌蒙道：“你想起什么来了？”

卓合图道：“一定是那穷汉做的手脚，这两天曾经和我贴近身子的外人只有他。”

乌蒙道：“你不是扭着他的双臂的吗，他怎会偷你的东西？”

卓合图道：“佛像倒下之时，尘土飞扬，迷住我的眼睛，那时他不知用

的什么手法，突然就挣脱了。一定是那个时候下的手！”

乌蒙大大吃惊，说道：“天下哪有这样厉害的小偷，若是真的，咱们以后晚上睡觉，可都得分外当心了。”

卓合图一把抓着轰天雷喝道：“那穷汉是什么人？”云中燕道：“别吓坏了他，让他好好的说。”

轰天雷冷笑道：“我知道也不告诉你！”

卓合图怒道：“你不肯说？嗯，公主，我的宝贝非找回不可，只有给点厉害让这小子尝尝了。”

云中燕心念一动，微笑说道：“且慢！”

卓合图道：“这小子又臭又硬，不大大地折磨他一番，他怎肯说！”抓着了轰天雷的琵琶骨，喝道：“你不说，我废掉你的武功！”

云中燕笑道：“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人了，不用他说。你放开他吧。”

卓合图道：“哦，公主你真的知道？是谁？”



## 第十二回 化敌为友

云中燕道：“是天下第一神偷时一现，对不对？”

轰天雷冷笑道：“你知道就好，提防他偷了你项上的人头。”

卓合图大怒道：“我抓着他，抽他的筋，剥他的皮！”

云中燕笑道：“此人出没无常，行踪不定，你要找他，恐怕是很难了，除非他来找你。”

吃饱骡肉，那两个武士已经把骡车改装妥当，套上两匹骏马，变成了马车。可是六个人怎样走法，却要稍费一点心思安排。

这辆农家的骡车很小，车厢里躺了一个轰天雷，就只能容得两个人坐了。骡车本来是用一匹骡子拉的，现在改用两匹骏马，已是有点挤迫，不能再增加了。这就是说，还剩下两匹马可供乘坐。

卓合图和乌蒙是金帐武士的身份，自是不能作执缰的车夫。云中燕本来没有坐骑，她是公主的身份，不能和男子合乘一骑。

云中燕道：“我在车上看守这厮，乌蒙、卓合图你们骑马随车保护。”乌蒙虽然觉得云中燕以公主的身份和囚犯一同坐在车上，不大妥当，但除此之外，却是没有更好的安排，也只好如此了。

那两个一高一矮的武士权充驭者，云中燕在车厢里坐在轰天雷的身旁，想要和他说话，轰天雷哼的一声，闭上眼睛，伸开大腿，呼噜呼噜地打起鼾来，睡了。

云中燕好不气恼，心里想道：“这臭小子把我当作害他的仇人，却有什么办法能够令他相信？”

骏马快车，当然比骡子快得多，但却比不上马走的快。天黑时分，进入一座树林。云中燕道：“咱们就在这里过一晚吧，我已经很疲倦了。”

乌蒙心道：“你坐在车上，也说疲倦，真是娇生惯养的公主。”本来刚刚入黑的时候还可以走一程的，但公主有命，乌蒙等人自是不敢不依，再往前走，也怕找不到更合适的歇息之处。

卓合图道：“这样走法，恐怕后天晚上才能到了。”

云中燕笑道：“大不了迟一天，有什么打紧？国师责怪，我给你们说话好了。”

夜幕已降，树林里寒意加浓，云中燕叫那两个武士生起一堆火来。乌蒙道：“咱们都是熬惯冷的，何必生火，给别人知道咱们在这个地方？”

云中燕笑道：“你们两位金帐武士在这里，还怕什么外人撞来？睡觉暖和一些，总是好的。”乌蒙给她一捧，也就不说话了。

卓合图哈哈笑道：“多承公主夸奖，不过小心一点也是好的。咱们四个人分成两班守夜好不好？”当下分配人手，乌蒙和高武士守上半夜，卓合图和矮武士守下半夜。云中燕是公主身份，不用轮值守夜。乌蒙给她架起帐幕，让她一早安睡。

云中燕翻来覆去，却哪里睡得着觉？“有什么办法能令轰天雷这小子相信我呢？后天见着国师，他当然是要我把那部兵书交给他带回和林的了，又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他带回去呢？”这两个问题一直烦恼着她，想来想去，苦无良策。

上半夜平安无事，下半夜将近四更时分，云中燕神思困倦，正想打个盹，忽听得卓合图大喝道：“什么人？”

原来是时一现来了。

时一现有个人所难能的本领，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精力依然充沛。不过他虽是日夜兼程的赶路，却也不敢存有希望追得上蒙古武士的骏马，他只是希望早一天赶到羊角峒而已。

树林里的火光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走来偷偷一看，只见在火堆旁边盘膝而坐的那个人可不正是轰天雷是谁？

想不到未曾到达羊角峒就见了轰天雷，当真是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但他虽有意外之喜，却也只是空欢喜而已。卓合图和那矮武十一左一右，将轰天雷夹在当中，时一现发现了他们，也是无法将他救走。

时一现心里想道：“四个武士和凌家侄儿都在这里了，却不见云中燕。莫非她是睡在帐幕里面？”

“耿电说这云中燕可能是友非敌，若然在帐幕里的的确是她，倒不妨试她一试。”

本来以时一现神出鬼没的本领，他要悄悄溜走，卓合图是决不能发现他的。但他打走了主意，却要自露行藏。

时一现故意把树叶弄得沙沙作响，卓合图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喝道：“什么人！”

这一喝登时把乌蒙惊醒，同时也把云中燕叫出来了。

乌蒙揉揉睡眼，说道：“莫非是风吹树动，你眼花了？”

云中燕心中一动，喝道：“鬼鬼祟祟算什么好汉？哼，我听说中原有个时一现，是偷鸡摸狗的小偷，本来也算不得好汉！时一现，是不是你？”

时一现哈哈一笑，在树顶跳下来，朗声说道：“我在这儿，你们瞎了眼睛，又算得什么好汉？”

卓合图大怒道：“好呀，我正要找你们！”那两个武士跟着追去，乌蒙叫道：“别中了他们调虎离山之计。”

云中燕道：“不错，你们两个回去看守，我帮卓合图拿这小贼。”乌蒙的原意，本来是想把卓合图叫回来的，不料卓合图没回来，又多一个云中燕追出去了。

乌蒙知道卓合图痛惜他那只拖雷所赐的翡翠鼻烟壶，如今给他见着了偷东西的疑犯，那是说什么也要追贼的了。乌蒙心里想道：“卓合图有勇无谋，贝丽公主却是人既聪明，轻功又好，卓合图既然唤不回来，有她赶去照应，我倒是可以稍微放心了。”那两个武士已经回来，乌蒙也就不再作声了。他哪里知道云中燕正是在暗助对方。

卓合图是蒙古数一数二的摔角好手，身手矫捷，跑起来也是很快，但比之云中燕超卓的轻功，毕竟稍逊一筹。云中燕的轻功又比不上天下第一神偷时一现，追了一会，三人之间的距离，渐渐拉开。

时一现暗自思忖：“云中燕是友是敌，尚未分明，要试探她，恐非三言两语可了。好，且待我略施妙计，把这靴子远远地抛在后面，我就可以和云中燕独自说话了。”

卓合图正因为追不上时一现而暴跳如雷，喝道：“你不把鼻烟壶还我，追到天边我也要追，捉着了你们，抽你们的筋，剥你们的皮。”

时一现哈哈一笑，说道：“金帐武士，这样小气！嘿，嘿，你把这鼻烟壶当作宝贝，在我眼中，不如一个馒头。好，我就还给你们吧，小心，接好了！”

说罢，把手一扬，把那只翡翠壶向山坡上的荆棘丛中抛去。那个地方在

卓合图的左斜方，相去颇远。

卓合图乱发脾气，想不到时一现真的要把失物还他，看见碧绿的光华如流星闪过，知道时一现抛出的东西，的确是他那只翡翠鼻烟壶，不由得大吃一惊，骂道：“岂有此理，你要摔坏我这宝贝啦！”

时一现笑道：“还给你都不领情，还要骂我？”卓合图生怕失掉鼻烟壶，顾不得和他斗口，赶忙跑去寻找。

云中燕道：“将军不必恼怒，我把这小贼抓回来给你出气。”

时一现在前飞跑，云中燕在后急追，风驰电掣，转眼间已是到了密林深处，把卓合图远远地抛在后面了。

时一现回过头来，说道：“好，我做了几十年的偷儿，给一个公主抓住，那也算得是我们这一行的佳话，令我荣幸之至了。你要来抓就来吧。”

云中燕道：“你偷了我的东西，我再抓你，这才名正言顺。”时一现怔了一怔，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云中燕拿出一本小册子，递过去给时一现，笑道：“我可没有什么宝贝值得你偷，只有这本兵书，大概还可算是罕见之物。嘿，嘿，现在也不用你费功夫来偷啦，我送给你。”

时一现的祖父是梁山泊一百零八条好汉中的时迁，他的家里藏有吴用的墨宝。是以他虽然没有见过吴用这部兵法，却认得的确是吴用的笔迹。

时一现欢喜得呆了，他本来是要试探云中燕的，还没有想好如何开口，不料云中燕就把吴用这部兵法交了给他，当然是用不着再试探了。

时一现呆了一呆，失声叫道：“你、你把这部兵法送给我？”

云中燕笑道：“我本要给轰天雷拿去给黑旋风的，轰天雷这小子不敢相信，他不要也罢了，反和我打起架来。嘿，嘿，他不肯要，我想拜托你也是一样。你什么时候找着黑旋风，就代我交给他。哈，所以真正说起来并不是送给你的，反而是要麻烦你呢，你愿意替我做这件事情吗？”

时一现道：“云姑娘，原来你是这么好。轰天雷这小子真瞎了眼！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找着黑旋风。虽然现在我还未认识他，但我有许多朋友。丐帮的陆帮主听说是认识黑旋风的，他就是我的朋友之一。我请朋友帮忙，要找着黑旋风谅也不难。”

云中燕心里想道：“我敢信你，可惜轰天雷这小子却不信我。不过这也怪不得他。我是知道时一现的身份的，才敢把这部兵法付托给他。轰天雷却怎知我是什么人？”

时一现似乎知道她的心意，说道：“云姑娘，你可是要凌铁威相信你么？”

云中燕道：“不错，虽然我还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可以救他，但总要他信任我才能着手。”

时一现道：“我告诉你两句话，你回去说给他听，他就不会怀疑你了！”

云中燕喜道：“是吗？那是什么样的两句话，当真能够如此灵验？”

时一现道：“你要学我的乡音说这两句话才灵。”

刚刚教了两遍，忽听得卓合图在树林的一方叫道：“公主，你可追上这小贼么？”

云中燕悄悄说道：“快，快和我交手！”

时一现拔出腰刀，叮叮哨哈地和云中燕的长剑交了几招。云中燕叫道：“卓合图，快来这里呀，不好了，这小贼要跑啦！”

时一现虚晃一刀，装作受伤，惨叫道：“好狠的臭丫头！”

卓合图循声来到，只见山谷间似有一溜黑烟，转瞬不见。时一现已经去得远了。

云中燕跌足叹道：“这厮身法真个溜滑，我刺了他一剑，还是给他溜！”

卓合图得回了翡翠鼻烟壶，已是心满意足，笑道：“反正他已经吃了亏，就让他跑吧。”心想这人轻功如此高明，要追也是追不上的。

回到原来地方，乌蒙细问了他们交手的经过，颇为纳罕，说道：“奇怪，他怎么肯把鼻烟壶还给你？”

云中燕笑道：“想必他是怕我们二人联手打他，这才特地用这手段，把卓合图阻迟片刻。嘿嘿，他这脱身之计还当真见效呢，若是卓合图刚才帮我的忙，他一定跑不了。”

卓合图听公主的语气，似乎是有点责怪他，讪讪地很是不好意思，赔笑说道：“这鼻烟壶是元帅所赐，我怕先去追他，回头只怕就难找了。”

云中燕道：“不错，捉着贼人，失了宝物，那也还是得不偿失。”

乌蒙沉吟半晌，说道：“这厮除了轻功的确超妙之外，本领实属平常，他冒这样大的危险来这里做什么？唔，他是天下第一神偷，第一神偷……”

云中燕装作给他提醒，检查身上的东西，忽地失声叫道：“哎呀，不好了！”

卓合图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什么不好了？”

云中燕道：“那部兵法、那部兵法不见了！”

此言一出，乌蒙和卓合图都是大惊失色。乌蒙埋怨道：“卓合图，都是你的不好，你要这个鼻烟壶，你看这可不是因小失大了？”

卓合图心里发慌，强自分辩道：“这人是天下第一神偷，我捉着了他还给他偷了鼻烟壶，刚才即使我在公主身旁，只怕公主也还是要着了他的道儿的。”

云中燕道：“你不用担心，东西是我失的，在国师面前，我一力承担就是，绝不连累于你的。”

乌蒙见识过时一现偷卓合图的神妙手法，是以对云中燕失了兵法之事，虽然大感意外，却也不敢疑心是云中燕自己送给“贼人”。

卓合图道：“多谢公主为我开脱。”道谢过后，垂头丧气他说道：“天快亮了，咱们也该动身啦。呀，但愿国师不要降罪我们才好。”

轰天雷听得时一现偷了云中燕的那部兵法，心中欢喜之极，忍不住就笑了出来。

云中燕怒道：“你得意什么？”

轰天雷道：“我笑我的，与你何干？”

云中燕哼了一声，说道：“我对你优礼有加，你这小子倒幸灾乐祸，哼，不给你一点苦头尝尝，难消我心中之气！”拿起马鞭，唰唰唰接连抽了轰天雷三鞭，三鞭都打在他的屁股上。

乌蒙是知道云中燕的性子和武功的，见她打这三鞭，鞭风呼响，劲道十足，的确像是动了真怒，倒是有点害怕云中燕打死他，连忙说道：“这小子不识抬举，是该吃点苦头，不过国师还要留下这个小子，公主出了气也就算啦，不要打得太狠了。”

云中燕冷笑道：“那就要看他以后是否听话啦，否则我拼着受国师怪责，也非狠狠打他不可！”

依轰天雷平日的脾气，给人打了三鞭屁股，那是非得拼命不可的，纵然

他气力使不出来，只怕也要扑上去用口咬了。但说也奇怪，他给打过之后，脸上的神色虽然愤怒非常，但却一声不响。

卓合图劝解道：“好，这小子总算是识相了，公主，你也可以息怒啦。”

原来轰天雷虽然性子倔强，受不了别人半分侮辱，但他也是个武学的行家，云中燕刚才打他这三鞭，劲道表面看来十分凌厉，他初时也以为非给云中燕打得重伤不可的，哪知打到他的屁股上，非但不痛，反而觉得舒服，三鞭过后，浑身血脉畅通。轰天雷这才恍然大悟，云中燕是用这个方法，以马鞭代替手指，替他推血过宫的。

要知轰天雷给卓合图用分筋错骨手法治得半身麻木，分筋错骨手法和高手点穴有异曲同工之妙，时间久了，纵得解开，功力也将大减。如今云中燕用这个办法替他推血过宫，他虽然不能马上恢复功力，至少是可以保得住健康，不致有太大的影响了。

但轰天雷受了这样的“侮辱”，纵然明白云中燕实是好意，心中也还是气愤难平，脸上的神色可不是装出来的。

天色已经大白，云中燕道：“扶这小子上车吧。”

轰天雷道：“不用你们猫哭老鼠假慈悲，老子自己会上。”攀着车辕，翻身跨上骡车，“咕咚”一声，跌进车厢，再爬起来坐好。他装作疼痛不堪，倒也还装得真像，云中燕肚里暗暗好笑：“想不到这个小子居然也会做戏。”

卓合图道：“这小子也真倔强。好，请公主上车吧。”

一切照昨天的样子，云中燕和轰天雷同坐在车厢里面。

轰天雷怒气未消，哼了一声，把身子伸成一个“大”字，躺了下来，双眼狠狠地瞪着云中燕。

云中燕道：“好呀，你这小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哼，不是看在国师的份上，非打你三十鞭不可！”

车厢是有厚布作篷的，前面驾车的武士只听得见她的说话，可看不见她的表情。

云中燕说话似乎是怒气冲冲的样子，脸上可堆满了笑容，连连向轰天雷使眼色。

轰天雷性子倔强，却非愚笨，心里想道：“莫非她是有什么秘密要告诉我？”

果然云中燕使过眼色，便低下头来，在他耳边悄悄说了两句话。她用上传音入密的功夫，而且是咬着耳朵来说的，驾车的武士只听见她刚才的骂声。

这两句话如同蚊叫，但在轰天雷听来，却似晴天霹雳了。他忍不住“呀”的一声叫了出来。云中燕连忙掩住他的嘴，装作幸灾乐祸的样子笑道：“好，活该，活该。撞破了头那才更好呢！”驾车的武士以为是因车子颠簸的缘故，以致轰天雷的头撞着了厢壁，倒是不敢不小心驾驭了。

云中燕在轰天雷耳边说的，正是时一现昨日教她说的那两句话，她是用轰天雷的乡音说出来的。

这两句话是：“不听话打你屁股；乖乖听话，给你好玩意儿。”

你道轰天雷听了这两句话何以如此吃惊？原来这正是他小时候，时一现每次来到他家，最欢喜说的两句话，几乎变成了他和轰天雷说话的口头禅了。

他小时候时一现最疼爱他，时一现是天下第一神偷，每次到来，都会为他带一两件偷来的新奇玩物，送给他的时候，脸上就总是带着笑容，说这两句“警告”他的说话，有时因为他实在顽皮，也会以假当真，轻轻地打他几

下屁股。

轰天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云中燕刚才打他屁股，固然是为了给他推血过宫，但另外却也还有一重暗示的。

她能够用他的乡音说出这两句话，不问可知，当然是时一现告诉她的了。“为什么时叔叔竟会把她当作自己人呢？”轰天雷不禁大为奇怪了。

云中燕似乎知道他的心意，在他耳边又悄悄说道：“你想知道时一现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两句话吗？我告诉你吧，我是用吴用那本兵书，换来他这两句说话的！”

轰天雷不能使用传音入密的功夫，眼光中仍然流露出惊疑的神色。

云中燕微微一笑，在他耳边悄声说道：“你的时叔叔已经相信我了，你还不相信我吗？”

轰天雷方始恍然大悟，不禁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心里想道：“怪不得她骂我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原来她果然是一个有侠义心肠的奇女子，是诚心帮忙我的。为了取信于我，她竟不惜雨那本兵书向时叔叔表明心迹，换回这两句说话。”

至此轰天雷已是再没疑心，但苦干有口难言，只好点了点头，眼光中流露出信任与感激之意。

云中燕说道：“你的时叔叔已经知道你是被押往羊角峒的了，另外耿电也已赶去你的家里报讯啦。你的师父和爹爹会来救你的，所以你必须抑制你暴躁的脾气，忍耐一时，只要你相信我，一有机会，我也会想法让你脱身的。不过，在那些人的面前，你还是要装作十分痛恨我的样子。你明白了吗？”

乌蒙骑马傍着车子走，问道：“公主，这小子是不是服帖了一点？”原来这辆车子过山拗转弯之处，颠簸得十分厉害，车篷扬起一角，乌蒙虽然听不见他们的私语，却刚好看见云中燕弯腰头，好像是和轰天雷说话。

云中燕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人内功精深，我虽然是用了传音入密的功夫，也还得当心才好。”当下偷偷向轰天雷使了个眼色，轰天雷骂道：“你这妖女毒打了我，却又来猫哭老鼠假慈悲，我才不要你敷衍呢！”

云中燕苦笑道：“乌蒙，你听见了没有，我给他敷衍，他还骂我！你说这小子该不该打？”

乌蒙给她骗过，笑道：“既然他死不了，那就让他受点活罪吧。”

云中燕道：“对啦，不是国师说要留人，我才不想理睬他呢。”说罢，拿出了金创药来，当真就给轰天雷敷上。

轰天雷暗自想道：“耿电轻功虽好，一来一回，恐怕也得十天八天。但愿我的功力早点恢复，我的师父一来，我就可以和师父里应外合，闯出去了。云中燕对我虽好，但她毕竟是蒙古公主的身份，我能够自己闯出去，就不用连着连累她了。”

轰天雷思念师父，他的师父也正在挂念着他。

这一天他的师父秦虎啸提早散馆，带了儿子龙飞，到凌家吃晚饭。这是轰天雷的父亲凌浩早上和他约好的。

两个老朋友谈得高兴，谈到三更时分，秦虎啸几乎忘记要回家了。

两人自是免不了要谈起轰天雷，凌浩说道：“威儿已经去了两个多月，尚未回来，我委实有点担心呢！”

秦虎啸道：“在吕东岩家中，料想不至于出什么的。”

凌浩说道：“他在吕家，我自是放心得下，我担心的是他的梁山之行。”

轰天雷往梁山找吴用兵法之事，秦龙飞可并不知道。原来秦虎啸因为兹事体大，俗语说“知子莫若父”，他恐怕儿子藏不着秘密，是以特地叮嘱老友轰天雷的父亲，不要把这件事说给他的儿子知道的。如今凌浩一时疏神，却说出来了。

秦龙飞果然就问道：“凌大哥不是到吕家拜寿的么，怎的又要到梁山去？这梁山是不是就是一百零八条好汉当年在那里聚义的那个梁山？”

秦虎啸道：“不关你的事，你就不要多问。”说罢，回过头来，再对凌浩说道：“梁山之行，自是可能有点风险。不过铁威的本领我是知道的，在江湖上除非是碰上第一流的高手，否则他谅也不会吃亏。”

秦龙飞给父亲说了两句，心里很不舒服，想道：“俗语说至亲莫如父子，唯有我的爹爹，却好像对凌铁威比我还亲。凌伯伯也是，我爹爹这样疼他儿子，他却把我当作外人，有什么秘密也要瞒着我。”

心中正在气恼，只听得父亲又在说道：“不是我称赞令郎，这孩子确实是要比我的龙儿出色多了。”

凌浩连忙说道：“哪里话，依我看来，龙侄倒是要比他聪明得多呢！”

秦虎啸道：“不错，外表看来好像是龙飞聪明，可惜他却是华而不实，铁威貌似愚鲁，其实正是大智若愚。他天赋特佳，又肯勤学苦练，将来的成就，一定远在我们之上。”

凌浩道：“你太夸奖他了！”其辞若有憾焉，心里实是十分欢喜。秦龙飞看在眼里，更不舒服。

秦虎啸继续说道：“我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何须和你说客气的话。龙飞只要学得令郎几分，我就放心了。比如一套霹雳掌，龙飞练了十天八天，招式使出来就丝豪不差，可是却只得其形，未得其神，招式再好，又有何用？令郎练这套掌法，可就和他大不相同了。每一招他都要反复练十天八天，使出来还没龙飞好看，但却很是实用，我用这套掌法，也不过仅能胜他少许。”

他说的是实话，正因为是实话，秦龙飞听得爹爹将他贬抑，本来平日就有几分妒忌轰天雷的，此时更是满肚皮气恼了。

凌浩正想替秦龙飞说几句好话，忽见秦虎啸放下酒杯，“咦”了一声说道：“外面似有人敲门？”

凌浩诧异道：“这么晚了，是谁来呢？”秦虎啸道：“龙儿，你去看看。”凌浩说道：“但愿是铁威回来就好了。”

秦龙飞打开大门，只见一个年约五旬的汉子，头戴一顶阔边毡帽，遮过了半边脸孔。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陌生人，秦龙飞怔了一怔，喝道：“你是谁？”那陌生人低声说道：“别嚷，别嚷，你让我进去。凌浩见了我自自然知道我是谁的。”

凌、秦两家因为是梁山泊好汉的后代，他们在山村隐居，除了几个稔熟的老朋友外，素来是不与外人来往的。凌家的朋友也就是秦家的朋友，秦龙飞为人机警，既然从没有见过这个人，心里就难免起疑。

“你姓甚名谁，来自何方？至少也得先告诉我，我才能替你通报。”秦龙飞说道。

那人眉头一皱，说道：“这里不是说话之处，你让我进去！”他好像为了急于进去，口中说话，伸出手来，就把秦龙飞轻轻一推。

秦龙飞正在气头，心道：“凌伯伯的客人我都相识，此人料想是冒充的。”当下立即一个蹲身转步，使出小擒拿手法，反扣这人虎口，想给这人一点厉

害尝尝。

不料手指扣着那人的虎口，忽觉一股劲力反弹出来。秦龙飞大吃一惊，骈指便点他的穴道。那人轻轻一托他的肘尖，秦龙飞待要变招再攻他时，已是给他轻轻一甩，身不由己地踉踉跄跄地向后直退了。

那人疾掠面前，刚好在他要跌下去的时候，将他扶起了。此时已经进了内院了。

“什么人胆敢到这里逞能！”秦虎啸飞身奔出。月光下和那人打了一个照面，忽地“啊呀”的一声叫了出来！

凌浩跟着来到，见了这人，不由得又惊又喜，叫道：“吕大哥，原来是你。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我叫铁威给你拜寿，他到过尊府没有？”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吕东岩。凌浩不见儿子和他同来，自是不禁大为担心，急不可待地要问他了。

秦虎啸笑道：“凌大哥，你糊涂啦。怎能叫客人站在这里和你说话？”

凌浩瞿然一省，心里想道：“吕东岩深夜找我，自必是不愿意给人知道。”当下连忙关上大门，把吕东岩请进内里的小客厅。

秦虎啸道：“龙儿，还不过来叩见吕伯伯。这孩子太不懂事，请吕大哥看在我的面上，恕他冒犯之罪。”



### 第十三回 青袍怪客

吕东岩哈哈笑道：“原来是秦兄令郎，这可怪不得他。三更半夜里，我这样突如其来，他是应该谨慎一些的。秦兄，令郎的功夫好俊，你调教出这样一个好儿子，可叫我当真羡慕呢，别责怪他了。”一面说话，一面把秦龙飞扶了起来。

秦虎啸答道：“难为吕兄还夸奖他，他一招都接你不起。”

吕东岩正容说道：“后一辈的豪杰，能够挡得住我这一招拂云手的大概也还不多。秦世兄功力虽然较弱，招数变化，可是具见巧思。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他日的成就，必然在你我之上！”

秦虎啸虽然时常责备自己的儿子，那也不过出于“望子成龙”的严父之心，听得人家称赞自己的儿子，心里也还是好生欢喜的，说道：“但愿如此。吕大哥你可得多多指点他才行。”

吕东岩道：“好说，好说。有你这样一位严父而兼名师，秦世兄的武功还怕不能大成吗？指点两字我不敢当，不过我倒是想请秦世兄到舍下住些时候，也好让铁威贤侄和他有个伴儿。”心里想道：“凌铁威武功是比他好，但说到丰神俊秀，可就远远不如了。唉，品貌武功，本来就是难以十全十美的。”

秦龙飞在吕东岩手下出乖露丑，心里本来极不舒服，但听得他连连称赞自己，可又心花怒放了。当下连忙大献殷勤，给吕东岩倒茶奉烟。

该浩听他说到“也好让铁威贤侄和他有个伴儿。”这句说话，怔了一怔，不由得又惊又喜，连忙问道：“这么说，我那孩子是已经到了府上了。怎的吕兄不叫他陪你一起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秦虎啸此时却是若有所思，不自觉地剔亮了油灯，定睛向吕东岩打量。

原来他听得吕东岩刚才在哈哈大笑过后，中气似乎显得有点不足，以吕东岩这样的内家高手，竟有中气不足的现象，实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剔亮了油灯，仔细一瞧，只见吕东岩面色枯黄，眉心隐隐似有黑气。秦虎啸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莫非他是有伤在身不成？”但因凌浩此时正在和吕东岩说话，秦虎啸也怕万一料得不准，说出来可不好意思，只好把闷葫芦暂且藏在心里。

凌浩擅长于制造火炮，武功方面的造诣却是远远不如他的老朋友秦虎啸。吕东岩身受内伤，他并没有看出来。同时为了急于知道儿子的消息，当然也就没有秦虎啸那样的留心观察了。

吕东岩听得凌浩问起儿子，神情不觉有点尴尬，说道：“凌大哥，实不相瞒，我此来一是向你告罪，求你原谅；二来也是向你道谢的。”

此言一出，凌浩听了更是大吃一惊，慌忙问道：“铁威当真是出了事么？他，他怎么样了？”

吕东岩道：“凌大哥请宽心，凌世兄在贱辰那日，和黑鹰年震山打了一架，不幸受了点伤，但并无多大危险，大概有一个月功夫，我看也可以好了。”

秦虎啸是知道黑鹰年震山的名头的，至此也不禁大惊失色，“啊呀”一声，叫了出来，说道：“什么，铁威竟然和黑鹰打了一架？这孩子忒也胆大了。好在是在你老哥的府上。”秦虎啸以为凌铁威之所以不至于毙在黑鹰手下，一定是吕东岩出手助他之故。

不料吕东岩却说道：“好教两位大哥欢喜，凌世兄虽是受了一点伤，可

把那黑鹰年震山打得大败而逃！根本就用不着我再出手。”

秦虎啸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讷讷说道：“铁威打败了年震山，此话当真？”

吕东岩笑道：“岂能有假？那日承蒙各方朋友看得起我，江湖上有名望的人物，少说也有三五百人来到寒舍。黑鹰年震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给凌世兄打得他卷了尾巴逃走的。嘿嘿，哈哈，所以我说，凌大哥，令郎虽是受了点伤，这个伤可是非常值得哪！令郎已在天下英雄面前扬名立万了！”

秦虎啸大喜道：“凌大哥，吕兄说的是实，这件事情倒当真是可贺了！”

凌浩笑得嘴巴合不拢来，说道：“这都是秦兄的功劳。小儿没有你这位名师，如何能够和黑鹰交手。”

秦龙飞在旁边听得可满不是味儿，心里想道：“铁威这浑小子可抖起来啦，他在天下英雄面前扬名立万，我是爹爹的亲儿子，却还是在山沟里默默无闻。将来在江湖行走，说起他是我的师兄，我倒要沾了他的光了。”

吕东岩接着说道：“凌世兄打败年震山，给我挽回面子，在他虽是因祸得福，在我却是内疚于心。因此我特地来向两位大哥道谢，并求恕罪，恕我对凌世兄保护不周。”

凌浩说道：“吕大哥别这么说，你成全小儿的美意，我感激还来不及呢。但不知他是为何和年震山打起来的？”

吕东岩道：“是这样的——”当下把黑鹰年震山那日来寻仇的经过，原原本本，毫不隐瞒地告诉凌浩。

吕东岩把那日恶斗的经过细说之后，笑道：“那日年震山的徒弟把我的门下弟子打得一败涂地，在那样情形之下，我即使胜了黑鹰，也是毫无光彩。幸亏得令郎以晚辈的身份站出来，把他们师徒都全打败。所以我说令郎替我挽回面子，这话可丝毫没有夸张。”

凌浩听得心花怒放，说道：“小弟曾有芜函，托小儿转呈吕兄，想吕兄已经过目？”心想：“铁威这孩子帮了他这个大忙，这头亲事料想是可成功的了。”

吕东岩笑道：“对啦，我也应该和凌大哥谈谈私事了。令郎的人品武功，千中无一，嘿嘿，这个，这个，小弟是没话可说……”他满面堆欢，笑得可是有点勉强。

凌浩却未听出他的弦外之音，大喜说道：“小儿多承谬赞，那么吕兄的意思——”

吕东岩缓缓说道：“令郎在舍下养伤，正是小女侍奉汤药，看来他们两人也很投合。不过、不过——”

凌浩怔了一怔，道：“不过怎样？”

吕东岩说道：“不过拙荆的意思，说是孩子年纪还小，令郎也还在养伤，不如待令郎大愈之后，过些时候再谈。”

吕东岩说得甚为委婉，不过却也隐隐透露他和女儿都是喜欢凌铁威的，只因妻子暂时还未同意，是才要搁一搁而已。

凌浩却是不禁有点疑心：“莫非是我那孩子的伤有可能变成残废，故此吕大嫂要等他伤好才能放心让他们订亲？”心里不大高兴，淡淡说道：“小几有劳令媛服侍，真是折杀他了。待他伤好再说，这也很好。”

吕东岩苦笑道：“凌兄莫怪，说老实话，若是要我在这一年半载之内就办喜事，恐怕我也是有心无力呢。”

凌浩莫名其妙，心道：“这是什么意思？”正自纳闷，只听得秦虎啸已在说道：“吕兄不说，小弟不敢动问。吕兄贵体可是有点违和？”

吕东岩哈哈一笑，说道：“秦兄不愧是武学的大名家，看出小弟是受伤了。”

凌浩大吃一惊，说道：“什么人能够伤了吕兄？”

吕东岩道：“惭愧得很，我给那人伤了，连他的姓名来历都是一概不知，正想请两位参详参详。”

“这是今天傍晚的事情，说来离现在不过几个时辰。”吕东岩把一件离奇的遭遇说了出来，令得秦虎啸诧异不已。

原来他从未来过凌家，只知道村庄的名字，却不知道如何走法。这件离奇的遭遇就是从他探路的时候开始的。

吕东岩说道：“天色已是黄昏，路上没有行人，我正在为难，只怕找不着人问路的时候，可巧就有一个人好像幽灵似地从林子里走出来，我一看，这个人可有点特别！”

秦龙飞好奇心起，问道：“如何特别？”

吕东岩道：“这人脸上，木然毫无表情，但他可瞒不过我的眼睛，我一看就知他是戴着人皮面具。”

凌浩道：“啊，戴着人皮面具，那一定是黑道上的人物了。”

吕东岩道：“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向他问路，他却先问起我来了。他说：‘你这位先生面生得很，想必是从外地来的吧，请问你要找谁？’

“听他的口气，倒像是本地人，我想纵然他是黑道人物，问路又有何妨？”

“我一说凌兄的村子，那人就道：想必你是要找凌浩的了？我说是又怎样？那人冷冷说道：没怎么样！只是我素仰浙东吕东岩的绵掌功夫，今日有幸相遇，颇想领教！”

秦虎啸诧异道：“这么说他是认识你的？”

吕东岩道：“我怀疑他是黑鹰的同党，不知怎的给他们打听出凌世兄的身份，预料我会来此，是以中途埋伏。”

凌浩道：“若然如此，那可是我累你了。”

吕东岩面上一红，说道：“凌兄，你说这样的话，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莫说令郎于我有恩，只凭咱们的交情，我也不会怕你连累。”其实他这几句话可是有点言不由衷，凌浩恰恰说中了他的心病。

秦虎啸道：“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心想单打独斗，能令吕东岩受伤的武林中可没有几个。正是有此一问。

吕东岩道了一声“惭愧”，说道：“就只有他一个人。他挑明了才和我动手，倒也不失高手身份。”

说至此处，把上衣解开，说道：“秦兄，你见多识广，可看得出这是什么毒掌，从而找到一些线索么？”

只见他的衬衫破裂的形状，正好是一个掌印，胸膛则只是有一个指印。秦虎啸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看了也不由得惊心动魄，想道：“这人的掌力能够透过外衣，在衬衫上破开一个掌印，这份阴柔的掌力，当真是非同小可。吕东岩的胸口却只是受他一指之力，将他的掌力卸了十之八九，这份功力，也当真是武林罕有的了。”

吕东岩道：“秦兄可看得出来么？”

秦虎啸苦笑道：“惭愧得很，不知是什么毒掌，如此厉害？”

吕东岩道：“我着了那厮的毒掌，他给我接连劈了三掌，伤得料想也是不轻，嘿嘿，如果他敢继续和我缠斗，只要支持半炷香的时刻，我非得丧身在他的掌下不可。可惜他却没有这个胆量，我还挺得住，他却先自逃了！”

秦虎啸心里想道：“吕东岩的绵掌，有开碑裂石之能，这人居然能受得了他的三掌，这份功力，也是足以震世骇俗的了。他伤得了吕东岩，倒不单纯是倚仗毒掌呢。”

吕东岩继续说道：“幸亏他跑得快，否则我可没有气力走到这里来啦。天色已黑，我是瞎摸瞎撞在附近的几个村子里兜了一大圈子才走到这里来的。也幸亏刚好听得你们在这屋子里说话的声音。”

秦龙飞好生骇异，心里想道：“这位吕伯伯受了毒伤，我还抵挡不了他的见面两招，这等本领，只怕爹爹也未必比得上他。”其实他家传的霹雳掌若是练到炉火纯青之境，足可胜过吕东岩的绵掌有余。他自己练不到家，只知羡慕别人的功夫。

凌浩吃惊不已，说道：“吕大哥，你来探我，却遭遇这个意外，真是令我过意不去。你受了伤，可别要多说话了。早点歇息，明天我找个大夫给你看看。”

吕东岩笑道：“寻常的大夫怎能医得好我这个伤。凌兄放心，我这个伤会自己好的。只须耽上十天半月。凌兄，这次我可要来打搅你了。”

秦虎啸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知道吕东岩是要用本身的功力驱毒疗伤，当下说道：“吕兄练的是少林派内功吧？”吕东岩怔了一怔，说道：“不错。”秦虎啸道：“少林派内功走的是纯阳路子，和小弟的家传心法路子倒是相近。吕兄若是不嫌冒昧，小弟愿助一臂之力。”

吕东岩大喜过望，口里却说道：“耗损秦兄的真力，小弟心里可是难安。”

秦虎啸哈哈笑道：“小徒在你家养病，你在这里疗伤，连这点小事若然都不许我稍尽心力，那不是太见外了吗？凌大哥，你腾出一间静室给吕兄吧。我不回去了。”原来秦虎啸是靠授徒维生的，武馆就是他的家，人多不便，是以不能请吕东岩到他家里。

凌浩笑道：“我有现成的书房正好请吕大哥住下。咱们二十年没有见面，不是我说晦气的话，我倒希望吕大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候呢！”

吕东岩笑道：“我本来是想你们两位到我那里去的，现在却在你家住下了。令郎不见我回来，只怕是难免焦急了。”说话的时候，眼睛望着秦龙飞。

秦虎啸老于世故，一见他的眼神注视着秦龙飞，便即明白他的用意，心里想道：“铁威在他家里养病，我和凌大哥要照料他，目前是不能前往探望威儿的了，可以离开这里的就只有龙儿一人。不过这孩子武功尚未练成，为人又是经常轻举妄动，聪明有余，成事不足。若任他孤身涉足江湖，我如何放心得下？”

凌浩与老朋友心意相通，知他为难，便即哈哈笑道：“小儿在吕大哥家里养病，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待大哥贵体康复，咱们一同去不更好么？”

秦虎啸吩咐儿子道：“龙飞，你回去告诉你娘，说我今晚不回家了。明天我也没空回去，武馆那班生徒，就由你替我传授吧。”他那武馆中的生徒，都是乡人子弟，练武的目的，不过为了强身，是以平时也多是由轰天雷代师传艺的。秦龙飞的功夫虽未练成，教这些生徒自是绰绰有余。

秦龙飞闷闷不乐过了一晚，第二日一早，武馆的几个生徒来到，秦龙飞道：“今日我教你们，咱们到后山那块草地上去练好不好？”那几个生徒正

在练到“对扑”的功夫，秦家的天井平时是用作练武场的，他们正嫌天井不够宽广，有几对相扑的话，就容纳不了，听得秦龙飞要带他们到山上去，大家都是十分高兴，齐声说好。

秦龙飞本来要到山上散散心的，但昨晚的事情却老是盘旋脑海，越想越不舒服。

他平时也没有教人的耐心，如今碰上他心里不舒服，教得可就更草率，越来越不耐烦了。

有一个小弟子入门未久，秦龙飞给他“喂招”，出手不知不觉重了一些，把他重重地摔了一个筋斗。

这小弟子摔破了额头，好在流血不多，敷上金创药也就止了。但虽伤得不重，这小弟子却是面子难堪，禁不住就埋怨起秦龙飞来：“平日大师哥教我，教得又好又不会摔我，唉，他出了门，可就活该我倒楣了。”

秦龙飞正自满肚皮不舒服，这小师弟虽没有直接说他，却分明是拿他来与轰天雷比较，这正是挑了他的疮疤。秦龙飞不禁动了怒道：“练武的人哪有不挨打的，这是你自己愚笨，却来怨我！”

那小师弟摔破了头还要挨骂，忍不住也就反唇相讥，说道：“二师哥，不错，我很愚笨，但你可十分聪明的呀，大师哥也远远不及你的聪明。但怎的你练的本领却又远远比不上大师哥呢？”

秦龙飞大怒道：“好，你们眼中只有大师哥，我不教你们了！”

那小师弟咕哝道：“不教就不教，希罕么？”秦龙飞面色铁青，握起拳头，但一想自己已经摔破了他的头，若再打他，未免有失师兄风度，同门固然不服，爹爹知道了也定必责骂，这一拳如何还能够打出去？”

生徒中几个年纪较长的连忙作好作坏地劝解：“小桂子，你怎可对二师哥如此无礼，还不赶快给二师哥叩头赔罪。”“二师哥，小桂子年纪小不懂事，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请二师哥息怒，指点我们功夫。”

秦龙飞尴尬之极，叹口气道：“我怎会与小桂子一般见识，不过我今日有点不舒服，你们自己回家练吧。”

闹出了这件不愉快的事，大家都是兴趣索然，也就不想再跟秦龙飞练武了。年纪较长的那个生徒道：“二师哥身体不舒服，咱们一同回去吧。”秦龙飞道：“你们不必理我，我在这里多待一会。”那生徒道：“是是。”众人尽都散了。

秦龙飞呆了一会，颇为懊悔自己的失态。那班生徒已经走得远了，山风吹来，却还隐隐听得见他们在议论自己：“二师哥哪里是身体不舒服，他是心里不舒服！”“小桂子，你说话也不知避忌，二师哥最不高兴人家说他比不上大师哥。他虽然没说出来，我们都是知道的。只有你不懂事。”小桂子道：“我不是不知，只是气他不过。其实他也是比不上大师哥嘛，我也没有说错。他以后骂我，我还是要这么说。”“好了，好了，小桂子你少说一句好不好？”“二师哥的气量也的确是狭窄一些，怪不得小桂子说他。”

秦龙飞听得他们的议论，胸中塞满了闷气，想道：“爹爹看不起我，师弟看不起我，什么光彩都给凌铁威这浑小子占尽了。我几时才有出头的机会？”

山上只剩下他一个人，胸中闷气难消，忍不住就使开拳脚，幻想是轰天雷站在他的面前，他一拳一脚都是打到轰天雷的身上，以发泄自己胸中的闷气。

“砰”的一声，秦龙飞一拳打在一颗松树上，拳头肿了起来，痛得他十分难受。树叶纷纷落下，树枝却没有一根折断。

这一痛倒令得秦龙飞清醒过来，不由得他倒吸一口凉气，想道：“我确实是比不上这浑小子，再练十年只怕也未必比得上他。”原来他最后那拳乃是霹雳掌中的一招重手，轰天雷也常常用拳击松树练功，他每打一拳，树枝最少要打断十根八根。

就在这时，忽听得树后有人冷笑。秦龙飞吃了一惊，喝道：“是谁？”声犹未了，只见松树后面走出一个青衣汉子来。

秦龙飞一见此人，不由得心中起了一股寒意。原来这人虽然是口里发出笑声，脸上却是阴森森的木然毫无表情。

秦龙飞喝道：“你笑什么？”青衣汉子淡淡说道：“笑你花拳绣腿，纵然再练十年，也是比不过人家。唉，你不知上进，比不过人家就只知道发脾气，气爆了肚子有何用？唉，当真是可笑呀可笑！”

从这几句话中，可知这个人早已来了的，那班生徒议论秦龙飞的说话，他都已听见了。

按说以秦龙飞的聪明，自应知道此人决非寻常之辈，但此时他正在火气上头，听了这番讥讽的说话，有如火上加油，不由得大怒说道：“听你这么说，你一定是高明得很了？”

那人冷冷说道：“高明二字，难说得很，这要看是对什么人而言？”说话之际，侧目斜睨，一副看不起秦龙飞的神气。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他要比秦龙飞高明得多。

秦龙飞气往上冲，冷笑说道：“我比不过人家难道就比不过你？好，你这么说，我倒要领教领教。”

青衣汉子却摇了摇头，说道：“我不能和你过招。”秦龙飞“哼”了一声，却笑道：“口出大言，原来胸也并无实学，你既然不敢和我比划，那就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青衣汉子仍是那副木然毫无表情的面孔，一点也不生气，说道：“你懂什么，我不和你过招，这是有原因的。不过，只是比一比本领嘛，那倒可以。”

秦龙飞道：“如何比法，划出道来。”

青衣汉子道：“我可得有言在先，你若是比不过我，在你输得心服口服之后，我可要你磕头拜我为师。”

秦龙飞是一个易于激动的人，无暇思量利害，登时就大怒道：“你输了呢？”那人笑道：“礼尚往来，当然我也拜你为师，尽管你的年纪可以做我儿子。”

秦龙飞喝道：“好，这就比吧！怎样比法？”心里想道：“这只是文比，不是武比，他说过要我输得心服口服才拜他为师，万一当真比不过他，我口说不服，那也不算违背诺言。”

心念未已，只听得青衣汉子已在说道：“你刚才打这棵松树，这已经是使出你家传的霹雳掌的绝招了。如今我也拳打松树，和你作一比较。你说如何？”

秦龙飞见他身体瘦弱，肤色枯黄，不像是身有上乘内功的人，于是说道：“好，就这样吧。那么我是不用再打的了？”

青衣汉子道：“不错，你已经打肿了拳头，再打一拳，那只有比刚才更弱。”

秦龙飞给他中心病，满面通红，喝道：“那你就赶快打吧，啰唆什么？”

青衣汉子缓缓说道：“好，你瞧着了！”轻轻的一拳击出，无声无息，连一点拳风也没有。拳头打在树上，那棵松树，不动分毫。

秦龙飞哈哈大笑道：“我的本领纵然不济，拳击松树，也能令得树叶纷落，你呢，一根松叶（松叶为针叶）也没落下，你还不认输吗？嘿嘿嘿，哈哈，快来给我磕头，拜我为师吧！”

那人负手旁立，意态悠闲，对秦龙飞的狂态，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秦龙飞的笑声渐渐减弱，突然间脸上的笑容僵着，再也笑不出来了。

只见松叶变了黄色，转眼间树枝也都变枯了。本来是一棵常青的松树，突然枯萎，毫无生意。

再过片刻，只见松枝断折之声不绝于耳，不但松叶尽落，整棵松树也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

青衣汉子这才说道：“唉，为了和你比试，好端端却把这棵松树弄死了。现在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不和你过招的原因了吧？”

秦龙飞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心里想道：“若是血肉之躯，给他打了一拳，那还了得？”

青衣汉子道：“你输得心服口服没有？”

秦龙飞暗自思量：“这人武功如此高明，我拜他为师，定能胜得过轰天雷这小子。但我怎能当真拜他为师？”不过，尽管他是有所顾虑，犹疑不决，却还是不能不承认：“你的武功的确是远胜于我，我服了。”

青衣汉子道：“那你还不上来磕头拜师？”

秦龙飞讷讷说道：“不是我言而无信，这个，这个……”

青衣汉子好似知道他的心意，说道：“你要回去禀告爹爹，是不是？”

秦龙飞道：“是呀，这样的大事，我是应该禀告家父的。”

青衣汉子面色一端，说道：“我告诉你，你要拜我为师，就不能说给任何人知道，我也不会说出去。若然当着外人，你我只能当作是不相识的人。愿不愿意拜我为师，随你的便！”

这番说话，正好解除了秦龙飞心中的顾虑，要知他们秦家乃是武学世家，他若然改投别派，如何敢让父亲知道。

秦龙飞心里已是十分愿意，但仍然问道：“你何以要收我这个不成材的弟子！”

那人听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秦龙飞道：“老前辈，你又笑些什么？”

那人道：“我是笑你无半点自知之明，同时，我也是为你可惜，笑你的爹爹误了你！”

若在平日，秦龙飞听了这番说话，势必暴怒如雷，但如今他业已知道此人身负绝世武功，如何还敢动怒？敬畏之心一生，不由得他不恭恭敬敬他说道：“请老前辈详加指点，以开茅塞。”

那青衣汉子道：“你本是天赋聪明，何以却不能成材呢，这都是因为你的爹爹不懂因人施教的缘故。可叹你却自轻自贱，这不是太过欠缺自知之明吗？”

这话表面是在骂他，其实是给他戴上一顶高帽，暗里赞他，秦龙飞听了，当真似是一跤跌在云堆里，飘飘然的，骨头都轻了几分。当下大喜说道：“那么若是弟子得遇名师，练个三年五载，一定可以胜得过我的大师兄了？”

那汉子哼了一声，说道：“你的所求原来只不过如此么？未免太低了！你做我的弟子，用不到一年功夫，就可以与你爹爹比肩，三年功夫，我可以担保你跻身于当世十大高手之列！怎么样，你愿意磕头拜师的么？”

秦龙飞的顾虑早已解除，此时听说可以跻身于十大高手之列，更是大喜过望，当下便即跪倒在那人面前，磕了三个响头，恭恭敬敬叫了一声“师父”。

那汉子哈哈大笑，把他扶了起来，说道：“弟子求名师，名师也求佳徒。我物色多年，如今方始找得衣钵传人！”

秦龙飞从未得过长辈如此称赞，心花怒放，暗自想道：“怪不得他要千方百计收我为徒，原来是因为只有我才配做他的弟子。”站了起来，问道：“弟子还未曾请教师尊的高姓大名？”

那汉子笑道：“我的名字业已多年不用了，别人叫我做青袍客。你在无人之时，叫我一声师父，有人之时，跟别人叫我做青袍客，甚或佯作并不相识，亦是可行。何须知道我的姓名？”

秦龙飞应了一个“是”字，心道：“师父的脾气倒是怪得可以。”

青袍客说道：“如今我开始传授本门的内功心法，你仔细听着。我先问你，你爹爹是怎样教你的？”

秦龙飞道：“爹爹教我练习内功必须气沉丹田，日积月累，真气自然增长。”这乃是修习正宗内功的常识，秦龙飞说了之后，心里颇是有点诧异：“难道师父的内功心法有所不同？”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只见那青袍客摇了摇头，说道：“错了，错了！”

秦龙飞骇然问道：“怎地错了？”青袍客笑道：“这就是我何以说你爹爹不懂因人施教的道理。你听我说。”

青袍客说道：“你爹爹所授的内功心法，适宜于性格沉实的人修习，你是飞扬跳脱，不受羁勒的人，怎有耐心做这种水磨功夫，当然是难以练得成功了。”

秦龙飞给他说中毛病，面上一红，说道：“我也自知有这毛病，怪不得爹爹说我难望成材。”

青袍客又摇了摇头，说道：“不然，不然！你若然难以成材，我怎会收你为徒？”

秦龙飞道：“这我就不懂了，既然师父你也认为我没有耐心——”

青袍客道：“世人都有一种误解，不仅你的爹爹为然。他们都以为木讷沉实的人比飞扬跳脱的人好，其实不然，只要教得其法，这两种人都是可成大器的。不但如此，沉实的人是中材，做水磨功夫，纵然能成大器，也得等到晚年；飞扬跳脱的人十九资质较佳，往往少年便可大成！”

这番说话当真是正搔着秦龙飞的痒处，不由得他不心花怒放，心痒难熬，大喜说道：“师父，那么你的内心功法是可以速成的了？”

青袍客道：“当然。否则我怎敢说在三年之内，就可以令你跻身于当世十大高手之列。”

秦龙飞忙道：“请师父传授。”

青袍客道：“本门心法，要诀就只是顺其自然四字。”

秦龙飞道：“顺其自然那是怎么一种练法？”

青袍客道：“吐纳之际，顺其自然。真气不能沉之丹田，就不必强它凝聚，散之四肢可也。”

秦龙飞半信半疑，说道：“真气涣散，如何能为我用？”



青袍客道：“空屋才能住人，空碗才能盛饭。怎的没有用？如谷中虚，如碗中空，这才是最上乘的内功心法。不信你照我的方法练练。”

青袍客口授了他入门的练功方法，秦龙飞如法吐纳，只觉好似饮酒饮到微醉的时候一般。飘飘然的，有说不出的舒服。青袍客道：“你打这松树一拳。”秦龙飞一拳击出，虽然仍是未能将树枝折断，拳头却已是一点不感疼痛了。青袍客笑道：“如何？”秦龙飞大喜道：“果然真是灵效无比。”

青袍客道：“今天就教到这里为止，今晚你再来。以后都是这样，二更之后，你到这里与我见面，白天就不用来了。因为我也不想给人知道。”

秦龙飞的母亲是不懂武功的贤妻良母，他的父亲要为吕东岩治伤，在吕东岩伤好之前，他晚上是不回家的，秦龙飞晚上悄悄出去，他的母亲毫无知觉。

第二天，那班生徒来到，秦龙飞教了他们几招，就叫他们自己回去练。以后每天都是如此，他白天抽出几个时辰睡觉，晚上到后山跟那青袍客练功。

不知不觉过了七天，这天下午，秦龙飞到凌浩家里向父亲请安，这也是他这几天来的例行公事。他的父亲有时出来见他，和他说几句话；有时因为相助吕东岩运功疗伤，到了紧要的关头，就只是凌浩陪他说些闲话了。

这天恰值吕东岩的运功疗伤已经告一段落，精神很好，三个老朋友聚在一起，谈述江湖上的奇闻异事，大家都是十分高兴。

秦龙飞来到，秦虎啸正在兴头，说道：“龙儿，这几天没有我督促你，你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秦龙飞道：“和往常一样。”跟怪客练功的事，当然是不敢说出来。

秦虎啸道：“好，你练一趟霹雳掌给我瞧瞧。”霹雳掌是讲究劲力沉雄的，秦龙飞这几天沉醉于新习的内功心法，旧的不免荒疏，一套掌法使将出来，显得精神散漫，他父亲瞧在眼里，不禁大皱眉头。

吕东岩初时并不怎样留心在意，看了一半，好像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越看越是聚精会神了。

秦虎啸看罢儿子练的一套霹雳掌，眉头大皱，哼了一声说道：“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看你这几天根本就没有练过功夫吧？非但没有进步，反而大大不及从前了！”

吕东岩忽道：“秦兄，你错怪令郎了。依我看来，令郎这几日的进境倒是当真不小呢。”

秦虎啸见他态度认真，不似说笑，怔了一怔，心里想道：“我和他的交情，如今已是非同泛泛，他似乎不至于为了安慰我，故意说些客套的话？”

心念未已，只听得吕东岩说道：“秦世兄，我和你拆几招。”一捋长衫，左掌一招“如封似闭”，就向秦龙飞的胸口按下去。

这一招乃是吕家绵掌的杀手，秦龙飞虽然知道吕东岩决不会伤他，但陡觉劲风袭胸，胸口隐隐作痛，也是不禁大吃一惊，本能的就使出新练的内功抵挡。

吕东岩使到三分功力，给秦龙飞轻描淡写地一举化开，疑心更加重了，当下加了两分劲道，双掌斜飞，秦龙飞用了个“脱袍解甲”的招式化解，但却是招架不住了，身形不稳，登时跌跌撞撞地斜冲出去。

在秦虎啸的眼中，儿子这两招使得全无劲道，吓得连忙叫道：“吕兄手下留情！”一个虎跳上前把儿子接着，这才发觉他这一撞的力道果然是超出自己的估计，尽管这一撞也未能将他撞得倒退。

秦虎啸扶稳儿子，心中亦是不禁疑惑起来：“龙儿的内功路子怎的好像和从前有点不大相同？”

吕东岩哈哈一笑，说道：“秦兄，我的老眼尚未至于昏花吧？只是我有一事未明，倒要请教。”

秦虎啸道：“吕兄请说。”

吕东岩道：“霹雳掌似乎应该是纯阳的功夫，但令郎的掌力之中，却有一股阴柔之劲，不知是否秦兄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刷新了武学的境界，把纯阳的功夫变成了刚柔兼济了？那倒当真是可喜可贺哪！”

秦虎啸苦笑道：“我哪有这样的聪明才智，可以自创一门武功？我这家传的霹雳掌也不宜兼有阴柔之劲，若然真如吕兄所说，练成了刚柔兼济，那就不是什么可喜之事了。”

吕东岩道：“我对霹雳掌的奥妙乃是门外汉，请恕信口雌黄。不过这么说来，难道令郎的内功心法，不是秦兄亲授的么？不知他还有哪位名师？”

秦龙飞的心卜通通地跳：“这老头儿的眼力好厉害，我不过才练几天，就给他一眼看破。看来他的面色似乎有点不善，无论如何，我是决不能说实话的了。”

秦虎啸道：“我也正是有点不明白。龙儿自幼跟我，从没有学过别派功夫。”

说至此处，突然回过头来，厉声问儿子道：“这几天你是怎样练功的？为什么不按照本门的心法来练？”

秦龙飞道：“我是用爹爹所教的心法练呀，但这几天也不知是不是我记挂着凌大哥，真气老是不能凝聚，孩儿没有耐心，也就听其自然了。”他作出一副惶惑的样子，果然骗过了父亲。

秦虎啸自以为是找到了缘由，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失声叫道：“对了，对了！唉，糟了，糟了！”

秦龙飞道：“爹，你说什么？怎的又是对了，又是糟了？”

秦虎啸道：“龙儿，你练功练得误入歧途了，想必是你自逞聪明，任由真气散之四肢，觉得舒服，就这样地练了下去，是吗？”

秦龙飞吃了一惊，说道：“爹爹说得不错，但这有什么害处吗？”

秦虎啸道：“你误打误撞，不知不觉走上了阴柔的柔功路子，却不知刚柔兼济，固然是上乘内功，但一来你火候未到，二来咱们的家传心法是必须走阳刚的路子的，火候未到而误入歧途，将来定有后患。至于是什么后患，那就难说了。”

秦虎啸继续说道：“还幸你现在只是初入歧途，回头未晚。咱们的家传内功虽然难练，但只要持之有恒，纵然难成大器，也总可以有一些小成就的。”

秦龙飞道：“是，孩儿谨遵爹爹吩咐，今后定当不畏艰难，勤练家传心法。”

吕东岩思疑不定，暗自想道：“聪明才智之士，往往妄用聪明，误入歧途。或许他当真是练功之际，误打误撞，以致练成了这股似是正邪合一的阴柔掌力吧？他从没有学过别派功夫，他的爹爹当然是不会骗我的。”如此一想，反觉自己怀疑太过不合情理，当下笑道：“秦世兄能够在内功心法上自加变化，虽然不得其正，亦足以见得他的确是聪明过人了。今后在严父兼名师的督导之下，聪明用于正道，前途正是未可限量啊！”

秦虎啸方始面有笑容，说道：“但愿如此。龙儿，你回去吧。”

秦龙飞回到家里，对父亲的告诫仍是半信半疑，心里想道：“师父说爹爹不懂得因人施教，以致糟蹋了我的聪明；爹爹却说我这样的练功是误入歧途，将来必有后患。究意是谁说的对呢？师父所授的内功心法与正常的武学原理相反，他也曾经说过，当今之世，懂得他这门武学的秘奥的根本就没有几人，或许正是因为爹爹不懂其中秘奥，心中先自有了成见，是才怕招致后患？”随即又想：“但万一给爹爹说中，当真是有什么后患，这又如何是好？而且我再练下去，将来必定会给爹爹看破，我又如何能够辩解呢？还是不跟那怪客练了的好。”

秦龙飞独自思量，患得患失，把持不定。忽觉胸口气闷，很不舒服。不知不觉地又照怪客所传的心法练起功来，练了一会，只觉四肢百骸，尽都舒畅，有说不出的舒服！就像一个嗜好吸毒的人，业已上瘾，即使明知有害，也是非吸不可。何况他现在还未相信一定有害？

练过了新学的内功之后，秦龙飞试一试自己的内力，只觉又比昨天增进许多，想起青袍客所说的“三年之内，我能令你跻身于当世十大高手之列”的说话，这个引诱太大了，秦龙飞更是心痒难熬，“今晚我把心中的疑虑，禀告师父，且看他是怎么的一个说法，反正练不练在我，再去见他一次又有何妨？”

这一晚秦龙飞上山去见那青袍怪客的时候，却有一个人正要到他的家里来。这个人神偷时一现。

## 第十四回 恶意教唆

时一现与云中燕分手之后，为了尽快的救轰天雷出险，心急如焚，兼程赶路，来向秦虎啸、凌浩二人报讯。一路上他没有赶上耿电，心里想道：“这位耿公子的轻功不在我之下，此时或许已经到了凌家。不过我还是要赶去报讯的，以免他万一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铁威贤侄多耽搁一天就多一天危险。”

秦家和凌家同在一条村子，但一在村头，一在村尾，要先经过秦家才到凌家的。

时一现抵达之时已是三更时分，他照往常的惯例，悄悄地逾墙而入，到秦虎啸的卧室窗下，轻轻地弹了一下手指，嘘了一声。

身负上乘内功的人，虽在梦中，若听得怪声，也会醒觉的。时一现接连弹了三次手指，嘘了三声，却不见秦虎啸起身。只听得秦虎啸的妻子翻了个身，叫道：“猫，猫！”原来她在朦胧中以为是耗子在闹，叫猫来捉老鼠。糊糊涂涂地叫了两声，不再听得声响，翻个身又睡着了。

时一现和秦虎啸夫妻虽然亲如手足般的老朋友，但发现了秦虎啸不在家，究竟是不便闯进去吵醒嫂子。当下惊疑不定，心想：“怎的秦大哥会不在家里呢？”当下再到秦龙飞的卧房，想把秦龙飞叫醒来问。不料秦龙飞的卧室也是没有人。

仔细一看，只见床上被褥折得整整齐齐，显然是秦龙飞还没有睡过，时一现更奇怪了，心道：“莫非他们都是在凌浩家里？”

秦虎啸刚刚为吕东岩运功疗伤，这一天应该做的功夫已经完毕。吕东岩道：“秦兄，这几天累了你了。明天起我可以自行运功疗伤啦，秦兄，今晚你早点安歇吧。”

秦虎啸对他的说话却似听而不闻，眼睛瞧着窗外，吕东岩的内功已恢复了六七分，见他如此情形，心中一动，侧耳静听，果然听得有衣襟掠风之声，刚刚从前座的屋顶掠过。

吕东岩道：“秦兄，且待我试试功力究竟恢复几分？”推开窗门，正待发出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秦虎啸忽地按着他的手说道：“是老朋友来了！”就在此时，只听得“嘘”的二声，一个人从屋顶上跳下来。

秦虎啸笑道：“吕大哥，让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天下第一神偷时一现。他每次来找我们，总是不忘偷儿本色，偷偷摸摸地来的。”

时一现道：“这位敢情是浙东吕老英雄？”他听得秦虎啸一声“吕大哥”，已是知道吕东岩是谁了。

吕东岩笑道：“不敢。原来是赛空空时大哥，果然名不虚传，久仰了！”

时一现笑道：“吕大侠，我本来要到你的府上拜访你的，想不到却在这里见着。”

吕东岩怔了一怔，说道：“不敢当，但不知时大哥找我，可是有什么事情么？”

秦虎啸道：“时大哥敢情是想顺便探望小徒。”

时一现道：“不错。我已经见着铁威了，但却不是在吕兄府上。”

吕东岩吃了一惊，说道：“算时间，他似乎不该好得这样快的，怎的就离开寒舍了？时大哥，你是在哪里见着他的？”

此时凌浩亦已闻声来到，听说时一现见着他的儿子，连忙催问。

时一现把那日的遭遇，一一说了出来，听得三人目瞪口呆。

凌浩说道：“怎的他会给蒙古鞑子捉了去？”

时一现道：“还不是为了那部吴用的兵法，鞑子以为是在他的手上，其实却是给云中燕拿走了。”

凌浩顿足道：“他给捉去事小，这部兵法落在蒙古鞑子的手上，事情可就大了。”

时一现笑道：“凌兄不用惊慌，兵法在我这儿。”

凌浩道：“啊，时兄，你真是不愧天下第一神偷的称号！”

时一现道：“这可不是我偷来的，是云中燕给我的。”

跟着时一现将那晚与云中燕相会的事情告诉他们，听得他们称奇不已。

凌浩吁了口气，说道：“小儿得她暗中相助，倒是可以令我放心不少了。”

吕东岩却在想道：“难道云中燕也看上这傻小子不成？”

秦虎啸道：“虽然如此，咱们也得赶快去救他出来。吕兄，你病体未愈。凌大哥，你留在家里陪伴吕兄。明天我和时大哥一同去。”

吕东岩道：“我已经好了七八分了，焉能袖手旁观？”

时一现道：“有位耿公子来过没有？”

秦虎啸道：“哪位耿公子？”

时一现道：“江南大侠耿照的儿子耿电，听说他曾受过吕兄的大恩。”

吕东岩道：“啊，原来是他！年震山与我结的梁子，可就正是因他而起呢。不过却没有见他来到。”

时一现道：“怎的不见龙飞侄儿，他不是在这里么？”

秦虎啸吃了一惊，问道：“时大哥，你何以有此一问？莫非你已经到过我的家里，没见着他。”时一现道：“正是。”

秦虎啸惊疑不定，心上好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说道：“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

时一现道：“我想不会。他的床上，铺盖叠得齐齐整整，房中也没有凌乱迹象。不像是曾经发生过打斗情事。”秦虎啸心想，自己的儿子若是给人捉去，纵然他的本领不济，至少也会挣扎。时一现是个大行家，既然他在秦龙飞的卧房仔细察看过了，想必不会看错。

秦虎啸道：“这就更奇怪了，他去了哪里呢？”

凌浩说道：“秦大哥，你的一个徒弟日间曾经来过这里，你和吕兄正在静室运功，我没敢叫你。”

秦虎啸道：“他说了些什么？”

凌浩说道：“他说，这几天他们都是在家里自己练功夫的。”

秦虎啸皱眉道：“龙飞没有教他们吗？”

凌浩说道：“开头教过一天，那天也只是教了一半，龙侄就叫他们回去了。”秦虎啸道：“他呢？”凌浩道：“听说他留在山上，直到傍晚时分才回家。”原来那个徒弟是来向师父投诉那日的事情的，凌浩可不敢完全告诉他。

秦虎啸沉吟道：“他近来练功误入歧途，莫非是初得甜头，废寝忘食，晚上也到后山练功，图个清净？好，时兄，我和你去看一看。”

吕东岩忽道：“我和你们一同去。如今已是过了三更，不怕给人看见。”

按常理说，秦虎啸去找儿子，吕东岩和他又非世交，实在没有必要同去的。是以他提出这个要求，秦虎啸也觉得有点诧异，想起白天他和自己儿子

试招的事情，隐隐感到有些什么不对了。不过吕东岩既然提出了这个要求，秦虎啸自也不便拒绝他的好意。

秦龙飞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和前几晚一样，三更时分，来到后山，和新师父青袍客会面。

青袍客试了试他的功夫，说道：“怎的你今天的进境甚慢，好像是有点心神不属的样子？”

秦龙飞讷讷说道：“师父，我有一个疑问，要请师父恕罪，方敢问你。”

青袍客道：“我最喜欢直爽的人，你不必有所顾忌，说吧！”

秦龙飞道：“练这门功夫，日子久了，会不会伤害身体的？”

青袍客冷冷地盯着他，说道：“你为何突然有此疑问？是不是令尊刚才盘查过你，你已经把拜我为师的秘密泄漏了？”

秦龙飞连忙分辩：“没有，没有！弟子怎敢不遵师父的吩咐。爹爹今日是曾考查弟子的武功，但他只以为是我胡乱练出来的。”

青袍客道：“好，你把详情告诉我。”听了之后，神色缓和许多，说道：“哦，原来令尊以为是你自己练功，误入歧途，吓得他为你着慌了。”秦龙飞道：“正是。”

青袍客冷冷说道：“因此你也就着慌起来，相信你爹爹的话，不相信我的话了？”

秦龙飞道：“弟子不敢。不过本门的内功心法太过奥妙，弟子只是想懂得更多一点而已。请师父切莫误会。”

青袍客道：“你分明是对本门的内功心法信心不足，是以才会有此一问。这也不能怪你，本门的内功心法，本来就是与各大门派的截然不同，你爹爹不识其中奥妙，这也是意料中事。”秦龙飞道：“是。弟子自知问得愚昧了。”

青袍客接着说道：“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想得通的，如果本门的内功有害，我还能够练它吗？”

秦龙飞一想不错，心上的疑云登时消散，说道：“请师父原谅我的愚昧，弟子一定勤练本门心法，不负师父你老人家的期望。”

青袍客却叹了口气，说道：“我不能再教你了。”

秦龙飞道：“为什么？师父，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

青袍客道：“你爹爹已经起疑，咱们师徒的缘份也就尽了。好在你天赋聪明，本门的内功心法，我已传授了你十之七八，现在再把余下的秘语口授给你，以后你自己练吧。”

秦龙飞心想：“吕东岩的伤就快好了，爹爹过几天只怕也就要回家了。我可不能再偷偷出来啦。”于是说道：“弟子实在舍不得离开师父，若不是弟子因为既无兄弟，又无姐妹，弟子真愿意永远跟随师父，浪荡江湖。”说罢，跪下磕头，一副孺慕之情，装得逼真之极。

青袍客道：“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好孩子，起来吧。为师还要授你心法呢。”

秦龙飞背熟了师父所传的秘语，青袍客道：“你早点回家，我也得走了。”

就在此际，忽听得青袍客和另外一个人几乎是同时呼喝起来。青袍客喝道：“是谁？”那个人喝道：“原来是你这个魔头，好呀，你想走得这么容易？”

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吕东岩。

在吕东岩的后面还有两个人，一个是神偷时一现，一个是秦龙飞的父亲

秦虎啸。

你道吕东岩何以如此发怒，原来这个青袍客就是日前用毒掌打伤他的那个人。

吕东岩是发怒，秦虎啸则是伤心，伤心自己教养出来的儿子，竟然会对老父说谎，舍弃家传武学，投入妖人门下。

但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秦虎啸亦已是无暇伤心了，俗语说投鼠忌器，他必须把儿子先夺回来，方能和这魔头一拼。当下秦虎啸霹雳的一声大喝，作势向青袍客攻击，身形倏地一斜，却是向秦龙飞扑去。与此同时，吕东岩则已正面向青袍客展开攻击了。

青袍客哈哈大笑道：“吕东岩，你还要再尝我的神掌滋味么，好吧，那咱们就再决雌雄。”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吕东岩毕竟是因为功力未曾完全恢复，不由自主地退了三步。但对方的功力亦是不及从前，双方硬碰硬接，青袍客的毒掌已是伤不了他。

青袍客一掌震退了吕东岩，冷冷说道：“你倒好得很快啊，不过要想胜我，可是万万不能，对不住，我少陪了。”

吕东岩正在防备对方反击，不料对方一个转身，不进反退，反手一抓，刚好比秦虎啸抢先一步，将他的儿子秦龙飞抓到手中。

秦龙飞突然看见爹爹向他扑来，正自不知如何是好，忽觉虎口一麻，就似给铁钳钳着一般，动弹不得。青袍客将他举了起来，作了一个旋风急舞，秦龙飞吓得魂飞魄散，尖声叫道：“爹爹！”

秦虎啸的武功端的是已到炉火纯青之境，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大喝一声，呼的一掌击去，竟然没有碰着儿子，掌锋疾削青袍客的左腕。

青袍客手腕一翻，与他对了一掌。只觉对方的掌力恍似排山倒海而来，不由得心头一震：“秦家霹雳掌果然是名不虚传，若是单打独斗，久战下去，只怕我的毒掌伤不了他，毒质反而会给他的掌力迫退回来，伤了自己。”

说时迟，那时快，青袍客一个拗步回身，已将秦龙飞挡在身前，当作一面盾牌，拿来招架秦虎啸的霹雳掌了。

青袍客冷笑道：“秦虎啸，你不怕伤了你的宝贝儿子，尽管打吧！”秦虎啸听得儿子尖叫的那一声“爹爹！”如何还能下手？

青袍客道：“你问问你的儿子，他是不是甘心情愿拜我为师的？”

秦龙飞吓得慌忙说道：“爹爹，是孩儿自愿拜他为师的，请爹爹可别和我的师父伤了和气。”秦虎啸气得大骂道：“畜生，畜生！”可是儿子在他手中，亦是无可如何了。

青袍客哈哈一笑说道：“秦老哥，我为你调教儿子，包保他能成大器。你不多谢我也还罢了，怎的颠倒骂起我来？嘿，嘿，这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吗？”

秦虎啸气得七窍生烟，骂道：“我的儿子我自己会教，用不着你替我操心！哼，你引诱他学这种邪门功夫，分明是要害他。”

青袍客摇了摇头，说道：“怪不得你没法调教儿子成材，你对我这门功夫懂得多少，就敢信口雌黄？唉，恕我不客气地说一句，你这简直是井蛙之见！”

吕东岩道：“哪有死乞白赖硬要把人家的儿子收作徒弟的道理？以阁下的身手，在江湖上总也算得是一尊人物，用这等无赖的手段，你自己不觉得可耻么？”

青袍客又是哈哈一笑，说道：“多谢你给我脸上贴金，但你这话可是说得不对了，第一、是秦龙飞甘心情愿拜我为师，他也已经亲口承认了，怎能说是我死乞白赖？第二、我收他为徒，为的是要找一位衣钵传人，纯是一片好心，你们怎能误为恶意？”

吕东岩道：“好，你既然说是好心，那你把他放下来，让他自行选择。”

青袍客又是哈哈一笑，说道：“我又不是三岁小儿，焉能上你的当？你们有三个人，我只是一个人，我可信不过你们。对不住，言尽于此，少陪了！”

秦虎啸老于世故，不觉起了疑心：“他拿了我的儿子作为人质，本来早就可以一走了之，他为什么还要说上一大车的话，难道还有什么阴谋？”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青袍客哈哈笑道：“儿子你是夺不回来的，你还是赶快回去照顾你的家人和老朋友吧！”

话犹未了，只听得“轰隆”一声，声音好像就是从他住的那条村子传来，群山回响，久久不绝。秦虎啸大吃一惊，飞身跳上山头，居高临下，只见火光融融，看那方向，正是村尾的凌浩家里。

吕东岩和时一现本来是向那青袍客追去的，见这情形，不觉也呆住了。

秦虎啸道：“这畜生是自作孽，唉，由他去吧！咱们可不能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吕东岩一想，秦龙飞业已落在那人手中，除非不顾他的性命，否则追上去也没有用，只好听秦虎啸的话，连忙赶回凌家。

凌家是孤零零一家坐落在这山村的村尾的，这条山村总共不过十来家人家，一来是距离颇远，二来是乡民大都胆小，三更半夜，突然听得这爆炸声，吓得谁也不敢出来。

秦虎啸等人回来的时候，大火已是将近熄灭，但凌家亦已烧成一片瓦砾了。只见瓦砾堆中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具烧得半焦的尸体。

三个人都是吓得心头鹿撞，卜通通地乱跳，秦虎啸正要去拨弄尸体，仔细审视，看看有没有凌浩在内，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找到了侄儿没有？”颓垣断壁的暗角走出一个人来，可不正是凌浩。

秦虎啸又惊又喜，说道：“凌大哥。你没事就好了，别管那小畜牲。这一堆死尸是——”

凌浩说道：“是给我炸死的。你们刚走不久，这班强盗就打了进来。没法子，我只好舍掉这间老屋了。”

时一现笑道：“凌大哥是家传的制火炮高手，牛刀小试，果是不凡。十几个强盗，换你这间屋子，这桩生意，利钱倒是十分不错。”

原来凌浩这间屋子掘有地牢，平时是拿来储物用的。贼人攻门的时候，他立即把炸药藏在四边屋角，点燃引线，然后躲进地牢。待到敌人一窝蜂地拥进来时，火药刚好爆炸。

凌浩苦笑道：“痛快是痛快，但却连累秦大哥也不能在此地安居了。”

秦虎啸道：“咱们是几十年的老兄弟，你怎么说这个话，不过我倒是有有点奇怪，咱们躲在这山村里，金国的狗官未必知道咱们是梁山泊后人，若然知道早就该来动咱们了。这班强盗不知是什么来历？”

吕东岩道：“听那青袍客的口风，这班强盗料想是冲着小弟而来。”心里则在想道：“不知是我连累了他们还是他们连累了我，唉，我一来到凌家，就接连发生意外，只怕今后我在浙东原籍也是不能安居的了。”

秦虎啸道：“不管是冲着谁来的，总之此地是不能再住下去了。这也正



好，咱们本来要在明天一早动身去救铁威，留下内子一人看守家门，我也放心不下，不如大家都离开这里。”

凌浩道：“龙侄究竟怎么样了？你为何一见我的面就骂他？”

秦虎啸道：“别提这小畜牲了！唉，说来痛心，明天上路之后，我慢慢告诉你吧。”

说话之间，秦虎啸的妻子和他一个武馆中的徒弟来到，这弟子年纪较长，颇得他一些真传，对师门的感情也是最厚，故此一见凌家这里起火，就立即知会师母，一同赶来。

秦夫人道：“龙儿是不是来了这里，怎的不见他呢？”

秦虎啸不愿妻子伤心，说道：“我已叫他先离开这里了。你不必多问，咱们的行藏业已败露，贼人来了一次，一定会来第二次，你得马上离开这里。”

秦夫人道：“好，我可以回娘家去。”她的娘家是离此三百里外一个更荒僻的山村，那个武馆弟子自告奋勇护送师母，秦虎啸知他可靠，当下嘱咐几句，夫妻便即匆匆分手。

路上凌浩说道：“吕大哥，你还未大好，不如你先回家，若是我们侥幸救得出铁威，自当到府上再来拜候。”

他若不说这话，吕东岩倒是颇想自己回家探望妻女的，但如今凌浩说了出来，他却是不好意思不与他们共同患难了。当下说道：“凌大哥，你这话太见外了，莫说令郎于我有恩，我这身武功，这次也是全靠你和秦大哥费尽心力才能得保全，令郎有难，我岂能袖手旁观，作局外汉？”

凌浩是个直性子，听了十分感动，说道：“吕大哥，你对铁威这样好，但愿他能平安脱险，我一定要他以后好好地报答你。”时一现笑道：“铁威侄儿做了吕大哥的女婿，那就等于是半个儿子了。这个报答比什么报答都好。”凌浩想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笑道：“现在言之尚早，且待孩子脱了险再说吧。”吕东岩暗暗叫声“惭愧”，勉强笑了一笑，敷衍过去。

凌浩旧话重提，跟着对秦虎啸笑道：“秦大哥，我从来未听你说过一次谎话，这次你瞒骗大嫂，恐怕还是第一次吧。”

秦虎啸苦笑道：“我怎敢把那小畜牲的事情告诉她，没奈何只好骗她一次了。”

凌浩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可以说了吧？”

听了秦虎啸说的遭遇，凌浩惊诧不已，说道：“龙侄误于太过聪明，受了妖人诱骗，但这只是他的一时糊涂，并非做了什么恶事，情有可原。秦兄你也不要太过责怪他了，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才好。”

秦虎啸道：“三岁小儿定八十，他现在是小糊涂，将来难免大错。说老实话，我对他已是灰心已极，找得着找不着我都不在乎了。”原来最令得秦虎啸伤心的不仅是儿子说谎，而是他在那青袍客的威迫之下，竟然服服帖帖，丝毫不敢抵抗。这性格和轰天雷对比起来，那是太鲜明了。

秦龙飞被青袍客挟在胁下，一路飞跑，只觉风声呼呼，好像腾云驾雾一般，心里又慌又乱。也不知过了多久，跑了多远，那青袍客方始把他放了下来。

青袍客将他放了下来，和颜悦色地轻轻拍一拍他，说道：“龙飞，吓坏了你吧？你怪不怪师父？”秦龙飞道：“弟子怎敢埋怨师尊。”青袍客道：“我这是为了你的好，你拜师之事已经给你爹爹知道，他一定不准你再练本门内功的，我若不是把你带出来，岂不糟塌了你这个人材？”秦龙飞道：“师

父苦心，弟子明白。”惊魂未定，虽然是顺着青袍客的口气来说，说得显然甚为勉强。

青袍客哈哈一笑，说道：“好，那么咱们师徒可以谈谈心了，我要你说心里的话，不许隐瞒。这次我弄得你们父子分离，你总不能不担着一点心事吧？”

秦龙飞道：“我怕爹爹不能原谅我。”

青袍客道：“好，你肯对我说真话，我很高兴。你的难题，我会想法给你解决。”

青袍客默然若有所思，过了约半炷香的时刻，缓缓说道：“你爹爹那里倒是不用担心，待你功夫练成之后，在江湖上闯出了大名头，而又并无他所料想的祸害发生，他自会明白他是杞忧，原谅你。我为你担心的倒是另一件事情。”

秦龙飞听他说得“有理”，想道：“不错，事已如斯，我也唯有练好武功，待得出人头地再说了。”但听到了青袍客最后的那一句话，心里又不禁有点怔忡不安了，连忙问道：“师父担心的是什么？”

青袍客道：“吕东岩和你爹爹与及凌浩是好朋友，我伤了他，而你却是我的弟子，有了这层关系，你的爹爹是个重朋友要面子的人，只怕他本来想要原谅的也不敢认你了。”

秦龙飞心里一凉，说道：“这可如何是好？”

青袍客道：“其实我也并非和吕东岩有甚深仇大恨，只不过想试试他的功夫，一时错手，打伤了他，我也是后悔得很。唉，这个梁子，只怕还得指望你来给我化解。”

秦龙飞苦笑道：“我自身也是难以得他原恕，却又如何能为师父化解？”

青袍客忽地笑道：“龙飞，你定了亲没有？”

秦龙飞怔了一怔，说道：“没有。师父，你问这个干吗？”

青袍客道：“乡下的庸脂俗粉，当然是配不上你。好在你爹爹没有给你定亲，不然我也要为你可惜了。嗯，徒儿！你想不想要一个才貌双全的媳妇儿？”

秦龙飞道：“师父，你老人家不是和我说笑吧？咱们正说着正事——”

青袍客笑道：“我说的可正是正经事呢，你听我说。”

“吕东岩有个女儿，名叫玉瑶，今年才十八岁，不但是武功已得了乃父真传，拳脚剑掌件件皆能；而且还通晓琴棋诗画，样样出色。至于说到相貌，不是我夸赞她，我行走江湖几十年，还未曾见过像她这样标致的姑娘！”说至此处，青袍客似笑非笑地望着秦龙飞道：“像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你真是点了灯笼也没处找的。你有没有意思？”

秦龙飞想不到他说的是吕东岩的女儿，呆了一呆，连忙说道：“使不得，使不得！”

青袍客笑道：“什么使不得？这正是一举两得之事。你若做了吕东岩的女婿，他爱惜你还来不及，还会说你的坏话吗？那时我沾了你的光，我和他结的梁子当然也是不解自解了。”

秦龙飞道：“师父，不是这个意思。你不知道，凌铁威，他，他——”

青袍客道：“他怎么样？”

秦龙飞定了定神，恢复了几分清醒，接下去说道：“这位吕姑娘是凌铁威的。”

青袍客道：“他们已经定了亲吗？”

秦龙飞道：“那晚我听得凌伯伯和吕东岩谈起他们的事情，凌伯伯虽然没有明白他说出为儿子求婚二字，但语气中却是听得出来的。”

青袍客道：“那么说他们就是还未定亲了。”

秦龙飞道：“吕东岩说他女儿年纪还小，凌铁威的伤也还未痊愈，所以‘这件事情’，他想以后再谈。他所说的‘这件事情’想必是指婚事。不过，既然凌伯伯有意讨吕家的姑娘做媳妇，我却怎好——”

青袍客打断他的话道：“你看他们二人那晚的谈话，吕东岩是不是有点不太愿意？”

秦龙飞道：“好像是有这么一点。”

青袍客哈哈一笑，说道：“这件事我比你更清楚。不仅吕东岩不愿意，吕东岩的妻子更不愿意。她嫌凌铁威是个傻小子，配不上她的女儿。即使吕东岩答应，她也是不答应的。所以你尽可放心，他们这头婚事，决不能成功的！”

秦龙飞压根儿未想过这一件事，但听得青袍客把吕东岩的女儿夸赞得天上有地下无，却也不禁有点心动，茫然说道：“这个、这个……”

青袍客笑道：“什么这个那个？你不是忿怒凌铁威压在你的头上吗？你讨了吕玉瑶，正是可以气气他呢！何况他们又未定亲，也不能说是你横刀夺爱！怎么，你为何不说话呀？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

秦龙飞讷讷说道：“可是凌铁威，他，他正在吕东岩家里养病，我，我怎能伸一只脚进去？”原来他因为未见到时一现，是以尚未知道轰天雷业已离开吕家的事情。心想：“这傻小子我虽是气他不过，他毕竟是我的师兄。这样做未免是太难为情了。”

青袍客哈哈一笑，说道：“徒儿，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凌铁威早已不在吕家了。”

秦龙飞怔了一怔，问道：“吕东岩说他的伤还未好的。直至今今天，也还未见他回家。那他在哪儿？”

青袍客笑道：“你此去吕家，正可以向她们母女报讯。”秦龙飞道：“报什么讯？”青袍客道：“凌铁威在路上给一个妖女勾引，如今已是和那个妖女跑去蒙古了。”

秦龙飞吃了一惊道：“为什么跑去蒙古？”

青袍客道：“这妖女的外号叫云中燕，扮作汉人，在中原活动，真正的身份却是蒙古的公主。”

秦龙飞大为惊诧，说道：“有这等离奇的事？师父你是怎么知道的？当真可靠么？”

青袍客笑道：“你不必管我怎么知道，也不必管它是真是假。但这个消息，也决不是捕风捉影之谈。吕家母女，初时或许不信，终必是要信的。”

秦龙飞如坠五里雾中，问道：“为什么？”

青袍客道：“云中燕和几个蒙古武士，住在一个名叫羊角峒的地方，那地方有个土豪名叫娄人俊，吕东岩的妻子也是知道此人的。”

秦龙飞道：“这又怎样？”

青袍客道：“羊角峒距离吕家不过三日路程，你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们，吕东岩的婆娘自必会去打听。她一打听，不就证明了你说的是真话吗？”

秦龙飞道：“她去打听，见着了凌铁威，凌铁威不会对她说真话吗？”

青袍客笑道：“她到羊角峒打听之时，凌铁威早已和云中燕在前往和林的路上了。她知道的只是他们二人曾经在娄家双宿双栖的消息。而且我还可以预料得到，她不会亲自去的，一定是派她的侄儿替她打听。她这个侄儿比你还要恨那傻小子，回来非加油添醋向姑母说凌铁威的坏话不可！”

秦龙飞问道：“为什么他要这样？”

青袍客笑道：“因为她这个侄儿也是对表妹单相思。不过，你可以放心，他不是你的对手。好啦，你听我的话，包你没错。你这就去吧。我在暗中也会帮忙你的。”

秦龙飞听了他的唆使，果然糊里糊涂地便去浙东吕家。

自从轰天雷走了之后，吕玉瑶每天里都闷闷不乐。为了此事，和母亲也不知生了多少次气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吕玉瑶日盼夜盼，盼望爹爹回来，给她带来轰天雷的消息。她爹爹说过是去探望轰天雷的父亲，轰天雷回到家中，如果她的父亲未走，两人就可以见上面了。

不料日盼夜盼，不知不觉，过了一月有多，她的爹爹也还未见回家。

在这段时间里，丘大成乘机大献殷勤，吕玉瑶对他总是爱理不理的，有时连敷衍一下的应酬也不愿意假装。这倒不是因为她有意疏远表哥，而是实在没有心情陪他去玩。

一天丘大成从外面回来，她们母女正在一起说话。吕夫人见了侄儿，说道：“大成，我正要问你，你和玉瑶是不是许久未练过武功了？”

丘大成笑道：“让我算算看，这个月来，表妹和我总共不过练过两次，最近这次，还是半个月前的事情。”

吕夫人皱起眉头说道：“玉瑶，不是我说你。打从凌铁威走了之后，你总是没精打采的，和我也似乎没有什么话说了。这不打紧，连武功你也不练啦。你爹爹回来考你，只怕连我也要怪在里头。”

吕玉瑶道：“我和表哥练武也练不出什么名堂，爹爹回来，我让他怪责好了。这是我自作自受，不关你和表哥的事。”

她那句“和表哥练武，也练不出什么名堂”的话，丘大成听进耳朵，心里当然是极不舒服。想道：“你这分明是说我的武功比不上那‘傻小子’。”不过脸上还是笑嘻嘻的，说道：“可惜武功好的人已经走了。”

吕夫人忍不住说道：“大成，你瞧，你的表妹现在还埋怨我不该让凌铁威走。又不是我迫他走的，你说她怪得可有理么？”

丘大成忽地笑道：“表妹，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用为你的凌大哥担心了。”

吕玉瑶道：“他带着病回家，我怎能不为他担一点心。表哥，你却来取笑我。好吧，你得到他的什么消息，告诉我吧。”

丘大成笑道：“你一听到他的消息，就这样着急，又还何必遮瞒。不过，我也不取笑你的，我也同样的关心他呢！”

吕玉瑶嗔道：“别说废话，到底是什么消息，快说吧。”

丘大成慢条斯理地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你的凌大哥并没回家，他现在在羊角峒，离咱们这儿，不过是三天路程。”

## 第十五回 心怀邪念

吕玉瑶吃了一惊，说道：“不会吧。他是要赶回家的，他在羊角峒又无亲无故，跑到那里干什么？”

丘大成笑道：“无亲无故，但却有一位好朋友。”

吕夫人问道：“他住在羊角峒什么人家？”

丘大成道：“住在娄人俊的家里。”

吕玉瑶啊呀一声叫了起来，说道：“什么，住在那姓娄的家里？这越发教人不能相信了。”原来娄人俊是个金盆洗手的江湖大盗，吕家虽然与他没有往来，吕玉瑶也是知道他的名字的。

吕夫人淡淡说道：“世事往往有出人意外的，你表哥说得这样确凿，这个消息想必不是空穴来风。”

吕玉瑶惊疑不定，说道：“表哥，你这消息是从哪儿打听来的？你说的那个凌铁威的好朋友又是何人？”

丘大成似笑非笑地看了表妹一眼，说道：“他这个好朋友是个女的，姓甚名谁，我不知道，只知道她的外号叫‘云中燕’。”

吕夫人“阿呀”一声说道：“云中燕这名字我倒曾听得她爹爹提过，听说是最近这两年来才在江湖上出现的女飞贼。长得十分美貌，武功又好，可就是没人知道她的来历。”

吕玉瑶大为着急，说道：“表哥，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丘大成缓缓说道：“你还记得咱们村里的小程子吗？他在娄人俊家里做长工，昨天回家，我刚才碰上他，他说曾亲眼看见凌铁威和那个女子在娄家同出同入。”

吕夫人道：“小程子向来老实，从不说谎。你爹爹做大寿那天，他也曾在咱们家里帮忙，认得凌铁威，看来不会是说假话。”

丘大成道：“表妹，你若不信，可以叫小程子来问。”

吕夫人道：“就叫老王去把小程子找来吧，让瑶儿知道详情也好。”老王是吕家的老仆人。

老王去了不久，便听得有敲门声。吕夫人诧异道：“小程子住在村头，怎的这样快老王就会回来？”

丘大成道：“听门外的脚步声，来的似乎只是一人，难道老王没找着小程子？”

话犹未了，只见看门的仆人已经带领一个少年进来。说道：“禀主母，这位秦相公是凌相公的朋友，从山东来的。”原来这个仆人在吕家数十年，是看着吕玉瑶长大的，他知道小姐的心事，是以一听秦龙飞说得确实有据，就把他带了进来，不先通报了。

秦龙飞恭恭敬敬地拜见吕夫人，说道：“小侄冒昧前来，请伯母恕罪。”

吕玉瑶早就知道秦龙飞是凌铁威最好的朋友，见他来到，喜出望外，连忙说道：“铁威常常说起你的，他是令尊的大弟子，对不对？”秦龙飞道：“不错，他是我的师兄。”吕玉瑶道：“你来的时候，他已经回到家里没有？”

吕夫人听说他是凌铁威的好朋友，本来是有点不大高兴的，但见他彬彬有礼，渐渐也有几分喜欢他了。当下笑道：“玉儿，你应该先问你的爹爹。”

吕玉瑶瞿然一省，说道：“对，秦大哥，我的爹爹不知道已经到了凌伯伯家里没有？他是前两个月出门的。你们两家住在一条村子，想必你会知

道？”

秦龙飞看了吕玉瑶一眼，心里想道：“师父果然没有骗我，这位吕姑娘端的是美若天仙。好，待我想个法子和她亲近。”想好之后，说道：“我正是奉了家父之命，来报令尊的消息。令尊不幸受了点伤，如今正在凌伯伯家里养病。”

吕氏母女大吃一惊，齐声问道：“什么人打伤他的？”

秦龙飞道：“是一个不知名的怪客。”他当然不敢吐露真情，只是把吕东岩那晚的遭遇转述给她们知道。吕夫人也是个武学行家，一听就知道他说的乃是真话。

吕夫人舒了口气，说道：“多谢令尊帮他运功疗伤，如今他的伤好了不少吧？”

秦龙飞道：“好了许多了，不过恐怕还得静养一两月。是以家父叫我先来报个消息，请伯母派个人和我一道回去接他回来。因为家父和凌伯伯不便在江湖行走，小侄本领不济，孤身一人，恐怕负不起护送的责任。”

其实吕东岩的伤已经好了七八分，自己可以回来的了。秦龙飞故意把他的病情说得沉重一些，需人护送，那就有机会亲近吕玉瑶了，他的想法是吕夫人需要在家中主持，要派人去，当然是派女儿的了。

吕夫人果然说道：“瑶儿，你和表哥明天跟秦世兄一道去接你的爹爹。”

秦龙飞大失所望，不过也还不是完全失望，心里思量：“师父说这姓丘的小子武功和机智都是远不及我，但得吕姑娘与我同行，我又何须怕这小子从中作梗？”

吕玉瑶道：“怎的没有听你提起铁威，他还没有回到家吗？”

秦龙飞作出一副有难言之隐的样子说道：“凌师兄出了一桩事情，我也是意想不到的。这个，这个——”

吕夫人道：“我把铁威当成子侄一般，你说给我听，料也无妨。不过，若是令尊和你的凌伯伯不许你说，那也就算了。”

秦龙飞叹了口气，说道：“我来的时候，凌伯伯也曾这样交代过我。他说家丑本来不宜外扬，但吕伯母不是外人，若瞒着她，那就更加不好了。”

吕玉瑶吃了一惊，说道：“什么家丑？”

秦龙飞道：“凌师兄惑于女色，据知他已是和一个名叫云中燕的妖女勾搭上了。”

吕玉瑶道：“当真有这等事？”丘大成冷笑道：“表妹，这你可相信了吧？”

秦龙飞见他们并不如何惊诧，说道：“啊，原来您们早已知道这个消息。那么云中燕是什么人，想必你们也是知道了？”

丘大成道：“我只知道凌铁威和那妖女是在羊角峒娄家，那妖女的身份来历，可是尚未知道。”

秦龙飞又是叹了口气，缓缓说道：“这个外号云中燕的妖女，是蒙古鞑子的公主！”

此言一出，可不由得吕玉瑶不大大吃惊了，失声叫道：“什么，凌大哥会勾搭上一个蒙古公主？”

秦龙飞叹道：“不是这样，凌伯伯也不会认为是家丑了。”

吕玉瑶摇了摇头，说道：“这样的事，我决不能相信。”

吕夫人淡淡说道：“知子莫若父，凌铁威的父亲都相信了，你怎能还护

着他？”

吕玉瑶道：“秦大哥，你这消息是怎么得来的？”

秦龙飞道：“我有一位世叔，他就是名闻天下的神偷时一现，这消息是他带来的。他曾经到羊角峒偷偷探过，亲眼看见凌师兄与那妖女同在一起。”顿了一顿，作出十分惋惜的样子说道：“我也但愿这消息不是真的。唉，但时叔叔对我爹爹和凌伯伯是决不会说谎的，却叫我不知是相信的好还是不相信的好了。不过好在听说羊角峒离这里也不很远，你们可以再派人去打听打听。”

刚说到这里，那个吕家的老仆已在村头找着了小程子一同回来了。

吕夫人道：“不用叫人再去打听，这个小程子是在娄家作长工的，咱们再问问他的详情。”

小程子进了客厅，十分惶恐的向吕夫人行了一礼，说道：“夫人是叫我来问那位凌相公的事吗？我能够说的都已和丘少爷说了。明天我还得赶回家，求夫人体谅我吧。”

吕夫人道：“哦，你是怕娄人俊知道你泄漏了秘密？”

小程子道：“我虽没有见过他亲手杀人，但听同伴说，这个主人可真是杀人不眨眼的，他那凶霸霸的样子，小的也是当真见了就害怕。”

吕夫人道：“小程子，你愿意在娄家打一辈子长工吗？”

小程子道：“谁愿意打一辈子长工，只是家道贫寒，不愿意也没有办法。”

吕夫人道：“好，你待一会。”到卧房打了个转，拿出一大包银子，说道：“这里是一百两文银，够你做小本生意了吧？”

小程子吃了一惊，说道：“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小人无功可是不敢受禄。”

吕夫人道：“你拿了这包银子，远走高飞，到别州别县去做生意，娄人俊走了一个长工，谅也不会去追缉你，你可以放心把凌相公在娄家的详情告诉我吧？……”

丘大成道：“对啦，你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只有一个妹妹，你和妹妹远走高飞，亦是无牵无挂。”

小程子道：“夫人对我如此体贴，我就算有什么不测之祸，也要说了。夫人可休怪我多嘴，那位凌相公可能不是好人。”

吕玉瑶柳眉紧蹙，说道：“你怎么知道？”吕夫人道：“小程子，你无须顾忌，尽管说吧。”

小程子道：“那天他和一个女子，一同来到娄家，除了那个女子，还有四个武士。夫人，你猜，那四个武士是什么人？”

吕夫人道：“我怎么知道，你说吧。”

小程子道：“我起先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的，后来听他们说话，叽哩咕噜的，我一句都听不懂，听同伴说，才知道他们是蒙古人。”

吕玉瑶大大吃惊，心里想道：“这姓秦的说云中燕是蒙古公主，只怕是真的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母亲已在向道：“那么那女子又是什么人？是不是也是蒙古人？”

小程子道：“那女子和我们说的是汉话，和那几个武士说的则是蒙古话。他们对她都是十分恭敬。还有一桩事情，在那女子和蒙古武士未到娄家之前，已经来了一个番僧，听说是蒙古的什么国师。那个国师对蒙古武士是呼呼喝

喝的，但是对那女子，却也很有礼貌。”

丘大成道：“秦大哥，你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了。云中燕有武士护驾，国师对她也要恭恭敬敬，那还不是公主的身份么？”说话之际，冷眼偷看表妹，只见吕玉瑶低下头来，好像是在思索什么。丘大成心里想道：“她心里一定是难过极了，我也不好取笑她啦。”他哪里知道吕玉瑶虽然相信小程子说的不是谎话，却无论如何，仍然不相信轰天雷会跟一个蒙古公主勾搭。

吕夫人道：“凌相公和那蒙古女子，在娄家又是怎样情景？你见到的或是听来的，请都和我说吧。”

小程子道：“我是一个长工，无事可不能踏过中堂。不过我从小韩的口中，却听到一些。”

吕夫人道：“那小韩是什么人？”

小程子道：“是娄家花王老张的徒弟，帮老张料理花木的。”

吕玉瑶道：“一个小花匠也能进入内堂吗？”

小程子道：“小韩和娄人俊婆娘的贴身丫头小翠是老相好。”

吕夫人道：“哦，那是小翠告诉小韩，小韩告诉你的了。她怎么说？”

小程子道：“她说那位姑娘常常一个人到凌相公的房间里去。有一天晚上，差不多三更时分了。她奉主母之命，到厨房去取参汤，经过客房外间的院子，还曾亲眼看见那位姑娘从凌相公房间里出来。”

吕玉瑶一阵心酸，暗自想道：“辗转相传，未必是真。”想是这样想，但却不能不相信了几分：“铁威难道当真是给那妖女的美色所迷了、唉，俗语有云：英雄难过美人关，也难保他一定就不会行差踏错。”

吕夫人道：“你还知道什么？”小程子道：“没有了。”吕夫人道：“好，那你拿了银子，赶快回家，带你妹妹连夜走吧。”

小程子走了之后，吕夫人安慰女儿道：“凌铁威做出这样的大错之事，你也不值得为他伤心了。接你爹爹要紧，你早点歇息，准备明早动身吧。”

吕玉瑶道：“是。不过铁威毕竟是我们吕家的恩人。”

吕夫人道：“那你要我怎样，要我把他拉回来吗？莫说我不能抛头露面，即使我真的跑去拉他，他和那妖女打得火热，也是绝计不肯回头。”

丘大成道：“小程子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再去羊角峒打听，也是打听不出什么来了。表妹，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

吕玉瑶嗔道：“表哥，你胡说什么，我只是为了想求个水落石出，你当我只是为了私情么？表哥，你可别忘了，凌铁威也曾救过你的性命呢。”

丘大成满脸通红，想要反唇相讥，可又不敢，心里想道：“凌铁威这小子绝不会再回吕家，表妹迟早是我的人，她现在正在气头，我又何必与她斗口。”当下苦笑道：“表妹，我只是为了你的好。话说得失当，你莫见怪。嗯，凌铁威自己做错了事，咱们要想帮他，也是没有办法呀。”

吕夫人道：“好了，好了，别提凌铁威的事了。玉瑶，你跟我回房，大成，你给秦世兄安排客房，大家早点歇宿。”

丘大成心里想道：“姓秦这小子虽然是凌铁威的师弟，却不似他的师兄所为。”因为秦龙飞给他带来了不利于凌铁威的消息，是以丘大成对他倒是颇有好感。当下殷勤招待，陪他吃过晚饭，又亲自给他收拾客房，说道：“秦兄早些安歇，咱们明早见吧。”安顿了秦龙飞，便进内堂去见姑母，探听消息。

吕夫人道：“你的表妹总算给我劝得回心转意，不再想那浑小子了。如



今她已回房睡了，别去吵她。你也放心回去睡觉吧。”

且说秦龙飞孤眠客舍，心事如麻，翻来覆去，待到三更时分，还未阖眼。忽听得窗格上有人轻轻弹了两下，秦龙飞吃了一惊，跳起身来，喝道：“是谁？”外面一女子的声音说道：“秦大哥，别声张，是我，玉瑶！”

秦龙飞又惊又喜，连忙穿好衣裳，打开房门，把吕玉瑶请进来，说道：“吕姑娘，深夜前来，不知是有何事指教？”

吕玉瑶道：“秦大哥，你是自小和铁威在一起的，你相信他竟然会贪恋女色，投顺蒙古鞑子么？”

秦龙飞道：“这个、这个——”心想：“我要博取她的欢心，可不能太过露骨的在她面前说凌铁威的坏话。檐前滴水，日久见功，我只能慢慢的改变她，令她的芳心移向我的身上。”一时尚未想好说辞，吕玉瑶急道：“秦大哥，你可要对我说真心话。”

秦龙飞道：“吕姑娘，你这样相信我！我怎敢不和你心里话。凌大哥的脾气我是深知的，依他的脾气而论，应该不会。不过，他这个人很重感情，不知那妖女用了什么狐媚手段，笼络了他，唉，一说到感情二字，事情可就难说了。”

吕玉瑶道：“这样说你是未敢断定，尚有怀疑？”秦龙飞知她是向好的方面着想，由于不敢说得太过，只好点头应道：“不错，但愿时一现和小程子的所见所闻不是完全确实，或者内里另有原由。”

吕玉瑶道：“好，那么秦大哥，我求你一件事情。”

秦龙飞怔了一怔，道：“什么事情？只要我做得到的——”

吕玉瑶道：“秦大哥，你和我到羊角峒去，咱们亲自去探真相。”

秦龙飞吃了一惊道：“小程子不是说一个什么蒙古的国师也在那里吗？娄人俊武功不弱，另外还有许多蒙古武士——”

吕玉瑶眉头一皱，说道：“凌铁威是我家的恩人，我就是送了性命，也得探明真相。你是他的师弟，难道就不能为他冒险么？”

秦龙飞瞿然一省，心道：“不错，要博取她的欢心，可不能让她看出我和铁威没有手足之义。”好在他是个擅于辞令的人，面皮一点不红，接下去就说道：“我与铁威一同长大，一同习艺，情逾手足，救得了他，我又何惜性命？我刚才这样说，只是不想连累姑娘罢了。”

吕玉瑶道：“好，既然咱们都是同样的心意，那就走吧。”

秦龙飞道：“不知此事姑娘可曾禀告令堂？”

吕玉瑶道：“我是瞒着她的。给她知道，她就不会让我去了。”

秦龙飞道：“这个不大好吧？”

吕玉瑶不禁又是柳眉微蹙，说道：“你这人怎的如此婆婆妈妈？咱们先去羊角峒，再往你的家乡接我爹爹。万一咱们失陷在羊角峒，有表哥接我爹爹，也足够了。”

秦龙飞道：“不是我啰嗦，还有一层，不可不虑。”

吕玉瑶道：“你还有什么顾虑？”

秦龙飞道：“他们在羊角峒娄家还住多久，说不定凌铁威和那妖女已经离开，回转蒙古了。”

吕玉瑶毅然说道：“总得去一趟亲眼看看，纵然见不着他，也得心安。”

秦龙飞暗自思量：“往羊角峒我可以与她单独相处，倒是比起和丘大成三人同行，更要方便得多。听师父的说法，铁威和云中燕多半是已经离开娄

家了。只要到羊角峒一打听，打听确实，我就可以和她回去；这个险倒也不妨一冒。”心意已决，于是说道：“好，我也但愿求得个水落石出，咱们这就走吧？”

秦龙飞以为凌铁威和云中燕已经回蒙古，却不知他们还在娄家。

原来龙象法王本来是要和云中燕回转蒙古的，却给云中燕用缓兵之计拖住了。

云中燕把时一现偷了那本兵法的事情告诉龙象法王，说道：“国师，四叔（拖雷）和大汗要的是这本兵法，咱们虽然得了一个凌铁威，只怕也是得不偿失，回去仍然难以交差吧？”

龙象法王道：“我早听说时一现是天下第一神偷，他行踪无定，咱们怎么找他？”

云中燕笑道：“国师，你是绝顶聪明的人，怎的忘记了咱们手上有饵，还怕鱼儿不上钩？”

龙象法王道：“你是说凌铁威这小子？”

云中燕道：“不错，凌铁威就是咱们的饵呀。时一现武功不济，凌铁威的师父和父亲却怎能不来救他儿子，当然是一走要和时一现一同来的了。”

龙象法王冷冷一笑，说道：“对，放长线，钓大鱼。你这法子纵然未必引得时一现自投罗网，也总有个希望。捉不住时一现，捉住凌铁威的父、师也好、不过凌铁威这小子，我却不知怎样对付他才好，这小子是软硬全都不吃。”

云中燕道：“我已经知道他的脾气，他是十分倔强的人，硬功夫只怕是决不能使他屈服的。还是用水磨功夫，慢慢将他软化吧。”

龙象法王道：“好，那么我把这个小子也交给你了。我们先做坏人，让你去做好人，说不定可以成功。”

第二日龙象法王叫乌蒙把凌铁威痛打一顿，打得他遍体鳞伤，晚上却叫云中燕拿金创药给他敷治。这就是娄家的丫鬟小翠这晚看见云中燕从凌铁威的房间出来的原因了。

龙象法王是要她劝使凌铁威回心转意，云中燕正好藉这儿会，和他商量如何脱困，想来想去，却是苦无良策。

这天晚上，云中燕又到轰天雷的房间里来，轰天雷的伤差不多已经好了，云中燕给他揭去焦枯了的外皮，洗净伤口，上金创药，伤口的臭味颇是难闻，云中燕素来好洁，不觉皱着眉头。轰天雷大为过意不去，说道：“让我自己来吧。”

云中燕笑道：“面前的伤口你可以自己敷，背上的伤可是非得我帮忙不行。不必客气了，就快了事啦。”

轰天雷道：“唉，你是金枝玉叶的身份，却劳你服侍我，却叫我怎么才能报答你。”

云中燕抿嘴一笑，说道：“你还提什么金枝玉叶，你不是正为了我这个身份曾经要杀我的吗？但求你以后少叫我两声妖女，那就好了。”

轰天雷暗暗叫了一声“惭愧”，说道：“这都是我有眼无珠，不识好人。你若果还记在心上，可真教我无容身之地了。”

云中燕笑道：“我是和你说笑的，你怎么又认真起来了？”

轰天雷叹了口气，说道：“到底是黑旋风眼力比我高明，可惜我见不着他，见着他我一定向他认错。”

云中燕道：“好端端的你怎的提起黑旋风来了，是怎么一回事情，你要向他认错？”

轰天雷道：“就在我和他相识那天，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可是对你的看法，我们却是大大不同。那时你刚刚拿走那部兵法，他对你还是十分相信。我却在他面前将你臭骂，还自作聪明，劝他不要上你的当。”其实当时黑旋风对云中燕也是有点疑心的，轰天雷这“十分相信”四字，自是带了几分夸大之辞。

云中燕心里甜丝丝的，说道：“黑旋风当真这样相信我么？”轰天雷道：“我几时说过谎话。可惜我被困在这儿，不能出去。要是给我见着他，那就好了。我会把亲身经历的事情说给他知道，让他更清楚你的为人。那么他最后一点的顾虑也可以消除啦。”

云中燕叹了口气，说道：“我也很想见他，可惜我是身不由己，只怕今生也是难以再见他了。”原来龙象法王带来了拖雷的命令，这件事情办妥之后，就要云中燕回去的。

刚说到这里，忽听得窗户似乎是有人轻轻敲了一下，云中燕大吃一惊，喝道：“是谁？”外面那人低声笑道：“是你想见的人！”

云中燕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了一呆，轰天雷已是跳了起来，叫道：“黑旋风，是你当真来了？”

轰天雷伤还未愈，喜极忘形，跳将起来，双腿一阵疼痛，“卜通”又倒下去。黑旋风等不及云中燕开门，一拳打破窗门，就钻进来。

云中燕惊魂稍定，连忙说道：“黑旋风，你怎能这样大胆，快走，快走！”

黑旋风笑道：“咱们一起走。”云中燕道：“不行，不行！你不知道龙象法王十分厉害，你背着一个人，是决不能逃出去的。你赶快走，莫给他们发现，以后我还有机会，可以帮助凌大哥脱险。”

黑旋风道：“逃不出去，也得试试。”轰天雷道：“黑旋风，听云姑娘的话！我走不动，我也不会让你带走！”他盘膝一坐，使出执拗的性子，不让黑旋风背他。

就在此时，只听得有人喝道：“有贼人，快来捉贼！”是乌蒙的声音。

云中燕道：“糟糕，来不及了！”心念一动，连忙拔剑出鞘，唰的向黑旋风刺去，低声说道：“快拿住我！”大叫道：“乌蒙快来，贼人在这儿！”

这一剑使得灵巧非常，把黑旋风的衣裳穿了几个洞，造成经过搏斗的迹象，却半点也没伤着他。

黑旋风是个聪明人，呆了一呆，登时恍然大悟，立即把云中燕抓着，疾冲出去。乌蒙与卓合图刚刚赶到，看见云中燕业已落在黑旋风手中，都是大吃一惊，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黑旋风冷笑道：“你们捉了我的朋友，没奈何，我也只好把你们的公主捉去作抵偿了。”

乌蒙叫道：“快快把公主放下，有话好说。”

黑旋风道：“要我放她，那也容易，你们把我的朋友先放了！”

乌蒙手足无措，说道：“此事我可不能作主。”黑旋风道：“好，你既然不能作主，我只好走了。”

忽听得有人冷冷说道：“你要走，走得这样容易？”乌蒙大喜道：“师父，你来的正好。”云中燕叫道：“国师救我！”

黑旋风知道来的是蒙古国师龙象法王，当下打了个哈哈，说道：“我不

但要走，还得劳烦你大国师给我们准备马匹，送我们至十里关外，那时我才和你们换人。”

龙象法王道：“哦，原来你是要我们的公主交换轰天雷这傻小子，你这算盘倒是打得如意呀！”

黑旋风淡淡说道：“这生意算来还是我们吃了大亏呢。成不成交，随便你吧！”

龙象法王道：“好，我倒是很愿意做成这桩买卖，但成不成交，可就得看你的本领了。”

说至“本领”二字，突然把手二扬，黑旋风起初以为他是像发暗器，叫道：“好呀，你敢伤了你们的公主。”不料却并非暗器，而是一股劈空掌力，这股掌力当真是妙到毫巅，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刃突然从云中燕与黑旋风之间削下，掌力并没波及云中燕，却令得黑旋风虎口如割，不由得把手一松，就把云中燕放下来了。

云中燕大惊之下，人急智生，暗运内力，自己伤残自己，“哇”的一口鲜血狂喷出来！龙象法王一掌劈出，正要去捉拿黑旋风，见此情形，不由得也吓慌了；救人要紧，只好先把云中燕扶了起来，赶忙以手掌按着她的后心，助她疗伤。

乌蒙、卓合图双双抢上，黑旋风疾拍两掌，掌法飘忽之极，卓合图左肩着了一掌。他使出看家本领摔角绝技，一个沉肩弯腰，扭着黑旋风，正要用力的摔他，忽地气力使不出来，黑旋风腾地飞起一脚，就把他踢翻了。原来黑旋风打他那一掌是用了分筋错骨的手法的，这正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卓合图的摔角功夫，本来也是含有分筋错骨的手法的，却没有他的精妙。

乌蒙与黑旋风交了一掌，双方各退三步，但黑旋风的轻功可比他高明得多，一个转身，立即逾墙而去。乌蒙追之不及。

乌蒙满面羞惭，回来报道：“弟子无能，给这贼小子走了。”

龙象法王缓缓说道：“轰天雷这小子可还在咱们手中，咱们吃的亏并不算大。”

乌蒙道：“公主的伤怎么样？”龙象法王道：“不妨事的。不过公主，你这伤却是有点奇怪哪！”

云中燕佯作不解，说道：“国师，我受的是什么伤，怎地奇怪？”

龙象法王道：“我的龙象功，自信刚才乃是用得恰到好处的，决不会误伤了你。若说是那厮下手，恐怕他也来不及吧！”

云中燕道：“那我怎么会受伤的？”

龙象法王摇了摇头，说道：“我也莫名其妙。公主，你怎么受的伤，你自己应该明白吧？你把刚才的感觉说给我听。”

云中燕道：“在你发出劈空掌之际，我陡地觉得背心剧痛，就给他摔下地了。国师，纵使你误伤了我，我也决不怪你，不过，依刚才的情形而论、大概还是黑旋风下的毒手。国师，或许是你料敌过轻。黑旋风的本领其实是在你估计之上。”

乌蒙说道：“师父，黑旋风这厮的本领确是非同小可，听说他曾在梁山虎头岩上连败金国派去的十几名高手。”他因为自己败给黑旋风，不免就要把黑旋风的本领夸大了。

龙象法王暗自想道：“黑旋风的本领如何，我心中有数。不过，我若然坚持说是黑旋风伤不了公主，我岂不是就要担负误伤公主的罪名了？”要知

他虽然隐隐起了疑心，想到了云中燕很可能是自己伤害自己，但此话说出来难以令人入信，只好暂且把这怀疑藏在心里。

且说黑旋风逃出了娄家庄，心中懊恼不已，想道：想不到这蒙古国师的武功竟然如此厉害，这次可真是打草惊蛇了。好在云中燕机警，但愿不要连累了她。他料想经过这晚的事，再入娄家必然难上十倍。想来想去，只好先去向轰天雷的师父报讯。他却不知轰天雷的师父此时已在途中。

正在他偶然前行，将要走出林子之际，忽听得松林深处，有两个人说话，一个说道：“那个雌儿是吕东岩的女儿？你是认识她的吗？没有看错？”另一个道：“吕东岩的六十大寿那天，我也是在场的客人之一，见过他的女儿的，怎会看错？”

他那伙伴笑道：“这么说，吕东岩的女儿大概是真的和轰天雷有上一手了，否则也不会跑到羊角峒来啦。”

另一个人道：“是呀，所以我才赶回来报讯的。麻三哥，庄主叫你如何对付这个雌儿？”

那被唤作“麻三哥”的人说道：“庄主说，吕东岩和咱们是近邻，犯不着太过为难她。叫咱们不必抖出娄家庄的字号，将她吓走就是啦，但和她同行的那个小子却不知是什么人，叫你查清楚他的身份来历再下手。”

那汉子道：“那小子长得很俊，说话是外地口音。吕东岩的女儿叫他做秦大哥，却不知是吕家的哪门亲戚？”

“麻三哥”道：“吕东岩的亲友我多半知道，可没有一个姓秦的。奇怪，这妞儿是应该和她的表哥丘大成一同来的，怎的却换了一个姓秦的呢？”

那汉子道：“是呀。听说吕东岩的婆娘早已想把女儿许配给丘大成的，怎的却放心她女儿跟另一个男人？”

“麻三哥”道：“姐儿爱俏，或许是那妞儿瞒着她的母亲也说不定。不过，咱们也用不着管这许多了。”

那汉子笑道：“话可不能这样说，倘若是丘大成来的话，咱们就不能和他动粗了。”

“麻三哥”道：“为什么，丘大成这小子又有什么了不起？”

那汉子道：“这秘密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丘大成这小子固然不是什么奢拦人物，但他与咱们可是道上同源。”

“麻三哥”好奇心起，说道：“他几时成了咱们的自己人啦？”

那汉子道：“严格的说，还不能算是自己人。不过这小子的新靠山和咱们的娄庄主却是颇有关系，因此也就算得是道上同源了。”

麻三见他言辞闪烁，料想他是有所避忌，也就不便再问下去，说道：“来的既然不是丘大成这小子，咱们也用不着多伤脑筋了。姓秦这小子摸不着他的来历，先别杀他，捉他回去让庄主处置，总不会错。”

那汉子道：“对，就这么办。咱们到前面路口等那小子自投罗网吧。”

黑旋风轻功超卓，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听了这番说话，已是知道一个梗概，心里想道：“原来这两个家伙是娄人俊派出来的，那位吕姑娘为了轰天雷而来，此事我可不能不管。但吕东岩是武学名家，他的女儿本领想也不错，我且在旁偷看，他们若是对付不了，我再出手不迟。”

秦龙飞和吕玉瑶一路同行，不知不觉到了羊角峒。秦龙飞道：“吕姑娘，羊角峒有没有人认识你？”吕玉瑶道：“我没来过，不过羊角峒的人认识我爹爹的可不少，或者也有见过我的人。”

秦龙飞道：“这么说，咱们一露面，只怕就有人向娄人俊通风报信了。咱们不如不要踏进市镇，在这树林里躲起来，到今晚再去探听好不好？”吕玉瑶笑道：“你害怕是不是？”秦龙飞道：“不是胆小，这是小心。”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人喝道：“哼！你们要躲也躲不了啦！”

秦龙飞吃了一惊，喝道：“什么人？”

麻三哈哈笑道：“你这小子是刚出道的雏儿吗？我们在这里‘剪径’（江湖术语，抢劫之意），难道你以为我是要和你攀亲道故么？”

吕玉瑶没有江湖阅历，听了这话，半信半疑，心里想道：“若然当真只是两个剪径的小贼，倒不值得伤了他们性命。”于是说道：“贼大哥，我们可是没有什么钱的。”

另一汉子侧目斜睨，笑道：“没油水也不打紧，小姑娘，你长得这么标致，正好送给我们的大哥做山寨夫人。这小子一身光鲜，绑了他的票，大概总也可以捞到几文。”

秦龙飞大怒道：“放你的屁！”他听说是剪径的小贼，心想两个小贼能有多大本领，因此有意在吕玉瑶面前逞逞威风，呼的一掌便向那汉子打去。

不料这汉子身手竟然大是不凡，侧身一闪，秦龙飞未打着他，他已是倏地取出一对判官笔来，笔尖指到了秦龙飞的穴道。

吕玉瑶亦是心头怒起，喝道：“你们口出污言，这是你们自己找死！”唰的一剑，荡开那汉子的双笔。

麻三笑道：“这小姑娘倒有两下子。”一个猿猴探爪，五指如钩，向吕玉瑶抓下。吕玉瑶识得是极为厉害的分筋错骨手法，大吃一惊，喝道：“你们是娄家庄的人不是？”麻三笑道：“姑娘，你猜错了。不过娄家庄名扬四方，他们家里的事我倒知道一些。姑娘，你这样问，大概是要到娄家庄去的吧？那我劝你还是不要去的好，与其送给蒙古人受用，不如跟了我去做山寨夫人。”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把吕玉瑶迫得连连后退，气得她七窍生烟。

吕玉瑶自顾不暇，自是不能照顾秦龙飞了。那汉子的两支判官笔，俨如两条银蛇，在秦龙飞的身前身后身左身右穿来插去，这情景比吕玉瑶更险得多。

黑旋风暗地想道：“吕姑娘还可以应付一会，这姓秦的只怕是过不了十招了。奇怪，他的掌法倒像是霹雳掌，怎的如此不济？”

正要出手，忽听得那汉子大吼一声，突然就像一根木头似的“卜通”倒了下地。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大出黑旋风意料之外。

原来秦龙飞起初用家传的武功应敌，频频遇险，不知不觉就用上了青袍客所授的内功心法，真气散于四肢，轻飘飘的一掌打出，那汉子只道他已是力竭筋疲，不以为意，这就给他一掌打着，登时气绝。

秦龙飞一击成功，大喜如狂，叫道：“吕姑娘，别慌，待我来给你打发这厮！”

麻三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小子分明不是老葛的对手，怎的老葛却突然给他打死了？”说时迟，那时快，秦龙飞已是如飞来到，麻三喝道：“好小子，我非要你偿命不可！”秦龙飞一掌打了个空，麻三使出分筋错骨手法，一下子就抓着他肩上的琵琶骨。

吕玉瑶大惊之下，连忙一剑刺去，麻三大袖一挥，裹住剑锋，喝道：“撒剑！”吕玉瑶只觉虎口发热，一股大力震撼她的虎口，眼看青铜剑就要给他

夺去，忽地听得麻三大叫一声，那股力道突然消失，吕玉瑶一剑削去，把他的五只手指都削了下来。麻三血淋淋的“卜通”倒地！

原来在他抓着秦龙飞肩头的时候，秦龙飞的手掌也打着他了，他的劲力刚要吐出，内功已是给秦龙飞的毒掌击破！

秦龙飞的琵琶骨幸而没有给他捏碎，但亦是疼痛难当，冷笑道：“好呀，你现在知道少爷的厉害了吧？”正要给他再补一掌，吕玉瑶道：“秦大哥，别杀他了，留个活口吧。”

吕玉瑶只道他只是给秦龙飞打了一掌，料想还不至于送命的，自己削了他的五只手指，心中亦是觉得不忍，当下取出金创药，一面给他止血，一面问道：“你如说实话，我就饶你性命。你是娄家庄的吧，有个叫凌铁威的，是不是在你们那里？”

麻三试一运气，只觉眼冒金星，浑身剧痛，就像千百条小蛇在体中乱噬一般，他是个武学行家，已知性命决难保全，当下恶狠狠地骂道：“臭丫头，老子还要你献什么假殷勤？凌铁威早已和云中燕双宿双飞去啦，不要你这小贱人了！”说罢，猛地把脑袋向石头一碰，登时丧命。他是为了避免多受痛苦才自杀的，但在自尽之前，却特地要气一气吕玉瑶。

吕玉瑶吓得掩住了面，不敢再看。秦龙飞道：“这贼汉口出污言，死是活该！不过他说凌铁威与云中燕已经走了，此事却不知是真是假？”

吕玉瑶道：“这种人的说话，怎能相信？”秦龙飞道：“这却不然，古语有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为何要骗你呢？”

吕玉瑶道：“秦大哥，你不是信得过铁威不至于顺从鞑子的吗，怎的又这样容易相信这人的话？总之，无论如何，我是非得见着他，当面问个明白不可！就是他的确已经走了，我也要一到娄家庄。秦大哥，你的武功如此厉害，难道还用得着害怕？”

秦龙飞想起刚才险些给捏碎琵琶骨的事情，思之犹有余悸。

## 第十六回 夜探娄家庄

秦龙飞心里害怕，但在吕玉瑶面前却不能不硬着头皮，冒充好汉，说道：“当然是无惧他们，但我这霹雳掌伤人立毙，倘若凌铁威真的已经和云中燕走了，咱们也无谓跑到娄家庄去闹事，免得我多伤人众，也给你们吕家和娄家结下深仇。”

吕玉瑶道：“你这话也说得有点道理，不过我若不是得个水落石出，我是决不能罢手的。这样吧，咱们偷入娄家庄看个明白，能够不动手最好。万一要动手，你少用一点力道，别打死人，那也可以收杀鸡儆猴之效啦。”

秦龙飞苦笑：“你说得容易，可惜我这霹雳掌的功夫还未练得十分到家，气力收发，恐怕是难以随心所欲。”

吕玉瑶觉得有点奇怪，说道：“我见过铁威与黑鹰年震山相斗，那一场恶斗令人惊心动魄，他使的霹雳掌似乎与你有点不同，虽然十分厉害，却并非伤人立毙的，这是什么缘故？”

秦龙飞洋洋自得，说道：“吕姑娘，你有所不知，凌铁威虽然是我的师兄，但他的霹雳掌火候却比不上我的。他的功夫只是中看不中用的，所以才给年震山打伤。若然换了是我，年震山早已死在我的掌下了。霹雳掌分三个境界，我爹爹已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劲力可以收发自如；我比爹爹差一大截，出手就要打死人；但凌师兄却只是练到初步境界，比我又差一截。”

秦龙飞信口胡吹，吕玉瑶信以为真，说道：“原来如此。”心里想道：“儿子比徒弟亲，凌大哥的师父有所偏心，这也难怪。不过他说凌大哥的功夫中看不中用，何以他的招数却又好似远不及凌大哥呢？难道‘中用’的武功招数就大都是笨拙的么？”吕玉瑶对他看轻凌铁威的武功，心中颇是有点不服。但秦龙飞的掌力看来比凌铁威厉害，也是事实。吕玉瑶不懂霹雳掌的秘奥，自是不便多言。

暗中偷看的黑旋风却是疑云满腹，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武学的造诣当然比吕玉瑶高明得多，而且又是和轰天雷交过手的。他一看就看出了秦龙飞所谓“霹雳掌”的破绽，待他与吕玉瑶走了之后，他偷偷出来，察看麻三和那汉子的尸体，只见尸体七窍流血，显然不是给“霹雳掌”那种刚猛的掌力震毙的，而是一种歹毒的掌力所致。

黑旋风暗自想道：“秦虎啸是武学名家，霹雳掌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武功，焉能如此伤人？这小子难道是冒充秦虎啸的儿子？但吕家和秦、凌二家乃是知交，他若是冒充的，又怎骗得过吕家母女？”

又再想道：“这小子纵然真的是凌铁威的师弟，看来也不像个好人。听他言语，不但是对师兄不敬，而且分明是没有诚意去救铁威。只是那位吕姑娘想必是阅历太浅，看不出来罢了。”

黑旋风心中狐疑不走，当下就暗地跟踪在他们后面，想道：“若是这小子当真有胆敢进娄家庄救人，我倒是应该暗中帮一帮他的忙。”

穿过林子，前面是一条平路，黑旋风不想给他们发现，远远的缀着他们。走了一程，经过路口转弯之处，忽听得暗器挟风之声，一枚石子飞到黑旋风身边，黑旋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不知是什么人，人未露面，暗器飞来，这份功夫倒是委实不弱。但准头何以这样的差，难道他是有心引开我的吗？”好奇心起，立即飞身向石子掷来的方向掠去。

只见一个身穿青袍的汉子站在路边的土岗上笑道：“黑旋风，有胆的你



敢跟我来吗？”黑旋风见他似无恶意，心想：“以他的能为，要伤吕姑娘和那姓秦的小子易如反掌，他肯放他们过去，看来该不是只要和我为难吧？就算他与我为难，我也不怕。”

两人都是第一流的轻功，转瞬之间，那青袍客已是把黑旋风引到树林里面。黑旋风道：“这里没有人了，尊驾是谁，有何见教，可以说了吧？”

青袍客哈哈一笑，转过身来，说道：“黑旋风，你不知道我，我却知道你。你是在娄家庄给人赶出来的是不是？”

黑旋风道：“你是娄家庄的吗？”

青袍客笑道：“娄家庄与我无关，但我最不高兴别人多管闲事！”

黑旋风怔了一怔，冷冷说道：“这么说你是要替娄人俊出头了？”

青袍客道：“我说过我不爱多管闲事，娄人俊也用不着我替他出头。”

黑旋风道：“那你要我跟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青袍客道：“我不管闲事，但与我相关的事我可不能不管。黑旋风，我问你，你为什么跟踪我的徒弟？”

黑旋风道：“谁是你的徒弟？”

青袍客道：“和吕东岩女儿同行的那个秦龙飞。”

黑旋风吃了一惊，说道：“秦龙飞他不是秦虎啸的儿子吗？”

青袍客道：“不错。你既然知道他的身份，为何还要跟踪他，怀的是甚么心肠？”

黑旋风道：“且慢，你先说个清楚。秦虎啸的儿子怎能是你的徒弟？”

青袍客道：“为什么不能？他给我磕过头拜过师，当然是我的弟子！”

黑旋风半信半疑，心里想道：“秦虎啸一代武学名家，岂肯让儿子拜在别人门下，而且还是学那邪恶的毒掌功夫？”但见这青袍客说得如此确凿，也不敢断定必无其事。于是冷冷说道：“就算秦龙飞是你弟子，那又怎样？”

青袍客道：“他是我的弟子，我就不能让你加害于他！”

黑旋风不禁大笑起来，说道：“你还没有分出青红皂白，怎知道我是加害于他？”

青袍客道：“你鬼鬼祟祟的跟踪他们，自是不怀好意！”

黑旋风道：“我说你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你老实说吧，我正是为了保护他们的。”

青袍客道：“三尺之童也不相信你的鬼话，你有这样好心，为何不敢露面，和我的徒弟当面说？”

黑旋风不愿说出他对秦龙飞亦是有所疑心，便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可要到娄家庄去了，少陪了！”

青袍客喝道：“不许走！”

黑旋风怒道：“你待怎样？”

青袍客道：“就因为不相信你，我不能让你跑去暗算我的徒弟。哼，我的徒弟也用不着你来保护！”

黑旋风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忽地瞿然一省：“这家伙与我胡说八道，莫非正是有意阻迟我的。他要让娄家庄的人活捉吕东岩的女儿？”这一猜，倒是虽不中也不远矣。原来青袍客是要秦龙飞依计行事，使吕玉瑶坠入他所布置的圈套，但却不一定要娄家庄的人捉她。

黑旋风看穿对方的诡计，冷笑说道：“我黑旋风要来便来，要去便去，有本领你阻拦我好了！”

青袍客戴着人皮面具，冷森森的毫无表情，说道：“黑旋风，在我的面前，可不能任你要来就来，要去就去了。不信你就试试。”

话犹未了，只见青袍客身形一晃，已是拦在黑旋风的前面。黑旋风一招“二龙抢珠”，骈指点他面上双睛，青袍客横掌如刀，便向他手腕劈下来。黑旋风隐隐闻得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味。

黑旋风心头一震，想道：“他的毒掌当然比秦龙飞这小子高明得多。”未曾摸清对方深浅，黑旋风自是不能不加多一点小心，当下一个“风刮落花”的身法，避开对方的毒掌。青袍客哈哈笑道：“我说你走不成就走不成，你相信了吧？”黑旋风倏地变招，一掌化两掌，两掌化四掌……登时四面八方都是他的掌影！

青袍客心头一凛：“这黑旋风果然名不虚传，忒是了得。怪不得他敢偷进完颜长之的王府盗取机密文书。”再又想到：“他如今不过二十来岁，已经如此了得，再过几年，我如何还是他的对手？今日若不除他，必有后患！”杀机陡起，冷笑着说道：“黑旋风你的本领纵然不错，想要在我手下逃生万万不能！”

黑旋风纵声笑道：“如今我倒有点相信秦龙飞是你的徒弟了，原来你们师徒俩都是同样的擅会吹牛！”

笑声未已，只觉腥风扑面，饶是黑旋风功力不弱，胸口亦是隐隐感到作闷。青袍客掌法一变，双掌划圈，一个圈圈套着一个圈圈，掌力好似波浪般的打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黑旋风亦是不由得心头一凛：“这厮除了毒掌，原来倒也还有几分真实的本领呢，我实是不可小觑他了。”

黑旋风采取绕身游斗的打法，小心翼翼，避免与他毒掌硬碰，转瞬斗了五十来招。青袍客忽地回掌自拍胸口，“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身形摇摇晃晃。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怪招，端的是黑旋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怔了一怔，心道：“哪有自己打伤自己的道理？”

心念方动，青袍客陡地喝声“看！”倏地一掌就从黑旋风意想不到的方位打来。黑旋风一飘一闪，迅即从他身旁掠过，只觉掌心一麻，胸中登时气血翻涌！原来他虽是闪避得宜，却也不能不硬接他的一掌。

原来青袍客这一记怪招，乃是邪派中一种名叫“毒血筋”的歹毒功夫，口中喷血，掌心的剧毒倍增。这一怪招又有迷惑敌人心神的功效。

幸而黑旋风是个行家，若然换了别人，见他自己打伤自己，多半会乘机扑将过去，那就正好凑上他的毒掌，不死也必重伤了。黑旋风当时虽然奇怪，却料对方决无自伤之理，是以早有提防，并不贪攻，双掌相交之际，轻轻使了个“卸”字诀，化解了青袍客的几分掌力，这才不致中毒太深。

但虽然不是中毒太深，这一掌接过之后，黑旋风亦已感到头晕目眩，体力渐渐不支。青袍客哈哈笑道：“黑旋风，你见识我的厉害了么？你应有自知之明，你是决不能逃脱我的掌心的了。为你着想，不如拜我为师吧！你做了我的弟子，不但性命可以保全，我还可以把我的本领一古脑儿都传授给你！”

黑旋风大怒道：“放你的屁！”咬牙恶斗，完全是豁出性命的打法。青袍客暗暗吃惊，心里想道：“我要打死他不难，但只怕我打死了他，自己也难免要真的受伤了。”

青袍客自忖已是可以稳操胜算，想道：“待他气力耗尽，我再施杀手，

取他性命，易于反掌。此际，何必与他硬拼？”也幸亏青袍客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黑旋风咬牙苦斗，又与他周旋了三十余招。

三十余招过后，黑旋风的晕眩之感越发强烈，眼前金星乱冒，视野已是渐觉模糊。正在吃紧，忽听得有人喝道：“好呀，原来又是你这青袍老贼在此行凶。”

黑旋风走神瞧去，只见眼前突然多了一个人，是一个眉清目秀，书生打扮的少年。

青袍客冷笑道：“你是我手下败将，侥幸逃了性命，却又要来找死么？”

那少年道：“这位兄台退下，待我与这老贼一决雌雄！”手中折扇倏合倏张，说话之间，已是闪电般的攻出七招，每一招都是指向青袍客的要害穴道。

黑旋风所受的压力一松，喘过口气，想道：“这少年身手敏捷，确是不凡。不过，他独自对付这个老贼，只怕还是难以取胜。”于是说道：“对付这等邪魔头，何须与他讲什么江湖规矩？”

那少年见黑旋风跃起奋战，亦是颇感惊奇。原来他叫黑旋风退下，倒并非是因为要讲“江湖规矩”，而是因为他看出黑旋风业已受伤的缘故。

黑旋风练的是玄门正宗内功，颇为奇妙，喘息稍定，虽未能恢复原来的功力，却又可以与青袍客勉强周旋了。

那少年的招数更是奇幻莫测，一柄折扇张开来可当五行剑使，合起来则当作点穴镢用，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青袍客兼顾为难，此时想要对黑旋风再下杀手已是不能了。

激战中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青袍客的袍子给少年的折扇戳破一孔，穴道微感酸麻。青袍客心里想道：“再战下去，只怕是难以讨好了。三十六着还是走为上着。好在黑旋风已受了伤，谅他也是不能追来。一个时辰之内，也绝不能到得了姜家庄。”主意打定，一个转身，钻入密林深处。

黑旋风定了定神，说道：“多谢兄台拔刀相助，请教高姓大名。”

那少年道：“小弟耿电，兄台高姓大名？”

黑旋风“啊呀”一声，说道：“耿兄敢情是从江南来的闪电手么？小弟姓风，名天扬，不久之前，刚从丐帮陆帮主处听得耿兄的大名。”

耿电也是吃了一惊，说道：“原来兄台就是名震江湖的黑旋风，久仰了！”

黑旋风说了句“不敢当”，问道：“不知耿兄何以来到此处，是偶然路过，还是特地来的？”

耿电说道：“有一位绰号轰天雷的姓凌的朋友，风兄可知道么？”

黑旋风道：“你说的是凌铁威吧，他正是我的好朋友。”

耿电哈哈大笑，说道：“我就是为了轰天雷来的。”

当下耿电把他和轰天雷结交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黑旋风，接着说道：“我和时一现分手之后，本来是要到凌大哥的家乡报讯，请他的师父秦老前辈出来救他的，谁知走到半路，却碰上那个青袍老怪，也不知他是什么路道，他知道我是要到凌家的就立即出手伤我了。说来惭愧，我着了他的毒掌，幸好还跑得快，这才没有送命。”

黑旋风道：“这老怪的毒掌委实是十分厉害，耿兄，你好得这样快，相距不过半月，就能够回到这里和他动手，小弟十分佩服。”

耿电说道：“风兄，你受伤之后，还能够与他力战不屈，小弟更是佩服。”

黑旋风道：“我还算侥幸，伤得不重。”耿电说道：“我随身带有几颗小还

丹，是少林寺的方丈送给家父的，风兄虽然不惧邪毒侵扰，但还是服一颗的好，以免后患。”

少林寺的小还丹乃是祛毒培元的第一灵药，黑旋风是个爽快的人，知道了耿电是轰天雷的好朋友，也就不与他客气，接过来服了。

耿电继续说道：“我仗着有小还丹祛毒疗伤，但也要静养两天，方能动身，就是因为这两天的耽搁，到了凌兄的家乡，已经迟了。”

黑旋风吃了一惊，说道：“你没有见着凌大哥的师父和爹爹么？”

耿电说道：“不知何故，凌家已是烧成平地。秦老前辈的家人也都已走了，不知去了何处。听乡中人说，就是在小弟来到的前一天晚上起火的，他们隐隐听得好像有厮杀之声，可没敢去看。”

黑旋风惊疑不定，说道：“若是朝廷派出的人，用不着半夜跑去放火；若是江湖的仇家，以秦、凌两位老前辈的本领武功，谅也不会这样轻易给他们得手。”

耿电说道：“我也是这样想，但愿他们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件事情，咱们以后再慢慢探查真相吧。当务之急，还是先把凌大哥救出来的要紧。风兄，你到过娄家庄没有？”

黑旋风苦笑道：“我就是昨晚在娄家庄给人赶出来的。惭愧得很，凌大哥我是见过了，可是我却是几乎自身难保，更说不上能救他了。”

耿电吃了一惊，说道：“娄家庄有什么奢拦人物？”黑旋风道：“别的人也还罢了，那蒙古国师可是十分厉害。”耿电说道：“那番僧的‘法号’可是龙象法王？他的本领比之青袍老怪如何？”黑旋风道：“根本不能相提并论。青袍老怪倚仗的不过是毒掌功夫，内功则仅是比小弟稍稍高明而已。”耿电道：“那龙象法王呢？”黑旋风道：“我未曾与他交手就已给他打败。依我看来，他的内功只怕比丐帮的陆帮主还要稍胜一筹，青袍老怪如何能和他相比？”当下把昨日龙象法王以劈空掌力从他手上抢了云中燕的事情告诉耿电，耿电听了，也是不禁为之骇然，说道：“敌人固然厉害，不过，娄家庄咱们也还是要去的。”黑旋风道：“这个当然，咱们救不出凌大哥，也得去保护那位吕姑娘。”耿电又是一惊，说道：“你说的是吕东岩的女儿？”黑旋风道：“不错，她和一个姓秦的小子一起，这小子自称是轰天雷的师兄，但却又是青袍老怪的徒弟，看来恐怕不是好人。我但盼在她未踏入娄家庄之前赶上她，揭破那小子的真面目，好叫她别再上当。”

耿电说道：“吕东岩正是小弟的恩公，据我所知，这位吕姑娘和凌大哥颇有情愫，不知何以她却会和那姓秦的小子在一起？但既是这样，咱们可得马上赶去了。”

路上，黑旋风把他偷听到的秦龙飞和吕玉瑶的言语，也都告诉了耿电，耿电方始恍然大悟，笑道：“原来这小子是造凌大哥的谣言，这可真是茄子缠上番瓜了。但风兄，你听到这小子胡说八道，就该出来告诉吕姑娘，告诉她云中燕的心上人其实是你才对。这样不就可以消除她的疑心了？”

黑旋风面上一红，说道：“耿兄，你哪里听来的这个谣言？”

耿电笑道：“这个恐怕不是谣言了吧？我亲耳从云中燕口中听到的。”

黑旋风又惊又喜，说道：“你也见过云中燕了？”心里想道：“不过，云中燕却怎会告诉他这个说话？”

耿电说道：“我就是在凌大哥出事那天碰见她的。”当下将那晚云中燕与她在林中相会，后来给蒙古武士将她“请”去之事告诉黑旋风，并说道：

“她虽然没有说出你老兄是她意中人这句话，可是话中之意，连我这个局外人也听得出来，她对你确是十分有情，否则也不会向我打听你，说要把一部什么非常重要的兵法交还你了。”黑旋风见耿电说得这个秘密，方始相信无疑，心里甜丝丝的想道：“我早料到她不是坏人，果然没有看错。”

耿电说道：“幸亏有云中燕在娄家庄，凌大哥说不定可以逢凶化吉。”

黑旋风道：“她是曾亲口告诉我，说是一有机会，就要设法救轰天雷脱险的。但我恐怕经过了昨晚之事，只怕她也难免给那龙象法王疑心。”

黑旋风希望能够在吕玉瑶未踏进娄家庄之前赶上她，若在平时，以他和耿电的轻功，那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惜他刚刚受了青袍客的毒掌之伤，虽得小还丹祛毒，轻功也是不免稍稍打了折扣，结果终是不能如愿了。

且说秦龙飞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这晚约莫二更时分，终于和吕玉瑶来到了娄家庄。

他们两人都是毫无江湖经验的初出道的“雏儿”，偷偷的进了娄家的后园，只见好大的一片庄院，少说也有几十间房子，不知如何进行打探才好。

毕竟是秦龙飞比较有点小聪明，他叫吕玉瑶和他躲在一座假山后面，悄声说道：“咱们用‘守株待兔’的笨法子，等候娄家的仆人从那里经过。一发现就抓着他，向他盘问凌铁威的消息。他要性命，不能不说真话，倘若凌铁威确实还在娄家庄，那我冒了天大的险，也定必与你去救他就是。倘若他果真是和那妖女走了，咱们也就不必在这里招惹麻烦了。”原来他一心以为青袍客告诉他的那个消息——轰天雷和云中燕业已离开娄家庄——乃是真的，所以才愿冒这个险。心想：“抓一个娄家庄的仆人大概不会怎样费力，只要问明真相，也可以叫她死了这条心了。”

吕玉瑶更没主意，听他这么说，觉得有理，便道：“这个法子并不笨呀，对，就是这样。咱们纵然救不出他，最少也可以和他见上一面了。”她是绝对相信凌铁威不会和云中燕去蒙古的，所以想法当然也是和秦龙飞不同了。

他们在假山后面躲了一会，果然就看见一条黑影从前面经过，秦龙飞暗暗欢喜：“这真是天从人愿。只是孤单一入，我一定可以在他尚未发觉之前，就点了他的穴道。”当下一按吕玉瑶，悄悄说道：“你别动，让我来！”

哪知此人并不是娄家庄的仆人，却是蒙古的“金帐武士”，与乌蒙齐名的那个卓合图。

卓合图是一等一的摔角高手，听得背后微风飒然，一个“肩车式”双臂反扣，就把秦龙飞从他肩头摔过，重重摔了一跤。

卓合图喝道：“好大胆的小子，你何人？”

秦龙飞一个鲤鱼打挺，跳将起来，只觉浑身作痛，慌忙就用青袍客教他的内功心法，呼的一掌向卓合图劈去。与此同时，吕玉瑶大惊之下，亦已从假山后面跳了出来，拔剑向卓合图刺去。

卓合图哼了一声道：“看不出你这小子倒还有两下子，哼，摔你不死，你却要自己找死！”说话之间，双臂一伸一缩，已是又把秦龙飞抓住，再次重重的摔了一跤。这次他用上了分筋错骨的手法，秦龙飞的左臂给他扭得脱了臼，一跤摔倒，可是没法立即爬起来了。

但卓合图硬接了他的毒掌，一条右臂也是隐隐感到酸麻，说时迟，那时快，吕玉瑶已是唰的一剑刺来，卓合图呲牙笑道：“好呀，原来还有一位这样标致的小姑娘！”一个“游龙探爪”，便要把吕玉瑶活捉，只听得嗤的一声，吕玉瑶的袖子给他撕了一幅，幸没给他抓着。吕玉瑶又惊又怒，急忙把

青钢剑乱劈乱削，使出来的招数已是不成章法。

卓合图那股麻痒之感渐渐扩大，从手臂蔓延上了肩头，心里亦是暗暗吃惊。不过他的本领毕竟是比吕玉瑶高明得多，看准破绽，双指一弹，铮的一声，正中剑柄，把吕玉瑶的青钢剑弹得脱手坠地。吕玉瑶失了青钢剑无法抵抗，生怕落在他的手里，转身就跑。

这场厮杀，虽然不到一寸香时刻，娄家的人已是闻声而至，吕玉瑶不过跑出十数步之遥，就给六七个汉子团团围住。卓合图自顾身份，不屑上前与众人联手，趁这空暇的时间，默运内功，通筋活血。

眼看吕玉瑶就要被这些人生擒活捉，忽地出来一个老者，喝道：“住手。”走到吕玉瑶面前，打量了她一下，突然现出一副吃惊的神气，说道：“你不是玉瑶贤侄女吗？”

吕玉瑶听他叫自己做“侄女”，倒是不觉怔了一怔，说道：“老伯是谁？”

那老者哈哈笑道：“我就是这里的主人娄人俊，令尊与我虽是不常往来，交情也还不算薄。我见过你，不过你不认识我罢了。”说至此处，挥手喝令那些人道：“你们怎可得罪了吕姑娘，还不赶快给我退下！”

有个人道：“请庄主恕我们不知之罪，我们是因为看见这位姑娘和那个小哥与庄主的客人动手，我们才跑来的。”说罢，除了娄人俊与卓合图之外，娄家庄所有在场的人都退开了。娄人俊道：“贤侄女，这位小哥又是什么人？”

吕玉瑶知道娄人俊乃是一个金盆洗手的江湖大盗，父亲平时说起他都是不齿他的为人的，心里想道：“他和爹爹能有什么交情，恐怕只是为了顾忌我的爹爹，才要和我套这个交情吧？但如今秦龙飞已是受伤，不买他这个交情，我和他可是都跑不了。”于是说道：“这位秦大哥是家父的世交晚辈，他陪我前来宝庄只是为了查访一个人的，并无与宝庄敌对之意。请庄主高抬贵手，恕我们擅闯之罪。”

娄人俊哈哈一笑道：“侄女客气了，既然是令尊的世交晚辈，我怎会与他为难，请随我来吧！”

娄人俊懂得一点蒙古话，口讲指划的叽哩咕噜和卓合图说了一通，吕玉瑶站在旁边，半句都听不懂。但见卓合图的面上初时现出怒色，摇了两次头，渐渐好像怒气平息了，挥一挥手，便走开了。原来秦龙飞的毒掌火候太浅，卓合图自行运功通筋活血之后，发现自己并没中毒，这才肯饶了秦龙飞的。当然也因为娄人俊是他们的居停主人，这个面子他不能不给。

娄人俊笑道：“秦兄得罪了，请进里面，待老朽给你治伤。玉瑶侄女，难得你光临寒舍，娄伯伯也该尽点地主之谊，我叫你的伯母陪你，今晚就委屈你在这里过一晚吧。”

吕玉瑶道：“我只想打听一个人，待秦大哥的伤治好了，我们就走。”

娄人俊哈哈笑道：“现在已经是三更过了，要走也该等到明天才走。再说秦兄受了伤，只怕他也不能和你一同走啊。你到了我这里，就像自己人一样，客气什么。娄伯母你也总该见见吧？”

娄人俊厚着脸皮与她硬攀“通家之好”，吕玉瑶虽然是很不愿意，但一来究竟是得他解了围，二来秦龙飞又确是受了伤，不能立即就走，三来她也有所求于他，不能太扫他的面子，于是说道：“我年轻不识礼数，娄庄主莫怪。”心想：“今晚我多加小心就是，他叫妻子陪我，想也不会出什么事的。”

果然到了内堂，便看见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半老徐娘出来迎接，一见面便拉着吕玉瑶的手不放，连连夸赞：“人家都说吕家妹子是浙东一枝花，

依我看啦，鲜花也还比不上吕家妹子哩。吕大妹子，我早就想去看你啦，只是你的娄伯伯总不肯带我去。如今可好，给我盼着你了。大妹子，你有了婆家没有？”吕玉瑶哪曾见过这个阵仗，不由得满面通红，说不出话来。

娄人俊笑道：“你看你把人家臊成这样，人家可是有正经事来的呢。对啦，贤侄女，你刚才说要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谁？”

